

# 苏东坡全集

## 第一卷

### 赋二十七首

#### 滟滩堆赋并叙

世以瞿唐峡口滟滩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而峡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无以齟齬于其间，则江之远来，奔腾迅快，尽锐于瞿唐之口，则其峻悍可畏，当不啻于今耳。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力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掀腾勃怒，万夫不敢前兮，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观乎滟滩之崔嵬，然后知其所以开峡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齟齬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忽峡口之逼窄兮，纳万顷于一盃。方其未知有峡也，而战乎滟滩之下，喧豨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邐遁城而东去。于是滔滔汨汨，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 屈原庙赋

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伊昔放逐兮，渡江涛而南迁。去家千里兮，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悲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惊湍。赋《怀沙》以自伤兮，嗟子独何以为心。忽终章之惨烈兮，逝将去此而沉吟。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托江神以告冤兮，冯夷教之以上诉。历九关而见帝兮，帝亦悲伤而不能救。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兮，独嗷嗷乎中浦。峡山高兮崔嵬，故居废兮行人哀。子孙散兮安在，况复见兮高台。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邑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 昆阳城赋

淡平野之霏霏，忽孤城之如块。风吹沙以苍莽，帐楼橹之安在。横门豁以四达，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伛偻而畦菜。嗟夫，昆阳之战，屠百万于斯须，旷千古而一快，想寻、邑之来阵，兀若驱云而拥海。猛士扶

轮以蒙茸，虎豹杂沓而横溃。罄天下于一战，谓此举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获，固已变色而惊悔。忽千骑之独出，犯初锋于未艾。始凭轼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纷纷籍籍死于沟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窃，盖已旋踵而将败。岂豪杰之能得，尽市井之无赖。贡符献瑞，一朝而成群兮，纷就死之何怪。独悲伤于严生，怀长才而自浼。岂不知其必丧，独徘徊其安待。过故城而一吊，增志士之永慨。

### 后杞菊赋 并叙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扞腹而笑。然后知天随之言，可信不缪。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时。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匏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 服胡麻赋 并叙

始余尝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梦道士谓余：“伏苓燥，当杂胡麻食之。”梦中问道士：“何者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读《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虱，一名方茎，黑者为巨胜。其油正可作食。”则胡麻之为脂麻，信矣。又云：“性与伏苓相宜。”于是始异斯梦，方将以其说食之。而子由赋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赋》以答之。世间人闻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则妄指山苗野草之实

以当之。此古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者欤？其词曰：我梦羽人，顾而长兮。惠而告我，药之良兮。乔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龟蛇藏兮。得而食之，寿莫量兮。于此有草，众所尝兮。状如狗虱，其茎方兮。夜炊昼曝，久乃藏兮。伏苓为君，此其相兮。我兴发书，若合符兮。乃瀹乃蒸，甘且腴兮。补填骨髓，流发肤兮。是身如云，我何居兮。长生不死，道之余兮。神药如蓬，生尔庐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异物，出怪迂兮。搞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阳赫赫，发自坤兮。至阴肃肃，跻于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渊兮。沃之不灭，又不燔兮。长虹流电，光烛天兮。嗟此区区，何与于其间兮。譬之膏油，火之所传而已耶？

### 赤壁赋

王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容，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轴轳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 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令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凜乎其不可久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 黠鼠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一囊中空，嚶嚶磔磔，声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

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囊中，囊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免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 秋阳赋

越王之孙，有贤公子，宅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以告东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阳之明；吾气肃然，如秋阳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阳之坚百谷；吾恶恶而欲刑之，如秋阳之陨群木。夫是以乐而赋之。予以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阳哉？生于华屋之下，而长游于朝廷之上，出拥大盖，入侍帟幄，暑至于温，寒至于凉而已矣。何自知秋阳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云蒸雨泄，雷电发越，江湖为一，后土冒没，舟行城郭，鱼龙入室。菌衣生于用器，蛙蚓行于几席。夜违湿而五迁，昼燎衣而三易。是犹未足病也。耕于三吴，有田一廛。禾已实而生耳，稻方秀而泥幡。沟塍交通，墙壁颓穿。面垢落垢之涂，目泫湿薪之烟。釜甑其空，四邻悄然。鹤鹤鸣于户庭，妇宵兴而永叹。计无食其几何，矧有衣于穷年。忽釜星之杂出，又灯花之双悬。清风西来，鼓钟其镗。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则长庚澹澹其不芒矣。浴于暘谷，升于扶桑。曾未转盼，而倒影飞于屋梁矣。方是时也，如醉而醒，如暗而鸣。如痿而起行，如还故乡初见父兄。公子亦有此乐乎？”公子曰：“善哉！吾虽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于天，南北异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为盾而以冬为衰乎？吾侪小人，轻愠易喜。彼冬夏之畏爱，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无惑。居不谨户，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无忘秋阳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 洞庭春色赋 并引

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日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作赋曰：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余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举枣叶之有余，纳芥子其何艰。宜贤王之达观，寄逸想于人寰。嫋嫋兮秋风，泛天宇兮清闲。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携佳人而往游，勒雾鬃与风鬟。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俱还。糗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云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银罍，紫络青纶。随属车之鸱夷，款木门之铜环。分帝觞之余沥，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盏而起尝，散腰足之痺顽。尽三江于一吸，吞鱼龙之神奸。醉梦纷纭，始如鬣蛮。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琼关。卧松风之瑟缩，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惛齔。属此觞于西子，洗亡国之愁颜。惊罗袜之尘飞，失舞袖之弓弯。觉而赋之，以授公子曰：“呜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为我删之。”

## 中山松醪赋

始予宵济于衡漳，车徒涉而夜号。燧松明而识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整束蒿。烂文章之纠缠，惊节解而流膏。嗟构厦其已远，尚药石而可曹。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尔灰烬之中，免尔萤爝之劳。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沸春声之嘈嘈。味甘余而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烝羔。酌以瘦藤之纹樽，荐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罢儿童之抑骚。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凤，争榼挈而瓢操。颠倒白纶巾，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可及，归铺啜其醪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

## 沉香山子赋 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为香，以兰为芬。以郁鬯为裸，以脂薰为焚。以椒为涂，以蕙为薰。杜衡带屈，菖蒲荐文。麝多忌而本羶，苏合若香而实荤。嗟吾知之几何，为六入之所分。方根尘之起灭，常颠倒其天君。每求似于仿佛，或鼻劳而妄闻。独沉水为近正，可以配詹匭而并云。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顾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嶮然可欣。如太华之倚天，象小孤之插云。往寿子之生朝，以写我之老勤。子方面壁以终日，岂亦归田而自耘。幸置此于几席，养幽芳于幌帟。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盖非独以饮东坡之寿，亦所以食黎人之人芹也。

## 酒子赋并引

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谓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许珏，乃以是饷予。宁其醅之漓，以薪予一醉。此意岂可忘哉，乃为赋之。

米为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怜二子，自节口。饷滑甘，辅衰朽。先生醉，二子舞。归淪其糟饮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观稚酒之初泫兮，若婴儿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时女之方笄。割玉脾于蜂室兮，翫雏鹅之毡毳。味盎盎其春融兮，气凜冽而秋凄。自我皤腹之爪罍兮，入我凹中之荷杯。噉朝霞于霜谷兮，濛夜稻于露畦。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实际而形开。顾无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语为琼瑰。归怀璧且握珠兮，挟所有以傲厥妻。遂讽诵以忘食兮，殷空肠之转雷。

## 浊醪有妙理赋 神圣功用无捷于酒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浑盎盎以无声，

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麴蘖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暎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酷爱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犹嫌白老，不颂德而言功。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铺。刍豢饱我而不我党，布帛燠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间州闾；五斗解醒，不问妻妾。结袜廷中，观廷尉之度量；脱靴殿上，夸谪仙之敏捷。阳醉逸地，常陋王式之褊；鸣歌仰天，每讥杨恽之狭。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劝而我不闻，其谁敢接。殊不知人之齐圣，匪昏之如。古者晤语，必旅之於。独醒者汨罗之道也，屡舞者高阳之徒欤。恶蒋济而射木人，又何狷浅；杀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疏。故我内全其天，外寓于酒。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于渺莽之野，而汲于清冷之渊，以酿此醪，然后举注樽而属无口。

### 天庆观乳泉赋

阴阳之相化，天一为水。六者其壮，而一其稚也。夫物老死于坤，而萌芽于复。故水者，物之终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云，草木之含滋，漠然无形而为往来之气也。为气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咸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来，而咸者一出而不复返，此阴阳之理也。吾何以知之？盖尝求之于身而得其说。凡水之在人者，为汗、为涕、为涕、为血、为溲、为泪、为矢、为涎、为沫，此数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骛，然后肇形于有物，皆咸而不能返。故咸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华池之真液，下涌于舌底，而上流于牙颊，甘而不坏。白而不浊，宜古之仙者，以是为金丹之祖，长生不死之药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间者，下则为江湖井泉，上则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变化往来，有逝而无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云之雨不咸者，如泾渭之不相乱，河济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与凡出盐之泉，皆天地之死气也。故能杀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侠也，岂不然哉？吾谪居儋耳，卜筑城南，邻于司命之宫，百井皆咸，而醪醴潼乳独发于宫中，给吾饮食酒茗之用，盖沛然而无穷。吾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动，夜气方归。锵琼佩之落谷，滢玉池之生肥。吾三咽而遄返，惧守神之诃讥。却五味以谢六尘，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飞仙之有药，中无主而何依。渺松乔之安在，犹想像于庶几。

### 老饕赋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洁，火恶陈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而薪恶劳。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汤麀。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颜如李桃。弹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云璈。命仙人之萼绿华，舞古曲之郁轮袍。引南海之玻黎，酌凉州之蒲荡。愿先生

之耆寿，分余析于两髦。候红潮于玉颊，惊暖响于檀槽。忽累珠之妙唱，抽独茧之长缲。闷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当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拖之琼艘。各眼滟于秋水，咸骨醉于春醪。美人告去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而禅逃。响松风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 菜羹赋 并序

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苣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而可常享。乃为之赋，辞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脱兔其何因。殷诗肠之转雷，聊御饿而食陈。无刍豢以适口，荷邻蔬之见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叶与琼根。爨鏊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适汤濛如松风，投惨豆而谐匀。覆陶甄之穹崇，罢揽觞之烦勤。屏醯酱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初耗而釜泣，火增壮而力均。滷嘈杂而廉清，信净美而甘分。登盘盂而荐之，具匕筴而晨飧。助生肥于玉池，与五鼎其齐珍。鄙易牙之效技，超传说而策勋。沮彭尸之爽惑，调灶鬼之嫌嗅。嗟丘嫂其自隘，陋乐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忘口腹之为累，以不杀而成仁。窃比予于谁欤？葛天氏之遗民。

### 飓风赋 并叙

《南越志》：熙安间多飓风。飓者，具四方之风也，常以五六月发。未至时，鸡大为之不鸣。又《岭表录》云：夏秋间有晕如虹者，谓之飓母，必有飘风。

仲秋之夕，客有叩门拍云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恶，非褻非祥。斫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此飓之渐也，子盍备之？”语未卒，庭户肃然，槁叶蔽蔽。惊鸟疾呼，怖鲁辟易。忽野马之决骤，矫退飞之六鷁。袭土囊而暴怒，掠众窍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敛衽变色。客曰：“未也，此飓之先驱尔。”少焉，排户破牖，殒瓦擗屋。礲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疑屏翳之赫怒，执阳侯而将戮。鼓千尺之清澜，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溃千车而争逐。虎豹眈眈，鲸鲵奔蹙。类巨鹿之战，殷声呼之动地；似昆阳之役，举百万于一覆。予亦为之股慄毛耸，索气侧足。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盖三日而后息也。父老来唁，酒浆罗列，劳来僮仆，惧定而说。理草木之既偃，辑轩槛之已折，补茅屋之罅漏，塞墙垣之罅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湛天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忽悟且叹，莫知所营。呜呼，小大出于相形，忧喜因于相遇。昔之飘然者，若为巨耶？吹万不同，果足怖耶？蚁之缘也，吹则坠；蚋之集也，呵则举。夫嘘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虫则甚惧。鹏水击而三千，搏扶摇而九万。彼视吾之惴慄，亦尔汝之相莞。均大块之噫气，奚巨细之足辩？陋耳目之不广，为外物之所变。且夫万象起灭，众怪耀眩，求仿佛于过耳，视空中之飞电。则向之所谓可惧者，实那虚耶，惜吾知之晚也。

### 思子台赋 并叙

予先君宫师之友史君，讳经臣，字彦辅，眉山人。与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学能文，慕李文饶之为，而举其议论，彦、辅举贤良，不中第。子凝以进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无子，有文数百篇，皆亡之。予少时常见彦辅所作《思子台赋》，上援秦皇，下逮晋惠，反复哀切，有补于世。盖记其意，而亡其辞，乃命过作补亡之篇，庶几君子，犹得见斯人胸怀仿佛也。

客有自蜀游梁，俸关而东。览河华之形胜兮，访秦汉之遗宫。得岿然之颓基兮，并湖城之西埔。吊汉武之暴怒兮，悼戾园之悯凶。闻父老之哀叹兮，犹有归来望思之遗恫。吁大台之谗颊兮，实咀毒而衔锋。败赵国于俯仰兮，又将覆刘氏之宗。间汉武之多忌兮，谓左右之皆戎。杀阳石而未厌兮，又痊祸于宫中。怩君王之好杀兮，视人命犹昆虫。死者几何人兮，岂问骨肉与王公。惑狂傅之浅谋兮，不忍忿忿而杀充。上曾不鉴予之无聊兮，实有豕心。负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

苟道不于泉鸠兮，冀稍久而自理。遣大患于仓猝兮，怀孤愤于永已。念君老而孰图兮，嗟肉食其多鄙。独三老与千秋兮，怀爱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积祸于一言。既沉冤之无告兮，戮谗人其已晚。幸曾孙之无恙乎，或慰夫九原。虽筑台其何救兮，固知己矣之不谏。魂茕茕乎其归来兮，曾庶几于复见也。昔秦之亡也，祸始于扶苏。眇斯高之嬴豕兮，视其君犹乳虎。曾纡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啖其雏。在晋四世，有君不惠。孽妇晨雉，疆王定制。惟愍怀之遭离兮，实追踪于汉戾。顾孱后之何知兮，亦号呼于既逝。写余哀于江陵兮，发故臣之幽契。仍筑台以望思兮，盖援武以自例。

呜呼噫嘻！可吊而不可晒兮，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杰兮，系九戎而鞭百蛮。笑尧禹而陋汤武兮，盖将与黄帝俱仙。及其失道于几微兮，狐鬼生于左臂。如婴儿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与式乾其何异，既上配于秦皇兮，又下比于晋惠。君子是以知狂圣之本同，而聪明之不可恃也。

览观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后之视予。方汉武之盛也，肯自比于骊山之朽骨，而况于金墉之独夫乎？自今观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谗而杀子，暱奸而败国。吾筑台以寄哀，信同名而齐实。彼昏庸者固之足告也，吾将以为明王之龟策。自建元以来，张汤、主父偃之流，与两丞相、三长史之徒，皆以无罪而夷灭，一言以就诛。曾无兴哀于既往，一洗其无辜，独于据也，悲歌慷慨，泣涕踟躇。呜呼哀哉！莫有以楚灵王之言告者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还，以德为符。惟孟德之鸷忍兮，亦嗜杀以为娱。彼杨公之爱修兮，岂减吾之苍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后知鼠辈之果无。同敌犊于晚岁兮，又何怨于老臞。吾将以嗜杀为戒也，故于未而并书。

### 延和殿奏新乐赋 成德之老来奏新乐

皇帝践祚之三载也，治道旁达，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声。翕然便坐之前，初观击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钟律不调，工师失职。郑卫之声既盛，雅颂之音殆息。时有作者，仅存遗则。于魏则大乐令夔，在汉则河间王德。俾后世之有考，赖斯人之用力。时移事改，嗟制

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适丁盛时。以谓乐之作也，臣尝学之。顾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矧下朴律，犹有太高之弊；璠改照尺，不知同失于斯，是用稽《周官》之旧法，而均其分寸；验太府之见尺，而审其毫厘。铸器而成，庶几改数以正度；具书以献，孰谓体知而无师。时惟帝俞，眷兹元老。虽退身而安逸，未忘心于论讨。铿然钟磬之调适，灿然虞业之华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黄钟而歌大成；行咏文明之章，荐英祖而享神考。尔乃停法部之役，而众工莫与；肄太常之业，而选臣必陪。天听聪明而下就，时风和协以徐回。歌曲既登，将叹贯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观仪凤之来。斯盖世格文明，俗跻仁寿。天地之和既应，金石之乐可奏。延英旁瞩，念故老之不来；讲武前临，消群慝之交构。然则律制既立，治功日新。号令皆发而中节，著凳无闻于夺伦。上以导和气于宫掖，下以胥悦豫于臣邻。以清浊任意而相讥，何忧工玉；谓宫商各谐而自遂，无愧音臣。呜呼，赵铎固中于宫商，周尺仍分于清浊。道欲详解，事资学博。傥非夔、旷之徒，孰能正一代之乐？

### 明君可与为忠言赋 明则知远能顺忠告

臣不难谏，君先自明。智既审乎情伪，言可竭其忠诚。虚己以求，览群心于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于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为则。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谋身必忠，而况于谋国。然而言之虽易，听之实难，论者虽切，闻者多惑。苟非开怀用善，若转丸之易从，则投入以言，有按剑之莫测。国有大议，人方异词。佞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虽有智者，孰令听之？皎如日月之照临，罔有遁形之蔽；虽复药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盖疑言不听，故确论必行；大功可成，故众患自远。上之人闻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无损。岂微忠之能致，有至明而为本。是以伊尹丑有夏而归毫，大贤固择所从；百里愚于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悦于目前者，不见跬步之外；论难于耳顺者，有以百年而兴。苟其聪明蔽于嗜好，智虑溺于爱惜，因其所喜而为善，虽有愿忠而孰能？心苟无邪，既坐瞻于百里；人思其效，将或锡之十朋，彼非谓之贤而欲违，知其忠而莫受。目有昧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谏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谏，惧将困于妇言。叔孙诡辞，畏不免于虎口。故明王审逊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谓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汉宣之贤，充国得尽破羌之计。有魏明之察，许允获伸选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难，非忠何报。虽曰伸于知己，而无自辱于善道。《诗》不云乎：哲人顺德之行，可以受话言之告。

### 快哉此风赋并引

时与吴彦律、舒尧文、郑彦能各赋两韵，子瞻作第一第五韵，占风字为韵，余皆不录。

贤者之乐，快哉此风。虽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来，既偃小人之德；飒然而至，岂独大王之雄。若夫鹤退宋都之上，云飞泗水之湄。寥寥南郊，怒号于万窍；飒飒东海，鼓舞于四维。固以陋晋人一映之小，笑玉川两腋之卑。野马相吹，搏羽毛于汗漫。应龙所处，作鳞甲以参差。

## 复改科赋

新天子兮，继体承乾。老相国兮，更张孰先？悯科场之积弊，复诗赋以求贤。探经义之渊源，是非纷若；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原夫诗之作也，始于虞舜之朝；赋之兴也，本自两京之世。迤邐陈、齐之代，绵邈隋、唐之裔。故逆人徇路，为察治之本；历代用之，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风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号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胜其弊。谓专门足以造圣域，谓变古足以为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为雕篆者非壮夫。殊不知采摭英华也，蒹之如锦绣。较量轻重也，等之如锱铢。韵韵合璧，联联贯珠。稽诸古其来尚矣，考诸旧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后生，心潜六义；仁见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咏五字之章，铺陈八韵之旨。字应周天之日号，运而无积；苟合一岁之月兮，终而复始。过之者成疣赘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毁。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欢者诸子百家；抖擞历图，快活者九经三史。议夫赋局可已，义何足非。彼文辞泛滥也无所统纪，此声律切当也有所指归。巧拙由一字之可见，美恶混千人而莫违。正方圆者必藉于绳墨，定巢括者必在于枢机。所以不用孔门，惜杨雄之未达。其逢汉帝，嘉司马之知微。噫！昔元丰之新经未颁，临川之字说不作，止戈为武兮，曾试于京国。通天为王兮，必舒于禁箭。孰不能成始成终，谁不道或详或略。秋闱较艺，终期李广之双雕；紫殿唱名，果中称衡之一鹗。大凡法既久而必弊，士貽患而益深。谓罢于开封，则远方之隘者，空自韞玉。取诸太学，则不肖之富者，私于怀金。虽负凌云之志，未酬题柱之心。三舍既兴，贿赂公行于庠序。一年为限，孤寒半老于山林。自是愤愧者莫不顰眉，公正者为之切齿。思罢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商山之父，讴歌归吾君之子。谏必行，言必听焉，此道飘飘而复起。

## 酒隐赋 并叙

凤山之阳，有逸人焉，以酒自晦。久之，士大夫知其名，谓之酒隐君，目其居曰酒隐堂，从而歌咏者不可胜纪。隐者患其名之著也，于是投迹仕途，即以混世，官于合肥郡之舒城。尝与游，因与作赋，归书其堂云。

世事悠悠，浮云聚沓。昔日浚壑，今为崇丘。眇厅事于一瞬，孰能兼忘而独游？爰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且曰封侯万里，赐璧一双。纵使秦帝，横令楚王。飞鸟已尽，弯弓不藏。至于血刃膏鼎，家夷族亡。与夫洗耳颍尾，食薇首阳。抱信秋溺，徇名立僵。臧谷之异，尚同归于亡羊。于是笑蹊糟丘，揖精立粕。酣羲皇之真味，反大初之至乐。烹混沌以调羹，竭沧溟而反爵。邀同归而无徒，每踌躇而自酌。若乃池边倒载，瓮下高眠。背后持插，杖头挂钱。遇故人而腐肋，逢曲车而流涎。暂托物以排意，岂胸中而洞然。使其推虚破梦，则扰扰万绪起矣，乌足以名世而称贤者耶？

## 通其变使民不倦赋 通物之变民用无倦

物不可久，势将自穷。欲民生而无倦，在世变以能通。器当极弊之时，

因而改作；众得日新之用，乐以移风。昔者世朴未分，民愚多屈，有大人卓尔以运智，使天下群然而胜物。凡可养生之具，莫不便安；然亦有时而穷，使之弗郁。下迄尧舜，上从轩羲。作网罟以绝禽兽之害，服牛马以纾手足之疲。田焉而尽百谷之利，市焉而交四方之宜。神农既没，而舟楫以济也；后圣有作，而弧矢以威之。至贵也，而衣裳之有法；至贱也，而臼杵之不遗。居穴告劳，易以屋庐之美；结绳既厌，改从书契之为。如地也，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之有晦见。皆利也，孰识其所以为利；皆变也，孰诘其所以制变？五材天生而并用，或革或因；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歌以抃。岂不以俗狃其事，化难以神。疾从古之多弊，俾由吾而一新。观《易》之卦，则圣人之时可以见；观卦之象，则君子之动可以循。备物致功，盖适推移之用；乐生兴事，故无怠情之民。及夫古帝既遥，后王继踵。虽或不繇于圣作，而皆有适于民用。以瓦屋则无茅茨之敝漏，以骑战则无车徒之错综。更皮弃以圜法，周世所宜；易古篆以隶书，秦民咸共。乃知制器者皆出于先圣，泥古者盖生于俗儒。昔之然今或以否，昔之有今或以无。将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区？王莽之复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车战，众病其拘。是知作法何常，视民所便。苟新令之可复，虽旧章而必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何懈倦！

### 三法求民情赋王用三法断民得中

民之枉直难其辩，王有刑罚从其公。用三法而下究，求輿情而上通。司刺所专，精测浅深之量；人心易晓，断依狱讼之中。民也性失而习奸邪，讼兴而于狱狴。残而肌肤，不足使之畏；酷而宪令，不足制其乱。故先王致忠义以核其实，悉聪明以神其断。盖一成不可变，所以尽心于刑；此三法以求民情，孰有不平之叹？若夫老幼之类，蠢愚之人。或过失而冒罪，或遗忘而无伦。或顽而不识，或冤而未伸。一踏禁网，利口不能肆其辩；一定刑辟，士师不得私其仁。孰究在弊，孰明伪真？刑宥舍以尽公，与原其实；轻重中而制法，何滥于民。虽入钩金，未可谓之坚；虽入束矢，孰可然其直？召伯之明，犹恐不能以意察；皋陶之贤，犹恐不能以情得。必也有秋官之联，赞司寇之职。臣民以讯，谏国宪以何疑；宽恕其愆，断人中而无惑。然则圜土之内，听有狱正之良。棘木之下，议有九卿之详。五辞以原其诚伪，五声以观其否臧。尚由哀矜而不喜，悼痛以如伤。三宽然后制邦辟，三舍然后施刑章。盖念罚一非辜，则民情郁而多怨；法一滥举，则治道旧而不纲。故折狱致刑，本丰亨而御世；赦过宥罪，取解象以为王，得非君示天下公，法与天下共？当赦则赦，奸不吾惠；可杀则杀，恶非汝纵。议狱缓死，以《中孚》之意；明罚敕法，以《噬嗑》之用。彼吕侯作训，赦者止五刑之疑；而《王制》有言，本此听庶人之讼。噫，刑德济而阴阳合。生杀当而天地参。后世不此务，百姓无以堪。有苗之暴，以虐民者五；叔世之乱，以酷民者三。因嗟秦氏之峻刑，丧邦甚速；佞踵周家之故事，永世何惭。大哉！唐之兴三覆其刑，汉之起三章而法。皆除三代之酷暴，率定一时之检押。然其犹夷族之令而断趾之刑，故不及前王之浹洽。

### 六事廉为本赋先圣之贵廉也如此

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官继条分，虽等

差而立制；吏功矧别，皆清慎以居先。器尔众才，由吾先圣。人各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我目其行。是故分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启庶官，俾厉节而为政。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丽不懈，或正直而不随。法则不失，辨别不疑。第其课兮，事区别矣；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蔽吏治之否臧，必旌美效；为民极之介洁，斯作丕基。所谓事者，各一人之攸能；所谓贤者，通众贤之咸暨。拟之网罟，先纲而后目；况之布帛，先经而后纬。于冢宰处八法之末，厥执既分；在西京同大孝之科，于斯为贵。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苟务渎货，都忘属厌。若是则善与能者为汗而为滥，恭且正者为谀而为。法焉不能守节，辨焉不能明贤。故圣人恶彼败官，虽百能而莫赎；上兹洁行，在六计以相兼。此盖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考课则以是黜陟，大比则以为用舍。彼六条四曰洁，晋法有所亏焉；四善二为清，唐制未之得也。曷曰独標兹道，分贯其余？始于善而迄辨，皆以廉而为初。念厥德之至贵，故他功之莫如。譬夫五事冠于周家，闻之诗雅；九畴统之皇极，载自箕书。噫，绩效皆烦，清名至美。故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

## 第二卷

### 记六十一首

#### 清风阁记

文慧大师应符，居成都玉溪上，为阁曰清风，以书来求文为记。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戏为浮屠语，以问之。曰：“符，而所谓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谓阁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与阁，汝不得有，而名乌乎施？名将无所施，而安用记乎？虽然，吾为汝放心遗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遗形而强听之。木生于山，水流于渊，山与渊且不得有，而人以为己有，不亦惑欤？天地之相磨，虚空与有物之相推，而风于是焉生。执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为汝记之，不亦大惑欤？虽然，世之所谓己有而不惑者，其与是奚辨？若是而可以为有邪？则虽汝之有是风可也，虽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为汝记之可也，非惑也。风起于苍茫之间，访惶乎山泽，激越乎城郭道路，虚徐演漾，以泛汝之轩窗栏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隐几而观之，其亦有得乎？力生于所激，而不自为力，故不劳。形生于所遇，而不自为形，故不穷。尝试以是观之。”

#### 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系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 凤鸣驿记

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其后六年，为府从事。至数日，谒客于馆，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官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sub>厩</sub>而嘶。余召馆吏而问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兴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万六千，木以根计，竹以竿计，瓦、甃、坯、钉，各以枚计，稍以石计者，

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闻而心善之。

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余以为有足书者，乃书曰：“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则躁，否则情。躁则妄，情则废，既妄且废，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使无龃龉于世，则今且何为矣，而犹为此官哉。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风也，视其阉臬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传舍而已，事复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之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 凌虚台记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大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屦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于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危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襄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 中和胜相院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到割屠脸，播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听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到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

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覆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塗。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 四菩萨阁记

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长安有故藏经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门四达，八版皆吴道子画，阳为菩萨，阴为天王，凡十有六躯。广明之乱，为贼所焚。有僧忘其名，于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负，又迫于贼，恐不能皆全，遂窃其两版以受荷，西奔于岐，而寄死于乌牙之僧舍，版留于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钱十万得之，以示轼者，轼归其直，而取之，以献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余品，一旦以是四版为甲。

治平四年，先君没于京师。轼自汴入淮，泝于江，载是四版以归。既免丧，所尝与往来浮屠人惟简，诵其师之言，教轼为先君舍施必所甚爱，与所不忍舍者。轼用其说，思先君之所甚爱，轼之所不忍舍者，莫若是版，故遂以与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于贼者也，而况于余乎！余视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孙不以易衣食者，鲜矣。余惟自度不能长守此也，是以与子。子将何以守之？”简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斲，吾画，不可夺。若是，足以守之欤？”轼曰：“未也。足以终子之世而已。”简曰：“吾又盟于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与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欤？”轼曰：“未也。世有无佛而蔑鬼者。”“然则何以守之？”曰：“轼之以是予子者，凡以为先君舍也。天下岂有无父之人欤，其谁忍取之。若其闻是而不悛，不惟一观而已，将必取之然后为快，则其人之贤愚，与广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孙难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简，简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且画先君象其上。轼助钱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阁成。熙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 墨君堂记

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虽公卿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独王子猷

谓竹君，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今与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属余为文，以颂君德，则与可之于君，信厚矣。

与可之为人也，端静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洁博习，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于与可者，非一人也。而独厚君如此。君又疏简抗劲，无声色臭味，可以娱悦人之耳目鼻口，则与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贤君矣。世之能寒懊人者，其气焰亦未至若雪霜风雨之切于肌肤也，而士鲜不以为欣戚丧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时之变亦大矣，而君独不顾。虽微与可。天下其孰不贤之。然与可独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革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余虽不足以知君，愿从与可求君之昆弟子孙族属朋友之象，而藏于吾室，以为君之别馆云。

### 净因院画记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拳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昔岁尝画两丛竹于净因之方丈，其后出守陵阳而西也，余与之偕别长老道臻师，又画两竹梢一枯木于其东斋。臻师方治四壁于法堂，而请于与可，与可既许之矣，故余并为记之。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言之不妄。

### 墨妙亭记

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孙莘老自广德移守吴兴。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于府第之北，逍遥堂之东，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凛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富有余者，旨争出谷以佐官，所活至不可胜计。当是时，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为乐，又以其余暇，罔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是岁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览叹息，而莘老求文为记。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犹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将深檐大屋以铜留之，推是意也。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

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是亭之作否，无足争者，而其理则不可以不辨。故具载其说，而列其名物于左云。

### 墨宝堂记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之所营，刘、项、汤、武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拊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是岂有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 钱塘六井记

潮水避钱塘，而东击西陵，所从来远矣。沮洳斥卤，化为桑麻之区，而久乃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赖之。始长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面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池，又北而东至钱塘县治之南，为小方井，而金牛之废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于六井之南，绝河而东至美俗坊，为南井。出涌金门，并湖而北，有水闸三，注以石沟，贯城而东者，南井、相国、方井之所从出也。若西井，则相国之派别者也。而白龟池。小方井，皆为匿沟湖底，无所用闸。此六井之大略也。

熙宁五年秋，太守陈公述古始至，问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南井沟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办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余人。于是发沟易瓮，完缦罅漏，而相国之水大至，坎满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载，瞬息百斛。以方井为近于浊恶而迁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惊曰：“此古方井

也。民李甲迁之于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为上中下，使澣衣浴马，不及于上池。而列二闸于门外，其一赴三池而决之河，其一纳之石槛，比竹为五管以出之，并河而东，绝三桥以入千石沟，注于南井。水之所从来高，则南井常厌水矣。凡为水闸四、皆垣墙扁鐻以护之。

明年春，六井毕修，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罍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河，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故详其语以告后之人，使虽至于久远废坏，而犹有考也。

### 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问人之贤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三家之市。

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独私窃览观四十余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虽名，而福禄无穷。升遐以来，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岂独上之泽欤？凡在廷者，与有力焉。

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而识其为人。其流风遗俗，可得而称者，以世考之也。熙宁六年冬，以事至姑苏，其子海出庆历中所赐公端敏字二飞白笔一以示臣，且谓臣记之，将刻石而传诸世。臣官在太常，职在太史，于法得书。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考追蠡以论音声，不若推点画以究观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贬以想见其所与之人。或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凡见此者，皆当耸然而作，如望族头之尘，而听属车之音，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或由此也夫。

### 大悲阁记

羊豕以为羞，五味以为和，秫稻以为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齐均，其寒燥湿之候一也，而二人为之，则美恶不齐。岂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数取欤？然古之为方者，未尝遗数也。能者即数以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见焉。人见其二也，则求精于数外，而弃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齐，舍其度数，以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则其不为人之所呕弃者寡矣。

今吾学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庙、服器、冠昏、丧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礼之所可，刑之所禁，历代之所以废兴，与其人之贤不肖，此学者之所宜尽力也。曰：是皆不足学，学其不可载于书而传于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古之学

者，其所亡与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数而日月见也。如今世之学，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欤？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由是观之，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

岂惟吾学者，至于为佛者亦然。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自九岁出家，十年而得恶疾且死，自誓于佛。愿持律终身，且造千手眼观世音像，而诵其名千万遍。病已而力不给，贝缩衣节口，三十余年，铢积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为记。余尝以斯语告东南之士矣，盖仅有从者。独喜则之勤苦从事于有为，笃志守节，老而不衰，异夫为大以欺佛者，故为记之，且以风吾党之士云。

###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唇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渝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 雩泉记

常山在东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临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楼观，仿佛可数。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无往而不见山者。其神食于斯民，固宜也。东武滨海多风，而沟读不留，故率常苦旱。祷于兹山，未尝不应。民以其可信而恃，盖有常德者，故谓之常山。熙宁八年春夏旱，轼再祷焉，皆应如响。乃新其庙。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余流溢去，达于山下。兹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

云为雨，以信于斯民者，意其在此。而号称不立，除治不严，农民易之。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零泉。

古者谓吁嗟而求雨曰零。今民吁嗟其所不获，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闻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零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轼以是愧于神，乃作《吁嗟》之诗，以遗东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

吁嗟常山，东武之望。匪石岩岩，惟德之常。吁嗟零泉，惟山之滋。维水作聪，我民所噫。我歌云汉，于泉之侧。谁其尸之？涌溢赴节。堂堂在位，有号不闻。我愧于中，何以吁神。神尸其昧，我职其著。各率尔职，神不汝弃。酌山之泉，言采其蔬。跪以荐神，神其吐之。

### 醉白堂记

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羨于乐天，何哉？

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羨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涂，岂其所欲哉！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将归老于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也。当是时，其有羨于乐天，无足怪者。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孰有孰无，则后世之论，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廩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谏，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古之君子，其处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为圣，白圭自以为禹，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杨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由此观之，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

昔公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

### 盖公堂记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咳者，问于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的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咳不已，累然真蛊者也。又求诸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朝吐之，暮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漂疽痈疥眩瞽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

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完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

昔之为国者亦然。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萧何、曹参亲见其斫丧之祸，而收其民千百战之余，知其厌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参为齐相，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以舍盖公，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焉。

吾为胶西守，知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庶几复见如公者。治新寝于黄堂之北，易其弊陋，达其壅蔽，重门洞开，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名之曰盖公堂。时从宾客僚吏游息其间，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

夫曹参为汉宗臣，而盖公为之师，可谓盛矣。而史不记其所终，岂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欤？胶西东并海，南放于九仙，北属之牢山，其中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安知盖公不往来其间乎？吾何足以见之！

### 李氏山房藏书记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已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

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 宝绘堂记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稚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 眉州远景楼记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县令，如古君臣，既去，辄画像事之，而其贤者，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贾小民，常储善物而别异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犯者。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

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守令始至，视其言语动作，辄了其为人，其明且能者，不复以事试，终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

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之友人也。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苛，众以为易事。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

益信，遂以无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为记。

嗟夫，轼之去乡久矣。所谓远景楼者，虽想见其处，而不能道其详矣。然州人之所以乐斯楼之成，而欲记焉者，岂非上有易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于道未有大损益也，然且录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独能累世而不迁，盖耆老昔人岂弟之泽，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之力也，可不录乎！若夫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从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尚未晚也。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日记。

### 滕县公堂记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养也。才有大小，故养有厚薄。苟有益于人，虽厉民以自养不为泰。是故饮食必丰，车服必安，宫室必壮，使令之人必给，则人轻去其家而重去其国。如使衣食菲恶，不如吾私；宫室弊陋，不如吾庐；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虽君子安之，无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坟墓而远游者，岂厌安逸而思劳苦也哉！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歛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

滕，古邑也。在宋、鲁之间，号为难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圣元年，县令太常博士张君太素，实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赞善大夫范君纯粹，自公府掾谪为令，复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高明硕大，称子男邦君之居。而寝室未治，范君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变易车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为泰。其后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为嗇。君子之度一也，时自二耳。元丰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苏轼记。

### 庄子祠堂记

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

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蹠》、《胠箝》，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楯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然余尝疑《盗蹠》、《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意，终曰：“阳子居西

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蹠》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记。

### 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天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莫则傚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闲远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婉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 思堂记

建安章质夫，筑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将朝夕于是，凡吾之所为，必思而后行，子为我记之。”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失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少时遇隐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与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蓄水，隐者指之曰：“是有蚁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蚁漏者。”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乐，不可名也。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处而静，不饮酒而醉，不闭目而睡。将以是记思堂，不亦缪乎。虽然，言各有

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质夫之贤，其所谓思者，岂世俗之营营于思虑者乎？《易》曰，无思也，无为也。我愿学焉。《诗》曰，思无邪。质夫以之。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记。

### 游桓山记

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从二三子游干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礼欤？”曰：“礼也。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为可得而害也。且死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将吊其藏，而其骨毛瓜齿，既已化为飞尘，荡为冷风矣，而况于椁乎，况于从死之臣妾，饭含之贝玉乎？使魋而无知也，余虽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闻余鼓琴而歌，知哀乐之不可常、物化之无日也，其愚岂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叹，乃歌曰：“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维水 兮。司马之藏，与水皆逝兮。”歌阕而去。从游者八人：毕仲孙、舒焕、寇昌朝、王适、王遯、王肆、轼之子迈、焕之子彦举。

### 灵壁张氏园亭记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徇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跼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屨，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

### 文与可画筍簞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蝸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韞。”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筓篔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筓篔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筓篔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 石氏画苑记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举进士不第，即弃去，当以荫得官，亦不就，读书作诗以自娱而已，不求人知。独好法书、名画、古器、异物，遇有所见，脱衣辍食求之，不问有无。居京师四十年，出入闾巷，未尝骑马。在稠人中，耳目谖谖然，专求其所好。长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画道人剑客，而徒步尘埃中，若有所营，不知者以为异人也。又善滑稽，巧发微中，旁人抵掌绝倒，而幼安淡然不变色。与人游，知其急难，甚于为己。有客于京师而病者，辄舁置其家，亲饮食之，死则棺敛之，无难色。凡识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独探知之。幼安识虑甚远，独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状貌如四十许人，须三尺，郁然无一茎白者，此岂徒然者哉。为亳州职官，与富郑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

其家书画数百轴，取其毫末杂碎者，以册编之，谓之石氏画苑。幼安与文与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画为多。而余亦善画古木丛竹，因以遗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尝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似犹可贵，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见人物，皆吾画筓也。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当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画，乃其一病，无足录者，独著其为人之大略云尔。元丰三年十二月二日。赵郡苏轼书

## 黄州安国寺记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住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谢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连曰：“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

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始名护国，嘉祐八年，赐今名。堂宇斋阁，连皆易新之，严丽深稳，悦可人意，至者忘归。岁正月，男女万人会庭中，饮食作乐，且祠瘟神，江淮旧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员外置眉山苏轼记。

##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酈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于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鹤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

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献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酈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酈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 李太白碑阴记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

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砾卿相，嘲晒豪杰。笼罩靡前，跼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寢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

### 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

熙宁十年，余方守徐州，闻河决澶渊，入巨野，首灌东平。吏民恟惧，不知所为。有僧应言建策，凿清冷口道，积水北入于古废河，又北东入于海。吏方持其议，言强力辩口，慨然论河决状甚明。吏不能夺，卒以其言决之，水所入如其言，东平以安，言有力焉。众欲为请赏，言笑谢去。余固异其人。后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郢来，见余于宋，曰：“吾郢人也，少为僧，以讲为争。始钱公子飞使吾创精舍于郢之东阿北新桥镇，且造铁浮屠十有三级，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赵公叔平请诸朝，名吾院曰荐诚，岁度僧以守之。今将造五百罗汉像于钱塘，而载以归，度用钱五百万，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于是益知言真有过人者。又六年，余自黄州迁于汝，过宋，而言适在焉。曰：“像已成，请

为我记之。”呜呼！士以功名为贵，然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使天下士皆如言，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岂少哉！其可不为一言。

### 众妙堂记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一日梦至其处，见张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复视之，则二人者，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焕然雾除，霍然云消。予惊叹曰：“妙盖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斫，信矣。”二人者释技而上，曰：“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者也。子亦见夫螭与鸡乎？夫螭登木而号，不知止也。

夫鸡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与伏也，则无视无听，无饥无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发之间，虽圣知不及也。是岂技与习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须老先生至而问焉。”二人者顾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见螭与鸡而问之，可以养生，可以长年。”广州道士崇道大师何德顺，学道而至于妙者也。作堂榜曰众妙。以书来海南，求文以记之。予不暇作也，独书梦中语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 琼州惠通井记

《禹贡》：“济水入于河，溢为荃河。”南曰荃阳河，北曰荃泽。

沱、潜本梁州二水，亦见于荆州。水行地中，出没数千里外，虽河海不能绝也。唐相李文饶，好饮惠山泉，置驿以取水。有僧言长安吴天观井水，与惠山泉通。杂以他水十余缶试之，僧独指其一缶曰：“此惠山泉也。”文饶为罢水驿。琼州之东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类惠山。东坡居士过琼，庵僧惟德以水饷焉，而求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记。

### 南安军学记

古之为国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学校也。今亡矣，独学校仅存耳。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今亡矣，直诵而已。舜之言曰：“庶顽谗说，若不在时。候以明之，挹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颺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格之言改也。《论语》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荐也。《春秋传》曰：“奉承齐牺。”庶顽谗说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恶莫若进善，故择其可进者，以射候之，礼举之。其不率教甚者，则挹之，小则书其罪以记之，非疾之也，欲与之并生而同忧乐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终弃者，故使乐工采其诬谣讽议之言而颺之，以观其心。其改过者，则荐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则威之、屏之、颺之，寄之，类是也。此舜之学政也。

射之中否，何与于善恶，而曰“候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众而论士也。众一而后论定。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使弟子扬觶而叙黜者三，则仅有存者。由此观之，以射致众，众集而后论士，盖所从来远矣。《诗》曰：“在泮献囚。”又曰：“在泮献馘。”《礼》曰：“受成于学。”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或谓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师也。”孔子闻之，谓子产仁。古之取士论政者，必于学。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议政，可谓近古，然卒为党锢之祸，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于下，其祸败固宜。

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矣。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术之富，与闽、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显，所至必建学，故南安之学，甲于江西。侯，仁人也，而勇于义。其建是学也，以身任其责，不择剧易，期于必成。士以此感奋，不劝而力。费于官者，为钱九万三千，而助者不货。为屋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视大邦君之居。凡学之用，莫不严具。又以其余增置廩给食数百人。始于绍圣二年之冬，而成于四年之春。学成而侯去，今为潮州。

轼自海南遂，过南安，见闻其事为详。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赢粮而从轼者三百余里，愿纪其实。夫学，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学政告之。然舜远矣，不可以庶几。有贤太守，犹可以为郑子产也。学者勉之，无愧于古人而已。

### 顺济王庙新获石碣记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甲午，轼自儋耳北归，舣舟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既

进谒而还，逍遥江上，得古箭镞，槩锋而剑脊，其廉可刳，而其质则石也。曰：异哉，此孔子所谓楛矢、石弩，肃慎氏之物也。何为而至此哉！传观左右，失手坠于江中。乃祷于神，愿复得之，当藏之庙中，为往来者骇心动目诡异之观。既祷，则使没人求之，一探而获。谨按《禹贡》：“荆州贡砺、砥、磬、丹及菌、簠、楛，梁州贡璆、铁、银、镂、磬、馨。则楛矢、石弩，自禹以来贡之矣。然至春秋时，隼集于陈廷，楛矢贯之，石弩长尺有咫，时人莫能知，而问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远取之肃慎，则荆梁之不贡此久矣。颜师古曰：“楛木堪为苜，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为矢，至唐犹然。而用石为署，则自春秋以来莫识矣。可不谓异物乎！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陈于路寝。孔子履藏于武库。皆以古见宝。此矢独非宝乎！顺济王之威灵，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为出此宝。轼不敢私有，而留之庙中，与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 胜相院经藏记

元丰三年，岁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简，号曰宝月，修行如幻，三摩钵提，在蜀成都，大圣慈寺，故中和院，赐名胜相，以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众香，庄严佛语及菩萨语，作大宝藏。涌起于海，有大天龙，背负而出，及诸小龙，纠结环绕。诸化菩萨，及护法神，镇守其门。天魔鬼神，各执其物，以御不祥。是诸众宝，及诸佛子，光色声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珑宛转，生出诸相，变化无穷。不假言语，自然显见，苦空无我，无量妙义。凡见闻者，随其根性，各有所得。如众饥人，入于太仓，虽未得食，已有饱意。又如病人，游于药市，闻众药香，病自衰减。更能取米，作无碍饭，恣食取饱，自然不饥。又能取药，以疗众病，众病有尽，而药无穷，须臾之间，无病可疗。以是因缘，度无量众，时见闻者，皆争舍施，富者出财，壮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爱，及诸结习，而作佛事，求脱烦恼，浊恶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已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黼黻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今舍此业，作宝藏偈。愿我今世，作是偈已，尽未来世，永斫诸业，尘缘妄想，及诸理障。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时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说偈言。

我游众宝山，见山不见宝。岩谷及草木，虎豹诸龙蛇，虽知宝所在，欲取不可得。复有求宝者，自言已得宝，见宝不见山，亦未得宝故。譬如梦中人，未尝知是梦，既知是梦已，所梦即变灭。见我不见梦，因以我为觉，不知真觉者，觉梦两无有。我观大宝藏，如以蜜说甜。众生未谕故，复以甜说蜜。甜蜜更相说，千劫无穷尽。自蜜及甘蔗，查梨与橘柚，说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尔默自知，不烦更相说。我今说此渴，于道亦云远，如眼根自见，是眼非我有。当有无耳人，听此非舌言，于一弹指顷，洗我千劫罪。

## 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

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曰：“以无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罗汉道，亦曰：“以无所得故而得。”如来与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独舍利弗，至于百工贱技，承蜩意钩，履豨画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虽至于大菩萨，其视如来，犹若天渊然，及其以无所得故而得。则承蜩意钩，履豨画墁，未有不与如来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长而教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书难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观之，其神智妙达，不既超然与如来同乎！故《金刚经》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古之人与入皆学，而独至于是，其必有道矣。

吾非学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独闻之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乌乎。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子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独榜其所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始吾南迁过虔州，与通守承议郎俞君括游。一日，访廉泉，入崇庆院，观宝会一作轮藏。君曰：“是于江南壮丽为第一，其费二千余万，前长老昙秀始作之，几于成而寂。今长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间，劝导经营，铁积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锡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劳，以一言记之乎？”吾盖心许之。

俞君博学能文，敏于从政，而恬于进取。数与吾书，欲弃官相从学道。自虔罢归，道病卒于庐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为出涕。故作此文以遗湜、锡，并论孔子思无邪之意，与吾有志无书之叹，使刻于石，且与俞君结未来之因乎？绍圣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记。

## 密州通判厅题名记

始，尚书郎赵君成伯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称之。余其邻邑人也，故知之为详。君既罢丹稜，而余适还眉，于是始识君。其后余出官于杭，而君亦通守临淮，同日上谒辞，相见於殿门外，握手相与语。已而见君于临淮，剧饮大醉于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胶西，未一年，而君来倅是邦。

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以此尤不可与深中而多数者处。君既故人，而简易疏达，表里洞然，余固甚乐之。而君又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

君曰：“吾厅事未有壁记。”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属于余。余未暇作也。及为彭城，君每书来，辄以为言，且曰：“吾将托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岷山，谓从事邹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堙灭无闻，使人悲伤。”湛曰：“公之名，当与此山俱传，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邹湛者，羊叔子之贤也。今余顽鄙自放，而且

老矣，然无以自表见于后世，自计且不足，而况能及于子乎！虽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数百年之后，得此文于颓垣废井之间者，茫然长思而一叹也。

### 画水记

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们之，谓有注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余年。近岁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怀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永昇辄嘻笑舍去。遇其欲画，不择贵贱，顷刻而成。尝与余临寿宁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永昇今老矣，画益难得，而世之识真者亦少。如往时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画水，世或传宝之。如董、戚之流，可谓死水，未可永昇同年而语也。

### 张龙公祠记

昭灵侯南阳张公讳路斯，隋之初，家于颖上县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经科。唐景龙中，为宣城令，以才能称。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顾见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归，归辄体寒而湿。夫人惊问之，曰：“我龙也。蓼人郑祥远者，亦龙也。与我争此居，明日当战，使九子助我。领有绛绡者我也，青绡者郑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绡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过为溪谷，以达于淮。而青纳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为龙穴山。九子皆化为龙，而石氏葬关洲。公之兄为马步使者，子孙散居颖上。其墓皆存焉。事见于唐布衣赵耕之文，而传于淮颖间父老之口，载于欧阳文忠公之《集古录》。云自景龙以来，颖人世祠之于焦氏台，熙宁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庙。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闻公之灵，筑祠于蔡。既雨，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为记其事。盖自淮南至于陈、蔡、许、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谏议大夫张秉，奉诏益颖上祠宇，而熙宁中，司封郎中张徽奏乞爵号，诏封公昭灵侯，石氏柔应夫人。庙有穴五，往往见变异，出云雨。或投器穴中，则见于池。而近岁有得蛻骨于池者，金声玉质，轻重不常，今藏庙中。元佑六年秋，旱甚。郡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苏某，迎致其骨干西湖之行祠，与吏民祷焉，其应如响，乃益治其庙，作碑而铭之。铭曰：维古至人，冷然乘风。变化往来，不私其躬。道本于仁，仁故能勇。有杀有生，以仁为终。相彼幻身，何适不通。地行为人，天飞为龙。惠于有生，我则从之。淮颖之间，马生张公。跨历隋唐，显于有宋。上帝宠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万灵宗之。哀我颖民，处壻而穷。地倾东南，潦水所钟。忽焉归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间，拯溺吊凶。救疗疾病，驱攘螟虫。开阖抑扬，孰知其功。坎坎击鼓，巫师老农。斗酒只鸡，四簋其饔。度公之居，贝阙珠宫。揆公之食，琼醴玉饔。何以称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飨，惟诚与恭。诚在平格，民无伤农。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

神，神听则聪。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 刻秦篆记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日出，乐之忘归，徙黔首三万家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岁在壬午，至今熙宁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苏某来守高密，得旧纸本于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矣。而庐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

### 秦太虚题名记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道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辩才大师，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主去矣。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从参寥杖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自普宁凡经佛寺十五，皆寂不闻人声，道傍庐舍，或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寿圣院，谒辩才于潮音堂，明日乃还。高邮秦观题。

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始予与辩才别五年，乃自徐州迁于湖。至高邮，见太虚、参寥，遂载与俱。辩才闻予至，欲扁舟相过，以结夏未果。太虚、参寥又相与适越，云秋尽当还。而予仓卒去郡，遂不复见。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悼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

### 奖谕敕记

勅苏某。省京东东路安抚使司转运司奏，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为中国患久矣，乃者堤溃东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屡以言，朕甚嘉之。

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河决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东西北触山而止，皆清水，无复浊流。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尝筑二堤。一自小市门外，绝壕而南，少西以属于戏马台之麓；一自新墙门外，绝壕而西，折以属于城下南京门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与武卫奉化牢城之上，昼夜杂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窗六，先水未至，以薪刍土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后，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与外水相应，并有溢者。三方皆积水，无所

取土，取于州之南亚夫家之东。自城中附城为长堤，壮其址，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倍之。公私船数百，以风浪不敢行。分缆城下，以杀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以全。

明年二月，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筑外小城。创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楼之下，一在上洪门之西北，一在大城之东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灵平埽成，水不复至。臣某以谓黄河率常五六十年一决，而徐州最处汴泗下流，上下二百余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难落，不与他郡等，恐久远仓卒吏民不复究知，故因上之所赐诏书而记其大略，并刻诸石。若其详，则藏于有司，谓之《熙宁防河录》云。

### 潮州修韩文公庙记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矣。故申吕自岳降，传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已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盖尝论天人之辩，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煮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祐十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扶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蜀世扫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影不可望。作书诋佛议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曝牲鸡卜羞我觞。于粲荔丹与焦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

下大荒。

### 方丈记

年月日，住持传法沙门惟谨，重建方丈，上祝天子万寿，永作神主，斂时五福，敷锡庶民。地狱天宫，同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

### 野吏亭记

故相陈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盖孔子所谓先进于礼乐者。公在政府，独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复完新之。

### 遗爱亭记代巢元修

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夫君子循理而动，理穷而止，应物而作，物去而复，夫何赫赫名之有哉！东海徐君猷，以朝散郎为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每岁之春，与眉阳子瞻游于安国寺，饮酒于竹间亭，榭亭下之茶，烹而饮之。公既去郡，寺僧继连请名。子瞻名之曰遗爱。时谷自蜀来，客于子瞻，因子瞻以见公。公命谷记之。谷愚朴，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采道路之言，质之于子瞻，以为之记。

### 传神记

传神之难在目。顾虎头云：“传形写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顴颊。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顴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口阴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方敛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采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

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怀立，众称其能。于传吾神，大得其全。怀立举止如诸生，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闻助发云。

### 熙宁手诏记

杨绘累奏，罢谏职，兼求外补，及乞明加黜责。盖绘未深究朕意。绘疏迹远人，立朝寡识，不畏强御，知无不为。始一见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职，知任亦甚笃矣。今日降命，盖谓难与曾公亮两立于轻重之间，故当且避之。卿可仔细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

熙宁元年，故翰林学士杨绘，以知制诰知谏院，上疏论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读。公力辞不已，乃以手诏赐今龙图阁学士滕公元发，使以手诏赐公。公卒不受命，而诏遂藏于家。是岁四月，复除公知谏院，以母忧去官。其后二十年，公没于杭州，丧过京师，其子久中以手诏相示，且请记之。谨按先帝临御之初，公与滕公，皆蒙国士之知。凡所以开心见诚，相期于度外者，类皆如此。未究其用，为小人所诬，故困于外十有余年。先帝谨于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岂流落而不用终身者哉？悲夫！

### 应梦罗汉记

元丰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将往岐亭。宿于团封，梦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诉。明日至岐亭，过一庙，中有阿罗汉像，左龙右虎，仪制甚古，而面为人所坏，顾之惘然，庶几畴昔所见乎！遂载以归，完新而龛之，设于安国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阳君忌日，饭僧于寺，乃记之。责授黄州团练使眉山苏某记。

### 观妙堂记

不忧道人谓欢喜子曰：“来，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无有喧争，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异而同，我既名为观妙矣，汝其为我记之。”欢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况乎妙事，了无可观，既无可观，亦无可说。欲求少分可以观者，如石女儿，世终无有。欲求多分可以说者，如虚空花，究竟非实。不说不观，了达无碍，超出三界，入智慧门。虽然如是置之，不可执偏，强生分别，以一味语，断之无疑。譬用筌蹄，以得鱼兔，及施灯烛，以照丘坑。获鱼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处，灯烛何施。今此居室，孰为妙与！萧然是非，行住坐卧，饮食语默，具足众妙，无不现前。览之不有，却之不无，倏知觉知，要妙如此。当持是言，普示来者。入此室时，作如是观。”

### 法云寺礼拜石记

夫供养之具，最为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横展如席，愿为一座具之用。晨夕礼佛，以此皈依。当敬礼无所观时，运心广博，无所不在，天上人间，以至地下，悉触智光。闻我佛修道时，刍泥巢顶，沾佛气分，后皆受报。则礼佛也，其心实重。有德者至，是礼也，愿一拜一起，无过父母。乘此愿力，不堕三涂。佛力不可尽，石不可尽，愿力不可尽。三者既不可尽，二亲获福，生生世世，亦不可尽。今对佛宣白，惟佛实临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内殿崇班马惟宽舍。

### 醉乡记

醉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阨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鸟兽鱼鳖杂居，不知有舟车器械之

用。

昔者黄帝氏尝获游其都，归而茫然丧其天下，以为结绳之政已薄矣。降及尧、舜，作为千钟百榼之献，因姑射神人以假道，盖至其边鄙，终身太平。禹、汤立法，礼繁乐杂，数十代与醉乡隔。其臣羲和，弃甲子而逃，冀臻其乡，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宁。至乎未孙桀、纣，怒而升其糟丘，阶级迂伊，南向而望，不见醉乡。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职，典司五齐，拓土五千里，仅与醉乡达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厉，迄于秦、汉，中国丧乱，遂与醉乡绝。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渊明等数十人，并游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古华胥氏之国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将游焉。故为之记。

### 睡乡记

睡乡之境，盖与齐州接，而齐州之民无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广大，无东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适，无疾痛札疴。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万事，荡然不知天地日月。不丝不谷，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车，极意而远游。冬而絺，夏而纻，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谓凡其所目见者皆妄也。

昔黄帝闻而乐之，闲居斋，心服形，三月弗获其治。疲而睡，盖至其乡。既寢，厌其国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乡焉。降及尧舜无为，世以为睡乡之俗也。禹、汤股无胈，胫无毛，剪爪为牲，以救天灾，不暇与睡乡往来。武王克商还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业。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为王作礼乐，伐鼓扣钟，鸡人号于右，则睡乡之边徼屡警矣。其孙穆王慕黄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游焉。腾虚空，乘云雾，卒莫睹所谓睡乡也。至孔子时，有宰予者，亦弃其学而游焉，不得其涂，大迷谬而返。战国秦汉之君，悲愁伤生，内穷于长夜之饮，外累于攻战之具，于是睡乡始丘墟矣。而蒙漆园吏庄周者，知过之化为蝴蝶，翩翩其间，蒙人弗觉也。其后山人处士之慕道者，犹往往而至，至则嚣然乐而忘归，后以为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长而竞时，卒不能至，岂不迂哉？因夫斯人之问津也，故记。

### 淮阴侯庙记

应龙之所以为神者，以其善变化而能屈伸也。夏则天飞，效其灵也。冬则泥蟠，避其害也。当嬴氏刑惨网密，毒流海内，销锋镝，诛豪俊，将军乃辱身污节，避世用晦，志在鹄起豹变，食全楚之租，故受馈于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壮图。志轻六合，气盖万夫。故忍耻跨下。泊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陈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汉，席卷关辅。战必胜，攻必克。扫强楚，灭暴秦，平齐七十城，破赵二十万。乞食受辱，恶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殒，火流犹潜，将军则与草木同朽，糜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云飞龙骧，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津之士，不遇机会，委身草泽，名堙灭而无称者，可胜道哉？乃碑而铭之曰：书轨新邦，英雄旧里。海雾朝翻，山烟暮起。宅临旧楚，庙枕清淮。枯松折柏，废井荒台。我停单车，思人望古。淮阴少年，有目无睹。不知将军，用之如虎。

### 静常斋记

虚而一，直而正，万物之生芸芸，此独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静。泛而出，渺而藏，万物之逝滔滔，此独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无古无今，无生无死，无终无始，无后无先，无我无人，无能无否，无离无著，无证无修。即是以观，非愚则痴。舍是以求，非病则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沌沌，茫不可论。虽有至人，亦不可闻，闻为真闻，亦不可知，知为真知。是犹在闻知之域，而不足以仿佛。况缘迹逐响以希其至，不亦难哉！既以是为吾号，又以是为吾室，则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趋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 赵先生舍利记

赵先生棠，本蜀人，孟氏节度使廷隐之后，今属南海人。仕至幕职，官南海。有潘冕者，阳狂不测，人谓之潘盎。南海俚人，谓心风为盎，盎常与京师言法华偈颂，往来。言云：“盎，日光佛也。”先生弃官从盎游，盎以谓尽得我道。盎既隐去，不知其所终，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身，得舍利数升。我与先生之子和游，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与先生异迹极多，张安道作先生墓志，具载其事。昶今为大理寺丞，知藤州。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宝月大师之孙悟清，使持归本院供养。巴郡苏某记。

### 北海十二石记

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沙门、鼉矶、车牛、大竹、小竹，凡五岛。惟沙门最近，兀然焦枯。其余皆紫翠巉绝，出没涛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玮，多不识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斓，或作金文。熙宁己酉岁，李天章为登守，吴子野往从之游。时解贰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诸岛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适有船在岸下，将转海至潮。子野请于解公，尽得十二石以归，置所居岁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东坡居士苏某记。

### 子姑神记

元丰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师来黄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进士潘丙谓予曰：“异哉，公之始受命，黄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侨人郭氏之第，与人言如响，且善赋诗，曰：苏公将至，而吾不及见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复降于郭氏。”予往观之，则衣草木为妇人，而置著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著画字，曰：“妾，寿阳人也，姓何氏，名媚，字丽卿。自幼知读书属文，为伶人妇。唐垂拱中，寿阳刺史害妾夫，纳妾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见杀于厕。妾虽死不敢诉也，而天使见之，为直其冤，且使有所职于人间。盖世所谓子姑神者，其类甚众，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意外。坐

客抚掌，作《道调梁州》，神起舞中节，曲终，再拜以请曰：“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观何氏之生，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深矣。而终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礼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终不言人之阴私与休咎，可谓智矣。又知好文字而耻无闻于世，皆可贤者。粗为录之，答其意焉。

### 天篆记

江淮间俗尚鬼。岁正月，必衣服箕帚为子姑神，或能数数画字。黄州郭氏神最异。予去岁作何氏录以记之。今年黄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为口，置笔口中，与人问答如响。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为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笔势甚奇，而字不可识，曰：“此天篆也。”与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咒。使以隶字释之，不可。见黄之进士张炳，曰：“久阔无恙。”炳问安所识，答曰：“子独不记刘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与苞起居语言状甚详。炳大惊，告予曰：“昔尝识苞京师，青中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齐州人。今不知其所在。岂真天人乎？”

或曰。天人岂肯附箕帚为子姑神从汪若谷游哉！”予亦以为不然。

全为鬼为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诚有道，视王官豕宰也。其字虽不可识，而意趣简古，非墟落间窃食愚鬼所能为者。昔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民多往祠。其后汉武帝亦祠之，谓之神君，震动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于全矣。世人所见常少，所不见常多，奚必于区区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书，以待知者。

### 第三卷

#### 颂赞三十七首

##### 仁宗皇帝御书颂并叙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东宫。故太傅邓国张文懿公讳士逊为太子谕德，帝亲书十二字以赐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孙假承务郎臣钦臣，以属翰林学士臣苏轼为之颂二篇。

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无心，属之辅弼。信其赏罚，身为衡石。惟天惟君，与相为三。孰能俯仰，其德不惭。于皇仁宗，恭己无为。以天为心，以民为师。其相邓公，履信思顺。天下颂之，以退为进。寿考百年，以没元身。呜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

其二曰：“圣人如天，时杀时生。君子如水，因物赋形。天不违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无斲。伊尹暨汤，咸有一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颂遗墨。呜呼休哉，日新其德。”

##### 英宗皇帝御书颂

嘉祐中，太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选为诸王记室，宗室之贤者多敬爱之。时英宗皇帝，龙潜藩邸，尝赐秉手书，其家宝之。臣过曲江，见其孙袁州司法参军超，出以示臣。谨稽首再拜，为之颂曰：

云汉之章，融为庆云，结为甘露。融而不晞，结而不散，以焘冒其子孙。建中靖国元年月日臣苏某记。

##### 东坡羹颂并引

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芥，皆揉洗数过，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瓷碗，下菜汤中，入生米为糝，及少生姜，以油碗覆之，不得触。触则生油气，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饭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须生菜气出尽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辄下，又为碗所压，故终不得上。不尔，羹上薄饭，则气不得达，而饭不熟矣。饭熟羹亦烂可食。若无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与粳米半为糝。余如煮菜法。应纯道人将适庐山，求其法以遗山中好事者，以颂问之。甘若常从极处回，碱酸未必是盐梅。问师此个天真味，根上来么尘上来。

##### 油水颂

熙宁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设食嘉祐院谒长老观佛牙，赵郡苏某为之颂曰：

水在油中，见火则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宝，内外净故，若不经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见火复起。

### 猪肉颂

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 食豆粥颂

道人亲煮豆粥，大众齐念《般若》。老夫试挑一口，已觉西家作马。

### 答子由颂

子由问黄檗长老疾云：五蕴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岳尽圆融。病根何处容他住，日夜还将药石攻。不知黄檗如何答，老僧代云：有病宜须着药攻，寒时火烛热时风。病根既是无容处，药石还同四大空。六月二十日。

### 禅戏颂

已熟之肉，无复活理。投在东坡无碍羹釜中，有何不可。问天下禅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吃得是吃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碗羹，勘破天下禅和子。

### 答孔子君颂

梦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处。我今何为，自此作苦。忽然梦觉，身在床上。不知向来，本元无井。不应复作，出入住想。道无深浅，亦无远近。见物失空，空未尝灭。物去空现，亦未尝生。应当正远，作如是观。

### 醉僧图颂

人生得坐且稳坐，劫劫地走觅什么。今年且厕东禅屎，明年去拽西林磨。

### 观世音菩萨颂 并引

金陵崇因禅院长老宗袞，自以衣钵造观世音像，极相好之妙，余南迁过而祷焉。曰：“吾北归当复过此，而为之颂。”建中靖国元年五月日，自海南归至金陵。乃作颂曰：慈近乎仁，悲近乎义。

忍近乎勇，忧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圆觉，平等无二。无冤故仁，无亲故义。无人故勇，无我故智。彼四虽近，有作有止。此四本无，有取无匮。有二长者，皆乐檀施。其一富，千金日费。其一甚贫，百钱而已。我说二人，等无有异。吁观世音，净圣大士。遍满空界，摯携天地。大解脱力，非我敢议。若其四无，我亦如此。

## 十八大阿罗汉颂

蜀金水张氏，画十八大阿罗汉。轼谪居儋耳，得之民间。海南荒陋，不类人世，此画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见师友，乃命过躬易其装标，设灯涂香果以礼之。张氏以画罗汉有名，唐末盖世擅其艺，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孙也。梵相奇古，学术渊博，蜀人皆曰：“此罗汉化生其家也。”轼外祖父程公，少时游京师，还，遇蜀乱，绝粮不能归，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见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货之，公以是得归，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罗汉也。”岁设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设二百余供。今轼虽不亲睹至人，而困厄九死之余，鸟言卉服之间，获此奇胜，岂非希阔之遇也哉？乃各即其体像，而穷其思致，以为之颂。

第一尊者，结跏正坐，蛮奴侧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书通之。颂曰：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东方，惟有启明。咨尔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蛮奴捧牍于前。老人发之，中有琉璃器，贮舍利十数。颂曰：佛无灭生，通塞在人。墙壁瓦砾，谁非法身。尊者敛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则那。

第三尊者，抹乌木养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献果，侍者执盘受之。颂曰：我非标人，人莫吾识。是雪衣者，岂具眼只。方食知献，何愧于猿。为语柳子，勿憎王孙。

第四尊者，侧坐屈三指，答胡人之问。下有蛮奴捧函，童子戏捕龟者。颂曰：彼问云何，计数以对。为三为七，莫有知者。雷动风行，屈信指间。汝观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临渊涛，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蛮奴受其书。颂曰：形与道一，道无不在。天宫鬼府，奚往而碍。婉彼奇女，跃于涛泷。神马尻舆，摄衣从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颐，左手拊稚师子。顾视侍者，择瓜而剖之。颂曰：手拊雏猊，目视瓜献。甘芳之意，若达于面。六尘并入，心亦遍知。即此知者，为大摩尼。

第七尊者，临水侧坐。有龙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锡杖，蛮奴捧钵而立。颂曰：我以道眼，为传法宗。尔以愿力，以护法龙。道成愿满，见佛不作。尽取玉函，以界思邈。

第八尊者，并膝而坐，加时其上。侍者汲水过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槃献宝。颂曰：尔以舍来，我以慈受。各获其心，宝则谁有。视我如尔，取与则同。我尔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襍钵，持数珠，诵咒而坐。下有童子，构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莲池中者。颂曰：

饭食已异，襍钵而坐。童子茗供，吹籥发火。我作佛事，渊乎妙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第十尊者，执经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颂曰：飞仙玉洁，侍女云眇。稽首炷香，敢问至道。我道大同，有觉无修。岂不长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颂曰：前圣后圣，相喻以言。口如布谷，而意莫传。鼻观寂如，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腾出于上，有大鳞出其下。颂曰：默坐者形，空飞者神。二俱非是，孰为此身？佛子何为，怀毒不已。愿解此相，问谁缚尔。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侧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过前，有童子怖匿而窃窥之。颂曰：是与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堕此鬚髻。导师悲愍，为尔攀叹。以尔猛烈，复性不难。

第十四尊者，持铃杵，正坐诵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横短锡跪坐于左，有虬一角，若仰诉者。颂曰：彼髯而虬，长跪自言。特角亦来，身移怨存。以无言音，诵无说法。风止火灭，无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须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蛮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颂曰：闻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众中，是大长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军，不战而胜。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跌坐。下有童子发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颂曰：盆花浮红，篆烟缭青。无问无答，如意自横。点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间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临水侧坐，仰观飞鹤。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篮，取果实投水中。颂曰：引之浩茫，与鹤皆翔。藏之幽深，与鱼皆沉。大阿罗汉，入佛三昧。俯仰之间，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颐，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献。颂曰：植拂支颐，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闻之于佛，及吾子思。名不用处，是未发时。

佛灭度后，阎浮提众生刚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诸贤圣皆隐不现，独以像设遗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台、庐山、天台犹出光景变异，使人了然见之。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或云：罗汉慈悲深重，急于接物，故多现神变。傥其然乎？今于海南得此十八罗汉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时修敬，遇夫妇生日，辄设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颂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妇德阳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岁中元日题。

## 桂酒颂

《礼》曰：“丧有疾，饮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姜桂之谓也。”古者非丧食，不彻姜桂。《楚辞》曰：“奠桂酒兮椒浆”，是桂可以为酒也。

《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无毒，大略皆主温中，利肝肺气，杀三虫，轻身坚骨，养神发色，使常如童子，疗心腹冷疾，为百药先，无所畏。陶隐居云：《仙经》，服三桂，以葱涕合云母，蒸为水。而孙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轻身之效也。吾谪居海上，法当数饮酒以御瘴，而岭南无酒禁。有隐者以桂酒方授吾，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间物也。东坡先生曰：“酒，天禄也。其成坏美恶，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岂非天哉！”故为之颂，以遗后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盖刻石置之罗浮铁桥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词曰：

中原百国东南倾，流膏输液归南溟。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水娠黄金山空青，丹砂晨暎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兰士惠蘅，桂君独立冬鲜荣。无所畏惧时靡争，酿为我醪淳而清，甘终

不坏醉不醒，辅安五神伐三彭。肌肤渥丹身毛轻，冷然风飞罔水行。谁其传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 孔北海赞并叙

文举以英伟冠世之资，师表海内，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人中龙也。而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势决不两立，非公诛操，则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谓公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忽广，讫无成功，此盖当时奴婢小人论公之语。公之无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汉，公诛操如杀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庳，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啜嚅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见谓才疏忽广，岂不悲哉！操平生畏刘备，而备以公知天下有己为喜，天若胙汉，公使备，备诛操无难也。予读公所作《扬四公赞》，叹曰：方操害公，复有鲁国一男子慨然争之，公庶几不死。乃作《孔北海赞》曰：晋有羯奴，盗贼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书《春秋》，与齐豹齿。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

### 王元之画像赞并叙

《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予常三复斯言，未尝不流涕太息也。如汉汲黯、萧望之、李固，吴张昭，唐魏郑公、狄仁杰，皆以身殉义，招之不来，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则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祸于未形，救危于将亡。使皆如公孙丞相、张禹、胡广，虽累百千，缓急岂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时，朝廷清明，无大奸慝。然公犹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处于众邪之间，安危之际，则公之所为，必将惊世绝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胆裂，岂特如此而已乎？始余过苏州虎丘寺，见公之画像，想其遗风余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其后为徐州，而公之曾孙汾为兖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为之赞，以附其家传云。

维昔圣贤，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时，帝欲用公，公不少贬。三黜穷山，之死靡憾。咸平以来，独为名臣。一时之屈，万世之信。纷纷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颡。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爰莫起之。

### 王仲仪真赞并叙

《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又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谓世臣者，岂特世禄之人，而巨室者，岂特侈富之家也哉？盖功烈已著于时，德望已信于人，譬之乔木，封殖爱养，自拱把以至于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无事，商功利，课殿最，诚不

如新进之士。至于缓急之际，决大策，安大众，呼之则来，挥之则散者，惟世臣、巨室为能。余嘉祐中，始识懿敏王公于成都，其后从事于岐，而公自许州移镇平凉。方是时，虏大举犯边，转运使摄师事，与副总管议不合，军无纪律，边人大恐，声摇三辅。及闻公来，吏士踊跃传呼，旗帜精明，鼓角欢亮，虏即日解去。公至，燕劳将佐而已。余然后知老臣宿将，其功用盖如此。使新进之士当之，虽有韩、白之勇，良、平之奇，岂能坐胜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宁四年秋，余将住钱塘，见公于私第佚老堂，饮酒至暮。论及当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复见，子厚自爱，无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赞，以遗其子巩。词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显允懿敏，维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维正。懿敏在外，有闻无声。高明广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围，宜宫宜堂。天既厚之，又贵富之。如山如河，维安有之。彼窳人子，既陋且寒。终劳永忧，莫知其贤。易不观此，佩玉剑履。晋公之孙，魏公之子。

#### 王定国真赞

温然而泽也，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诗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贵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肤也。若人者，泰不骄，困不挠，而老不枯也。

#### 秦少游真赞

以君为将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为将隐也，其言文，其神昌。昼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为将仕将隐者，皆不知君者也，盖将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于世，而卒反于其乡者乎？

#### 参寥子真赞

东坡居士曰：维参寥子，身寒而道富。辩于文而纳于口。外廷柔而中健武。与人无竞，而好刺讥朋友之过，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语。此予所谓参寥子有不可晓者五也。

#### 徐大正真赞

贤哉徐子，温文而毅。儒不乱法，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论其世。登唐灭汉，三国之士。我非北海，安识子义。愿观伯符，揽戟为戏。

#### 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

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

#### 戒坛院文与可画墨竹赞

风梢雨箨，上做冰雹。霜根雪节，下贯金铁，谁为此君，与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 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

与可，文翁之后也。蜀人犹以石室名其家，而与可自谓笑笑先生。盖可谓与道皆逝，不留于物者也。顾尝好画竹，客有赞之者曰：先生间居，独笑不已。问安所笑，笑我非尔。物之相物，我尔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余，以竹发妙。竹亦得风，天然而笑。

### 文与可飞白赞

呜呼哀哉，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欤，抑其不试，故艺也。始予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筛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呜呼哀哉！

### 郭忠恕画赞并叙

右张梦得所藏郭忠恕画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阳人。少善属文，及史书小学，通九经。七岁举童子。汉湘阴公辟从事，与记室董裔争事，谢去。周祖召为《周易》博士。国初与监察御史符昭文争忿朝堂，贬乾州司户，秩满，遂不仕。放旷岐、雍、陕、洛间，逢人无贵贱，口称猫。遇佳山水，辄留旬日。或绝粒不食，盛夏暴日中，无汗，大寒凿冰而浴。尤善画，妙于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画，即自为之。郭从义镇岐下，延止山亭，设绢素粉墨于坐。经数月，忽乘醉就图之一角，作远山数峰而已，郭氏亦宝之。岐有富人子，喜画，日给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为画小童持线车放风鸢，引线数丈满之。富家子大怒，遂绝。时与役夫小民入市肆饮食，曰：“吾所与游，皆子类也。”太宗闻其名，召赴阙，馆于内侍省押班窦神兴舍。恕先长髯而美，忽尽去之。神兴惊问其故。曰：“聊以效顰。”神兴大怒。除国子监主簿，出，馆于太学，益纵酒肆言时政，颇有谤讟语。闻，决杖配流登州。至齐州临清，谓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为穴，度可容面，俯窥焉而卒，蒿葬道左。后数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盖尸解也。赞曰：

长松掩天，苍壁插水。凭栏飞观，缥缈谁子。空蒙寂历，烟雨灭没。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 黄庭经赞并叙

予既书黄庭内景以赠葆光道师、而龙眠居士复为作经相其前，而画

予二人像其后。笔势雋妙，遂为希世之宝。嗟叹不足，故复赞之曰：

太上虚皇出灵篇，黄庭真人舞胎仙。髯着两卿相后前，非妙侠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铉坚，巍巍堂堂人中天。问我何修果此缘，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传，殿以二士苍鹄骞。南随道师历山渊，山人迎笑喜我还，问谁遣化老龙眠。

### 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叙

予嘉祐初举进士，馆于兴国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东西壁画六祖像。其东，刻木为楼阁堂宇以障之，不见其全，而西壁三师，皆神字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为此。书其上曰：蜀僧令宗笔，予初不闻宗名，而家有伪蜀待诏丘文播笔，画相似，殆不可辨。曰：“宗岂师播者耶。”已而问诸蜀父老。曰：“文播，汉州人，弟曰文晓，而令宗其异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画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黄筌、句龙爽之间。而文播之子仁庆，尤长于花实羽毛，蜀人赵昌所师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书舍人彭君器资，亦馆于是。予往见之，则院中人无复识予者。独主僧惠汶，盖当时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导予观令宗画，则三祖依然尚在荫翳间。予与器资相顾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谓楼阁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师相视，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闻之，观者日众，坟乃作栏楯以护之。而器资请予为赞之，曰：

少林素壁，不以为碍。弥天同辇，不以为泰。稽首六师，昔晦今明。不去不来，何损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虽日化，其孰能迁之。

### 韩干画马赞

韩干之马四。其一在陆，骧首奋鬣，若有所望，顿足而长鸣。其一欲涉水，尻高首下，择所由济，踟蹰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顾，若以鼻语，后者不应，欲饮而留行。以为厩马也，则前无羁络，后无棰策，以为野马也，则隅目耸耳，丰臆细尾，皆中度程。萧然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纓。遂欲高举远引，友麋鹿而终天年，则不可得矣。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无营。

### 师子屏风赞并叙

润州甘露寺，有唐李卫公所留陆探微画师子板，余自钱唐移守膠西，过而观焉，使工人摹之，置盖公堂中，且赞之曰：

圆其目，仰其鼻，奋髯吐舌，威见齿舞。其足前，其耳左顾右踞。喜见尾，虽猛而和。盖其戏，严严高堂护燕几。啼呼颠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陆子。

### 石菖蒲赞并叙

《本草》：菖蒲，味辛温无毒，开心，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

久服轻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节者，良。生下湿地大根者，乃是昌阳，不可服。韩退之《进学解》云：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稀苓。不知退之即以昌阳为昌蒲耶，抑谓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须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韦、石斛之类，虽不待土，然去其本处，辄槁死。惟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虽不甚茂，而节叶坚瘦，根须连络，苍然于几案间，久而益可喜也。其轻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阳之所能及。至于忍寒苦，安澹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岂昌阳之所能仿佛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数本，以石盆养之，置舟中。间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爱焉。顾恐陆行不能致也，乃以遗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视之。余复过此，将问其安否。赞曰：

清且泚，惟石与水，托于一器，养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辅五藏而坚发齿。

### 九马图赞并引

长安薛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拳毛师子二骏在焉，作《九马图赞》。

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姚、宋庙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龙。以馭群英。我思开元，今为几日。筋骨应图，至三万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负盐挽磨，泪湿九泉。牝牡骊黄，自以为至。骏其一毛，弃我千里。蹶齧是乘，脂蜡其鞭。道阻且长，喟其永叹。

### 顾恺之画黄初平牧羊图赞

先生养生如牧羊，放之无何有之乡。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挟策读书羊不亡，化而为石起复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宾羊服箱，号称雨工行四方。莫随上林芒履郎，嗅门舐地寻盐汤。

### 二疏图赞

惟天为健，而不干时。沈潜刚克，以燮和之。于赫汉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师友道丧。孝宣中兴，以法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此意莫陈，千载于今。我观画图，涕下沾襟。

### 延州来季子赞并引

鲁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卒。延州来季子，其少子也，以让国闻于诸侯，则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陈，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时去寿梦卒，盖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将兵，季子何其寿而康也。然其卒不书于《春秋》。哀公之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句践使大夫种因太宰嚭以行成于吴，吴王许之，子胥谏不听，则吴之亡形成矣。

季子观乐于鲁，知列国之废兴于百年之前，方其救陈也，去吴之亡十三年耳，而谓季子不知，可乎？阖庐之自立也，曰：“季子虽至，不吾废也。”是季子德信于吴人，而言行于其国也。且帅师救陈，不战而去之，以为敌国名，则季子之于吴，盖亦少专矣。救陈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国之必亡，而终无一言于夫差，知言之无益也。夫子胥以阖庐霸，而夫差杀之如皂隶，岂独难于季子乎！乌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于使季子不敢言也。苏子曰：延州来季子、张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诸人好谈子房、季札之贤，有以也夫。此可与知者论，难与俗人言也。作《延州来季子赞》曰：

泰伯之德，钟于先生。弃国如遗，委蜕而行。坐闷春秋，几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无死。

#### 偃松屏赞并引

予为中山守，始食北岳松膏，为天下冠。其木理坚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谪居罗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识霜雪，如高才胜人生绮纨家，与孤臣孽子有间矣。土践忧患，安知非福。幼子过从我南来，画寒松偃盖为护首小屏。为之赞曰：

燕南赵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无生。生此伟奇，北方之精。苍皮玉骨，硃硃鬻鬻。方春不知，沍寒秀发。孺子介刚，从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 三马图赞并引

元祐初，上方闭玉门关，谢遣诸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范纯仁建遣诸生游师雄行边，敕武备。师雄至熙河，蕃官包顺请以所部熟户除边患，师雄许之，遂禽猾羌大首领鬼章青宜结以献。百官皆贺，且遣使告永裕陵。时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膺，虎脊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皆暗，父老纵观，以为未始见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骏在廷，未尝一顾。其后国人起居不以时，马有毙者，上亦不问。明年，羌温溪心有良马，不敢进，请于边吏，愿以馈太师潞国公，诏许之。蒋之奇为熙河帅，西蕃有贡骏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贡岁月，留其使与马于边。之奇为请，乞不以时入。事下礼部。轼时为宗伯，判其状云：朝廷方却走马以粪，正复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寝。于时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马则不遇矣，而人少安。轼尝私请于承议郎李公麟，画当时三骏马之状，而使鬼章青宜结效之，藏于家，绍圣四年三月十四日，轼在惠州，谪居无事，阅旧书画，追思一时之事，而叹三马之神骏，乃为之赞曰：

吁鬼章，世悍骄。奔贰师，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骥，立内朝。八尺龙，神超遥。若将西，燕昆瑶。帝念民，乃下招。策归云，逝房妖。

#### 李潭六马图赞

六马异态，以似为妍。画师何从，得所以然。相此痒者，举唇见咽。方

其痒时，槁木万钱，络以全玉，非马所便。乌乎？各适其适，以全吾天乎！

### 李伯时画李端叔真赞

须发之拳然，眉宇之渊然，披胸腹之掀然，以为可得而见欤？则漠乎其无言。以为不可得而见欤？则已见画于龙眠矣。呜呼！将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将为不雨之云以抱其全乎？抑将游戏此世而时出于雨者之间也？伯时号龙眠。

## 第四卷

### 叙二十三首

#### 南行前集叙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

#### 送章子平诗叙

观《进士登科录》。自天圣初，迄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贵且贤，以名闻于世者，盖不可胜数。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谓盛矣。《诗》曰：“诞后稷之稽，有相之道，我仁祖之于士也亦然。较之以声律，取之以糊名，而异人出焉。是何术哉！目之所阅，手之所历，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硕大光明秀杰者也。此岂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于以人遗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进士盖十举矣，而得吾子平以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谦，此功名富贵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虽微举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蹶而不信，十年于此矣。意者任重道远，必老而后大成欤？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遗之人以任其事，而岂徒然哉！熙宁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谏直集贤院，出牧郑州。士大夫知其将用也，十月丁未，会于观音之佛舍，相与赋诗以饯之。余于子平为同年友，众以为宜为此文也，故不得辞。

#### 牡丹记叙

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槃采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记》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见于传记，与栽植接养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怪奇小说皆在。余既观花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又得观此书之精究博备，以为三者皆可纪，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

盖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而近岁尤复变态百出，务为新奇以追逐时好者，不可胜纪。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蠢迂阔，举世莫与为比，则其于此书，无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今以余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又岂足信哉！余虽非其人，强为公纪之。公家书二万卷，博览强记，遇事成书，非独牡丹也。

## 送杭州进士诗叙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陈公之词也。苏子曰：士之求仕也，志于得也。仕而不志于得者，伪也。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视时上下而变其学，曰，吾期得而已矣，则凡可以得者，无不为也，而可乎？昔者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与皮冠，于义未有损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弃其所学，而学非其道欤？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诗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时迁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于其动者，欲其难进也。万世不移者，山也，时飞时止者，鸿雁也；言山而及鸿雁，于其静者，欲其及时也。公之于士也，可谓周矣。《诗》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二三子何以报公乎？

## 邵茂诚诗集叙

贵、贱、寿、夭，天也。贤者必贵，仁者必寿，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适与天相值实难，譬如匠庆之山，而得成虚，岂可常也哉。因其适相值，而责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于文人，其穷也固宜劳心以耗神，盛气以件物，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鲜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难，而人又自贼如此，虽欲不用，得乎？茂诚讳迎，姓邵氏，与余同年。登进士第。十有五年，而见之于吴兴孙莘老之座上，出其诗数百篇，余读之，弥月不厌。其文清和妙丽如晋、宋间人。而诗尤可爱，咀嚼有味，杂以江左唐人之风。其为人笃学强记，恭俭孝友，而贯穿法律，敏于吏事。其状若不胜衣，语言气息仅属。余固哀其任众难以瘁其身，且疑其将病也。逾年而茂诚卒。又明年，余过高邮，则其丧在焉。入哭之，败帏瓦灯，尘埃萧然，为之出涕太息。夫原宪之贫，颜回之短命，杨雄之无子，冯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笃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诚兼之，岂非命也哉？余是以录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诚之意也。

##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昔翟公罢廷尉，宾客无一人至者。其后复用，宾客欲往。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以为口实。然余尝薄其为人，以为客则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独不为小哉。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负公者，亦时有。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于颖水之上，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己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翟公之客负之于死生贵贱之间，而公之士，叛公于瞬息俄顷之际。翟公罪客，而公罪己，与士益厚，贤于古人远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诗书学仁义之说者，必引而进之。佛者惠勤，从公游三十余年，公常称之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尤长于诗。公薨于汝阴，余哭之于其室。其后见之，语及于公，未尝不涕泣也。勤固无

求于世，而公又非有德于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岂为利也哉。余然后益知勤之贤。使其得列于士大夫之间，而从事于功名，其不负公也审矣。熙宁七年，余自钱塘将赴高密，勤出其诗若干篇，求余文以传于世。余以为诗非待文而传者也，若其为人之大略，则非斯文莫之传也。

### 晁君成诗集引

达贤者有后，张汤是也。张汤宜无后者也。无其实而窃其名者无后，杨雄是也。杨雄宜有后者也。达贤者有后，吾是以知蔽贤者之无后也。无其实而窃其名者无后，吾是以知有其实而辞其名者之有后也。贤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绝民也。名者，古今之达尊也，重于富贵，而窃之，是欺天也。绝民欺天，其无后不亦宜乎！故曰，达贤者与有其实而辞其名者皆有后。吾常诵之云尔。

乃者官于杭，杭之新城令晁君成，讳端友者，君子人也。吾与之游三年，知其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与诗，而君亦未尝有一语及此者。其后君既歿于京师，其子补之，出君之诗三百六十篇。读之而惊曰：嗟夫，诗之指虽微，然其美恶高下，犹有可以言传而指见者。至于人之贤不肖，其深远茫昧难知，盖甚于诗。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诗，则其所谓知君之为君子者，果能尽知之乎。君以进士得官，所至民安乐之，惟恐其去。然未尝以一言求于人。凡从仕二十有三年，而后改官以没。由此观之，非独吾不知，举世莫之知也。

君之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其势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补之，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将必显于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实而辞其名者之必有后也。昔李郃为汉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馆于郃，郃以星知之。后三年，使者为汉中守，而郃犹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学隐德之报，在其子。固《诗》曰：“岂弟君子，神所劳矣。”

### 晁绎先生诗集叙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阙文，与马之不借人也，岂有损益于世也哉？然且识之，以为世人君子长者，日以远矣，后生不复见其流风遗俗，是以日趋于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虽不足以损益，而君子长者之泽在焉，则孔子识之，而况其足以损益于世者乎。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晁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为文者，莫不超然出于形器之表，微言高论，既已鄙陋汉、唐，而其反复论难，正言不讳，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贵矣。拭是以悲于孔子之言，而怀先君之遗训，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于其子复，乃录而藏之。先生讳太初，字醇之，姓颜氏，先师兖公之

四十七世孙云。

### 徐州鹿鸣燕赋诗叙

余闻之，德行兴贤，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选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来，莫如吾宋之盛。始于乡举，率用韦平之一经；终于廷策，庶几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实惟孝秀之渊。元丰元年，三郡之士。皆举于徐。九月辛丑晦，会于黄楼，修旧事也。庭实旅百，贡先前列之龟；工歌拜三，义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气清，水落石出，仰观四山之晡暖，俯听二洪之怒号，眷焉顾之，有足乐者。于是讲废礼，放郑声，部刺史劝驾，乡先生在位，群贤毕集，逸民来会。以谓古者于旅也语，而君子会友以文，爰赋笔札，以侑樽俎。载色载笑，有同于泮水；一觴一咏，无愧于山阴。直礼义之遗风，而太平之盛节也。大夫庶士，不鄙谓余，属为斯文。以举是礼。余于嘉祐之末，以进士入官，偶俪之文，畴昔所上。杨雄虽悔于少作，钟仪敢废于南音。贻诸故人，必不我诮也。

### 王定国诗集叙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幽忧愤叹之作，盖亦有之矣，特恐死岭外，而天子之恩不及报，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后废卷而叹，自恨其人之浅也。

文念昔者定国过余于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诗几百余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国与颜复长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亦置酒黄楼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今余老不复作诗，又以病止酒，闭门不出，门外数步即大江，经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农夫也。而定国诗益工，饮酒不衰，所至穷山水之胜，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今而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

### 圣散子叙

昔尝览《千金方·三建散》云：“风冷痰饮，症癖痲症，无所不治。”而孙思逸特为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乃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开惑，智不能知。今杰所蓄《圣散子》，殆此类耶？自古论病，惟伤寒最为危急，其表里虚实，日数证候，应汗应下之类，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更不

用诸药连眼，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微热，而阳毒发狂之类，服之即觉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诘也。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其方不知所从出，得之于眉山人巢君毅。毅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授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乃以传薪水人庞君安时。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

### 田表圣奏议叙

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表圣奏议十篇。呜呼，田公，古之遗直也。其尽言不讳，盖自敌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于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圣也。自太平兴国以来，至于咸平，可谓天下大治，千载一时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测之忧，近在朝夕者，何哉？

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夫有绝人之资，必轻其臣。无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惧也。方汉文时，刑措不用，兵革不试，而贾谊之言曰：“天下有可长大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后世不以是少汉文，亦不以是甚贾谊。由此观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当如是也。

谊虽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于时。然谊尝建言，使诸侯王子孙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历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举行之，汉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来世不有若偃者，举而行之欤。愿广其书于世，必有与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 乐全先生文集叙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

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公尽性知命，体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蕲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于前，而成败有验于后。及其他诗文，皆清远雄丽，读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

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今三十余年，所以开发

成就之者至矣，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独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论其大略，以待后世之君子。昔曾鲁公尝为轼言，公在人主前论大事，他人终日反覆不能尽者，公必数言而决，粲然成文，皆可书而诵也。言虽不尽用，然庆历以来，名臣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门却扫，终日危坐，将与造物者游于无何有之乡，言且不可得闻，而况其文乎。凡为文若干卷，若干首。

### 范文正公文集叙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歿。既莖，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

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又六年，始见其叔寻叟京师。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藁见属为叙。又十三年，乃克为之。

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词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放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候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王策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 居士集叙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

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自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类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 八境图后序

南康江水，岁岁坏城，孔君宗翰为守，始作石城，至今赖之。某为胶西守，孔君实见代，临行出八境图求文与诗，以遗南康人，使刻诸石。其后十七年，某南迁过郡，得遍览所谓八境者，则前诗未能道其万一也。南康士大夫相与请于某曰，诗文昔尝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愿复书而刻之。时孔君既没，不忍违其请。绍圣元年八月十九日。

## 圣散子后序

《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干眼，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罗尊者，以何梨勒施一病比丘，故获报身身，常无众疾。施无多寡，随力助绿。疾病必相扶持，功德岂有限量。仁者恻隐，当崇善因。吴郡陆广秀才，施此方并药，得之于智藏主禅月大师宝泽，乃乡僧也。其陆广见在京施方并药，在麦面巷居住。

##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诵其师传造字之语，从俗之文，才数万言，其为士之业尽此矣。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道其聪明，广其闻见，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正如脱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壁寻器，其可乎？

##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经百家说为歌诗，与扬州豪俊交游，头骨晓然，有古丈夫风。其出词吐气，亦往往惊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读书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规绳，曾不得自神其喙。仙夫耻不得为，将历琅琊，之会稽，浮沅湘，溯瞿塘，登高以望远，摇桨以泳深，以自适其适也。过予而语行。予谓古之君子，有绝俗而高，有择地而泰者，顾其心常足而已。坐于庙堂，君臣赛歌，与夫据槁梧击朽枝而声犁然，不知其心之乐。奚以异也。其在穷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还也，仙夫勉矣哉！若夫习而不试，往即而独后，则仙夫之履可以南矣。

## 观宋复古画序

旧就房琯开元中尝宰卢氏，与道士邢和璞出游。过夏口村，入废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凿地得瓮中所载娄师德与永禅师书，笑谓琯曰：“颇忆此耶？”琯因怅然悟前生之为永禅师也。故人柳子玉宝此画，云是唐本宋复古所临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还朝，宿吴松江，梦长老仲殊挟琴过予，弹之有异声，熟视琴颇损，而有十三弦。予叹息不已。殊曰：“虽损尚可修。”曰：“柰十三絃何？”殊不答。诵诗曰：“度数形名岂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响泉。”予梦中了然，识其所谓，既觉而忘之。明日昼卧，复梦殊来理前言，再诵其诗，方惊觉，而殊适至，意其非梦也。问之殊，盖不知。是岁六月，见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师，求得其画，乃作诗并书所梦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诗及行草书，复古名迪，画山水草木盖妙绝一时。仲殊本书生，弃家学佛，通脱无所着，皆奇士也。诗曰：“破琴虽未修，中有琴意足。谁云十三炫，音节如佩玉。新絃虽高张，丝絃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动与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悬知董庭兰，不识无絃曲。”

## 猎会诗序

雷胜，陇西人。以勇敢应募得官，为京东第二将。武力绝人，骑射敏妙。按阅于徐，徐人欲观其能，为小猎城西。又有殿直郑亮、借职纓进者，皆骑而从，弓矢刀槊，无不精习；而驻泊黄宗闕，举止如诸生，戎装轻骑，出驰绝众。客皆惊笑乐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润风和，观者数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灭豸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茂兽肥，与兄子丹猎于邺西，手获獐鹿九，狐兔三十。

驰骋之乐，边人武吏，日以为常。如曹氏父子，横槊赋诗以传于世，乃可喜耳。众客既各自写其诗，因书其末，以为异日一笑。

### 讲田友直字序

韩城田益字迂之，黄庭坚以谓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予曰：益者三友，何独取诸此？某曰：夫直者，刚者之长也。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诚得直士与居，彼不资吾子之过，切磋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虽然，取直友，犹有四物，有直而修于直者，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而盗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无道如矢，此直而修于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诸其邻，此曲而盗名直者也。子为父隐，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愿，其二端不可愿，为吾子择益友也，尝以是观之。

### 送张道士序

古者赠人以言，彼虽不吾乞，犹将发药也。盖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发药者。以吾友之贤，兹又奚乞？虽然，我反乞之曰：与吾友心肺之识，几三年矣，非同顷暂也。今乃别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岂无事于教乎？将周旋终始笼络盖遮有所惜乎？嗟仆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过爱，岂信然乎？止于此可乎？抑容有未至当勉乎？自念明于处己，暗于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讥骂随之，抑足恤乎？将从从然与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穷矣，与物日件，而取途且远矣，将明灭如草上之萤乎？浮沉如水中之鱼乎？陶者能圆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将为陶乎，将为矢乎？山有蔽蔽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丝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诗书可乐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将谢世路而适吾所自适乎？抑富贵声名以偷梦幻之快乎？行乎止乎？迟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 江子静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于予，予字之曰子静。夫人之动，以静为主。神以静舍，心以静充，志以静宁，虑以静明，其静有道，得己则静，逐物则动，以一人之身，昼夜之气，呼吸出入，未尝异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动静殊也。后之学者，始学也既累于仕，其仕也又累于进。得之则乐，失之则忧，是忧乐系于进矣。平旦而起，日与事交，合我则喜，忤我则怒，是喜怒系于事矣。耳悦五声，目悦五色，口悦五味，鼻悦芬臭，是爱欲系于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系如此，行流转徙，日迁月化，则平日之所养，尚能存耶？丧其所存，尚安明在己之是非，与夫在物之真伪哉？故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岂复为之欣喜爱恶而累其真欤？君齿少才锐，学以待仕，方且出而应物，所谓静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则何往而不适哉！

## 第五卷

### 杂文五十八首

#### 明正送于伋失官东归

世俗之患，患在悲乐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为正者非也，请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于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于爱也。惟不与去于己者，则不惑亦不悲。夫惑则悲，不惑则不悲，人宜以惑者为正欤，抑将以不惑者为正欤？以不惑者为正，则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乐者，曰：吾之所以为吾者，岂以是哉。虽失是，其所以为吾者犹存，则吾犹可乐焉，已而不乐，又从而悲之，则亦不忍夫天下之凡爱我者之悲，而不释夫天下之凡恶我者之喜也。夫爱我而悲，恶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乐其所以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为正，而以知我之粗者为正。是得为正也欤？故吾愿为子言其正。子将终身乐而不悲。《诗》云：“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 杂说送张琥

易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铍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

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扣槃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扞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箭，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槃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

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 问养生

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谓和？曰：子不见天地之为寒暑乎？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狎至，则人之死久矣。何谓安？曰：吾尝自牢山浮海达于淮，遇大风焉，舟中之人，如附于桔槔，而与之上下，如蹈车轮而行，反逆眩乱不可止。而吾饮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异术也，惟莫与之争，而听其所为。故凡病我者，举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见者，必呕也。其不见而食者，未尝呕也。请察其所从生。论八珍者必咽，言糞秽者必唾。二者未尝与我接也，唾与咽何从生哉。果生于物乎？果生于我乎？知其生于我也，则虽与之接而不变，安之至也。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吴子，古之静者也，其观于物也，审矣。是以私识其言，而时省观焉。

### 怪石供

《禹贡》：“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齐安江上，往往得美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岂古所谓怪石者耶？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间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覆为怪矣。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使吾为之，不已难乎？故夫天机之动，忽焉而成，而人真以为巧也。虽然，自禹以来怪之矣。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禅师，尝以道眼观一切，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而况此石；虽然，愿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禅师，而力不能办。衣服饮食卧具者，皆得以净水注石为供，盖自苏子瞻始。时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书。

### 后怪石供

苏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诸石。苏子闻而笑曰：“是安所从来哉？予以饼易诸小儿者也。以可食易无用，予既足笑矣，彼又从而刻之。今以饼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与饼何异？参寥子曰：“然，供者，幻也。

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适而不可。”举手而示苏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署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异，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诚知拱，戟之皆幻，则喜虽存而根亡。刻与不刻，无不可者。”苏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与曹公论盛孝章云：“孝章，实丈夫之雄者也。游谈之士，依以成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吾读至此，未尝不废书太息也。曰：嗟乎，英伟奇逸之士，不容于世俗也久矣。虽然，自今观之，孔北海、盛孝章犹在世，而向之讥评者，与草木同腐久矣，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数年，忽焉若潦水之归壑，无复见一人者，此岂复待后世哉。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而天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子亦自以为莫及也。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少游之弟少章，复从吾游，不及期年，而论议日新，若将施于用者。欲归省其亲，且不忍去。乌乎，子行矣，归而求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饯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后出之。

### 送钱唐僧思聪归孤山叙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见，虽有神禹，不能知其孰为一孰为六也。子思子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合而道可见。”虽有黄帝孔丘，不能知其孰为诚孰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惠。惠独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惠则通，通则流。是焉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审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则褰裳疾走，常得大通。无目而随人，则车轮曳踵，常仆坑阱。惠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惠也。钱唐僧思聪，七岁善弹琴，十二舍琴而学书，书既工，十年舍书而学诗，诗有奇语，遂读华严经。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师宿儒，皆敬爱之。秦少游取楞严观世音语字之曰，闻复使聪日进而不已。自闻思修以至于道，则华严、法界海慧，尽为蓬庐，而况书诗与琴乎？虽其苦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轮扁斫轮，伛偻承蜩，苟有以之，其巧智物无陋者，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吾将观焉，以为聪得道浅深之候。

### 赵德麟字说

宋有天下百余年，所与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疏远侧微，而不私其亲。故宗室之贤，未有以勋名闻者。神宗皇帝实始慨然，欲出其英材与天下共之，增立教养选举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备。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

彬彬稍见焉。

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与越王之孙、华原公之子、签书君令畴游。得其为人，博学而文，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而敏于为政。予以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贵，将必显闻于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汉武帝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以荐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之为言疑之也。夫兽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主之武帝，而未见所以致麟者，与汉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雁为祥。二子非疑之，盖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贤，而主上虚己尽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闻，此真获麟者也。麟固不求获，不幸而有是德与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学道观妙，淡泊自守，以富贵为浮云，而文章议论，载其令名而驰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为之说。

### 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讳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于乡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惮远宦，官阙。选士人有行义者，摄公摄录参军眉山尉。有得盗芦菔根者，实窃而所持刀，误中主人，尉幸赏以劫闻，狱掾受贼掠成之。太守将虑囚，囚坐庑下泣涕，衣尽湿，公适过之，知其冤，咋谓盗曰：“汝冤盍自言，吾为汝直之。”盗果称冤移狱。公既直其事，而尉掾争不已，复移狱，竟杀盗。公坐誅囚，罢归。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后三十余年，公昼日见盗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召公暂对，我扣头争之曰：“不可以我故惊公。是以至今，公寿尽。今日我为公荷担而往，暂对，即生人天，子孙寿禄，朱紫满门矣。”公具以语家人，沐浴衣冠，就寝而卒。拭幼时闻此语，已而外祖父寿九十，舅氏始贵显。寿八十五，曾孙皆仕有声，同时为监司者三人。玄孙宦学益盛，而尉掾之子孙微矣。或谓盗德公之深，不忍烦公暂对可也。而狱久不决，岂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欤。绍圣二年三月九日，轼在惠州，读陶潜所作外祖孟嘉传云，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意凄然悲之，乃记公之逸事以遗程氏，庶几渊明之心也。

### 药诵

嵇中散作《幽愤》诗，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马景王既杀中散而悔，使悔于未杀之前，中散得免于死者，吾知其扫迹灭景于人间，如脱兔之投林也，采薇散发，岂其所难哉。孙真人著《大风恶疾论》曰：“《神仙传》有数十人，皆因恶疾而得仙道。何者？割弃尘累，怀颖阳之风，所以因祸而取福也，吾始得罪迁岭表，不自意全，既逾年无后命，知不死矣。然旧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几百日。地无医药，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绝薰血，以清淨胜之。痔有虫馆于吾后，滋味薰血，既以自养，亦以养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面四两，犹复念食，则以胡麻、伏苓足之。饮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尚恐习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对病为药，使人诵之日三。曰：“东坡居士，汝忘逾年之忧，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祸，伯牛之疾，虽欲采薇散发，岂可得哉，今食麻、麦、伏苓多矣。”居士则歌以答之曰：事无事之事，百事治兮。味无味之味，五味备兮。伏苓、

麻、麦，有时而匱兮。有则食，无则已者，与我无既兮。乌乎噫嘻，馆客不终，以是为愧兮。

### 补龙山文二首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龙山之会。风吹孟嘉帽落，温遣孙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辞超卓，四坐叹伏，恨今世不见此文。子乃戏为补之曰：征西大府，重九令节。驾言龙山，燕凯群哲。壶歌雅奏，缓带轻帔。胡为中觴，一笑粲发。梗楠竞秀，榆柳独脱。骥驂交骛，驽蹇先蹶。楚狂醉乱，陨帽莫觉。戎服囚首，枯颜茁发。维明将军，度量阔达。容此下士，颠倒冠袜。宰夫扬觶，兕觥举罚。请歌相鼠，以侑此爵。

吾闻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风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发箕踞。坠重天全，颠沛何惧。腰适忘带，足适忘屨。不知有我，帽复奚数。流水莫系，浮云暂寓。飘然随风，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宝璐。不纓而结，不簪而附。歌诗宁择，请歌相鼠。罚此陋人，俾出童叟。

### 东坡酒经

南方之氓，以糯与糠，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得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二两之麴，皆泽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麴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后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sup>熟</sup>，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sup>熟</sup>，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麴，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擱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四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不猛也。<sup>熟</sup>绝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 刚说

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所好夫刚者，非好其刚也，好其仁也。所恶夫佞者，非恶其佞也，恶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建中靖国之初，吾归自海南，见故人，问存没，追论平生所见，刚者，或不幸死矣。若孙君介夫讳立节者，真可谓刚者也。

始吾弟子由，为条例司属官，以议不合引去。王荆公谓君曰：“吾条例司当得开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过矣，当求胜我者。若我辈人，则亦不

肯为条例司矣。”公不答，径起入户，君亦趋出。君为镇江军书记，吾时通守钱塘，往来常、润间，见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监司皆新进少年，驭吏如束湿，不复以礼遇士大夫，而独敬惮君，曰：“是抗丞相不肯为条例司者。”

谢麟经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与蛮战死，君为桂州节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尽斩之。君持不可。麟以语侵君。君曰：“狱当论情，吏当守法。逗挠不进，诸将罪也。既伏其辜矣，余人可尽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斩人，则经制司自为之，我何与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狱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迁官。吾以是益知刚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于必死乎！”

方孔子时，可谓多君子，而曰“未见刚者”，以明其难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刚则折。”士患不刚耳，长养成就，犹恐不足，当忧其太刚而惧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为此论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纪者甚多，独书此二事，遗其子勰、勳，明刚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说。

### 续养生论

郑子产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论六情十二律，其论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廉贞故为君子，贪狼故为小人。”予参二人之学，而为之说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为心，水为肾。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肾邪。肾无不邪者，虽上智之肾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肾听命也。心无不正者，虽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肾为政也。知此，则知铅汞龙虎之说矣。

何谓铅？凡气之谓铅，或趋或蹶，或呼或吸，或执或击。凡动者皆铅也。肺实出纳之。肺为金，为白虎，故曰铅，又曰虎。何谓汞？凡水之谓汞，唾涕脓血，精汗便利。凡湿者皆汞也。肝实宿藏之。肝为木，为青龙，故曰汞，又曰龙。古之真人论内丹者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说者也。方五行之顺行也，则龙出于水，虎出于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肾为政，声色外诱，邪淫内发，壬癸之英，下流为人，或为腐坏。是汞龙之出于水者也。喜怒哀乐。皆出于心者也。喜则攫拿随之，怒则殴击随之，哀则擗踊随之，乐则抃舞随之，心动于内，而气应于外，是铅虎之出于火者也。汞龙之出于水，铅虎之出于火，有能出而复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

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龙当使从火出，虎当使从水生也。”其说若何？孔子曰：“思无邪。凡有思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无思而非土木乎？盖必有无思之思焉。夫无思之思，端正庄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然卒无所思。如龟毛兔角，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是之谓戒。戒生定，定则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则心火不复炎上。火在易为离。离，丽也。必有所丽，未尝独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则从其妃矣。水火合则壬癸之英，上流于脑，而溢于玄膺，若鼻液而不咸，非肾出故也，此汞龙之自火出者也。长生之药，内丹之萌，无过此者矣。阴阳之始交，天一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气而后生。故二曰火，生而后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坚。凡物之坚壮者，皆金气也。故四曰金，骨坚而后肉生焉，土为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

皆闭，而以济达。故济者，生之根也。汞龙之出于火，流于脑，溢于玄膺，必归于根心，火不炎上，必从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坚，达于四支，浹于肌肤而日庄，其究极，则金刚之体也。此铅虎之自水生者也。龙虎生而内丹成矣。故曰顺行则为人，逆行则为道，道则未也，亦可谓长生不死之术矣。

### 海会殿上梁文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自此佛法大行，以至海隅皆满。伏惟我海会禅师，施无尽藏，开不二门。来作西方之主人，且为东坡之道友。爰因胜地，以建道场。有大富长者八人，迨释迦宝像一所。瑶阶肪截，碧瓦鳞差。庶几鸞岭之雄，岂特鹅湖之冠。共凭佛力，仰祝尧年。如日之升，与天无极。举城僚友，阖郡士民。皆兴有作之慈，共享无边之福。

儿郎伟，抛梁东。日出三杆照海红。作礼禅师为祖席，东坡请到雪髯翁。  
儿郎伟，抛梁西。此去西方路不迷。一礼慈尊无量寿，万年天子与天齐。  
儿郎伟，抛梁南。南海薰风动碧潭。过尽千帆并万舶，归来金鼓结珠龛。  
儿郎伟，抛梁北。王辇巍巍天北极。侯门鼓吹到山门，为作龙兴千万亿。  
儿郎伟，抛梁上。瑞气葱葱阴龙象。劝师举足不须踏，踏着毗卢恶模样。  
儿郎伟，抛梁下。礼足阎黎来请话。五叶花开到处春，千灯光照何曾夜。  
伏愿上梁以后，年丰米贱，气爽人安。郡侯日转千阶，施主日增万镒。果肴云散，钱宝星飞。各务纷拏，共为笑乐。

### 若稽古说

“若”稽古，其训曰顺。考古之所谓“若”，今之所谓“顺”也。古之所谓“诚”，今之所谓“真”也。非以若易顺，诚易真也。曰：惠亦顺也。方虞书时，未有云顺者耶？

### 八佾说

《宋书·乐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给彭城王义康伎，相承给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左传》诸侯用六，杜预以为三十六人，非是，舞以节八音，故止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减其二列。若如预言，至士止有四人，岂复成乐。服虔注《左传》与隆同。又《春秋》：晋悼公纳郑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予案，《说文》：佾从人，从𠂔声。𠂔，音许讫切，𠂔，肉八声，其解云：振也。八无缘为𠂔之声，疑古字从八从肉。

### 蜡说

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今蜡祭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笠草屨，以奠野服，皆戏之道也。子贡

观蜡而不悦。孔子告之曰：“一弛一张，文武之道。”盖谓是也。

### 尸说

古人祭祀用尸，极有深意。盖人之意气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则不享，无主则不依，故《易》于《涣》、《萃》皆言“王假有庙”，即涣散之时事也。魂气必求其类而依之，人与为类，骨肉又为一家之类。己与尸各心斋洁，至诚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后人不知此道，直以尊卑之势，遂不行耳。

### 乌说

乌于人最黠，伺人音色有异，辄去不留，虽捷矢巧弹，不能得其便也。闽中民狃乌性，以谓物无不以性取者。取之野，挈饔饭楮钱，阳哭冢间，若祭者然。哭竟，裂钱弃饭而去。乌则争下啄，啄尽，哭者复立他冢，裂钱弃饭如初。乌不疑其给也，益鸣争，乃至三四，皆飞从之。稍狎，迫于罗，因举获其乌焉。今夫世之人，自谓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祸藏于所伏者，几何不见卖于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术，而以愚触死，则其为智，犹不若乌之始虚于弹。韩非作《说难》，死于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说难》而谓之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为愚智则异，其于取死则同矣。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观时而动，祸可及哉！

### 二鱼说

予读柳子厚《三戒》而爱之，又尝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盖而弥彰者。游吴，得二事于海滨之人，亦似之。作《二鱼说》，非意乎续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

### 河之鱼

河之鱼，有豚其名者。游于桥间，而触其柱，不知远去。怒其柱之触己也，则张颊植鬣，怒腹而浮于水，久之莫动。飞鸢过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以触物，而不知罪己，乃妄肆其忿；至于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 海之鱼

海之鱼，有乌贼其名者。响水而水鸟，戏于岸间，惧物之窥己也，则响水以蔽物。海鸟疑而视之，知其鱼也而攫之。呜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灭迹以杜疑，为识者之所窥，哀哉。

### 梁贾说

梁民有贾于南者，七年而后返。茹杏实、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饮泉之

香，食土之洁，泠泠风气，如在其左右。朔易弦化，磨去风瘤，望之螭蟻然，盖项领也。倦游以归，顾视形影，日有德色。倘徉旧都，踌躇乎四邻，意都之人与邻之人，十九莫己若也。入其闺，登其堂，视其妻，反惊以走，“是何怪耶？”妻劳之，则曰：“何关于汝！”馈之浆，则愤不饮。举案而饲之，则愤不食。与之语，则向墙而欬。披巾栉而视之，则唾而不顾。谓其妻曰：“若何足以当我，亟去之！”妻俯而作，俯而叹，曰：“闻之，居富贵者，不易糟糠；有姬姜者，不弃憔悴。子以无瘿归，我以有瘿逐。呜呼，瘿邪，非妾妇之罪也！”妻竟出。于是贾归家。三年，乡之人憎其行，不与婚。而土地风气，蒸变其毛脉，啜菽饮水，动摇其肌肤，前之丑稍稍复故。于是还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谓是行也，知贾之薄于礼义多矣。居士曰：贫易主，贵易交，不常其所守，兹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学术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战乎利害之场，而相胜于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为敌国，孝子为降虏，前后纷坛，何独梁贾哉！

### 梁工说

梁工治丹灶有日矣。或有自三峰来，持淮南王书，欲授枕中奇秘坎离生养之法，阴阳九六之数，子女南北之位，或黄或白，生生而不穷。以是强兵，以是绪余以博施济众，而其始也，密室为场，空地为炉，外焯山木之上煮天一，坏父鼎母，养以既济，风火网组，而瓦砾化生。方士未毕其说，工悦之，然以为尽之矣。退试其术，逾月破灶，而黄金已芽矣。于是谢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于子，后日不成，不以相仇，则子之惠也。”工重谢之曰：“若之术殫于是矣，予固知之矣，岂若愚我者哉！”遂歌《骊驹》以遣送之。束书在于腰，长揖而去。工日治其诀，更增益剂量，其贪婪无厌。童东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属月魄，昼火属日光，操之弥勒，而其术愈疏，为之不已，而其费滋甚。牛马销于铅汞，室庐尽于钳锤，券土田，质妻子，萧条褴褛，而其效不进。至老以死，终不悟。君子曰：术之不慎，学之不至者然也，非师之罪也。居士曰：“朽墙画墁，天下之贱工，而莫不有师。问之不下，思之不熟，与无师同。其师之不至，朽墙画墁之不若也。不至，则欺其中，亦以欺外。欺其中者己穷，欺其外者人穷。如梁工盖自穷，亦安能穷人哉！”

### 记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吾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尔。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子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也。元丰四年十月二十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 记樊山

自余所居临皋亭下，乱流而西，泊于樊山，为樊口。或曰“燔山”，岁旱燔之，起龙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为卢洲，孙仲谋汎江，遇大风，柁师请所之。仲谋欲往卢洲，其仆谷利以刀拟柁师，使泊樊口，遂自樊口凿山通路归武昌，今犹谓之“吴王岷”。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镜。循山而南，至寒溪寺。上有曲此山顶即位坛、九曲亭，皆孙氏遗迹。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萨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庙。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于樊口。寻绎古迹，使人凄然。仲谋猎于樊口，得一豹，见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见。今山中有圣母庙。予十五年前过之，见彼板仿佛有“得一豹”三学，今亡矣。

### 记赤壁

黄州守居之数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鹞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图经》云是徐貌。不知何时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

### 记罗浮半夜见日事

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山有二楼，今延祥寺在南楼下，朱明洞在冲虚观后，云是蓬莱第七洞天。唐永乐道士侯道华以食邓天师枣，仙去。永乐有无核枣，人不可得，道华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虚，遇人导游稚川仙府。真人问曰：“汝绝三彭之仇乎？”虚不能答。冲虚观后有米真人朝斗坛。近于坛上获铜龙六，铜鱼一。唐有《梦铭》，云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梦遣书牌，题云五云阁吏蔡少霞书。

### 记罗浮异境

有官吏自罗浮都虚观游长寿，中路睹见道室数十间，有道士据槛坐，见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诘之，至，则人室皆亡矣。乃知罗浮凡圣杂处，似此等异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见者，吏何人，乃独见之。正使一凡道士，见己不起，何足怒！吏无状如此，得见此者，必前缘也。

### 记游定惠院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积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项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饮，往慈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作

悲风晓角，铮铮然，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夤缘小沟，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饵，其名为甚酥，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藜橘，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将适闽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掌。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

### 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蔣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黄州团练副使苏某书。

### 赠别王文甫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至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余日，有长而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车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 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

某与大觉禅师别十九年矣，禅师脱展当世，云栖海上，谓不复见记，乃尔拳拳那，抚卷太息。欲一见之，恐不可复得。会与参寥师自庐山之阳并出，而东所至，皆禅师旧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复书太虚与辩才题名之后，以遗参寥。太虚今年三十六，参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辩才七十四，禅师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当复相从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叹也。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书。

### 蓬莱阁记所见

登州蓬莱阁上，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忽有如黑豆数点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

元丰八年十月晦日，眉山苏轼书。

### 书鲁直浴室题名后并鲁直题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画达磨以来六祖师，人物皆绝妙。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诸物，画工能知之，至于人有怀道之容，投机接物，目击而百体从之者，未易为俗人言也。此壁列于冠盖之区，而湮伏不闻者数十年。晚得蜀人苏子

瞻，乃发之。物不系于世道，兴衰亦有数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汶师碾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陈季常，林下士也，寓棋簟于此。苏子瞻、范子功数来从，故予过门必税驾焉。元祐三年，鲁直题。

后五百岁浴室丘墟，六祖变灭，苏、范、黄、陈尽为鬼录，而此书独存，当有来者会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书。

### 书卓锡泉

予顷自汴入淮，泛江湖峡归蜀。饮江淮水盖弥年，既至，觉井水腥涩，百余日然后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于井也审矣。今来岭外，自扬子始饮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驶，水益甘，则又知南江贤于北江也。近度岭人清远峡，水色如碧玉，味益胜。今游罗浮，酌泰禅师锡杖泉，则清远峡水又在其下矣。岭外唯惠人喜斗茶，此水不虚出也。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 题罗浮

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东坡翁迁于惠州，舫舟泊头镇。明晨肩舆十五里，至罗浮山，入延祥宝积寺，礼天竺瑞像，饮梁僧景泰禅师卓锡泉，品其味，出江水上远甚。东三里至长寿观。又东北三里，至冲虚观。观有葛稚川丹灶。次之，诸仙者朝斗坛。观坛上所获铜龙六、鱼一。坛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锵鸣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邓守安字道玄，有道者也。访之，适出。坐遗履轩，望麻姑峰。方饮酒，进士许毅来游，呼与饮。既醉，还宿宝积中阁。夜大风，山烧壮甚，有声。晨粥已，还舟，憩花光寺。从游者，幼子过，巡检史珏，宝积长老齐德，延祥长老绍冲，冲虚道士陈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宫、石楼、黄龙洞，期以明年三月复来。

### 记游白水岩

绍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山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暮归，倒行，观山烧壮甚。俯仰度数谷，至江上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顾影颓然，不复能寐。书以付过。东坡翁。

### 记与舟师夜坐

绍圣二年正月初五日，与成都舟阁黎夜坐，饥甚。家人煮鸡肠菜羹甚美。缘是，与舟谈不二法。舟请记之。其语则不可记，非不可记，盖不暇记也。

### 题白水山

绍圣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汤泉，风于悬瀑

之下，登中岭，望瀑所从出。出山，肩舆节行观山，且与客语。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阴之下。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复来？”意欣然许之。同游者柯常、林抃、玉原、赖仙芝。詹使君名范，予盖苏轼也。

### 题嘉祐寺壁

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风亭。杖屦所及，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廓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岭南岭北，亦何以异此。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不远千里，访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东坡居士书。

### 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 记朝斗

绍圣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将奠，雨作。已而清风肃然，云气解驳，月星皆现，魁杓明爽。彻奠，阴雨如初。谨拜手稽首而记其事。东坡居士苏轼书。

### 题合江楼

青天素月，故是人间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云点缀。乃是居心不净者常欲滓秽太清。合江楼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苔败屋七八间，横斜砌下。今岁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岂无寸土可迁，而乃眷眷不去，常为人眼中沙乎？绍圣二年九月五日。

### 书北极灵签

东坡居士迁于海南，忧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庆观，谒北极真圣，探灵签，以决余生之祸福吉凶。其词曰：“道以信为合，法以智为先。二者不相离，寿命乃得延。”览之悚然，若有所得，敬书而藏之，以无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离之意。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诚而明谓之性。”此之谓也。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守法而不智，则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则道疑，以智先法则法活。道疑而法活，虽度世可也，况乃延寿命乎？

### 书筮

成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涣》之三爻，《初六》变为《中孚》。其繇曰：“且拯马壮吉。”《中孚》之《九二》变为《益》，其繇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益》之《六三》变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育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贞。”又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极精详，口以授过，又书而藏之。

### 书谤

吾昔谪居黄州，曾子固居忧临川，死焉。人有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贺长吉死时事，以上帝召也。时先帝亦闻其语，以问蜀人蒲宗孟，且有叹息语。今谪海南，又有传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者。京师皆云。儿子书来言之。今日有从黄州来者，云：“太守柯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宫在斗、牛间，而退之身宫亦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耳。

### 书海南风土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庄子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隙，人则顾塞其窦。”岂不然哉。九月二十六日，秋霖雨不止，顾视帟帐，有白蚁升余，皆已腐烂，感叹不已。信手书。时戊寅岁也。

### 书上元夜游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 书城北放鱼

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二十一尾，求售于东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买放之。乃以木盎养鱼，舁至城北沧江之阴，吴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时吴氏馆客陈宗道，为举《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因缘说法念佛，以度是鱼。曰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

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优悲苦恼，南无宝胜如来。尔时宗道说法念佛已，其鱼皆随波赴谷，众会欢喜，作礼而退。会者六人，吴氏之老刘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阳王介石，温陵王懿、许琦；异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书。

### 书赠游浙僧

到杭，一游龙井，谒辩才遗像，仍持密云团为献龙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当往一酌。湖上寿星院竹，极伟。其傍智果院，有参寥泉及新泉，皆甘冷异常，当特往一酌，仍寻参寥子妙总师之遗迹，见颖沙弥，亦当致意。灵隐寺后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余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六日，东坡居士书。

### 书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般。或劝乘艇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旋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大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于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欲丧是也，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

### 书临皋亭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坳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 梦南轩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谷行宅，遍历蔬园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怀思久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

### 天华宫

开华宫在罗浮山之西。苏轼曰：南汉主建有甘露、羽盖等亭，云华阁，命中书舍人钟有章作记。初，南汉主梦神人指罗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两峰相叠，一洞对流，可以为宫，访之，得其地。又梦金龙起于宫所，遂改为黄龙洞，此地即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诛服，刘氏惧焉。将欲潜遁罗浮，为狡兔之穴，又命于增江水口，凿壕通山，往来山峒，仓卒为航舟之计。开宝四年，乃始归命。则知刘氏为宝宫于山间，无事则为临赏之乐，警急则为道逃之所，其计窘矣。

## 书赠古氏

古氏南坡修竹数千竿，大者皆七寸围，盛夏不见日，蝉鸣鸟呼，有山谷气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数亩，种桃李杂花。今年秋冬，当作三间一龟头，取雪堂规模，东荫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为一郡之嘉观也。

### 代侯公说项羽辞并叙

汉与楚战，败于彭城。太公间走，见获于楚。项羽，常置军中以为质。汉王遣辩士陆贾说项羽，请之，不听。后遣侯公，羽许之，遂归太公。侯公之辩，过陆生矣。而史阙其所以说，羽之辞，遂探其事情以补之。作《代侯公说项羽辞》。

汉王四年，遣辩士陆贾，东说项王，请还太公。项王弗听，贾还。汉王不悻者累日。左右计无所出。侯公在军中，而未知名，乃趋进而言曰：“秦为无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刚草营。大王奋不顾身，建大义，除残贼，为万民请命。今秦氏已诛，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庆大矣。宜与太公享万岁无穷之欢。不幸太公拘于强讎，以重大王夙夜之忧。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大臣诸臣，未有输忠出奇，以还太公之属车，蹈义死节，以折项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议汉为无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愿先即辱国之诛。”汉王嘻戏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于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计，未获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东向而不忘也。顾为之奈何？”侯公曰：“臣虽不敏，愿大王假臣革车一乘，骑卒十人，臣朝驰至楚壁，而暮与太公骏乘而归，可乎？”汉王愣骂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陆贾天下之辩士，吾前日遣之，智穷辞屈，抱头鼠窜，颠狈而归，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则丧气。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则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贾也，恃之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贾乃困辱而归，是大王气丧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于陆贾，乃遂惩艾以为无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无还期，待天下为无土也。”汉王曰：“吾岂忘亲者耶，顾若无足以办此。”且项王阴恃不仁，从触其锋，与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赵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结楚从也，求其可与从适楚者二十人。盖择于门下也，食客数千，得十九焉，其一人无得也，最下客毛遂请行。平原君不择而与之俱，卒至强楚，廷叱其王，而定从于立谈之间者，毛遂功也。日者，赵王武臣见获于燕，以其臣陈余、张耳之贤，择人请王，往者十辈，无一返者。终于养卒请行，朝炊未终，乃与赵王同载而归。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愿为大王之毛遂、养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余、耳之德哉。”汉王曰：“善。”乃饬车十乘，骑卒百人，以遣侯公。

侯公至楚，晨扣军门，谒项王曰：“臣闻汉王之父太公为俘囚，臣切庆大王获所以胜于汉者。前日汉王遣使请之，而大王不与，至将烹焉，臣切吊大王似不恤楚矣。”项王慎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荐死，乃欲为而主行说以侥幸也。且吾亲与人角，而获其父，固将甘心焉。今乃言无恤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区区之身，备汉之使，而有谒于大王，故大王以臣为汉游说，而忘忠楚也。大王试幸听之。使其言有可用，则楚汉之大利，两君之至欢，岂臣之私幸也。使其言无可用，则臣徐蹈鼎镬，以从太公之烹，盖未晚也。”

项王曰：“太公之不得归必矣，若将何言？侯公曰：“夫汉王失职，怏怏而西，因思归之士，收豪杰之伍，举梁汉之师，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齐魏。日引而东，以与大王决一旦之命，大王视其志，因将一天下，朝诸侯，建七庙，定大号，为万世基业耶？抑将区区徇匹夫之节，为曾参之孝而已者耶？且连兵带垒，与楚百战以决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军覆将死，自救不暇，凡所以运奇决敌为大王之劲敌者，在汉王与诸将了事耶？抑太公实为之也耶？虽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则太公，独一亡似人耳，不足为楚、汉之轻重。大王幸虏获之，而祸福实系焉，视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强，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为失其所用，未若不获之为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归者，固以要之。诚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则权在我。要而不能致，则权在人。权之所在，以战必克。则要者，名也，归者，实也。大王苟不得志于名，当速收效于实，无为两失，而自遗其患。是以臣窃为大王慎惜此举也。大王固尝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报之曰：‘必欲烹之，愿分羹，焉。且父子相爱之情，岂相远哉。方汉王窘于彭城，二子同载，推堕捐之，弗顾也，安知其视父不与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诚笃于爱父，固将捐兵解甲，膝行顿颡楚之辕门，为之请一旦之命。今劬士方力，首战方急，无一日而忘于楚从事，此其志在天下，无以亲为也。大王令不归之，以收其实，将久留之，以执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

项王怒气少息，徐曰：“顾吾所讎者汉王尔，其父何与耶？且汉王亲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数矣，我常易而释之，今乃曰东向必欲亡楚而后已，故吾深仇之，欲菹醢其父，聊快于一时，况与之归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赐听臣，臣请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义，诛暴秦者，惟楚。世为贤明显名于天下者，惟楚。天下豪杰乐从而争赴者，惟楚。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强将武，百战百胜，莫如大王。诸侯畏懼，惟所号令，莫如大王。割地据国，连城数十，莫如大王。持此数者，以今天下，朝诸侯，建大号，何待于今。然而为之八年，智穷兵败，土疆日促，反为汉雌。大王尝自知其所以失乎？项王曰：“吾诚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试论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财均则气均，气均则敌偶，然后胜负之势，决于一时。今大王求与汉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骤以己资推遗之，己而财索气竭，徒手而校之，则大王之胜势去矣。夫仁义礼智，所以取天下之资，而制敌之具也。大王乃弃资委具，以为无所事，以故汉皆获而收执之，此所以自引而东，视大王如无也。”项王曰：“何谓弃资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汉王之入关也，秋毫无所犯，解秦之苦，约法三章，民大庆悦，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烧屠戮，酷甚于秦，秦人失望，何以为仁。大王始与诸侯受约怀王，先入关者，王之，汉王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叩关决战，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约，迁之南郑，何以为信？大王以世为楚将，方举大义，不立其后，无以令天下，遂共立怀王而禀听之，及天下且定，乃阳尊为帝而放杀之，何以为义？以范增之忠，陈平之智，韩信之勇，皆人杰。争天下者，视此三人为之存亡。然而增死于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为智？是以汉王于其入关也，天下归其仁。其还定三秦也，天下归其信，为义帝缟素也，天下归其义。其用平信也，天下归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资，可言之具，惟其委弃而不用，故汉皆得而收执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税驾也。方今之势，汉王者，高资富室也。大王者，窳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趋窳人而趋高资富室，明矣。然则大王今

日之资，恃有一太公尔。天所以相楚也。今不归之，以伸区区之信义，纾旦夕之急，臣恐汉人怒气益奋，战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资遗汉，且将索然而为穷人矣。此臣所以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与见制于人，克人之与见克于人，岂同日而语哉。愿大王熟计之。”

项王曰：“孤所以恩汉者亦至矣。然去辄背我，今其父在此，犹日急斗，诚一旦归之，徒益其气尔。”侯公曰：“不然。臣闻怀敌者强，怒敌者亡。大王于汉，有足怀而制之，乃欲怒而斗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将遂孤楚矣。”大王诚惠辱一介之使护太公，且致言汉王曰：“前日太公播越于外，羁旅敝军，获侍盥沐，三年于兹，而君王方深首过之，是以下国君臣。未敢议太公之归。今君王勅驾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问安侍膳之欢，敢不承令，敬遣下臣卫送太公之属车，以还行宫。孤亦愿自今之日，与君王捐忿与瑕，继平昔之欢，君王有以报不穀者，皇天后土，实与闻之。如此而汉不解甲罢兵，以答大义，则曲在彼矣。大王因之号令士卒，以趋汉王，此秦所以获晋惠公也。今大王不辱听臣，臣无所受命而归，汉王固将恸哭于军曰：楚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归矣，且号为举大义，除残贼，拯万民，终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视天下，今日之事，有楚无汉，有汉无楚，吾将前死楚军，不返顾矣。”汉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趋楚军，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

项王曰：“善。吾听公，姑无烹。公第还，语而王，令罢兵，吾今归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贵乎早决，勇贵乎必为。早决者无后悔，必为者无弃功。王陵，楚之骁将也，一旦亡去汉，大王拘执其母，将以还陵也，而其母慷慨对使者为陵陈去就之义，勅陵无还，遂伏剑而死。故天下皆贤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爵抑于大王之军，久矣。今闻使者再返，而大王无意幸赦还之，臣窃意其变生于无聊，不胜患辱之积，一旦引决，以蹈陵母之义，则大王悔恐自失，虽欲回汉军之锋，不可得矣。臣闻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方今大王粮匱师老，无以支汉，而韩信之军，乘胜之锋，亦且至矣，大王虽欲解而东归，不可得矣。臣愿大王因其时而用其机，急归太公，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大王解甲登坛，建号东帝，以抚东方之诸侯，亦休兵储粟，以待天下之变。汉王老，且厌兵，尚何求哉，固将世为西藩，以事楚矣。”项王大悦。听其计，引侯生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会。三日而归之。

太公吕后既至，汉王大悦，军皆称万岁。即日封侯公平国君，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者，故号平国君焉。”

### 拟孙权答曹操书

权白孟德足下。辱书开示祸福，使之内杀子布，外擒刘备以自效。书辞勤款，若出至诚，虽三尺童子，亦晓然知利害所在矣。然仆怀固陋，敢略布。

昔田横，齐之遗虏，汉高祖释郦生之憾，遣使海岛，谓横来，大者王，小者侯，犹能以刀自刭，不肯以身辱于刘氏。韩信以全齐之地，束手于汉，而不能死于牖下。自古同功一体之人，英雄豪杰之士，世乱则藉以剪伐，承平则理必猜疑，与其受韩信之诛，岂若死田横之节也哉。

仆先将军破虏，遭汉陵夷，董卓僭乱，焚烧宗庙，发掘陵寝，故依袁术以举义师，所指城邑响应，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厌。不幸此志未遂，而无

禄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驰驱锋镝，周旋江汉，岂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毕先将军之志耳。不意袁术亦僭位号，污辱义师，又闻诸君各盗名字，伯符提偏师，进无所归，退无所守，故资江东为之业耳，不幸有荆轲、舞阳之变。不以权不肖，使统部曲，以卒先臣之志。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权先世以德显于吴，权若效诸君有非常之志，纵不蒙显戮，岂不坠其家声耶？

汉自桓、灵以来，上失其道，政出多门，宦宫之乱才息，董卓之祸复兴，傕、汜未诛，袁、刘割据，天下所恃，惟权与公及刘备三人耳。比闻卓已鲸鲵，天子反正，仆意公当扫除余孽，同奖王室，上助天子，与宗庙社稷之灵，退居藩国，无失春秋朝覲之即。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挟天子，以今天下，妄引历数，阴构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窃叹足下蹈覆车也。仆与公有婚姻之旧，加之同好相求，然自闻求九锡，纳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刘备之兵虽少，然仆观其为人，雄材大略，宽而有容，拙于攻取，巧于驭人，有汉高祖之余风，辅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义不替，曩昔仆以为今海内所望，惟我二人耳。仆之有张昭，正如备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国中文武之事，尽以委之，而见教杀昭与备，仆岂病狂也哉。古谚有之，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仆与刘备，实有唇齿相须之势。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吴蜀皆存也。今使仆取蜀，是吴不得独存也，蜀亡，吴亦随之矣。晋以垂棘屈产，假道于虞以伐虢，夫灭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祸。足下意何以异此。

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倾盖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择所安。孟德视仆，岂惜此尺寸之士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与公共起艰危，一旦劝公让九锡，意便憾。使卒忧死。矧仆与公有赤壁之隙，虽复尽释前憾，然岂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归朝，一匹夫耳，何能为哉。纵公不见害，交锋两阵之间，所杀过当，今其父子兄弟，实在公侧，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数窘汉王，及即位，犹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记人之过，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于九锡，其肯赦仆于赤壁乎？孔文举与杨德祖，海内奇士，足下杀之如阜隶，岂复有爱于权！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东，岂容复悔耶？甘言重币，幸勿复再。

## 第六卷

### 杂记一百三十一首

#### 神宗恶告讦

元丰初，白马县民有被劫者，畏贼不敢告，投匿名书于县。弓手甲得之，而不识字，以示门子乙。乙为读之，甲以其言捕获贼，而乙争其功。吏以为法禁行匿名书，而贼以此发，不敢处之死，而投匿名者当流，为情轻法重，皆当奏。苏子容为开封尹。上殿论贼可减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乃杖而免之。子容以为贼许不干己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过。然先帝犹恐长告讦之风，此可为忠厚之至。然熙宁、元丰之间，每立一法，如手实、禁盐牛皮之类，皆立重赏以许告捕者。此当时小人所为，非先帝本意。时范祖禹在坐，曰：“当书之《实录》。”

#### 永洛事

张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举、徐禧、李稷皆在围中。上以手诏赐西人，若能保全吏士，当尽复侵地。诏未至，而舜举等已死。”圣主可谓重一士而轻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赐也，哀哉！舜举，中官也。将死，以败纸半幅，书其上云：“臣舜举死无所恨，但愿陛下勿轻此贼。”付一健黠者间走以闻。时李稷亦将死，书纸后云：“臣稷千苦万屈。”上为一恻，然以见二人之贤不肖也。

#### 彭孙谄李宪

方李宪用事时，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孙路至为执袍带。王中正盛时，俞充至令妻执板而歌，以侑中正饮。若此类，不可胜数，而彭孙本以劫盗招出，气陵公卿。韩持国至诣其第，出妓饮酒，酒酣，慢持国。持国不敢对。然尝为李宪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宪以足踏其头，曰：“奴谄我不太甚乎？”孙在许下造宅，私招逃军三百人役之。予时将乞许，觐至郡考其实，斩讫乃奏。会除颍州而止。

#### 范文正谏止朝正

欧阳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载章献太后临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争乃罢。其后轼先君奉诏修太常因革礼，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牒具在。考其始末，无谏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验。先君质之于文忠公。曰：“文正公实谏而卒不从，《墓碑》误也，当以案牒为正耳。”今日偶与客论此事，夜归乃记之。

#### 溪洞蛮神事李师中

过太平州，见郭祥正，言：“尝从章淳辟，入梅山溪洞中，说谕其首领，

见洞主苏甘家有神画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严。问之，云：‘此知桂府李大夫也。’问其名，曰：‘此岂可名哉！’叩头称死罪数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则李公师中诚之也。诚之尝为提刑，权桂府耳。吾识诚之，知其为一时豪杰也。然小人多异议，不知夷獠乃尔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尔。

### 曹玮知人料事

天圣中，曹玮以节镇定州。王玮为三司副使，疏决河北囚徒。至定州，玮谓醜曰：“君相甚贵，当为枢密使。然吾昔为秦州，时闻德明岁使人以羊马贸易于边，课所获多少为赏罚。时将以此杀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谏曰：‘吾本以羊马为国，今反以资中原，所得皆茶彩轻浮之物，适足以骄堕吾民。今又欲以此杀人，茶彩日增，羊马日减，吾国其削乎？’乃止不戮。吾闻而异之，使人图其形，信奇伟。若德明死，此子必为中国患，其当君为枢府之时乎？盖自今学兵讲边事。”醜虽受教，盖亦未必信也。其后醜与张观、陈执中在枢密府，元昊反，杨义上书论士兵事，上问三人，皆不知，遂皆罢去。醜之孙为黄门婿，故知之。

### 吕公弼招致高丽人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见王伯虎炳之。言：“昔为枢密院礼房检详文字，见高丽公案。始因张诚一使契丹，于虏帐中，见高丽入私语本国主向慕中国之意。归而奏之先帝，始有招来之意。枢密使吕公弼因而迎合，亲书札子，乞招致。遂命发运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诚一，盖不足道也。

### 黄寔言高丽通北虏

昨日见泗倅陈敦固道。言：“胡孙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细观之，其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孙’，不知为胡孙所弄。”其言颇有理，故为记之。又见淮南提举黄倅言：“奉命高丽人言，所致赠作有假金银挺，夷人皆拆坏，使露胎素，使者甚不乐。夷云：‘非敢慢，恐北虏有规者，以为真尔。’”由是观之，高丽所得吾赐物，北虏盖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谓北虏不知高丽朝我，或以为异时可使牵制北虏，岂不误哉？今日又见三佛齐朝贡者过泗州，官吏妓乐，纷然郊外，而椎髻兽面，睚眦船中。遂记胡孙弄人语，良有理，故并书之。

### 范景仁定乐上殿

前日见邸报，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为也。近得其侄伯禄书云，景仁上殿，为定大乐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荐于乐，则新法果便也？扬子云言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征诸于齐、鲁，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观之，扬雄之言，可谓谬矣。

### 张士逊中孔道辅

孔道辅为御史中丞，勘冯士元事，尽法不阿。仁宗称之，有意大用。时大臣与士元通奸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辅既得其情矣，而退傅张士逊不喜道辅，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辅送札子中书，士逊屏人与语久，时台官纳札子，犹得于宰相公厅后也。因言公将大用。道辅喜。士逊云：“公所以至此，谁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辅怅然，愧而德之。不数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贬琳，亦黜道辅兖州。道辅知为士逊所卖，感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闻之苏子容。

#### 杜正献焚圣语

杜正献公为相，蔡君谟、孙之翰为谏官，屡乞出。仁宗云：“卿等审欲郡，当具所乞奏来。”于是蔡除福州，之翰除安州。正献云：“谏官无故出，终非美事，乞且仍旧。”上可之。退书圣语。时陈恭公为执政，不肯书，曰：“吾初不闻。”正献惧，遂焚之。由此遂罢相。议者谓正献当俟明日审奏，不当遽焚其书也。正献言：始在西府时，上每访以中书事，及为相，中书事不以访。公因言君臣之间，能全终始者，盖难也。

### 蔡延庆追服母丧

蔡延庆所生母亡，不为服久矣，闻李定不服所生母，为台所弹，乃乞追服。乃知蟹筐蝉缕，不独成人之丧也。是时有朱寿昌，其所生母，三岁舍去，长大刺血写经，誓毕生寻访。凡五十年，乃得之。奉养三年而母亡，寿昌至毁焉。善人恶人相去，乃尔远耶？予谪居于黄，而寿昌为鄂守，与予往还甚熟，予为撰《梁武忏引》者也。

### 王钦若沮李士衡

李士衡之父壹，豪恣不法，诛死。士衡方进用，王钦若欲言之，而未有路，会真宗论时文之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识体。”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诛死，而振为赠告。”曰：“世有显人。”上颌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 王伯庸知人

余与狄子雅同馆北客，有以近岁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与范希文帖云：“今将佐除狄、张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谓狄即先相武襄公，张则客省使退夫，皆一时名臣，亦足以见伯庸之知人也。

### 盛度责钱维演诰词

盛度，钱氏婿，而不喜维演，盖邪正不相入也。维演建言二后并配，中丞范讽发其奸，落平章事，以节度使知随州。时度年几七十，为知制诰，责

词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两所追，皆权要之子。”盖维演之姑嫁刘氏，而其子娶于丁谓。人怪度老而笔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词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请筵，上未出，立延和殿廷中。时轼方论周禮擅议宗庙事，苏子容道此。

### 韩缜酷刑

韩缜为秦州，酷刑少恩，以贼杀不辜，去官。秦人语“宁逢乳虎，莫逢韩玉汝”。玉汝，缜字也。孙临最滑稽，尤善对。或问：“莫逢韩玉汝。当以何对？”应声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为口实。

### 蜀公不与物同尽

李方叔言：范蜀公将亮，数日，须眉皆发苍黑，郁然如画也。公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气血不衰，故发于外耶？范氏多四乳，固与人异。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与万物同尽，有不可知者矣。

### 张安道比孔北海

王巩云：“张安道向渠说，子瞻比吾孔北海、诸葛孔明。孔明则吾岂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蠢也。”吾谓北海以忠义气节冠天下，其势足与曹操相轩轻，决非两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汉室，岂所谓轻于鸿毛者？何名为蠢哉？

### 宰相不学

王介甫先封舒公，后改封荆。《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识者谓宰相不学之过也。

### 刘贡父戏介甫

王介甫多恩而喜啗，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也，则又出一言而解释之。是以前学多说。尝与刘贡父食，辍箸而问曰：“孔子不彻姜食，何也？”贡父曰：“《本草》，生姜多食损智，道非明之，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彻姜食，将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戏己也。贡父虽戏言，然王氏之学实大类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叹曰：“无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并贡父言记之，以为后世君子一笑。

### 以乐害民

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延庆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更因缘为奸，民大病之。予始至，问民疾苦，遂首罢之。万花会，本洛阳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

意洛阳之会，亦必为民害也，会当有罢之者。钱惟演为洛守，始置驿贡

花，识者鄙之。此宫妾爱君之意也。蔡君谟始加法造小团茶贡之。富彦国曰：“君谟乃为此耶？”

### 史经臣兄弟

先友史经臣，字彦辅，眉山人。与先君同举制策，有名蜀中，世所共知。沆子凝者，其弟也。沆才气绝人，而薄于德。彦辅才不减沆而笃于节义，博辩能属文，其《思子台赋》最善，大略言汉武、晋惠天资相去绝远，至其惑，则汉武与晋惠无异。竟不仕，年六十卒，无子。先君为治丧，立其同宗子为后，今为农夫，无闻于人。沆亦无子。哀哉！

### 徐仲车二反

徐积，字仲车。古之独行也，放陵仲子不能过。然其诗文则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聩甚，画地为字，乃始通语，终日面壁坐，不与人接，而四方事，无不周知其详，虽新且密，无不先知，此一反也。

### 张永徽老健

蜀人张宗谔永徽，年六十七，须发不甚白，而精爽紧健，超逸涧谷，上下如飞，此必有所得。相逢数日，但饮酒啸歌而已，恨不款曲问其所行。方罢官归阳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间人也。

### 唐允从论青苗

儋耳进士黎子云言：城北十五里许，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从者，年七十，问子云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钱困我，于官有益乎？”子云答曰：“官患民贫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贫者取倍称，至鬻田质口不能偿，故为是法以均之。”允从笑曰：“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虽天工不能齐也。子欲齐之乎？民之有贫富，犹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动，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日，子云过余言此。负薪能谈王道，政谓允从辈耶？

### 梦韩魏公

夜梦登合江楼，月色如水，魏公跨鹤来，曰：“被命同领剧曹，故来相报，北归中原，当不久也。”

### 徐寅

徐寅，唐末号能赋。谒朱全忠，误犯其讳。全忠色变，寅狼狈走出。未及门，全忠呼知客，将责以不先告语，斩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脱，乃作《过太原赋》以献，其略曰：“千金汉将，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风而胆落。”全忠大喜，遗绢五百匹。全忠自言，梦见淮阴，使受兵法，

“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虽免一时之祸，殊不忧“一眼胡奴”见此赋也，可笑。

### 潞 公

潞公坐客有言新义极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颇尝记明皇坐勤政楼上，见钉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损平天冠，汝能钉校否？’此人既为完之。上曰：‘朕无用此冠，以与汝为工直。’其人惶恐谢罪。上曰：‘俟夜深闭门后，独自戴，甚无害也。’”

### 孟仰之

余谪居黄州，州通判承议郎孟震字仰之，颇与余相善。光州太守曹九章以书遗予云：“朝中士大夫谓之孟君子。”予徐察之，真不忝此名也。震，郟人，及进士第，无他才能。然方京东狂人孔直温以谋反下狱，事连石介守道之子，一旦捕去，且四出捕人不已。震与守道虽故素，不识韩魏公，以书抵公，具言直温狂人无能为，而守道以直道死，其故家流风，决非与狂人通谋者。魏公感叹，即为上疏如震言。以故直温狱不深究，人皆庆，其所全活甚众。震厅宇中，有一泉甚清，大旱不竭。余因名之君子泉，而子由为之记。元丰六年十一月七日记。

### 帖赠杨世昌二首

仆谪居黄冈，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自庐山来过余，口口年乃去。其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通知黄白药术，可谓艺矣。明日当舍余去，为之怅然。浮屠不三宿木下，真有以也。元丰六年五月八日，东坡居士书。

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嘎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聊复记云。

### 苏州 僧

近在苏州，有一僧旷达好饮，以醉死。将瞑，自作祭文云：“唯灵生在阎浮提，不贪不妒，爱吃酒子，倒街卧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尔时方断得住。何以故？净土之中，无酒得沽。”

### 记神清洞事

曹焕游嵩山中，途遇道士，盘礴石上，揖曰：“汝非苏辙之婿曹焕乎？”顾其侣曰：“何人？”曰：“老刘道士寓此，未尝与人语。”道士曰：“苏轼，欧阳永叔门人也。汝以永叔为何等人？”焕曰：“文章忠义，为天下第一。”道士曰：“汝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盖尝敝而不补，未尝垢而洗也。近得书甚安，汝岂不知神清洞乎？汝与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处，我当以某年月日化于石上。”复坐，不复语，焕亦

行入山。果如期，化于石上。

### 空冢小儿

富彦国在青社，河北大饥，民争归之。有夫妇襁负一子，未几，迫于饥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家中而去。岁定归乡，过此家，欲收其骨，则儿尚活，肥健愈于未弃时。见父母，匍匐来就。视冢中空无有，唯有一窍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车轮，气咻咻然出穴中。意儿在冢中常呼吸此气，故能不食而健。自尔遂不食，年六七岁，肌理如玉。其父抱儿来京师，以求小儿医张荆筐。张曰：“物之有灵者能蛰，燕蛇虾蟆之类是也。能蛰则能不食，不食则寿，此千岁虾蟆也。法不当与药，若听其不食不娶，长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张与予言，盖嘉祐六年。

### 太白山神

吾昔为扶风从事。岁大旱，问父老境内可祷者，云：“太白山至灵，自昔有祷无不应。近岁向传师少卿为守，奏封山神为济民侯，自此祷不验，亦莫测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会要》看，云：“天宝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垦洞有宝符寻药，遣使取之而获，诏封山神为灵应公。”吾然后知神之所以不悦者。即告太守，遣使祝之，若应，当奏乞复公爵，且以瓶取湫水归郡。水未至，风雾相缠，旗幡飞舞，仿佛若有所见。遂大雨二日，岁大熟。吾作奏检具言其状，诏封为明应公。吾复为文记之，且修其庙。祀之日，有白鼠长尺余，历酒馔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龙也。”是岁嘉祐七年。

### 华阴老嫗

眉之彭山进士宋筹者，与故参知政事孙抃梦得同赴举。至华阴，大雪。天未明，过华山。有牌堠云“毛女峰”者，见一老嫗坐堆下，髻如雪而无寒色。时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从来，雪中亦无足迹。与宋相去数百步，宋先过之，未怪其异，而莫之顾。独孙留连与语，有数百钱挂鞍，尽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复还求之，已无所见。是岁，孙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无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 猪母佛

眉州青神县道侧，有小佛屋，俗谓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于此，化为泉，有二鲤鱼在泉中，云：“盖猪龙也。”蜀人谓牝猪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鲤鱼莫有见者。余一日偶见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诞也。余亦不平其见疑，因与愿祷于泉上曰：“余若不诞，鱼当复见。”已而鱼复出，愿大惊，再拜谢罪而去。此地旧为灵异。青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医，夜过其侧。有髻而负琴者，邀至室，文及辞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晓，乃遣去。行未数里，见道傍有劫杀贼，所杀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镇南五里许，青神二十五里。

## 池鱼自达

眉州人任达为余言：少时见人家，畜数百鱼深池中。池以砖瓷，四周皆有屋舍，环绕方丈间。凡三十余年，日加长。一日，天晴无雷。池中忽发大声，如风雨，鱼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达云：“旧说，不以神守，则为蛟龙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谓蛟龙必因风雨，疑此鱼圈局三十余年，日有腾拔之意，精神不衰，久而自达，理自然耳。

## 费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费孝先者，始来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该老人村，坏其一竹床。孝先谢不敏，且欲偿之。老人笑曰：“子视其上字。字云：此床以某年某月造，某年某月为孝先所坏。自其数耳，何以偿为。”孝先知其异，乃留师事之。老人授以轨甲卦影之术，前此未有知此学者也。后五年，孝先名闻天下，王公大人皆不远千里，以金钱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学者，所在而有，皆自托于孝先，真伪特未可知也。聊复记之，使后世知卦影所自。

## 幸思顺服盗

幸思顺，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酤酒江州，人无贤愚，皆喜之。时劫江贼方炽，有一官人舳舟酒垆下，偶与思顺往来相善，思顺以酒十壶饷之。已被劫掠于蕲、黄间。群盗饮此酒，惊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识其意，即结曰：“仆与幸秀才亲旧。”贼相顾，叹曰：“吾济何为劫幸老所亲哉？”敛所劫还之，且戒曰：“见幸慎勿言。”思顺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盖尝啖物而不饮水云。

## 王平甫梦灵芝宫

王平甫熙宁癸丑岁，直宿崇文馆，梦有人邀之至海上。见海水中宫殿甚盛，其中作乐，笙箫鼓吹之伎甚众。题其宫曰灵芝宫。邀平甫，欲与之俱往。有人在宫侧，隔水止之曰：“时未至，且令去，它日当迎之。”至此，恍然梦觉。时禁中已钟鸣。平甫颇自负，为诗记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来梦觉时。”后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讯之曰：“君尝梦往灵芝宫，信然乎？当以兆我。”是夕，暮奠，若有声音接于人者，其家复卜以钱。卜之曰：“往灵芝宫，其果然乎？”卜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莱，见楼台中有待乐天之室，乐天自为诗以识其事，与平甫之梦实相似。盖二人者，皆天才逸发，则其精神所寓，必有异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穷也。其家哭，请书其事，故为之书以慰其思。

## 广利王召

余尝醉卧，有鱼头鬼身者，自海中来，云：“广利王请端明。”予被褐

草履黄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闻风雷声，有顷，豁然明白，真所谓水精宫殿也。其下明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齐，不可仰视，珊瑚琥珀，不知几多也。广利佩剑，冠服而出，从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烦邀命。”有顷，东华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蛟绡丈余，命余题诗。余赋曰：“天地虽虚廓，惟海为最大。圣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为异号，恍惚聚百怪。二气变流光，万里风云快。灵旗摇虹纛，赤虬喷滂湃。家近玉皇楼，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偿逐客债。”写竟，进广利。诸仙迎看，咸称妙。独旁一冠簪者，谓之鳖相公，进言：“客不避忌讳，祝融字犯王讳。”王大怒。余退而叹曰：“到处被相公厮坏。”

### 记授真一酒法

予在白鹤新居，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家人尽寝，月色如霜。其后有伟人，衣桄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三人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合江楼下。风振水涌，大鱼皆出。神出一书授予，乃真一法及修养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既别，恍然。

### 梦弥勒殿

仆在黄州，梦至西湖上。梦中亦知其为梦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东，一殿题其额云“弥勒下生”。梦中云：“是仆昔年所书。”众僧往来行道，大半相识，辩才、海月皆在，相见惊喜。仆散衫策杖，谢诸人曰：“梦中来游，不及冠带。”既觉，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复理前梦，因书以寄之。

### 应梦罗汉

仆往岐亭，宿于团凤，梦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诉。明日至岐亭，以语陈慥季常，皆莫晓其故。仆与慥入山中，道左有庙，中，神像之侧，有古塑阿罗汉一躯，仪状甚伟，而面目为人所坏。仆尚未觉，而慥忽悟曰：“此岂梦中得乎？”乃载以归，使僧继莲命工完新，遂置之安国院。左龙右虎，盖第五尊者也。

### 仙姑问答

仆尝问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其事为作传。三姑曰，“妾本寿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父为廛民，教妾曰：‘汝生而有异，它日必贵于人。’遂送妾于州人李志处修学。不月余，博通《九经》。父卒，母遂嫁妾与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晓五音。时刺史诬执良人，置之圜圉，遂强取妾为侍妾。不岁余，夫人侧目，遂令左右擒妾投于厕中。幸遇天符使者过，见此事，奏之上帝。上帝敕送冥司，理直其事。遂令妾于人间主管人局。”余问云：“甚时人？”三姑云：“唐时人。”又问名甚？三姑云：“见有一所主，不敢言其名。”又问：“刺史后为甚官？”三姑云：“后入相。”又问：“甚帝代时人？”姑云：“则天时。”又问：“上天既为三姑理直其事，夫人后得甚罪？”三姑云：“罚为下等。”三姑因以启谢云：

“学士刀笔冠天下，文章烂寰宇。身之品秩，命之本常。朝野共矜而不能留连，皇王怀念而未尝引拔。暂居小郡，实屈大贤。如贱妾者，主之爱而共憎，事之临而无避。罪于非辜之地，生无有影之门。赖上天之究情，使微躯之获保。何期有辱朝从，下降寒门。罪宜千诛，事在不赦。维持阴福，以报大恩。”又问云：“某欲弃仕路，作一黄州百姓，可否？”三姑戏赠一绝云：“朝廷方欲强搜罗，肯使贤侯此地歌。只待修成云路稳，皇书一纸下天河。”又问：“余欲置一庄，不知如何？”三姑云：“学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又云：“道路无两头，学士甚处下脚？”再赠一绝云：“蜀国先生道路长，不曾插手细思量。枯鱼尚有神仙去，自是凡心未灭亡。”又《谢腊茶》诗云：“陆羽茶经一品香，当初亲受向明工。如今复有苏夫子，分我花盆美味尝。”又《谢张承议惠香》云：“南方宝木出名香，百和修来入供堂。贱妾固知难负荷，为君祝颂达天皇。”又《赠世人》云：“赠君一朮眇生辰，不用操心向不平。隐贿隐财终是妄，谩天谩地更关情。花藏芳蕊春风密，龙卧深潭霹雳惊。莫向人前夸巧佞，苍天终是有神明。”又《赠王奉职》云：“平生有幸得良妻，此日同舟共济时。蜀国乃为君分野，恩余自此有前期。”又为《琴歌》云：“七弦品弄仙人有，留待世人轻插手。一声欲断万里云，山林鬼魅东西走。况有离人不忍听，才到商音泪渐倾。雁柱何须夸郑声，古风自是天地情。伯牙死后无人知，君侯手下分巧奇。月明来伴青松阴，露齿笑弹风生衣。山神不敢隐踪迹，笑向山阴惧伤击。一曲未终风入松，玉女惊飞来住侧。劝君休尽指下功，引起相思千万滴。”

### 王翊救鹿

黄州歧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梦于水边，见一人为人所殴伤，几死，见翊而号，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边，见一鹿为猎人所得，已中几枪。翊发悟，以数千钱赎之。鹿随翊起居，未常一步舍翊。又翊所居后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妇林中见一桃，过熟而绝大，独在木杪，进取而食之。翊适见，大惊。妇人食已，弃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黄一块，如桃仁，乃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断荤肉，斋居一食，不复杀生，亦可谓异事也。

### 黄鄂之风

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江南尤甚，闻之不忍。会故人朱寿昌康叔守鄂州，乃以书遗之，俾立赏罚以变此风。黄之士古耕道，虽椎鲁无它长，然颇诚实，喜为善。乃使率黄人之富者，岁出十千，如愿过此者，亦听。使耕道掌之，多买米布绢絮，使安国寺僧继莲书其出入。访问里田野有贫甚不举子者，辄少遗之。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

### 陈昱再生

今年三月，有中书吏陈昱者，暴死三日而苏。云：初见壁有孔，有人自孔掷一物至地，化为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见吏在旁，昏黑如夜，极望有明处，有桥，榜曰“会明”。人皆

用泥钱。桥极高，有行桥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桥下，然犹有在下者，或为乌鹊所啖。姊曰：“此网捕者也。”又见一桥，曰“阳明”。人皆用纸钱。有吏坐曹十余人，以状及纸钱至者，吏辄刻除之，如抽贯然。已而见冥官，则陈襄述古也，问呈何故杀乳母？曰：“无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婴儿，熟视昱曰：“非此人也，乃门下吏陈周。”官遂放昱还，曰：“路远，当给竹马。”又使诸曹检己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烧香，故不甚寿。”又曰：“吾辈更此一报，身即不同矣。”意当谓超也。昱还，道见追陈周往。既苏，周果死。

### 徐问真从欧阳公游

道人徐问真，自言潍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鲜鱼，以指为针，以土为药，治病良有神验。欧阳文忠公为青州，问真来，从公游久之，乃求去。闻公致仕，复来汝南，公尝馆之，使伯和父兄弟为之主。公常有足病，状少异，莫能喻。问真教公汲引，气血自踵至顶。公用其言，病辄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与公卿游，我不敢复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铁冠丈夫，长八尺许，立道周俟之。问真出城，雇村童，使持药笥。行数里，童告之，求去。问真于髻中出一瓢，如枣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满掬者二，以饮童子，良酒也。自尔不知其存亡，童子竟发狂，亦莫知所终。轼过汝阴，见公，具言如此。其后，予贬黄州，而黄冈县令周孝孙暴得重腿病。某以问真口诀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与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话其事，事复有甚异者，不欲尽书，然问真要为异人也。

### 道士锻铁

有道士讲经茅山，听者数百人。中讲，有自外入者，长大丑

黑，大骂曰：“道士奴，天正热，聚众造妖何为？”道士起谢曰：“居山养徒，费用匮乏，不得不尔。”骂者怒少解，曰：“须钱不难，何至作此！”乃取釜灶杵臼之类，得百余斤，以少药锻，皆为银，乃去。后数十年，道士复见此人，从一老道士，须发如雪，骑白骡。此人腰插一骡鞭，从其后。道士遥望，叩头，欲从之。此人指老道士，旦摇手作惊畏状，去如飞。少顷，不见。

### 金刚经报

蒋仲父闻之于孙景修，近岁有人，凿山取银矿，至深处，闻有人诵经声。发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矿者。以窟坏，不能出，居此不记年。平生诵《金刚经》，常以经自随。每有饥渴之心，则若有人自腋下以饼遗之。”殆此经变现也。道家“守一”，若饥，则“一”与之粮；渴，“一”与之浆。此人于此中，岂得所谓“一”者乎？元符庚辰口月二日，偶与慧上人夜话及此，因出纸求仆缮写是经，凡阅月而成。非谪居海外，安能种此福田也。苏轼谨题。

## 师续梦经

宣德郎广陵郡王院大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德翁，丧其母吕夫人之十四日，号擗稍间，欲从事于佛。或劝诵《金光明经》，且言世所传本多误，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为善本，又备载张居道再生事。德翁欲访此本而不可得，苦寝柩前。而处甥进士师续假寐其侧，忽惊觉曰：“吾梦至相国寺东门，有鬻糟姜者，云：‘有此经。’梦中问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殆非梦也。”德翁大惊，即使续以梦求之，而获睹鬻糟姜者之状，则梦中所见也。德翁舟行扶柩归葬于蜀，某方贬岭外，偶吊德翁楚、泗间，乃为记之。绍圣元年同郡苏某记。

## 广州女仙

予顷在都下，有传李太白诗者，其略曰：“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非世人语也。盖有见太白于酒肆中而得此诗者。神仙之有无，真不可以意度也。绍圣元年九月，过广州，访崇道大师何德顺，有神降其室，自言女仙也，赋诗立成，有超逸绝尘语。或以其托于箕帚，如世所谓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语，非紫姑神所能。至人有人狱鬼群鸟兽者托于箕帚，岂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与贤士大夫游，其必有以致之也欤？

## 鬼附语

世有附语者，多婢妾贱人，否则衰病，不久当死者也，其声音举止，皆类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理皆非也。意有奇鬼能为是耶？昔人有远行者，欲观其妻于己厚薄，取金钗藏之壁中，忘以语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仆。既而不死。忽闻空中有声。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为不信，金钗在某所。”妻取得之，遂发丧。其后夫归，妻乃反以为鬼也。

## 石普嗜杀

石普好杀人，以杀为娱，未常知惭悔也。醉中缚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纵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实告。久之，普病，见奴为祟，自以为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复作，普亦愈。

## 陈太初尸解

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长，学日益，遂第进士、制策。而太初乃为郡小吏。其后予滴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有得道者曰陈太初。”问其详，则吾与同学者也。前年，惟忠又见予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岁旦日，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寂。师道使卒异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异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趺坐而逝。焚之，举城人见烟焰上眇

眇焉有一陈道人也。”

### 黄仆射得道

虔州布衣赖仙芝言：连州有黄损仆射者，五代时人，仆射盖仕南汉也，未老退归，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孙画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复归，坐阼阶上，呼家人。其子适不在家，孙出见之，索笔书壁上云：“一别人间岁月多，归来事事已消磨。惟有门前鉴池水，春风不改旧时波。”遂投笔径去，不可留。子归问其状貌，孙云：“似影堂老人也。”连人相传如此。其后颇有禄仕者。

### 僧伽同行

《泗州大圣僧伽传》云：“和尚，何国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从来，云不知何国人也。”近读《隋史·西域传》，有何国。予在惠州，忽被命责儻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且吊予曰：“此固前定，可无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谨甚。一夕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云：‘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予以谓事孰非前定者，不待梦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与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缘契乎？

### 寿禅师放生

钱塘寿禅师，本北郭税务专知官。每见鱼虾，辄买放生，以是破家。后遂盗官钱，为放生之用。事发，坐死，领赴市矣。吴越钱王使人视之，若悲惧如常人，即杀之，否，则舍之。禅师淡然无异色，乃舍之。遂出家，得法眼净。禅师应以市曹得度，故菩萨乃现市曹以度之，学出生死法，得向死地上走一道，抵三十年修行。吾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当于此证阿罗汉果。

### 处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儻耳，闻城西民处子病死，两日复生。予与进士何旻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儻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姬，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儻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飧及钱数千，云：“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遗门者，乃持饭入门去。系者皆争取其饭，僧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擎跽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送还。”送者以手擘墙壁，使过，复见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跃，处子惊而寐。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者耶？书之以为世戒。

### 书桃黄事

有棋人山居，夜梦溪边有一人溺水，棋人援而出之。饭后，纵步至一溪

边，真梦中见者。猎人缚一鹿来，棋人数干得之。鹿逐棋人，跬步不可离。后于所居林间地上，得桃一枚，甚大，樵妇过而食之，弃其核而去。棋人取之，破其核，得雄黄一块，棋人吞之，自此不复食。东坡名此鹿为山客。

### 修炼杂记

#### 朱元经炉药

光州有朱元经道人者，百许岁，世多言其有道术。予来黄州，本欲一过之，既而不果。到黄未久，遂闻其死。故人曹九章适为光守，遂与棺敛葬之，亦无他异。但有药金银及药甚多，郡中争欲分买其药，曹不许，悉封付有司。余以书语曹，他日或为贪者所盗换，不若以闻于朝廷入秘府为嘉也。不知曹能用否？黄金可成，本非虚语，然须视金如土者乃能得之。

#### 延年术

自省事以来，闻世所谓道人有延年之术者，如赵抱一、徐登、张无梦，皆近百岁，然竟死，与常人无异。及来黄州，闻浮光有朱元经，尤异，公卿尊师之甚众，然卒亦病死。死时，中风搐溺。但实能黄白，有余药，药、金皆入官。不知世果无异人耶？抑有而人不见，此等举非耶？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

#### 大还丹诀

凡物皆有英华，轶于形器之外。为人所喜者，皆其华也，形自若也。而不见可喜，其华亡也。故凡作而为声，发而为光，流而为味，蓄而为力，浮而为膏者，皆其华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内，而不物于物，则此六华者，苟与吾接，必为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与是六华者盖尝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则必与是六华者皆处于此矣。其凡与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类，而归其根乎？吾方养之以至静，守之以至虚，则火自炼之，水自伏之，升降开阖，彼自有数，日月既至，自变自成，吾预知可也。《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传》曰：“用物精多则魂魄强。”《礼》曰：“体魄则降，志气在上。”人不为是道，则了然常知者生为志气，死为魂神，而升于天。此六华者，生为体为精，死为魄为鬼而降于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气一。其至者，至骑箕尾而为列星。敬之信之，密之行在，守之终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 阳丹阴炼

冬至后，斋居常吸鼻液漱炼，令甘，乃咽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盖，溺其中，已，随手盖之，书识其上。自一至三十。置净室，选谨朴者掌之。满三十日开视，其上当结细砂，如浮蚁状，或黄或赤，密绢帕滤取。新汲水净淘澄，无度，以秽气尽为度，净瓷瓶合贮之。夏至后，取细研枣肉，为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数，三五日后服尽。夏至后，仍依前法采

取，却候冬至后服。此名阳丹阴炼，须清净绝欲，若不绝，砂不结。

### 阴丹阳炼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无疾恙者，并养其子，善饮食之。日取其乳一升许，少只半升以来，可以朱砂银作鼎与匙。如无朱砂银，山泽银亦得。慢火熬炼，不住手，搅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数。此名阴丹阳炼。世人亦知服秋石，皆非清净所结。又此阳物也，须复经火，经火之余，皆其糟粕，与烧盐无异。世人亦知服乳。乳，阴物，不经火炼，则冷滑而漏精气。此阳丹阴炼。阴丹阳炼，盖道士灵智妙用，沉机捷法，非其人不可轻泄，慎之。

### 符陵丹砂

尔朱道士晚客于眉山，故蜀人多记其事。自言：“受记于师，云：‘汝后遇白石浮，当飞仙去。’”尔朱虽以此语人，亦莫识所谓。后去眉山，乃客于涪州，爱其产丹砂，虽琐碎，而皆矢镞状，莹彻不杂土石。遂止。炼丹数年，竟于涪之白石县仙去。乃知师所言不谬。吾闻长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记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而陶隐居云：“符陵是涪州。”今无复采者。吾闻熟于涪者云：“采药者时复得之，但时方贵辰、锦砂，故此不甚采尔。”读《本草》，偶记之。

### 松气炼砂

祥符东封，有扈驾军士，昼卧东岳真君观古松下。见松根去地尺余，有补塞处。偶以所执兵攻刺之，塞者动，有物如流火，自塞下出，径走入地中。军士以语观中人。有老道士拊膺曰：“吾藏丹砂，于是三十年矣，方卜日取之。因掘地数丈，不复见。道士怅慨成疾，竟死。其法用次砂精良者，凿大松腹，以松气炼之，自然成丹。吾老矣，不暇为此，当以山泽银为鼎，有盖，择砂之良者二斤，以松明根节悬胎煮之，置砂瓶煎水以补耗，满百日，取砂，玉槌研七日，投热蜜中，通油瓷瓶盛，日以银匕取少许，醇酒搅汤饮之，当有益也。

### 龙虎铅汞说寄子由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离者。坎、离交则生，分则死，必然之道也。离为心，坎为肾，心之所然，未有不正，虽桀、跖亦然。其所以为桀、跖者，以内轻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尔。肾强而溢，则有欲念，虽尧、颜亦然。其所以为尧、颜者，以内重而外轻。故常行其所然者耳。由此观之，心之性法而正，肾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产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古之达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龙者，汞也，精也，血也。出于肾，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铅也，气也，力也。出于心，而肺主之，离之物也。心动，则气力随之而作。肾溢，则精血随之而流。如火之有烟，未有复反于薪者也。世之不学道。其龙常出于水，故龙飞

而汞轻。其虎常出于火，故虎走而铅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顺此者死，逆此者仙。故真人言曰：“顺行则为人，逆行则为道。”又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

有隐者教予曰：“人能正坐，瞑目调息，握固定心，息微则徐闭之。达摩胎息法，亦须闭。若如佛经，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虽无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刚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极则小通之，微则复闭之。方其通时，亦限一息，一息归之，已下丹田中也。为之。惟数以多为贤，以久为功，不过十日，则丹田温而水上行，愈久愈温，几至如烹，上行如水，翥然如云，烝于泥丸。盖离者，丽也，着物而见火之性也。吾目引于色，耳引于声，口引于味，鼻引于香，火辄随而丽之。今吾寂然无所引于外，火无所丽，则将焉往？水其所妃也，势必从之。坎者，陷也，物至则受水之性也，而况其妃乎？水火合，则火不炎而水自上，则所谓‘龙从火里出’也。龙出于火，则龙不飞，而汞不干。旬日之外，脑满而腰足轻，方闭息时，常卷舌而上，以舐悬雍，虽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则能到也。如是不已，则汞下入口。方调息时，则漱而烹之，须满口而后咽。若未满，且留口中，俟后次也。仍以空气送至下丹田，常以意养之，久则化而为铅，此所谓‘虎向水中生’也。”

此论奇而通，妙而简，决为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发此志愿百十回矣，皆繆悠无成，意此道非捐躯以赴之，剖心以受之，尽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败，兄弟隔绝，父子离散，身居蛮夷，北归无日，区区世味，亦可知矣。若复繆悠于此，真不如人矣。故数日来，别发誓愿。譬如古人避难穷山，或使绝域，啮草啖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禅榻、两大案，明窗之下，专欲治此。并已作干蒸饼百枚。自二月一日为首，尽绝人事。饥则食此饼，不饮汤水，不啖食物，细嚼以致津液，或饮少酒而已。午后，略睡。一更便卧，三更乃起，坐以待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余时非数息炼阴，则行今所谓龙虎诀尔。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读书著文，且一时阁起，以待异日。不游山水，除见道人外，不接客，不会饮，无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终践此言，故先书以报，庶几他日有惭于弟而不敢变也。此事大难，不知其果然不惭否？此书既以自坚，又欲以发弟也。

卷舌以舐悬雍，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之。此禅家所谓“向上一路子，千圣不传人”，所见如此，虽可笑，然极有验也。但行之数日间，舌下筋微痛，当以渐驯致。若舌法果能及悬症，则致华池之水，莫捷于此也。又言：“此法名‘洪炉上一点雪’。”宜自秘之。

### 李若之布气

《晋·方技传》有幸灵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灵见而不驱，牛去，乃理其残乱者。父母怒之。灵曰：“物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驱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乱者为？”灵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灵故有道者也。吕猗母皇得痿簿病十余年，灵疗之。去皇数步，坐瞑目，寂然有顷，曰：“扶夫人起。”猗曰：“老人得病十有余年，岂可仓卒令起耶？”灵曰：“但试扶起。”令两人扶起，两人夹扶而立。少顷去扶者，遂能行。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对坐为布气，迨闻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若之盖尝遇得道异人于华岳下云。

## 侍其公气术

扬州有武官侍其者，偶忘其名。官于二广恶地十余年，终不染瘴。面红盛，腰足轻快，年八十九乃死。初不服药，唯用一法，每日五更起坐，两掌相摩，熟摩涌泉穴无数，以汗出为度。欧阳文忠公不信仙佛，笑人行气。晚年见之，云：“吾数年来患足疮，一痛殆不可忍。近日有人传一法，用之三日，不觉失去。”其法：重足坐，闭目握固，缩谷道，摇聃两足，如摄气球状，无数。气极即少休，气平复为之，日七八度，得暇即为之，无定时。盖涌泉与脑通，闭缩摇聃，即气上潮，此乃般运捷法也。文忠疾已则废，使其不废，当有益。至言不烦，不可忽也。

## 养生诀上张安道

近年颇留意养生。读书，延问方士多矣，其法百数，择其简易可行者，间或为之，辄有奇验。今此闲放益究其妙，乃知神仙长生非虚语尔。其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力百倍。久欲献之左右，其妙处，非言语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诀如左。

每夜以子后三更三四点至五更以来。披衣起，只床上拥被坐亦可。面东或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以两母指握第三指，或第四指握母指，两手柱腰腹间也。闭息，闭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须闭目净虑，扫灭妄想，使心源湛然，诸念不起，自觉出入息调匀，即闭定口鼻。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当更求五脏图，常挂壁上，使心中熟识五藏六腑之形状。次想心为炎火，光明洞彻，入下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不得令耳闻。候出入息匀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津液，若有鼻涕，亦须漱炼，不嫌其咸，漱炼良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气，不可弃之。未得咽下。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此涌泉穴上彻顶门，气诀之妙，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右其法至简近，唯在常久不废，即有深功。且试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觉脐下实热，腰脚轻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远。但当习闭息，使渐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为一息。近来闭得渐久，每一闭百二十至而开，盖已闭得二十余息也。又不可强闭多时，使气错乱，或奔突而出，反为害。慎之！慎之！又

须常节晚食，令腹中宽虚，气得回转。昼日无事，亦时时闭目内观，漱炼津液咽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气。但清净专一，即易见功矣。神仙至术，有不可学者。一忿躁，二阴险，三贪欲。公雅量清德，无此三疾，切谓可学，故献其区区，笃信力行，他日相见，复陈其妙者焉。文书口诀，多枝词隐语，卒不见下手门路。今直指精要，可谓至言不烦，长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宝秘，勿使浅妄者窥见，以泄至道也。

## 寄予由三法

### 食苳法

吴子野云：“苳实盖温平尔，本不能大益人。”然俗谓之水硫黄，何也？人之食苳也，必枚啮而细嚼之，未有多嚼而亟咽者也。

舌颊唇齿，终日嚼嚼，而苳无五味，腴而不膩，足以致上池之水。故食苳者，能使人华液通流，转相挹注，积其力，虽过乳石可也。

以此，知人能澹食而徐饱者，当有大益。吾在黄冈山中见牧羊者，必驱之瘠土，云：“草短而有味，羊得细嚼，则肥而无疾。”羊犹尔，况人乎？

### 胎息法

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此固不刊之语，更无可议。但以气若不闭，任其出入，则眇绵洸湑，无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终无此期。若闭而留之，不过三五十息奔突而出，虽有微暖养下丹田，益不偿于损，决非度世之术。近日深思，似有所得。盖因看孙真人《养生门》中《调气》第五篇，反覆寻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养气之道，当得密室，闭户，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仰，瞑目闭气于胸膈间，以鸿毛着鼻上而不动。经三百息，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如此，则寒暑不能侵，蜂蚕不能毒，寿三百六十岁。此邻于真人也。”此一段要诀，弟且静心细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闭气于胸膈中，令鼻端鸿毛不动，则初机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闭鼻气，只以意坚守此气于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动不动，綑縕缥缈，如香炉盖上烟，汤瓶嘴上气，自在出入，无呼吸之者，则鸿毛可以不动。若心不起念，虽过三百息可也，仍须一切依此本诀，卧而为之，仍须真以鸿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气于胸中，遇欲吸时，不免微吸，及其呼时，全不得呼，但任其綑縕缥缈，微微自出尽，气平，则又微吸。如此出入元不断，而鸿毛自不动，动亦极微。觉其微动，则又加意制勒之，以不动为度。虽云制勒，然终不闭。至数百息，出者少，不出者多，则内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相灌输，而生理备矣。兄悟此玄意，甚以为奇。恐是夜夜烧香，神启其心，自悟自证。适值痔疾，及热甚，未能力行，亦时时小试，觉其理不谬。更俟疾平天凉，稍稍致力，续见效，当报。弟不可谓出意杜撰而轻之也。

### 藏丹砂法

《抱朴子》云：古人藏丹砂井中，而饮者犹获上寿。今但悬望大丹，丹既不可望，又欲学烧，而药物火候，皆未必真，纵使烧成，又畏火毒而不敢服，何不趁此且服生丹砂。意谓煮过百日者，力亦不慢。草药是覆盆子，亦神仙所饵，百日熬炼，草石之气，且相乳入。每日五更，以井华水服三丸。服竟，以意送至下丹田，心火温养，久之，意谓必有丝毫留者。积三百余服，恐必有刀圭留丹田。致一之道，初若眇昧，久乃有不可量者。兄老大无见解，直欲以拙守而致神仙，此大可笑，亦可取也。

吾虽了了见此理，而资躁褊，害之者众，事不便成。子由端静淳淑，使

少加意，当先我得道。得道之日，必却度我。故书此纸，为异日符信，非虚语也。绍圣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居士记。

### 学龟息法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测。有人堕其中，不能出，饥甚。见龟蛇无数，每旦辄引吭东望，吸初日光，咽之。其人亦随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复饥，身轻力强。后卒还家，不食，不知其所终。此晋武帝时事。辟谷之法，类皆百数，此为上，妙法止于此。能复服玉泉，使铅汞，具体去仙不远矣。此法甚易知，甚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记。

### 记养黄中

元符三年，岁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时，则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会焉，而加丙与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宫，未有过于斯时者。吾当以斯时肇养黄中之气。过子又欲以此时取薤姜蜜作粥以啖。吾终日默坐，以守黄中，非滴于海外，安得此庆耶！东坡居士记。

### 医药杂志

#### 单庞二医

蜀有单骧者，举进士不第，颇以医闻。其术虽本于《难经》、《素问》，而别出新意，往往巧发奇中，然未能十全。仁宗皇帝不豫，诏孙兆与骧入侍，有问，赏赉不赀。已而大渐，二子皆坐诛，赖皇太后仁圣，察其非罪，坐废数年。今骧为朝官，而兆死矣。尔来黄州邻邑人庞安常者，亦以医闻，其术大类骧，而加以针术妙绝。然患聋，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疾甚神。此古人所以寄论于目睫也耶？骧、安常皆不以贿赂为急，又颇博物通古今，此所以过人也。元丰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肿，安常一针而愈，聊为记之。

#### 求医诊脉

脉之难明，古今所病也。至虚有实候，而太实有羸状。差之毫厘疑似之间，便有死生祸福之异。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谒医，而医之明脉者，天下盖一二数。骥驥不时有，天下未尝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终不徒死。亦因其长而护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诊，以验医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医不幸而失，终不肯自谓失也，则巧饰遂非以全其名。至于不救，则曰：“是固难治也。”间有谨愿者，虽或因主人之言，亦须参以所见，两存而杂治，以故药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医，盖于平时默验其工拙。至于有疾而求疗，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脉，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

## 医者以意用药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拖牙为拖工手汗所渍处，刮未，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未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情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馐余，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黥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祐六年闰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

## 目忌点濯说

前日，与欧阳叔弼、晁无咎、张文潜同在戒坛。余病目昏，数以热水洗之。文潜云：“目忌点濯，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不可同也。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兵当如商鞅之治秦。”此颇有理，退而记之。

## 钱子飞施药

王旂元龙言：钱子飞有治大风方，极验，常以施人。一日，梦人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违天怒，若施不已，君当得此病，药不能救。”子飞惧，遂不施。仆以为天之所病，不可疗耶？则药不应复有效。药有效者，则是天不能病。当是病之崇畏是药，假天以禁人耳。晋侯之病，为二竖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见于梦。盖有或使之者。子飞不察，为鬼所胁。若余则不然。苟病者得愈，愿代受其苦。家有一方，以傅皮肤，能下腹中秽恶。在黄州试之，病良已，今当常以施人。

## 枳枸汤

眉山有杨颖臣者，长七尺，健饮啖，倜傥人也。忽得消渴疾，口饮水数斗，食倍常而数溺。服消渴药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嘱其子于人。蜀有良医张玄隐之子，不记其名，为诊脉，笑曰：“君几误死矣。”取麝香当门子，以酒濡之，作十许丸。取枳枸子为汤，饮之，遂愈。问其故。张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肾败土，不能胜水，肾液不上溯，乃成此疾。今诊颖臣，脾脉热而肾且衰，当由果实、酒过度，虚热在脾，故饮食兼人，而多饮水，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香能败酒，瓜果近辄不实，而枳枸亦能胜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酿酒不熟，以其木为屋，其下亦不可酿酒。故以此二物为药，以去酒、果之毒也。宋玉云：‘枳枸来巢。’枳，音俱里切。枸，音矩。以其实如鸟乳，故能来巢。今俗讹谓之‘鸡枸子’，亦谓之‘癩汉指头’，盖取其似也。嚼之如乳，小儿喜食之。”

## 服生姜法

予昔监郡钱塘，游净慈寺，众中有僧号聪药王，年八十有，颜如渥丹，目光炯然。问其所能，盖诊脉知吉凶如智缘者。自言服生姜四十年，故不老云。姜能健脾温肾，活血益气。其法取生姜之无筋滓者，然不用子姜，错之，并皮裂，取汁贮器中，久之，澄去其上黄而清者，取其下白而浓者，阴于刮取，如面，谓之姜乳。以蒸饼或饭搜和丸如桐子，以酒或盐米汤吞数十粒，或取未置酒食茶饮中食之，皆可。聪云：山僧孤贫，无力治此，正尔和皮嚼烂，以温水咽之耳。初固辣，稍久则否，今但觉甘美而已。

### 服葳灵仙法

服葳灵仙有二法。其一，净洗阴干，捣罗为末，酒浸牛膝末，或蜜丸，或为散酒。调牛膝之多少，视脏腑之虚实而增减之。此眉山一亲知，患脚气至重，依此，服半年，遂永除。其一法，取此药粗细得中者，寸截之七十，予作一贴。每岁作三百六十贴，置床头。五更初，面东，细嚼一贴，俟津液满口，咽下。此牢山一僧，年百余岁，上下山如飞，云得此药力。二法皆以得真为要。真者有五验。一味极苦。二色深黑。三折之脆而不韧。四折之有微尘，如胡黄连状，五断处有白晕，谓之鸪鹑眼。无此五验，则藁本根之细者耳。又须忌茶。以槐牙皂角牙至嫩者，依造草茶法作。或只取《外台秘要》代茶饮子方，常合服乃可。

### 服茯苓法

茯苓自是神仙上药。但其中有赤筋脉，若不能去，服久不利人眼，或使人眼小。当削去皮，斫为方寸块银石器中，清水煮以酥软，解散为度，入细布袋中，以冷水揉摆，如作葛粉状，澄取粉，而筋脉留袋中，弃去不用。用其粉，以蜜和，如湿香状，蒸过，食之尤佳。胡麻但取纯黑，脂麻九蒸九暴，入水烂研，滤取白汁银石器中熬。如作杏酪汤，更入，去皮核，烂研枣肉与茯苓粉一处搜和，食之尤有奇效。

### 服地黄法

肥嫩地黄一二寸，截去，薄纸裹两头，以生猪脑涂其肤周匝，置小盘中。挂通风处十余日，自干。抖数之，出细黄粉，其肤独一一如鹅管状，其粉沸汤点，或谓之金粉汤。

### 艾人着灸法

端午日，日未出，以意求艾似人者，辄撷之以灸，殊有效。幼时见一书中云尔，忘其为何书也。艾未有真似人者，于明暗间，苟以意命之而已。万法皆妄，无一真者，此何疑焉。

### 井华水

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正尔食之不辍，可以长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药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为坎，故天一为水。吾闻之道士，人能服井华，其效与石硫黄、钟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发背脑为疽。盖尝观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储之有方。后七日，辄生物如云母状。道士谓“水中金”，可养炼为丹。此固尝见之者。此至浅近，世独不能为，况所谓玄者乎？

### 治内障眼

《本草》云：“熟地黄、麦门冬、车前子相杂，治内障眼有效。”屡试信然。其法，细捣罗，蜜为丸，如桐子大。三药皆难捣罗和合，异常甘香，真奇药也。露蜂房、蛇蜕皮、乱发，各烧灰存性，用钱匕，酒服。治疮口久不合，亦大效。

### 治马肺法

马肺损，鼻中出脓，天医所不疗。云：“肺药率用凉冷，须食上饮之，而肺痛畏草所制，不敢食草。若不食饮凉药，是速其死也。故不医。”有老卒教予以芦薹根煮糯米为稠粥，入少许阿胶其中，啖之，马乃敢食。食已用常肺药，入诃梨勒皮饮之。凉药为诃子所涩于肺上，必愈。用其言，信然。

### 治马背鬃法

仆有一相识，能治马背鬃。有富家翁买一马，直百余千，以有此病，故以四十千得之。已而置酒饮人，求治之。酒未三行，而鬃已正，举坐大笑。其方用烹猪汤一味，暖令热，一浴其鬃，随手即正不复回。良久，乃以少冷水洗之。此物兼能令马尾软细，及治尾焦秃。频以洗之，不月余，效极神良，秘之！秘之！

### 天麻煎

世传四味五两天麻煎，盖古方。本以四时加减，世但传春利耳。春肝王多风，故倍天麻。夏伏阴，故倍乌头。秋多利下，故倍地榆。冬伏阳，故倍玄参。当须去皮，生用治之。万捣乌头，无复毒。依此常服，不独去病，乃保真延年，与仲景八味丸并驱矣。

### 代茶饮子

王焘集《外台秘要》，有《代茶饮子》一首云。格韵高绝，惟山居逸人乃当作之。予尝依法治服，其利鬲调中，信如所云，而其气味，乃一服煮散耳，与茶了无干涉。薛能诗云：“粗官与世真抛着，赖有诗情合得尝。”又作《鸟觜茶》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夸。”乃知唐人之于茶，盖有河朔脂麻气也。

### 治痢腹痛法

治痢腹痛，用生姜，切如粟米大，杂茶相对烹，并滓食之，实有奇效。又用豆蔻剉作瓮子，入通明乳香少许，复以塞之。不尽，即用面少许，裹豆蔻煨熟，焦黄为度。三物皆研末，仍以茶末对烹之。比前方益奇。

### 服绢法

医博张君传服绢方，真神仙上药也。然绢本以御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时，当盖稻草席耳。世言着衣吃饭，今乃吃衣着饭耶？

### 服松脂法赠米元章

松脂以真定者为良。细布袋盛清水为沸汤煮，浮水面者，以新篲箒掠取置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制，但削去皮，捣罗拌匀，每日早取三钱匕着口中。用少熟水搅漱，仍以指如常法揩齿。毕，更啜少熟水咽之，仍漱吐如法。能牢身齿、驻颜、乌髭也。

### 书诸药法赠昙秀

右并于孙真人《千金方》录出。今与孙相去百四十余年，陵谷迁易，未必一一如其言，然犹庶几可寻其彷彿。俗士扰扰，岂复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有得者自服之耳，岂复能见饷哉！今因昙秀归南，为录此数纸，恐山中有能哀东坡之流落之不忍独不死者，或能为致之。果尔，便以此赠之耳。

### 炼泉耳霜法

泉耳，并根、苗、叶、实，皆濯去尘土，悬阴净扫洒地上，烧为灰，汤淋，取浓汁泥，连二灶炼之。俟灰汁耗，即旋取旁釜中已滚灰汁益之。经一日夜，不绝火，乃渐得霜。干瓷瓶盛，每服，早、晚、临睡，酒调一钱匕。补暖、去风、驻颜，不可备言。尤治皮肤风，令人肤革滑净。每净面及浴，取少许如澡豆用，尤佳，无所忌。苏昌图之父从谏，宜州文学，家居于邕。服此十余年，年八十七，红润轻健，盖专得此药力也。

### 服黄连法

丙子寒食日，宝积长老昙颖言：惠州澄海十五指挥使姚欢，守把阜民监。熙宁中，赵熙明知州，巡检姓申者，与知监俞懿有隙。吏士与监卒忿争，遂告监卒反，熙明为闭衙门，出甲付巡检往讨之。欢执杖立监门，白巡检以身任。监卒不反，乞不交锋，巡检无以夺，为敛兵而止。是日微欢，惠州几殆。欢今年八十余，以南安军功迁雄略指挥使，老于广州，须发不白。自言：六十岁患癣疥，周匝顶踵，或教服黄连，遂愈，久服，故发不白。其法，以黄连去头，酒浸一宿，焙干为末，蜜丸如桐子大。空心、日午、临卧，酒吞二十丸。

## 金盐说

王莽败时，省中黄金三十万斤，为匱者尚余十许。陈平用四万斤间楚，董卓郿坞，金亦至多。其余赐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以两计，虽人主未尝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凿山披沙无虚日，魔坏至少，金为何往哉？疑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耶？吾闻盐亦然。峡中大宁监日有定数，若大商覆舟，则盐泉顿增。乃知寻常随便液出，不以远近，皆归本原也。

## 蜀盐说

蜀去海远，取盐于井。陵州井最古，清井、富顺监亦久矣。惟邛州蒲江县井，乃祥符中民王鸾所开，利入至厚。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圆刃凿山如碗大，深者至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水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智。《后汉书》有“水碓”。此法惟蜀中铁冶用之，大略似盐井取水筒。太子贤不识，妄以意解，非也。

## 记籼米

南海以籼米为粮，几米之十六。今岁米皆不熟，民未至艰食者，以客舶方至而有米也。然儋人无蓄藏，明年去则饥矣。吾旅泊尤可惧，未知经营所从出。故书坐右，以时图之。

## 黍麦说

晋醉客云：“麦熟头昂，黍熟头低，黍麦皆熟，是以低昂。”此虽戏语，然古人造酒，理盖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麦则反是。此阴阳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于阴，南方之麦不足于阳，故南方无嘉酒者，以曲麦杂阴气也，又况如南海无麦而用米作曲耶？吾尝在京师，载麦百斛至钱塘以踏曲，是岁官酒比京酝。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当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无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面作曲，则酒亦绝佳。以此知其验也。

## 马眼糯说

黎子云言：“海南秣稻，率三五岁一变。”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今岁乃变为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如欧阳公言，洛中牡丹时出新枝者，韩埴《花谱》乃有三百余品，若随人意所欲为者，可奇也夫。

## 五君子说

齐、鲁、赵、魏桑者，衣被天下。蚕既登簇，繅者如救火避寇，日不暇

给，而蛹已眉羽矣。故必以盐杀之，蛹死而丝亦韧。缢既毕绪，蛹亦煮熟，如啖蚺蜥，瓮中之液，味兼盐蛹，投以刺瓜、芦菔，以为芥腊，久而助醢，醢亦几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复见一洛州人，与论蒸饼之美，浆水、粟米饭之快，若复加以关中不拓，则此五君子者，真可与相处至老死也。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

### 饮酒说

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遂不免闭户自酝。曲既不佳，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则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尔，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元丰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书。

### 漱茶说

除烦去腻，世不可阙茶。然暗中损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复病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益不偿损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缩不觉脱去，不烦挑刺也。而齿便漱濯，缘此渐坚密，蠹病自己。然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间数日一啜，亦不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详述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三日。

### 香说

温成皇后阁中香，用松子膜、荔枝皮、苦练花之类；沉檀、龙麝皆不用。或以此香遗余，虽诚有思致，然终不如婴香之酷烈。贵人口厌芻豢，则嗜笋蔽，鼻厌龙麝，故奇此香，皆非其正。婴香出《真诰》，其香见沈立《香谱》。

### 节饮食说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饮一啄。有尊客盛饌，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元丰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 饮酒说

嗜饮酒人，一日无酒则病，一旦断酒，酒病皆作。谓酒不可断也，则死于酒而已。断酒而病，病有时已，常饮而不病，一病则死矣。吾平生常服热药，饮酒虽不多，然未尝一日不把盏。自去年来，不服热药，今年饮酒至少，日日病，虽不为大害，然不似饮酒服热药时无病也。今日眼痛，静思其理，岂或然耶？

### 煮鱼法

子瞻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

### 真一酒法寄建安徐得之

岭南不禁酒，近得一酿法，乃是神授。只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谓之真一法酒。酿之成玉色，有自然香味，绝似王太骝马家碧玉香也。奇绝！奇绝！白面乃上等面，如常法起酵，作蒸饼，蒸熟后，以竹蔑穿挂风道中，两月后可用。每料不过五斗，只三斗尤佳。每米一斗，炊熟，急水淘过，控干，候令人捣细白曲末三两，拌匀入瓮中，使有力者以手拍实。按中为井子，上广下锐，如绰面尖底碗状，于三两曲末中，预留少许糝盖醅面，以袂幕覆之，候浆水满井中，以刀划破，仍更炊新饭投之。每斗投三升，令入井子中，以醅盖合，每斗入熟水两碗，更三五日，熟，可得好酒六升。其余更取醅者四五升，俗谓之二娘子，犹可饮，日数随天气冷暖，自以意候之。天大热，减曲半两。干汞法传人不妨，此法不可传也。

### 食鸡卵说

水族痴暗，人轻杀之。或云不能偿冤。是乃欺善怕恶。杀之，其不仁甚于杀能偿冤者。李公择尝谓余：“鸡有无雄而卵者，抱之，虽能破壳而出，然不数日辄死。此卵可食，非杀也。”余曰：“不然。凡能动者，皆佛子也。竹虱，初如涂粉竹叶上尔，然久乃能动，百千为曹，无非佛子者。梁武水陆画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鲁等形，罔罔然于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极。至于湿生如竹虱者，尤不可得，但若存若亡于冥漠间尔，而谓水族鸡卵可杀乎？但吾起一杀念，则地狱已具，不在其能诉与不能诉也。”吾久戒杀，到惠州，忽破戒数食蛤蟹。自今日仟悔，复修前戒。今日从者买一鲤鱼，长尺有咫，虽困，尚能微动，乃置水瓮中，须其死而食。生即赦之。聊记其事，以为一笑。

### 止水活鱼说

孙思邈《千金方·人参汤》言：须用流水，用止水即不验。人多疑流水、止水无别。予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浮。然唯鮠入江中辄死。乃知鮠但可居止水，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又鲫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生止水中，则背鳞黑而味恶，此亦一验也。

### 逸事杂记

#### 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一瓮，覆以乌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

而已。人以为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问闻之，欲发焉。会吾迁居，之问遂徇此宅，掘丈余，不见瓮所在。其后吾官于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吾愧而止。

### 记先夫人不残鸟雀

少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馥可俯而窥。又有桐花凤，四五日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此无他，不伎之诚信于异类也。有野老言，鸟雀巢去人太远，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苛政猛于虎，信哉！

### 记钱塘杀鹅

鹅能警盗，钱塘人喜杀之，日屠百鹅而鬻之市。予自湖上夜归，过屠者门，闻群鹅皆号，声振衢路，若有诉者。予凄然，欲赎其死，念终无所置之，故不果，然至今往来予心也。鹅不独警盗，亦能却蛇，其粪盖杀蛇。蜀人园池养鹅，蛇即远去。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

### 记徐州杀狗

今日厢界有杀狗公事。司法言，近敕书不禁杀狗。问其说，云：《礼·乡饮酒》：“烹狗于东方，乃不禁。”然则《礼》云：“宾客之牛角尺。”亦不当禁杀牛乎？孔子曰：“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死犹当埋，不忍食其肉，况可得而杀乎？

### 记张公规论去欲

太守杨君素、通判张公规邀余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死生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录之。

### 记故人病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一鼓后，故人有得风疾者，急往视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阴阳之争，其苦有甚于刀锯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嘿为祈死而已。呜呼哀哉，此复何罪乎！酒色之娱而已。古人云：“甘嗜毒，乐戏猛兽之爪牙。”岂虚言哉！明日见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固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痛非吾之所怖也。”余曰：“有行乞于

道偃而号曰：‘遗我一盂饭，吾今以千斛之粟报子’。则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而无一盂之饭，不可以欺小儿。怖生于爱，子能不怖死生而犹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为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惠，此不刊之语也。如有不从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惠而实痴也。如觉而实梦也。悲夫！

### 记赵贫子语

赵贫子谓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信，曰：“吾僚友万乘，蝼蚁三军，糗糠富贵，而昼夜死生，何谓神不全乎？”贫子笑曰：“是血气所扶，名义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问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常梦之乎？”曰：“多矣。”“梦中知其亡乎，抑以为存也？”曰：“皆有之。”贫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计议而知者也。昼日问子，则不思而对，夜梦见之，则以亡为存，死生之于梦觉有间矣。物之眩子而难知者，甚于父母之存亡。子自以为神全而不学，可忧也哉！”予尝预闻其语，故录之。

### 乐苦说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耳。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书。

### 记子由言修身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复生，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且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暮夜必记之。但不可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人世间何药可能有此奇效：既无反恶，又省药钱。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使，多咽不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 第七卷

### 启一百二十首

#### 谢秋赋试官启一首

伏以圣人设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间，亦学为政。故知礼乐者可与言化，通《春秋》者长于治人。盖三代之所常行，于六经可以备见，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使学者皆能明其心，则天下可以运诸掌。降及近世，析为二涂。凡王政皆出于刑书，故儒术不通于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于学；而其所以为学者，亦无施于民。游庠校者忘朝廷，读法律者捐诗赋。场屋后进，挟声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顾雕虫而自笑。旧学无用，古风遂忘。终始之意，曾不相；贵贱之间，亦因遂阔。下之士有学古之志，而无学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无用儒之实。顾兹偷弊，常窃悯嗟。苟非当世之大贤，孰拯先王之坠典？伏惟某官，才出间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务，旋居要职，又为儒者之宗。明习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经术，而不为迂阔。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辍自朝联，付之文柄。命题甚易，而不肖者无所兼容；用法至宽，而犯令者未尝苟免。观其发问于策，足以尽人之材。欲闻先圣之心，考其诗义；深悲古学之废，讯以历书。条任子之便宜，访成均之故事。不泥于古，不牵于今。非有苛碎难知之文，将观磊落不羁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诚可以制治，知声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于捐旧。平昔所欢，于今遂忘。轼才无他长，学以自守。为文病拙，不能当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惧辱贤人之举。翻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翮以并游；沛然如假之舟航，临长川而获济。偶缘大庇，粗遂一名。方将区区于簿书米盐之间，碌碌于尘埃槿楚之地。虽识恩之所自，顾力报之未由。感惧之怀，不知所措。

#### 谢南省主文启五首

##### 欧阳内翰

右轼启。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皇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恠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

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谨启。

### 王内翰

右轼启。窃以取士之道，古难其全。欲求倜傥超拔之才，则惧其放荡，而或至于无度；欲求规矩尺寸之士，则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为。进士之科，昔称浮剽。本朝改制，渐复古风。博观策论，以开天下豪俊之涂；精取诗赋，以折天下英雄之气。使齷齪者望而不敢进，放荡者退而有所裁。此圣人所以罔罗天下之逸民，追复先王之旧迹。元臣大老，皆出此涂。伏惟内翰执事，天材俊丽，神气横溢。奇文高论，大或出于绳检；比声协句，小亦合于方圆。盖天下望为权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轼之不肖，与在下风。顾惟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轼亦恃有执事，以为小节之何拘。执事亦将收天下之遗才，观其大纲之所在。骤置殊等，置闻四方。使知大国之选材，非顾当时之所悦。眇然陋器，虽不能胜多士之喧言；卓尔大贤，自足以破万人之浮议。方将奔走厥职，厉精乃心。苟庶几无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万一有毛发之效，少答至仁。感惧之怀，不知所措。

### 梅龙图

右轼启。轼闻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则观之以言，言之不足以尽也，则使之赋诗，以观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间，而其应若影响符节之密。夫以终身之事，而决于一诗，岂其诚发于中而不能以自蔽邪？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简且约也。后之世风俗薄恶，渐不可信。孔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知诗赋之不足以决其终身也。故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而诗赋者或以穷其所不能，策论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辄以摈落。后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详且难也。夫惟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伏惟龙图执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忧恤天下。慨然有复古之心，亲较多士。存其大体，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苍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故君子以为近古。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 韩舍人

右轼启。轼闻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执法，以绳天下之偷。盖不推恩。则无所兼容，不执法。则有所侥幸。有司推恩而求名，则侵君之权；天子执法而责实，则失民之望。为君者常病于察，为臣者又失之宽。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于多言，故有司执法而无所忌。古之良有司，忧其君而不恤于私计，故天下归怨而不敢辞。况欲选材而置官，是

将教民而图任。唯所利国，岂容树恩。今皇上推不忍之心，使贤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于相淆。向者哀怜老儒，故为特奏之令；惻惻连坐，又开别试之涂。此天下所以咏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体，夫岂同条。伏惟舍人执事，为时求材，忧国忘己。所图甚远，将深计于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牵于毁誉。变苟且依违之俗，去浮伪嚣哗之文。罢黜俗儒，动以千计；讲通经术，得者九人。顾兹小才，偶在殊选。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执法如此之坚。将天下实被其休功，岂一夫独遂其私愿。感荷激切，不能自胜。

### 范舍人

右轼启。闻之古人民无常性，虽土地风气之所禀，而其好恶则存乎其之上之人。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尚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然而二子者，不闻其能有所荐达，岂其身之富贵而遂忘其徒耶？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涂。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于天下，固无所私爱。而于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与之喜乐。岂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执事与梅公之于蜀人，其始风动诱掖，使闻先王之道，其终度量裁置。使观天子之光，与相如、王褒，又甚远矣。轼也在十三人之中，谨因阍吏进拜于庭，以谢万一。又以贺执事之乡人得者之多也。

### 谢制科启

右轼启。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临轩策士，方搜绝异之材；随问献言，误占久虚之等。忽从佐县，擢与评刑。内自顾于无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难。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论其一日；通变者恐人才之未尽，故详于采听，而略于临时。兹二者之相形，顾两全而未有。一之于考试，而掩之于仓卒，所以为无私也，然而才行之迹，无由而深知；委之于察举，而要之于久长，所以为无失也，然而请属之风，或因而滋长。此隋、唐进士之所以为有弊，魏、晋中正之所以为多奸。惟是贤良茂异之科，兼用考试察举之法。每中年辄下明诏，使两制各举所闻。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临之以患难而能不变，邀之以宠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后责其当世之要用。学博者又须守约而后取，文丽者或以用寡而见尤。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与中书之召命，已为天下之选人。而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至于此而不去，则其人之可知。然犹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谏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议，辄为废人。是以始由察举，而无请谒公行之私；终用考试，而无仓卒不审之患。盖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则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轼才不迫人，少而自信。治经独传于家学，为文不愿于世知。特以饥寒之忧，

出求斗升之禄。不谓诸公之过听，使与群豪而并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窃俊良之举，不知气力之微。论事迂阔，而不能动人；读书疏略，而无以应敌。取之甚愧。得而益惭。此盖伏遇某官，德为世之望人，位为时之显处。声称所被，四方莫不奔趋；议论一加，多士以为进退。致兹庸末，亦与甄收。然而志卑处高，德薄宠厚。历观前辈，由此为致君之资；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 贺杨龙图启

右轼启。伏审新改直职，擢司谏垣。传闻迩遐，竦动观听。咸谓国家之巨福，乃用谏净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补大化。方今朝廷之上，号为无讳。而太平之美，终不能全。台谏之列，岁不乏人。而众弊之原，犹或未去。岂听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为名而不为功。历观古人之效忠，皆因当世而用智，不务过直，期于必行。右尹子革；因坟典而道祁招之诗。左师触龙，语饘粥而及长安之质。徒尽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爱君之至分。伏自顷岁所更几人，席未暖而辄迁，踵相蹶而继去。一身之讥，固足以免矣。而积岁之病，当使谁去之？恐习惯以为常，遂因循而不振。虽在僻陋，顾常隐忧。以为必得朴忠忧国之人，而又加以辩智得君之术。言苟获用，国其庶几？伏惟谏院龙图，才雄于世，而常若不胜，节过于人，而未尝自异。素练边事，深知兵骄。顷持铨衡，实识官冗。必将举大体而不论小事，务实效而不为虚名。轼最蒙深知，愧无少补，方倾耳以听，愿续书谏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争臣之论，阻以在外，无由至门。踊跃之怀，实倍伦等。

#### 凤翔到任谢执政启

右轼启。违去轩屏，忽已改岁。向风瞻恋，何翅饥渴。前月十四日到任，翌日寻已交割讫。轼本凡材，缪承选取。忽从州县，便与宾佐。扞躬自省，岂不愧幸。伏自到任以来，日夜厉精。虽无过人，庶几寡过。伏惟昭文相公，素所奖庇，曲加搜扬。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内有衙司，最为要事。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岁之防，败务有不蠲之课。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于今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救之无术，坐以自惭。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劳而无怨。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 贺吴副枢启

顷闻休命，擢领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欢声之布出。即欲裁问，少通勤拳。以为不久当有非常之闻，是以未敢轻为率尔之贺。逮兹未几，果已如言。释府事之喧繁，总兵权于禁密。传闻四远，欢喜一词。伏惟某官，机略足以应无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华足以表当世，而有简素质直之风。置之于都会，则其为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于枢机，则其成功也迟，而所被者广。深惟贤者之处世，皆以得时为至难。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将以未获之事，尽付于明公；明公宜爱

此不货之躯，以毕其能事。区区之意，言不能胜。

### 答许状元启

右轼启。伏以贤俊之士，固将有以挟持；富贵之来，岂能为之损益。昔者在贫贱之辱，所有无以异于今；一朝居豪杰之先，而人然后知其贵。伏惟状元，签判廷评，以粹美之质，负杰异之才。自远方而游上都，以一日而盖天下。士既望风而知不敌，人皆敛衽而谓当然。苟非素与交游之流，安敢轻为贺问之礼。不期谦抑，过录庸虚。忽承笺牒之临，皆自听闻之误。礼非所称，愧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于至治；洮盥凭几，尚不忘于选贤。庸登哲民，以遗后圣。虽喜车旌之召，旋兴弓剑之悲。臣子之心，远选若一。即日承已拜命，计将就涂。念展谒之何时，徒向风而永望。谨奉启陈谢，不宣。

### 谢馆职启

试言无取，锡命过优。进贻朋友之讥，退有简书之畏。腴颜就列，抚己若惊。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观其所以待之，盖亦可谓至矣。知宝玉瓊璠难得而易毁，故篋牒以养其全；知榘楠、豫章积岁而后成，故封殖以待其长。施等天地，恩均父师。恭惟先帝临御以来，四十一载，所擢贤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举明主于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于泰山之固。大则欲兴礼乐，以范来世，小则欲操数术，以馭四夷。然而进有后先，名有隐显，命有穷达，时有重轻。或已践庙堂之崇，或已登侍从之列。或反流落于远郡，或尚滞留于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为陈迹；或摈斥于罪戾，仅夷平民。虽曰功名富贵所由之涂，亦为毁誉得丧必争之地。名重则于实难副，论高则与世常疏。故虽绝异之资，犹有不任之惧。轼之内顾，岂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学师心而无法。自始操笔，知不适时。会宗伯之选抡，疾时文之靡弊。摧居异等，以风四方。不知满溢之忧，复玷良能之举。负贤者所难之任，争四海欲得之求。其为蠢愚，可为危慄。是以一参宾幕，辄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而况大明继照，百度惟新。理财训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赏必罚，有追述祖宗之风。凡用人历试其能，苟败事必诛无赦。此太平可待之日，岂不肖兼容之时。而乃度越贤豪，曲收微贱。纵不能力辞而就下，亦当知非分以自惭。此盖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为己任。欲办大事，务兼寸尺之长；将求多闻，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逾等伦。欲报无缘，将何望于顽鄙；遇宠知惧，庶不至于情偷。

### 贺韩丞相启

右轼启。伏审诞膺策命，首冠辅臣。四方耸观，万口同庆。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乱多。夫天将欲措世于大安，必有异人之间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汉唐，将追尧舜。洪惟上圣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谓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于师旷，孰敢争能；捐六轡于王良，坐将致远。引领以望，惟日为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难名，臣

才不器。亶亶申伯之望，堂堂汉相之风。出入三朝，险夷一节。蕞尔种羌之叛命，慨然当宣以请行。威声所加，臆秽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归。纵复遗种龙荒，游魂沙海，譬之癣疥，岂足爬搔。必将训兵择帅，而授之规摹，积谷坚城，而磨以岁月。破斧之恶四国，实愿周公之亟还；折棰以鞭赤眉，无烦邓禹之久外。天下是望，岂惟一人。即日边徼苦寒，台候何似。伏冀为国，善调寝兴。谨奉启起居。

#### 答曾学士启

伏审祇奉诏恩，荣升册府：允厌朝论，增辉士林。伏惟庆慰。恭以圣神在御，政化惟新。顾吁俊之无方，岂拔贤而待次。贱如莘野，犹为席上之珍；远若傅岩，尽入毂中之选。而况圭璋之质，近生阙阅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于以助成肃雍之化。府判学士，天资粹美，儒术讲明。向屈处于下僚，盖避嫌而自晦。属文子之请老，察少翁之最贤。抚念老成，幸求义训。岂独褒崇之盛典，固将乐育于美材。自顾庸虚，获联斋舍。忽捧韦词之辱，益知谦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无措。

####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伏审抗章得谢，释位言还。天眷虽隆，莫夺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难继之风。凡在庇庥，共增庆慰。伏以怀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难。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胜欲，私于为身。君臣之恩，系縻之于前；妻子之计，推葺之于后。至于山林之士，犹有降志于垂老；而况庙堂之旧，欲使辞福于当年。有其言而无其心，有其心而无其决。愚智共蔽，古今一涂。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独许于颜子，存亡进退，《周易》不及于贤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爱，道足以忘物之得丧，志足以一气之盛衰。则孰能见几祸福之先，脱展尘垢之外。常恐兹世，不见其人，伏惟致政观文少师。全德难名，巨材不器。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艰难，而节乃见。纵使耄期笃老，犹当就见质疑。而乃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贵无轩冕而荣，至仁不导引而寿。较其所得，孰与昔多。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虽外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阑，台候何似。伏冀为时自重，少慰輿情。

#### 贺韩丞相再入启

伏睹诏书，登庸旧德。传闻四海，欢喜一辞。窃以君臣之间，古今异道。任法而不任人，则责轻而忧浅，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则责重而忧深，贤者之所乐。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问，而听其所为；盖其后必将责报收功，三年有成，而底于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强足以济艰难，勇足以断取舍，则何以首膺民望，力报主知。恭惟史馆相公，忠诚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纯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更练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险夷。疲民系心，有识引领。必将发其蕴蓄，以次施行。始缓狱以裕民，终措刑而隆礼。轼登门最旧，荷顾亦深。喜抃之怀，实倍伦等。

## 密州到任谢执政启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三日赴上讫。带山负海，号为待节之邦；多病无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称，愧靡自任。矧兹愿治之辰，方以求贤为急。宜得敏锐兼人之器，以副厉精更化之怀。如轼者，天与愚忠，家传朴学。议论止于污俗，交游谓之陈人。出佐郡条，荐更岁签。虽仅脱网罗之患，然卒无毫发之称。岂伊宠荣，偶及衰钝。此盖伏遇某官。股肱元圣，师表万邦。欲隆太平极治之风，故开兼收并采之路。重使一夫之不获，特捐支郡以见收。荷恩至深，论报何所。谨当镌磨朽钝，捶策疲弩。虽无望于功名，庶少逃于罪戾。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 答杨屯田启二首

伏承在顾，宠示长书，礼数过隆，既匪妄庸之称；文词深厚，足为衰拙之光，反复究观，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学深经术，名重荐绅。顷者剑外。屈临百里之间，已是部中。受赐一人之数。岂伊幸会，复此逢迎。听其言，信仁人之博哉；居是邦，盖大夫之贤者。欲报琼瑶之贶，适苦簿书之烦。言之不文，永以为好。

又向者不遗，特蒙在顾。愧无琴瑟旨酒，以乐我嘉宾；但喜直亮多闻，真古之益友。谓将继此而得见，岂意阒然而有行。伏读海音，惟知感叹。伏惟通判屯田，才猷通敏，学术深纯“非独东州杞梓之珍，将为清庙璠玕之宝。暂临边服，行履要津。而轼早以空疏，加之衰病。不缘旷官而罢去，则当引分以归耕，自兹恐遂有出处之疏，故临纸不能无怅惘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 谢监司荐举启

猥以庸虚，过蒙知遇。既免尤谴，复加荐论。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赋朴野之性，愚不识祸福之机，但知任己以直前，不复周防而虑后。动触时忌，言为身灾，挤而去之，则为有功；引而进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禄为意，而以仁厚为心。顾兹钝顽，谁肯收录。伏惟某官，时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将长育于群材，专务掩覆于小过。怜其谋身之甚拙，进绝望而退无归；知其为政之虽迂，岁有余而日不足。特矫世俗，惜之齿牙。轼敢不祇畏简书，益自修饰。岂云报德，苟不辱知。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 徐州谢两府启

移守河中，已愧超升之异；改临泗上，仍叨藩镇之雄。既见吏民，周览风俗。地形襟要，当东南水陆之冲；民食艰难，正春夏旱蝗之际。宜得一时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氓。如轼者才不逮人，学非适用。早坐策府，自知拙直之难安；屡乞守符，意谓苟安之善计。然自往来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机，仅脱风波之险；心存吏役，都忘学术之源。既未决于归耕，敢复求于善地。伏遇某官，权衡万物，高下一心。顽旷悍坚，实费陶熔之力；散材疏恶，

徒施封殖之恩。谨当捶策疲驾，镌磨朽钝。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 贺吕副枢启

伏审近膺告命，入总枢机。中外耸观，朝廷增重。伏惟庆慰。窃以古之为国，权在用人。德厚者，辅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无所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国，先止谋于长孺；汾阳元老，尚改观于公权。樽俎可以折冲，藜藿为之不来。哀此风流之莫继，久矣寂寥而无闻。天亦厌于凡才，上复思于旧德。恭惟枢密侍郎，性资仁义，世济忠嘉。岂惟清节以镇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领数郡，若将终身。小人谓之失时，君子意其复用。迨兹显拜，夫岂偶然。然而荷三朝两世之恩，当《春秋》贤者之责。推之不去，凛乎其难。进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于门下；烹桑羊而斩樊噲，公无愧于古人。莫若尽行畴昔之言，庶几大慰天下之望。轼登门最旧，称庆无缘。踊跃之怀，实倍伦等。

### 贺赵大资致仕启

伏审抗章得谢，奉册言还。搢绅耸观，闾里相庆，窃谓富贵不为至乐，功名非有甚难。乐莫乐于还故乡，难莫难于全大节。历数当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观自古之忠贤，少有完传。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浑圆，五福纯备。当世所羨，非公而谁。恭惟致政大资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远。无施不可，尤高台谏之风；所临有声，最宜吴蜀之政。才不究于大用，命乃系于生民。与时偕行，不可则止。见故人而一笑，绰有余欢；念平生之百为，一无可恨。方将深入不二，独游无何。默追皞可之风，坐致乔松之寿。拭荷知有素，贪禄忘归。慕鸾鹄之高翔，眷樊笼而永叹，倾颂之素，敷写莫穷。

### 答陈斋郎启

伏审祗膺宠命，荣践亨涂。拜庆庭闱，溢欢声于观者；驰书士友，掞华藻之灿然。顾此衰羸，实难当捧。伏惟斋郎，天资深茂，学术淹通。经行两纯，穷达一操。久困有司之尺度，退从老圃于丘园。陋彼素餐，是闻也，非达也；凛然遗直，惟有之，则似之。假道一官，权舆千里。幅巾藜杖，愿为二老之风流；甲第高门，坐看诸郎之富贵。欣颂之至，笔舌难周。

### 贺文太尉启

伏审孚号扬庭，临轩遣使；出节少府，授钺斋坛。夷夏耸观，兵民交庆。盖功业盛大，则极名器而后称；惟德度宏远，故举富贵而若无。蔚为三世之宗臣，岂独一时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丈丈，道本天合，德为人师。信及三川之豚鱼，威加两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为重轻。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黄发而亮武王。既奉册书，益新民听。方将威怀北虏，系颈长纆；约束河公，轨流故道，然后人调伊傅之鼎，归躡松乔之游。舆论所期，斯言可必。轼谪官有限，趋侍无缘。踊跃之心，宣写难尽。

### 登州谢两府启

右轼启，蒙恩授前件官，已于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讫者。迂愚之守，没齿不移。废逐之余，归田已幸。岂谓承宣之寄，忽为枯朽之荣。眷此东州，下临北激。俗近齐鲁之厚，迹皆秦汉之陈。宾出日于丽谯，山川炳焕；传夕烽于海峤，鼓角清闲。顾静乐之难名，笑妄庸之窃据。此盖伏遇某官，股肱元圣，师保万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远。谓使功不如使过，而观过足以知仁。特借齿牙，曲成羽翼。轼敢不服勤簿领，祇畏简书。策蹇磨鋤。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补劓，渐收无用之身。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 谢中书舍人启

右轼启。蒙恩授前件官者。起于贬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参法从。省躬无有，被宠若惊。窃惟人材进退之间，实为风俗隆替之渐。必欲致治，在于积贤。虽一薛居州，齐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晋盗可使奔秦。崔琰进而廉俭成风，杨绾用而淫侈改度。诚国是之先定，虽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汇而征，附马栈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见，好恶自明。人知所趋，势有必至。今朝廷方讲当世之务，力追前代之隆。虽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宽弛赋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进耆老，搜求隗良。将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拭者山林下士，轩冕弃材。少而学文，本声律雕虫之技；出而从仕，有狂狷婴鳞之愚。沟中不愿于青黄，爨下无心于宫徵。误蒙收拾，已出优恩。荐履禁严，殊非素望。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庙堂之用；言为著蔡，下同卿士之谋。余论所加，虚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怜白首之无归。特借宠光，以宽衰病。任隆才下，恩重报轻。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忧。蚤夜以思，进退惟谷。恐惧战越，不知所裁。

### 谢翰林学士启

叨奉宠恩，招居禁近。任逾器表，忧与愧并。内自顾于衰迟，宜退安于冗散。岂期晚节，伏与英游。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诚乐与，共推人物之评；雅量兼容，曲借齿牙之未。致兹朽钝，亦践高华。方修问之未皇，遽移书之见及。其为感佩，难尽敷陈。

### 答试馆职人启

伏承射策玉堂，方观笔阵；校文天禄，逐秀儒林。党友增华，搢绅共庆。国家求贤之道，必于闲暇无事之时；贤者报国之功，乃在缓急有为之际。养之无素，则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则临事欲辞而不可。故纳之于英俊相从之地，观之以世俗不见之书。非独使之业广而材成，抑将待其资深而望重。某官学优而仕，行浮于名。词令从容，议论慷慨。追还正始，文章为之一新；传写都城，纸墨几于骤贵。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轼衰病侵寻，文思荒落。职在翰苑，当发策而莫辞；识匪通儒，惧品藻之不称。过烦临贩，宠

以书词。永为巾笥之珍，愧乏琼瑶之报。

#### 答李宝文启

伏审祇奉异恩，远临全蜀。奎文宝训，方入直于禁严；井络提封，旋出分于忧顾。风猷所暨，谣颂率同。恭惟知府宝文，望重搢绅，材宜廊庙。譬之金石，盖暗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穷之而益远。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来，气复岷峨之旧；舟车云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车，已闻报政。轼倦游滋久，寤寐怀归。空咏甘棠之思，莫展维桑之敬。怅焉永望，言不写心。

#### 答王钦臣启

伏审祇奉明缙，特膺异选，以高才望册府，以令德正仆臣。侧闻除书，大慰舆论。伏惟太仆学士，文鸣早岁，学配前人。豫章虽老于中林，瑚琏终升于清庙。万事不理，问伯始而可知；三篋虽亡，得安世而何患，清涂方践，远业难量。愧修庆之未皇，辱移书之见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怀。

#### 答彭舍人启

伏审显膺宸命，进直掖垣。除目播腾，輿情欣属。国家董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责实。然而宪台省闼。无预于文词；儒馆学宫，不关于政理。惟此六押之任，要须二者之长。非该通经术，则不足以代王言；非晓达吏方，则不足以分省事。是为文士之极任，岂止时人之美谈。果有真才，来膺妙选。伏惟某官，道师古始，识造精微，学穷游、夏之渊源，文列传、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寔多。射策决科，尝魁天下之士；犯颜逆指，有古名臣之风。粤从言动之司，亟掌丝纶之美。璠玕美质，岂独一时宗庙之华；妃样异材，固为后日栋梁之用。拭备员法从，窃庇余光。聊陈輿诵之言，少答函封之辱。其为欣佩，莫究颂言。

#### 谢贾朝奉启

右轼启。自蜀徂京，几四千里；携孥去国，盖二十年。侧闻松楸，已中梁在。过而下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只鸡，谁副桥公之约。宦游岁晚，坐念涕流。未报不货之恩，敢怀盍归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门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大行之望。岂谓通判某官，政先慈孝，义笃友朋，首隆学校之师儒，次访里闾之耆旧。自嗟来暮，不闻拔薤之规；尚意神交，特致生刍之奠。父老感叹，桑梓光华。深衣练冠，莫克垂洟于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于民谣。仰佩之深，力占难尽。

#### 贺范端明启

右轼启。恭承明诏，追录旧勋。名升秘殿之严，实遂安车之养。仍惟余泽，以及后昆。闻命以还，有识相庆。窃谓死生之事，圣贤有不能了；父子

之际，古今以为难言。方其犯雷霆于一时，岂意收功名于今日。惟天知我，绝口不言。伟事发之相重，非人谋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学士，至诚格物，隐德在人。弼亮四世，如毕公，寿考百年，如卫武，独立不惧，舍之则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滕之匮。白日一照，浮云自开。坐使遗民，复观盛事。子孙归沐，下万石之里门；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寿，永作元龟。轼无任欢喜颂咏激切之至。

#### 答范端明启

伏审参稽古乐，追述新书。琢石铸金，成之有数。立钧出度，施及无穷。搢绅云集于奉常，端冕天临于便座。伟兹壮观，自我元臣。窃以乐之盛衰，寄于人之存否。秦、汉以下，郑、卫肆行。虽喜三雍之成，旋遭五胡之乱。平陈之后，粗获雅音；天宝之中，遂杂胡部，道丧久矣，孰能起之。独求三代之遗声，允属四朝之旧德。恭惟致政端明丈丈，耄期称道，直亮多闻。进不谋安，昔既以身而徇义；退犹忧国，今推所学以及人。岂惟尽力于考音，至复倾家而制器。盖事关于治忽，必幽赞于神明。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大师，虽贤者之事也；获古磬十六枚于键为郡，岂偶然而已哉。拭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书之辱。究观累日，喜愧兼怀。徒诵咏于再三，岂发明于万一。

#### 杭州谢执政启

右轼启。小器易盈，宜处不争之地；大恩难报，终为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颜数四。湖山如旧，鱼鸟亦怪其衰残；争讼稍稀，吏民习知其迟钝。虽尚婴于宠剧，庶渐即于安闲。顾此蠢愚，亦蒙侥幸。此盖伏遇某官，辅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与人不求其备。故令狂直，得保始终。指步武于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轼敢不钦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阳城之考；奸容狱市，敢师齐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偿知遇。

#### 答杭州交代启

右轼启。罢直禁中，本缘衰病；分符浙右，更窃宠荣。既寻少壮之旧游，复继老成之前躅。养病卧治之所，蒙成坐啸之余。顾此钝顽，实为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纬俗，雅望镇浮。神驰方切于望尘，心照已先于倾盖。借之余润，成此虚名。滕大夫之才，岂堪治剧；楚令尹之政，或许告新。望见有期，瞻依愈切。

#### 答莫提刑启

右轼启。得请江湖，虽适平生之愿；剗烦狱市，岂堪老病之余。赖兹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劳而愈拙。故于始至，借以一言，此盖伏遇提刑某官，威肃列城，德怀雅俗。虽在按临之属部，不忘宿昔之交情。岂独敦忠厚之风，抑以增衰朽之重。其为感作，未易名言。

#### 答王明州启

伏审奉诏牧民，涓辰莅事。教条清简，曾无颐指之劳；吏下肃承，皆有心服之敬。风声所暨，邻境为先。伏惟知府龙图，迪哲而文，刚中莫屈。大辩若讷，耻为利口之言；小智自私，谁识仁人之勇。道不容于群枉，身乃获于退安。回观争夺之涂，日有荣枯之变。坐啸之乐，勿以语人。强食自颐，犹当为国。

#### 谢生日诗启

蓬矢之祥，虽世俗之所尚；寥莪之感，迫衰老而不忘。岂谓某官，意重琼瑶，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锡类，出妙语以嘘枯。摄提正于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于南斗，更借虚名。永惟难报之珍，但结无穷之好。

#### 贺林待制启

伏审图旧圣时，升华法从。金言谐允，有识叹咨。万木岁寒，配乔松于巨柏；众星夜艾，凜明月与长庚。斧藻昌朝，领袖后进。传闻四远，欢喜一词。恭惟某官，名重弱龄，望高晚节。文章尔雅，盖西汉之余风；悯福无华，亦东京之循吏。凡阅四朝而后用，独为三馆之老臣。著书已成，特未写之琬琰；立功何晚，会当收之桑榆。拭交旧最深，慰喜良甚。尺书为贺，鄙志莫宣。

#### 答杭州交代启

伏审知府，铃辖待制。新易节族，光临督府。旧政已罕于千里，先声坐振于七州。轼偶以庸虚，适相前后。愧无毫发之善，可纪斯民；惟有调察之余，以遗君子。即谐瞻奉，尤切咏思。

#### 答馆职启

伏审奉诏明庭，升华册府。国有得贤之庆，士、知稽古之荣。虎观石渠，极诸儒之妙选；螯宫金阙，笑方士之远求。自喜衰年，获观盛事。某官学本自得，道惟造深。温故为君子之儒，多闻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学，知子云之苦心。亡书复存，赖安世之默识。不试而用，知贤则深。轼方此赐环，遽承枉驾。沐海音之已厚，愧驰谒之未遑。

#### 颍州到任谢执政启

入叅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邦，辄为西湖之长。皆缘天幸，岂复人谋。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国。人淳事简，地壤泉甘。岂惟暂养于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经世，茂德范时。元老庙堂，自有权衡之信；余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笔舌难既。

#### 与京西运使刘昱启

衰病倦游，久怀归意。圣神宽假，特乞守符。条教阔疏，溪湖清远。但坐糜于廩禄，顾难继于贤豪。所幸仁明，曲垂镇抚。特先蒙于顾盼，使增重于吏民。伏惟运使郎中，才简上心，名高省户。暂屈外台之寄，一苏右辅之民。日望车尘，按临封部。少奉海言之未，足为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笔舌难既。

#### 扬州到任谢执政启

择地而安，本非臣子之达节；有求必获，足见庙堂之兼容。释汝、颖之清闲，当江、淮之冲要。旧游所乐，习俗相谙。已见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为条教，自然狱市之清。此盖伏遇某官，师保斯民，菁龟当代。折冲御侮，已获万人之英；补隙辅疏，更收一木之用。轼敢不益求民瘼，勉尽鄙才。但未归田之须臾，犹思报国之万一。

#### 答晁发运及诸郡启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宠光荐及，复付名邦。虽见吏民。敢违条教。尚缘大庇，使获少安。此盖伏遇某官，忠厚有容，高明毕照。乐善忘势，稍霁外台之威；讲；日论心，曲敦同榜之好。余人某官忠厚有容，通明毕照。朝高雅望，流风采之耸闻；士诵德言，借光华于枯朽。致兹疏拙，粗免旷瘝。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无。

#### 贺彭发运启

伏审拜诏十行，观风六路。允符公论，克振先声。恭承曩契之隆，得与属城之未。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发运吏部年兄，士耸英风，时推旧德。用久淹而未尽，才历试而愈高。船满潭中，行奏韦坚之课；钱流地上，伫观刘晏之能。喜抃之深，力占难尽。

#### 答杜侍郎启

伏审荐膺天宠，荣贰卿曹，士友喜于汇征，朝廷为之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温文亮达，宏远清通。直道不回，贯今昔而无愧；处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难。事愈练而益明，用虽晚而必济。自闻休命，实起懦衷。遽承问讯之先，益佩谦光之过。

#### 定州到任谢执政启

燕南赵北，昔称谋帅之难；尺短寸长，今以乏人而授。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扞心知愧。伏念轼愚忠自信，朴学无华。孔融意广才疏，讫无成效；稽康性不伤物，频致怨憎。叨逢圣世之休明，未分昔人之忧患。故求散地，以养衰年。终成命之莫回，悼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夔和天人，方遂万物之性；虚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

眷此余生，实无他望。老如安国，既倦北平之迁；蠹比方回，终有会稽之请。归依之至，笔舌难周。

#### 谢本路监司启

多病早衰，屡有江湖之请；误恩过听，遂分疆场之忧。才无取于折冲，愧已深于卧护。敢缘厚德，尚许兼容。伏惟某官，名重措绅，望隆中外。承宣帝泽，民忘流殍之灾；肃振台风，吏若亲临之畏。顾惟朽钝，得奉教条。但交欣悚之怀，莫罄瞻依之颂。

#### 谢诸郡启

燕南赵北，昔为百战之场；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睹累朝之命帅，皆一代之名臣。岂谓宠荣，曲加疲陋。顾吏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盖伏遇某官，硕德庇民，宏才纬世。余膏所烛，常分无尽之光；蒙雾而行，坐获不知之润。眷言朽钝，未遂颠挤。勉加策励之勤，少答吹扬之赐。

#### 贺邻帅及监司冬至启

月临天统，首冠于三正；气兆黄宫，复来于七日。候微阳之协应，知君子之汇征。伏惟某官，硕德庇民，杰才经世。践扬中外之寄，益推望实之隆。《既醉》大平，实具周诗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羲易之占。轼限以守边，未皇称庆。徒云善颂，莫罄鄙怀。

#### 贺邻帅及监司正旦启

新历既颁，盖履端归余之岁；群情交泰，正赞阳出滞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镇浮，高名华国。非独畴咨之用，已简上心；更膺难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庆无由。欣颂之深，敷陈罔既。

#### 答丁连州启

七年远谪，不知骨肉之存亡；万里生还，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颺雾，稍习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难复见鲁卫之士。而况清时雅望，令德高标。固已闻名而自惭，盖欲通书而未敢。岂谓知郡朝奉，仁无择物，义有违时。每怜迁客之无归，独振孤风而愈厉。固无心于集苑，而有力于嘘枯。远移一纸之书，何啻百朋之锡。过情之誉，虽知无其实而愧于中；起废之文，犹欲借此言以华其老。穷途易感，永好难忘。

#### 答陈提刑启

久审岛夷，偶未书于鬼录；逃归空谷，固喜闻于足音。况清庙瑚璉之姿，为明堂杞梓之用。欲闻名而未敢，岂流问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时，望重多士。鲁诸儒之德业，缘饰政刑；汉循吏之风流，本源经术。暂屈云霄

之步，一苏岭峤之民。怜迁客之无归，坠尺书而起废。助其羽翼，借以齿牙。但忧枯朽之余，难副吹嘘之力。既感且作，不知所云。

#### 答彭贺州启

窜流海国，脱身羈鬼之林；洒扫真祠，拜赐散人之号。喜归田之有渐，悼报国之无期。方自愧于心颜，敢闻名于左右。岂谓某官，曲敦雅好，深轸穷途。赐以尺书，借之余论。温词曲尽，贤于十部之见临；陋质增华，果已五浆之先馈。但惭衰朽，虚辱品题。敬佩至言，永以为好。

#### 答王承议启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画诺，又观枳棘之栖。多难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梦，复见故人。伏惟知郡承议，居以才称，进田德选。渊源师友，旧仰郑公之高；歌咏风流，近传邵父之继。不忘畴昔，曲赐拊存。岂独怜衰朽而借宠光，盖将敦风义以励世俗。感佩之至，笔舌难周。

#### 答王幼安宣德启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间关百罹，何所不有。顷者海外，搪乎盖将终焉；偶然生还，置之勿复道也。方将求田问舍，为三百指之养；杜门面壁，观六十年之非。岂独江湖之相忘，盖已寂寥而丧我。不谓某官，讲修旧好，收录陈人。粲然云汉之章，被此枯朽之质。欲其洗濯宿负，激昂晚节。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毅牙，如伏枥马。非吹嘘之所及，纵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为好。

#### 求婚启

结缡早岁，已联昆弟之姻亲，垂白南荒，尚念子孙之嫁娶。敢凭良的，往款高阁。轼长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质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风绵逸，庶几弓冶之余。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辈之爱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门，教成家庙。中郎坟典之付，岂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复见今日。仰缘夙契，祇听俞音。

#### 定州到状

得请近藩，澁涂治境。即谐披奉，预切忻愉。

#### 谢韩舍人启

某闻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执法，以绳天下之偷。盖不推恩则无所兼容，不执法则有所侥幸。有司推恩而求名，则侵君之权；天子执法而责实，则失民之望。为君者常病于察，为臣者又失之宽。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于多言，故有司执法而无所忌。古之良有司，忧其

君而不恤于私计，故天下归怨而不敢辞。况欲选材而置官，是将教民而图任，唯所利国，岂容树恩。今圣上推不忍之心，使贤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于相淆。向者哀怜老儒，故为特奏之令；惻恻连坐，又开别试之涂。此天下所以咏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体，夫岂同条。伏惟舍人执事，为时求材，忧国忘己。所图甚远，将深计于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牵于毁誉。变苟且依违之俗，去浮伪嚣哗之文。罢黜俗儒，动以千计；讲通经术，得者九人。顾兹小才，偶在殊选。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执法如此之坚。将天下实被其钧陶，二字一作休功岂一夫独遂其私愿。感荷激切。不能自胜。

### 颍州谢运使启

衰病倦游，久怀归意。圣恩宽假，特乞守符。条教阔疏，溪湖清远。但坐糜于廩禄，顾难继于贤豪。所幸仁明，曲垂存抚。特先蒙于顾盼，使增重于吏民。伏惟某官，才简上心，名高省闼。甄屈外台之寄，一苏右辅之民。日望车尘，按临封部。少奉海言之未，得为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笔舌难既。

### 答漕使启

多病早衰，屡有江湖之请；误恩过听，遂分疆场之忧。才无取于折冲，愧已深于卧镇。敢缘厚德，尚许兼容。恭惟某官，名重缙绅，望隆中外。承宣帝泽，民忘流浮之灾；肃振台风，吏若亲临之畏。顾惟朽钝，得奉教条。但交欣悚之怀，莫罄瞻依之颂。

### 上执政谢奖谕启

事有眼勤，此实守臣之职；功无可录，遽膺褒诏之荣。闻命惟惊，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遗惠及于东方；徐居下流，受害甲于他郡。比缘众力，获保孤城。洒沈澹灾，无补洪源之塞；增卑培薄，仅循下策之施。敢图天听之卑，乃辱玺书之赐。兹盖伏遇某官，左右元圣，师保万民，方以一夫不获为己羞，故众人皆乐以善告。遂缘过听，致此曲恩。某敢不祇服训词，益修吏职。深自策其弩钝，庶有补于涓埃。过此以还，罔知所措。

### 谢王内翰启

窃以取士之道，古难其全。欲求倜傥超拔之材，则惧其放荡，而或至于无度；欲求规矩尺寸之士，则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为。进士之科，昔称浮剽。本朝更制，渐复古风。博观策论，以开天下豪俊之涂；精取诗赋，以折天下英雄之气。使齷齪者望而不敢进，放荡者退而有所裁。此圣人所以网罗天下之逸民，追复先王之旧迹，元臣大老，皆出此涂。伏惟内翰执事，天材俊丽，神气横溢。奇文高论，大或出于绳检；比声协句，小亦合于方圆。盖天下望为权衡，故明主委之黜涉。某之不肖，与在下风。顾惟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某亦恃有执事之英鉴，以为小节之何拘。执事亦将收天下之遗才，观其大纲之所在。骤至殊等，实闻四方。使知大国之选才，非顾当

时之所悦。渺然陋器，虽不能胜多士之喧言；卓尔大贤，自足以破众人之浮议。方将奔走厥职，厉精乃心。苟庶几无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万一有毫发之效，少答至仁。感惧之怀，不知所措。

#### 上留守宣徽启

右某启。少年游学，方成都乐职之秋；壮岁效官，复淮阳卧理之日。矧留都之清净，眷幕府之优闲。再枉辟书，重收孤迹。哀怜废弃之久，谁复肯然；绸缪樽俎之欢，亦非偶尔。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望重屡朝。体河岳之兼容，纳涓尘而不间。衣食有奉，已宽尽室之忧；道德照人，况复终身之幸，其为感激，难尽敷陈。

#### 谢交代赵祠部启

近审新命，屈领此邦。名实所加，吏民交庆。夫何骛蹇之步，偶兹糠跳之先。虽甚内惭，实为大幸。恭惟某官，清名肃物，雅望在人。以博学而济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试萧生于冯翊，犹烦长孺于淮阳。眷此东原，几为大泽。尚呻吟之未复，岂罢陋之所堪。望公之来，以日为岁。祝颂之素，写述难周。

#### 贺孙枢密启

伏审对扬纶綍，进领枢机。道不虚行，必赖股肱之力；人惟求旧，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克山甫之将明，气备孟轲之刚大。声华倾于众望，功业见乎有为。拥节常山，远过长城之备；削繁京兆，遂令鸣鼓之稀。公议益崇，贵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图保大之勋。惟时运筹，既壮王猷之塞；伫观秉轴，更增帝载之熙。某限以郡符，阻趋墙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怀。

#### 上监司谢礼上启

燕南赵北，昔为百战之场。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观累朝之命帅，皆一代之名臣。岂谓宠荣，曲加疲陋。顾吏民之易治，幸衰朽之少安，此盖伏遇某官，硕德庇民，宏才伟世。余膏所烛，常分无尽之光；蒙雾而行，坐获不知之润。眷言朽钝，未遂颠躋。勉知策厉之勤，少答吹扬之赐。

#### 回列郡守倅启

祇奉诏恩，出临边寄。愧非才之难强，托余庇以少安。岂谓仁私，过形存问。感佩之至，宣写莫周。

#### 贺列郡知通贺冬启

日旋南极，气兆黄官。窃惟视履之祥，宜拥自天之祐。未遑驰问，先辱惠音。感佩之诚，敷述罔既。

### 贺邻帅监司年节启

新历既颁，盖履端归余之岁；群情交泰，正赞阳出滞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镇浮，一作时高名华国。非独畴咨之用，已简上心；更膺难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庆无由。欣颂之深，敷陈罔既。

### 回列郡守倅贺年启

新历既颁，群情交泰。过蒙流问，祇服宠光。永惟嗣岁之兴，必享宜民之禄。徒深颂咏，莫罄敷陈。

### 谢监司启二首

近审下车，辄尝进记。徒欲闻名于将命，未皇尽意以占词。不图谦光，遽锡褒宠。感铭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以旧德之贤，当圣朝之选。恩足以济法，义足以理财。先声所临，公议同庆。凡暨属部，实有赖于庇麻；惟是孤踪，更曲蒙于优借。此为过幸，岂复胜言。

又

伏念倾盖若故，虽自慰于宿心；尽言非书，故未纾于诚意。即膺宠复，实佩谦光。退属纷索，遂疏上記，遽叨荣问，徒益厚颜。恭惟某官，造道惟深，养气以直。理财不愆于义，行法不失其恩。窃聆下风，倍仰厚德。不图幸会，遽隶属封。吏畏民怀，既仰安于明哲；心劳政拙，庶粗免于谴诃。喜抃至深，敷陈莫罄。烦歆尚炽，参对末期。伏冀精颐，别即迅召。

### 贺高阳王侍制启

伏审显奉恩纶，荣更帅阃，镇武垣之冲要，联内阁之高华。公议交俞，贵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于时有为。发挥才谋，更历事任。道能济而不过，事虽难而不辞。简在圣心，遂益柄任。峻登秘近之直，重易关防之雄。有恩有威，方结东人之爱；允文允武，更纾北顾之忧。即观成功，进涉近辅。

### 贺青州陈龙图启

伏审光奉诏书，往司留宪。汉恩予告，暂优三最之勤；商梦怀人，方徯巨川之济。于公自计，为喜可量。伏惟某官，文武宪邦，忠嘉致主。众谓老成之托，孰逾旧学之贤。而乃力谋退安，示有疾病。挥金故里，虽荣疏傅之归；雅意本朝，日望萧公之入。无由迫饯，徒切瞻依。

### 谢惠生日诗启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贻佳什。允也风人之作，灿然华袞之荣。自省庸虚，惟知愧汗。虽大人占《斯干》之梦，喜获嘉言；而弟子废《寥获》之篇，难忘永慕。感佩之素，敷染莫周。

### 谢求婚启

敢议婚姻，盖恃乡闾之未：遂忘门阀，亦缘声气之同。龟筮既从，祖考咸喜。伏承令子弟二小娘子，庆闱灌秀，岂独卫公之五长；而某第二子某，驾质少文，庶几南容之三复，恭驰不腆之币，永结无穷之欢。悚抃于怀，敷述罔既。

### 贺正启

伏以物壮则老，肃役所以成岁功；否终必倾，反复然后知天意。凡在含生之类，休有向荣之心。恭惟某官，履信体仁，秉德直义。才无施而不可，道得时而愈隆。方当汇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阻候门墙。瞻颂之深，敷宣罔既。

### 贺冬启

伏以候堤室之清宫，警告以日；卜台观之黄侵，史书有年。共安消长之来，以待阴阳之定。恭惟某官，才猷杰异，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顺获天人之助，某恪守官次，阻称寿觞。坐驰倾向之心，莫罄安荣之遇。

### 贺正启

伏以葦桃在户，磔禳以饯余寒；椒柏称筋，播烈以兴嗣岁。在时为泰，与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洽斯民，才高当世。迹难淹于外补，望已隆于本朝。庆此朋来之辰，必有汇征之福。某官守所系，展谒无阶。颂咏之深，敷写难尽。

### 谢孙舍人启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耸闻中外，交庆士夫。窃惟二圣之心，盖以多士为急。灭烽仆鼓，而以将帅为藩垣；抵壁捐金，而以公卿为帮廩。盖樽俎有折冲之恃，则黎藿无见采之忧。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学不专于为己，才已效于临民。穆如清风，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霰雪自消。兹为收拾之储，岂特丝纶之任。不遗衰朽，过辱緘封。永敦为好之怀，深负难酬之作。

### 谢吕学士启

文学之选，人才所难。迥无世禄之嫌，远绝茅衡之弃，矧此国家养贤之地，岂为儒者窃禄之私。某官学古入官，修身以道。志本为己，行浮于名。直谅多闻，固可追于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于古人。果膺选抡，益登清要。

未皇驰问，先辱惠音。

### 答新苏州黄龙图启

伏审光膺诏函，移牧吴会。先声所被，惠政已孚。自顾妄庸，敢论畴昔。既联法从之末，又窃邻光之余。金华玉堂，帝左右之高选；武林茂苑，江东南之要藩。虽才分阔绝于贤愚，而步武差池于先后。其为喜幸，宜倍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国器。学已试而可用，望久养而益隆。偃息均劳，叔度莫窥千万顷；治行称首，次公行践于三槐。润泽所加，迂愚有托。辱移书之周厚，实惜宠于衰迟。铭感之深，笔舌难喻。

### 贺提刑马宣德启

奉命按刑，捧节入境。吏民相庆，已戴二天之仁；衰病自私，独先一日之雅。恭承荣问，有激懦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望高朝论。治行耸闻于中外，家声洋溢于给绅。眷三吴之疲民，困连年之积潦。畴咨明哲，宣布厚恩。匪惟调瘵之获苏，抑亦庸虚之知勉。其为喜幸，岂易名言。

### 答曾舍人启

伏审显膺制命，荣进掖垣。风声所加，中外同庆。伏以取才之道，自昔为难。惟君子之所为，固众人之莫识。奢俭异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无喜。某官异材秀出，博学名家。世以文明，远继父兄之业；早缘德进筒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进之，论者惜其晚矣。训词一出。皆丹青润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粃在前之叹。过蒙宠顾，辱示华笺。愧无酬德之言，徒有得贤之庆。感忭之素，写述难周。

### 答秀州胡朝奉启

伏审初见吏民，首行条教。邻封甚迓，欣谣颂之蔼然。緘牒先蒙，愧劳谦之过矣。某官望推朝论，才映士林。用已试于盘根，所居见纪；政方观于馀地，不令而行。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击析之相闻；矜式百为，知伐柯之不远。其为欣咏，难尽名言。

### 上虢州太守启

伏审光奉宸恩，宠分郡寄。惟此山河之胜，宜膺师帅之权。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农故地，虢国旧邦。周分同姓之亲，唐以本支为尹。富庶雅高于二陕，驾花不谢于三川。韩公三十一篇，风光咸在；贾岛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淄灌溉之饶，被女郎云雨之施。四时无旱，百物常丰。宝产金铜，充仞诸邑；良材松柏，贍给中都。至于事简讼稀，潇洒有道山之况；鱼肥鹤浴，依稀同泽国之风。自匪臣贤，不轻假守。故来者未尝淹久，而优恩已见迁除。非总一路之转输，则入六曹而侍从。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知府某官，学造渊源，道升堂奥。精裨尽天人之蕴，高明穷性命之微，中

外屡更，功名茂著。铜虎暂淹于百里，朱轡聊寄于三堂。仰望精微，俯临民社。共溪星言而凤驾，思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踪，宾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钦星斗之名。岂谓此时，获依巨庇。惟良作牧，已兴来暮之歌谣；有陨自天，惟恐别膺于纶綍。无任丹恳，倍切驰情。

#### 贺蒋发运启

伏审上计入觐，拜恩言还。拥节东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图广内，示将大用之权舆。凡在庇庥，举增抃跃。恭惟某官，受材秀杰，秉德纯忠。蔚然西汉之文，深厚尔雅；展矣东京之吏，拊恤无华。虽已得正法眼藏于大祖师，犹有一大事因缘于当来世，固将入践卿相，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结王知，随所寓而作佛事。某窜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称庆之未皇，忽移书之见及。欣感之幸，笔舌难宣。

#### 答杭州交代林侍制启

伏审新易节旄，光临督府，旧政已罕于千里，先声坐振于七州。某偶以庸虚，适相先后。愧无毫发之善，可纪斯民；惟有凋擦之余，以遗君子。即谐瞻奉，尤切咏思。

#### 答临江军知军启

泮水政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画诺，又观积棘之栖。多难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梦，复见故人。伏惟某官，居以才称，进由德选。渊源师友，旧仰郑公之高；赞一作歌咏风流，近传召父之继。不忘畴昔，曲赐俯存。岂独怜衰朽而借余光，盖将敦凤义以励流俗。感佩之至，笔舌难宣。

#### 贺年启二首

效五物以观云，咸知岁美；备八能而合乐，益验人和。伏惟某官，进德及时，宜民受禄。肇履三阳之应，永膺百顺之归。未遂披承，徒增欣咏。

又

三阳应律，万宝向荣。永惟视履之祥，宜获自天之祐。未皇展庆，徒切颂言。

#### 高丽大使远迎启

伏审观光魏阙，自忘浮海之勤；授馆吴都，将有披云之幸。过承谦德，先在华城。感荷之深，诵言莫既。

#### 副使启

伏审祗率邦常，来修方贡。适此海隅之守，得瞻使节之华。首辱緘膝，过形谦抑。其为感作，难尽名言。

#### 谢大使土物启

伏审扬舲造朝，弭节就舍。归时事于宰旅，方劳远勤；发私币于公卿，亦蒙见及。莫遑辞避，但切感铭。

#### 谢管设大使启

鸣鹿食野，方主礼之粗陈；骊驹在门，叹宾欢之莫尽。遽辱移书之重，益惭为具之疏。即遂愿言，徒增铭佩。

#### 副使启

伏惟舍馆初定，徒馭少休。粗接宾欢，方愧汽牵之陋；曲敦私好，特班琛贡之余。感佩于怀，愧作无量。

#### 谢副使启

伏以裴回弭节，必忘靡监之勤；笑语飞筋，深怀不腆之愧。过承荣问，益荷谦勤。感眼于衷，笔舌难尽。

#### 罢登州谢杜宿州启

桑榆晚景，忽蒙收录之恩；山海名邦，得窃须臾之乐，自非明哲，少借余光。内自顾其空疏，必难逃于旷败。某官高风肃物，雅望应时，既悄梯以宜民，亦儒雅而饰吏。每假齿牙之论，曲诚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奚既。

#### 杭州到状

得请支郡，备员属城。幸兹衰病之余，托在庇麻之末。即谐瞻奉，预切欣愉。

#### 贺王发运启

伏审荣膺制检，总领漕权。惨舒六路之民，表里大农之政。风声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学术过人，忠嘉许国。暂屈分符之寄，已膺侧席之思。乃眷东南，欲少苏于疲瘵；无心内外，当益罄于谋惟。凡在庇麻，岂胜欢慰。

#### 贺新运使张大夫启一本作贺叶运使

伏承抗族入境，揆日临民。方一节之风驰，已列城之云靡。矧惟雅故，尤激懽惊。伏惟某官，早以异材，著闻美绩。议法造令，久裨于庙谋；宣化承流，

益试之民事。自闻新命，实慰輿情。再惟衰朽之余，得荷宽明之庇。其为厚幸，未易究陈。著闻美绩下四句一本作望高郎选粲列星之经躔华使周爰凜外台，风采

### 回答馆职启

伏审奉诏明廷，升华册府。国有得贤之盛，士知稽古之荣。虎观石渠，极诸儒之妙选；螭宫金闭，笑方士之远求。自喜衰年，获观盛事。恭惟某官，学本自得，道惟造深。温故为君子之儒，多闻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学，知子云之苦心。亡书复存，赖安世之默识。不试而用，知贤则深。某方此赐环，遽承枉驾。沐海音之已厚，愧驰谒之未遑。

### 答乔舍人启

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慷慨，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则西晋无可士。兴言及此，太息随之。元祐以来，真人在位。并兴多士，以出异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兹显擢，实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为国器。深厚尔雅，非近世之时文；直谅多闻，盖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几，华国著称。岂惟台省之光，抑亦邦家之庆。过蒙疏示，深服 谦。顾惭衰病之余，莫究欣承之意。

### 谢右史启

比者误被圣恩，轮及弃物。起于贬所，付以名藩。牧养疲民，曾未施于薄效；跻攀近侍，已再被于宠光。禄既多则功不可微，职既崇而责尤当重。顾息辞之莫获，念图报之未能。方以为忧，敢辱见庆。此盖某官德惟乐善，志务达人。重缘姻好之私，贵以文词之美。捧读数四，退增愧惭。属春候之向和，宜福禄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倾怀。

### 贺时宰启

伏审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号扬廷，士识上心之所尚；置邮传命，人知圣泽之将流。靡不欣愉，至于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广博而良。进以正而正邦，异乎求以求政；贯六经百子之学，焕三代两汉之词。昂稟自殊，伟萧侯之八尺；斗南莫竞，凜梁公之一人。加以绝识见微，旷度举远。清心省事，则法可使复结绳之约；强本节用，则货可使若流泉之长。材无不可范而成也，譬泥之在钩；俗无不可易而善也，犹风之靡草。是皆还至而有效，安见为事而无功。盖神考贻谋，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缵要，宜纤悉以勿加。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图任之愈笃。岂豎疏逖，所独咏歌。惟民罔知，合语则圣。凡有诏令，率先惠慈。固已遐迩争传，室家胥庆。顾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谓吾相劝吾君以爱人。欢声格于九天，乖气消于万汇。在昔小国，如彼景公。损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汤大信之诰，有夔、契同寅之

言。蠢尔凭生，犹知助顺；赫然在上，岂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无佞舌。辄忘犯分，顾欲输诚；然有难言，是在精智。盖无交则莫与苟，好谋则必成。不恶而严，匪怒伊教。终成大赖，岂曰自私。伏念某遭时休明，赋命衰薄。蚤粗蒙于遴选，比久幸于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沧溟不改，叹自荡之波臣。重以倾岁周旋，窃尝撰屢；永涂流落，无复扫门。岂赖补息剿黥，彫朽粪朽；出鄙见日，去盆望天。怅末力之将殫，愧明恩之莫报。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倘奉法循理之可为。民社非轻，犹承宣而惴惴；天渊靡外，亦戾跃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获躬诣省庭，预百执事贺钧，屏下情无任。

### 及第后谢秋赋试官启

伏以圣人设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间，亦学为政。故知礼乐者，可与言化，通《春秋》者，长于治人。盖三代之所常行，于六经可以备见。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使学者皆能明其心，则天下可以运于掌。降及近世，析为二涂。凡王政皆出于刑书，故儒术不通于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于学；而其所以为学者，亦无施于民。游痒序者忘朝廷，读法律者捐诗赋。场屋后进，挟声律一作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顾雕虫而自笑。旧学无用，古风遂忘。终始之意，曾不相沿；贵贱之间，亦因遂阔。下之士有学古之志，而无学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无用儒之实。顾兹愉弊，常切悯嗟。苟非当世之大贤，孰拯先王之坠典？伏惟某官，才出间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务；旋居要职，又为儒者之师。一作宗明习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经术，而不为迂阔。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辍自朝联，付之文柄。命题甚易，而不肖者无所兼容；用法至宽，而犯令者未尝苟免。观其发问于策，足以尽人之才。讲求一作欲闻先圣之心，考其诗义；深悲古学之废，讯以历书。条任子之便宜，访成君之故事。不泥于古，不牵于今。非有苛碎难知之文，将观磊落不羁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诚可以致治，又知声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于捐旧。畴一作平昔所欲，一作叹于今遂忘。某才无他长，学以自守。为文病拙，不能当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惧辱贤材一作人之举。翻然如果之羽翼，追逸翮以并游；沛然如假之舟航，临长川而获济。偶缘大庇，粗遂一名。方将区区于簿书米盐之间，碌碌于尘埃捶楚之地。虽识恩之所自，顾力报之未由。感惧之怀，言不能尽。一作不知所措

### 谢应中制科启

临轩策士。方搜绝异之才；随问献言，误占久虚之等。忽从佐县，擢与评刑。内自顾于无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难。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论其一日；通变者恐人材之未尽，故详于采听，而略于临时。兹二者之相形，顾两全而未有。一之于考试，而掩之于仓卒，所以为无私也，然而才行之迹，无由而深知；委之于察举，而要之于久长，所以为无失也，然而请嘱之风，或因而滋长。此隋、唐进士之所以为有弊，魏、晋中正之所以为多好。惟是贤良茂异之科，兼用考试察举之法。每中年辄下明诏，使两制各举所闻。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临之以患难而能不变，邀之以宠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后责其

当世之要用。学博者又须守约而后取，文丽者或以用寡而见尤。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与中书之召命，已为天下之选人。而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实。至于此而不去，则其人之可知。然犹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谏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议，辄为废人。是以始由察举，而无请谒公行之私；终用考试，而无仓卒不审之患。盖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则夫不肖者安得而容。某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经独传于家学，为文不愿于世知，特以饥寒之忧，出求斗升之禄。不谓诸公之过听，使与群豪而并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窃俊良之举，不知才力之微。论事迂阔，而不能动人；读书粗略，而无以应敌。取之甚愧，得而益惭。此盖伏遇某官，以尧舜之道辅吾君。以伊周之业为已任。恐一夫不获自尽。以为庙堂之忧。恩天下所以太平。必用箠斲之说。亟收未学。以辅大猷。然志卑处高。德薄宠厚。历观前辈。由此为致君之资。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过此以往。未知所裁。以尧至大猷五十字一本作德为世之望人位为时之显处声称所破四方莫不奔趋议论一家多士以为进退致兹庸未亦与甄收

#### 下财启

夙缘契好，获讲婚姻。顾门阀之虽微，恃臭味之不远。敬陈纳市之礼，以行奠雁之仪。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欢于二姓。

#### 答求亲启

藐尔诸孤，虽本轩裳之后；閤然衰绪，莫闲纂组之功。伏承某人，儒术饬修，乡评茂著。许敦兄弟之好，永结琴瑟之欢。瞻望高门，获接登龙之峻；格勤中馈，庶几数马之恭。

#### 与迈求亲启

里闾之游，笃于早岁。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长子迈，天资朴鲁，近凭游艺之师传；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市，愿结无穷之欢。

#### 徐州谢邻郡陈彦升启

受代胶西，甫违仁庇；分符泗上，复托恩私。祇见吏民，布；宣条教。郡有溪山之乐，庭无争讼之烦。曾何妄庸，获此侥幸。此盖某官纪纲千载，仪表一方。议论信于中朝，予夺公于多士，衰：罢无术，既常荷于兼容，勉厉自将，或无忝于知遇。感惧之素，敷染难宣。

#### 湖州上监司先状

弭掉江郊，耸闻风采。驰神德守，若奉诲音。欣柞之深，敷宣莫究。

#### 回同官先状

幸因联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遥，欣愉良极。

#### 黄州还回太守毕仲远启

五年严谴，已甘鱼鸟之乡；一舸生还，复与给绅之未。屡将通问，辄复自疑。方兹入境之初，遽已海音之辱。披緘惊眩，抚己汗惶。共惟某官，师帅斯民，表仪多士。道德龚、黄之右，牢圉坐空；风流王、谢之间，啸歌自得。岂特居人之安堵，固将迁客之忘归。路转湖阴，益听风谣之美；神驰铃下，如闻罄咳之音。瞻咏实劳，敷宣罔既。

#### 杭州与莫提刑启

罢直禁中，本缘衰病；分符俐右，更窃宠荣。顾惟顽钝之资，岂任繁剧之寄。仰凭多可，或赐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简上。肃高风于列郡，泱厚德于齐民。千佛题名，昔忝游从之末；三吴按郡，想蒙润泽之余。会见有期，瞻依愈切。

#### 回苏州黄龙图启

伏审政成京口，诏徙吴都。眷惟疆境之邻，首被风声之美。亟蒙音诲，良慰望恩。伏惟某官，赋才敏明，秉德仁厚。践扬台省，既久简于上心；偃息江湖，尚历试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协群言。欣颂之诚，口占难尽。

#### 代贺欧阳枢密启代大中公

伏以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节，实为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风，孰不欣沛。切以国家分设二府，纪纲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抚民于内者，皆效节于中书；秉义蹈忠，所以捍城于外者，皆受制于枢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干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为宰臣。职虽或偏，道未始异。盖近古之制，兵农混于一民；自汉以还，文武分为二职。所上者系乎其世，所长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岂复容易。恭以枢密侍郎，名冠当代，才雄万夫。通习世务，而皆有本源；讲明经术，而不为迂阔。摧居大位，实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为尽得其才；贤士大夫，皆以为得行其道。某分守远郡，寓居近畿。仰大贤之登庸，助率土之欢咏。

## 第八卷

### 铭四十七首

#### 却鼠刀铭

野人有刀，不爱遗余。长不满尺，剑钺之余。文如连环，上下相繆。错之则见，或漫如无。昔所从得，戒以自随。畜之无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终夕窸窣。叱诃不去，啖啗枣栗。掀杯舐缶，去不遗粒。不择道路，仰行躡壁。家为两门，窳则旁出。轻趋捷猾，忽不可执。吾刀入门，是去无迹。又有甚者，聚为怪妖。昼出群斗，相视瞄吁。舞于端门，与王杂居。猫见不噬，又乳于家。扭于永氏，谓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肃然无踪。物岂有是，以为不诚。试之弥旬，为凜以惊。夫猫鸛禽，昼巡夜伺。拳腰饵耳，目不及顾。须摇于穴，走赴如雾。碎首屠肠，终不能去。是独何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无有爪牙，彼孰为畏，相率以逃。呜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谕，是亦何劳。

#### 砚铭九首

##### 玉堂砚铭

文同与可将赴陵州，孙洙巨源以玉堂大砚赠之。与可属苏轼子瞻为之铭，曰：坡陁漫，天阔海浅，巨源之砚。淋漓荡滂，神没鬼出，与可之笔。焮南山之松，为煤无余。涸陵阳之水，维以濡之。陵阳在高山上，至山难得

水

##### 鼎砚铭

鼎无耳，槃有趾。鉴幽无见几不倚。暘虫陨羿丧厥喙，羽渊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东南但，黝然而深维水委。谁乎为此昔未始，戏名其臀加幻诡。

##### 王平甫砚铭

玉德金声，而寓于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撕。平甫之砚，而轼铭之。

##### 邓公砚铭并叙

王巩，魏国文正公之孙也。得其外祖张邓公之砚，求铭于轼。铭曰：邓公之砚，魏公之孙。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邓公德而寿。三复吾铭，以究令名。

##### 端砚铭

千夫挽埤，百夫运斤。篝火下继，以出斯珍。一嘘而该，岁久愈新。谁

其似之，我怀斯人。

### 孔毅甫龙尾砚铭

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爪肤而毅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

### 凤味砚铭

帝规武夷作茶因，山为孤凤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琼玖，玉乳金沙发灵窦。残漳断壁泽而黝，治为书砚美元有。至珍惊世初莫售，黑眉黄眼争妍陋。苏子一见名风味，坐令龙尾羞牛后。

### 米黼石钟山砚铭

有盗不御，探奇发瑰。攘于彭蠡，斫钟取追。有米楚狂，惟盗之隐。因山作研，其词如云。

### 黼砚铭

龙尾黼砚，章圣皇帝所尝御也。乾兴升遐，以赐外戚刘氏，而永年以遗其舅王齐愈，臣拭得之，以遗臣宗孟。且铭之曰：黔、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毅理，金声而玉色也。云杰露湛，祥符之泽也。二臣更宝之，见者必作也。

### 金星洞铭

宝山南麓凤左翅，惊雷划石速蚪起，凝阴嘘坚出怪讳。是生神草肖苍虺，离离赤志挟脊尾，飞流丹石决痈痛。金星非实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见谓，凡名相因皆此比。

### 文与可琴铭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释之萧然，如叶脱木。按之噫然，应指而长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遗形而不言者似仆。

### 山堂铭并叙

熙宁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来告故东武城中沟读圯坏，出乱石无数。取而储之，因守居之北墉为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开新堂北向，以游心寓言焉。其铭曰：

谁哀斯坚，土伯所储。潦流发之，神以界予。因庀为堂，践城为山。有乔苍苍，俯仰百年。

### 远游庵铭并叙

吴复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见其出入人间，若有求者，而不见其所求。不喜不忧，不刚不柔，不情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灌。”乃取屈原《远游》作《大人赋》，其言宏妙，不遣而放。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而归于南海之上，必将俯仰百世，奄忽万里，有得于屈原之《远游》者，故以名其庵而铭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愿从子而远游。子归不来，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问道于屈原，借车于相如，忽焉不自知。历九疑而过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龟壳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几为我一笑而少留乎？

### 徐州莲华漏铭并叙

故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燕公肃，以创物之智闻于天下，作莲华漏，世服其精。凡公所临，必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虽有巧者，莫敢损益。而徐州独用警人卫朴所造，废法而任意，有壶而无箭。自以无目而废天下之视，使守者伺其满，则决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国子博士傅君，褐公之外曾孙，得其法。为详其通守是邦也，实始改作，而请铭于轼。铭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识多寡，手知重轻。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计者，必付之于度量与权衡。岂不自信而信物，盖以为无意无我，然后得万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仑旁薄于三十八万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虽疾雷霾风雨雪昼晦，而迟速有度，不加亏赢。使凡为吏者，如瓶之受水不过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视时之上下，降不为辱，升不为荣。则民将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 三槐堂铭并叙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蹠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

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 菩萨泉铭并叙

陶侃为广州刺史，有渔人每夕见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视其款识，阿育王所铸文殊师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迁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动。益以牛车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复没，遂以还寺。其后惠远法师迎像归庐山，了无艰碍。山中世以二僧守之。会昌中，诏毁天下寺，二僧藏像锦绣谷，比释教复兴，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发见，如峨眉、五台所见。盖远师文集载处士张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传如此。今寒溪少西数百步，别为西山寺，有泉出于嵌窦间，色白而甘，号菩萨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谓余，岂音像之所在乎？且属余为铭。铭曰：

像在庐阜，宵光属天。旦朝视之，寥寥空山。谁谓寒溪，尚有斯泉。益往鉴之，文殊了然。

### 石鼎铭并叙

张安道以遗子由，子由以为轼生日之馈。铭曰：

石在洛书，盖隶从革。矢矜医贬，皆金之职。有坚而忍，为釜为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 六一泉铭并叙

欧阳文忠公将老，自谓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钱塘，见公于汝阴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于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往从勤乎？”予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抵掌而论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见其暂寓人间，而不知其乘云驭风历五岳而跨沧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来为恨。公麾斥八极，何所不至，虽江山之胜，莫适为主，而奇丽秀绝之气，常为能文者用，故吾以谓西湖盖公几案间一物耳。”勤语虽幻怪，而理有实然者。明年，公薨，予哭于勤舍。又十八年，予为钱塘守，则勤亦化去久矣。访其旧居，则弟子二仲在焉，画公与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旧无泉，予未至数月，泉出讲堂之后，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凿岩架石为室。二仲谓予：“师闻公来，出泉以相劳苦，公可无言乎？”乃取勤旧语，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铭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数千里，后公之没，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几于诞乎？曰君子之泽，岂独五世而已，盖得其人，则可至于百传。尝试与子登

孤山而望吴越，歌山中之乐而饮此水，则公之遗风余烈，亦或见于斯泉也。

### 大觉鼎铭

乐全先生遗我鼎甌，我复以饷大觉老禅。在昔宋、鲁，取之以兵。书曰郟鼎，以器从名。乐全、东坡，予之以义。书曰大觉之鼎，以名从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为苦为甘。咨尔学人。

### 四达斋铭并引

高邮使君赵晦之，作斋东园，户牖四达，因以名之，眉山苏轼过而为之铭，曰：

有藏于中，必谋于外。惟慢与谨，皆盗之海。孰如此间，空洞无物。户牖阖开，廓焉四达。击去盗易，使无盗难。我无可攘，以宁则完。赵侯无心，得法赤溪。四出其斋，以达民迷。

### 择胜亭铭

维古颍城，因颖为隍。倚舟于门，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汉之苍。如洛之温，如浚之凉。可惜我客，可流我觞。我欲即之，为馆为堂。近水而构，夏潦所襄。远水而筑，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来梁。凿纳交设，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张。我所欲往，一夫可将。与水升降，除地布床。可使杜蕢，洗觶而扬。可使庄周，观鱼而忘。可使逸少，袂袂而祥。可使太白，咏月而狂。既芥我茶，亦醪我浆。既濯我纓，亦浣我裳。岂独临水，无适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场。无胫而趋，无翼而翔。敞又改为，其费易偿。榜曰择胜，名实允当。维古至人，不留一方。虚白为室，无何为乡。神马尻舆，孰为轮箱，流行坎止，虽触不伤，居之无盗，中靡所藏。去之无恋，如所宿桑。岂如世人，生短虑长。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锡瓦铜雀，石门阿房。俯仰变灭，与生俱亡。我铭斯亭，以砭世盲。

### 德威堂铭

元祐之初，诏起太师潞公于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圣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为辞，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诏曰，“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则长者去之。公自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公读诏耸然，不敢言去，盖复留四年。天下无事，朝廷尊安，乃力请而归。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刘霄来聘，轼奉诏馆客，与使者入觐，望见公殿门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那？所谓以德服人者。”问其年，曰：“何壮也。”轼曰：“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综理庶务，酬酢事物，虽精练少年有不如。贯穿古今，洽闻强记，虽专门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异人也。”公既归洛，西羌首领有温溪心者，清于边吏，愿献良马于公。边吏以闻，诏听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书》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

畏；非德之明，虽察而人不服。公修德于几席之上，而其威折冲于万里之外。退居于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庙，可不谓德威乎？公之子及为河阳守，公将往临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欢呼之声相属。及作堂以待公，而请铭于轼，乃榜之曰德威，而铭之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师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师，崧洛有光。驾言三城，河流不扬。愿公百年，子孙子亿。家于两河，日见颜色。西戎来朝，祗栗公门。岂惟两河，口方其训之。

### 洗玉池铭

世忽不践，以用为急。秦汉以还，龟玉道熄。六器仅存，五瑞莫辑。赵璧妇玩，鲁璜盗窃。鼠乱郑璞，鹊抵晋棘。维伯时父，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骖推食。剑璫鍼秘，错落其室。既获拱宝，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伦蛰。时节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国。如伯时父，琅然环玦。援手之劳，终睨莫拾。得丧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铭之，维以咏德。

### 雪浪斋铭并引

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云。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

### 汉鼎铭并引

禹铸九鼎，用器也，初不以为宝，象物以饰之，亦非所以使民远不若也。武王迁之洛邑，盖已见笑于伯夷、叔齐矣。方周之盛也，鼎为宗庙之观摩而已。及其衰也，为周之患，有不可胜言者。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周之衰也，与匹夫何异。嗟夫，孰知九鼎之为周之角齿也哉？自春秋时，楚庄王以问其轻重大小。而战国之际，秦与齐、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视三虎之垂涎而睨己也；绝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国，然三国之君，未尝一日而忘周者，以宝在焉故也。三国争之，周人莫知所适与。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杜亡，而鼎沦没于泗水，此周人毁鼎以缓祸，而假之神妖以为之说也。秦始皇、汉武帝乃始万方以出鼎，此与儿童之见无异。善夫吾丘寿王之说也，曰：“汾阴之鼎，汉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汉亦有鼎，此《易》所谓正位凝命者，岂三趾两耳之谓哉！恨寿王小子方以谀进，不能究其义，予故作《汉鼎铭》，以遗后世君子。其词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汉以来，受命之君，靡不有兹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盖鼎必先坏而国随之，岂有易姓而犹传者乎？不宝此器，而拳拳于一物，孺子之智，妇人之仁，乌乎，悲矣。

### 惠州李氏潜珍阁铭

袭九渊之神龙，沕渊潜以自珍。虽无心于求世，亦择胜而栖神。蔚鹅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饮江之鳌鼉。岌飞檐与铁柱，插清江之齠沦。眩古潭之百尺，涵万象于瑶琨。耿月魄以终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苍苍之非色，极深远而自然。疑贝阙与珠宫，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万里，友鱼虾与蛭螾。逝将去而反顾，托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独西，叹妙意之不陈。逮公子之东归，寓此怀于一樽。虽神龙之或杀，终不杀之为仁。

### 九成台铭

韶阳太守狄咸新作九成台，玉局散吏苏轼为之铭。曰：自秦并天下，灭礼乐，韶之不作，盖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则韶既已隐矣，而况于人器两亡而不传。虽然，韶则亡矣，而有不亡者存。盖常与日月寒暑晦明风雨并行于天地之间。世无南郭子綦，则耳未尝闻地籁也，而况得闻其天。使耳闻天籁，则凡有形有声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弦。尝试与予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苍梧之吵莽，九疑之联绵。览观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鸟兽之鸣号。众窍之呼吸，往来唱和，非有度数而均节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极以安天下，人和而气应，气应而乐作，则夫所谓箫韶九成，来凤鸟而舞百兽者，既已粲然毕陈于前矣。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

### 孔毅甫凤洮石砚铭

昔予得之凤凰山下龙焙之间，今君得之剑浦之上黯黹之滩。如乐之和，如金之坚，如玉之有润，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为然为不然？然也，虽胡越同名犹可；不然，徒与此石溪而产，何异于九鹏而一鸮。

### 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

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弃于剑，参笔墨。岁丙寅，斗南北。归予者，黄鲁直。

故人王颐有自然端砚，砚之成于片石上，稍稍如磨治而已铭曰

其色马肝，其声磬，其文水中月，真宝石也。而其德则正，其形天合。其于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 杨次公家浮磬铭

清而直，朴而一。虽有郑卫，无自而入。以托于君子之室。

### 裙靴铭并序

予在黄州时，梦神考召入小殿赐宴，乃令作《宫人裙铭》，又令作《御靴铭》。

百叠漪漪风皱，六铎纵纵云轻，独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来声。

塞女之系，铎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雷起。

## 周文炳瓢砚铭

以汝为砚，罍肖而瓢质。以汝为瓢，砚剖而腹实。饮西江之水，吾以汝砺齿。悬河之辩，其以尔借面。不即不离，孰曰非道人之应器！

## 王定国砚铭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发剑，予以试墨。剑止一夫敬，墨以为万世则。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纳诸圣贤之域。又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谩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凜然。

## 雪浪石盆铭

### 一作雪浪斋铭并引

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云。画水之变独一作蜀两孙，当世一作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古今画水。唯作平远细皴，独有孙知微画活水。尽其变态。

## 谷庵铭

孔公之堂名虚白，苏子堂后作圆屋。堂虽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无物，非独无应亦无答，洞然神光照毫髮。

## 文勋篆铭

世人篆字，隶体不除。如浙人语，终老带吴。安国用笔，意在隶前。汲冢鲁壁，周鼓秦山。

## 葬枯骨铭并叙

有宋绍圣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岂无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东坡居士，铭其藏曰：  
人耶天耶？随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稿鸩。后有君子，无废此心。陵谷变迁，复棺衾之。

## 卓锡泉铭并叙

六祖初住曹溪，卓锡泉涌，清凉滑甘，贍足大众，逮今数百年矣。或时小竭，则众汲于山下。今长老辩公住山四岁，泉日涌溢，闻之嗟异。为作铭曰：

祖师无心，心外无学。有来扣者，云涌泉落。问何从来，初无所从。若

有从处，来则有穷。初住南萃，集众须水。水性融会，岂有无理。引锡指名，寒泉自冽。众渴得饮，如我说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无溢枯，盖其人乎。辩来四年，泉水洋洋。烹煮灌溉，饮及牛羊。手不病汲，有不病负。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则许我。讯于祖师，其亦可哉。

### 桄榔庵铭并叙

东坡居士谪于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夙，万瓦披敷。上栋下宇，不烦兵夫，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苦堂奥，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蒙之都乎？

### 石塔戒衣铭

石塔得三昧，初从戒定入。是故常宝护，登坛受戒衣。吾闻得道人，一物不留。云何此法衣，补缉成百袖。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灭，衣益无坏者。振此无尘衣，洗此无垢人。坏则随他去，是故终不坏。

### 参寥泉铭并叙

予谪居黄，参寥子不远数千里从予于东城，留期年。尝与同游武昌之西山，梦相与赋诗，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语甚美，而不知其所谓。其后七年，予出守钱塘，参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实来告行。舍下旧有泉，出石间，是月又凿石得泉，加冽。参寥子撷新茶，钻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见于梦九年，卫公之为灵也久矣。”坐人皆帐然太息，有知命无求之意。乃名之参寥泉，为之铭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伟哉参寥，弹指八极。退守斯泉，一谦四益。予晚闻道，梦幻是身。真即是梦，梦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实弊汝神。

### 夕庵铭

与昼皆作，雾散毛脉。夜气既归，肝胆是宅。我铭夕庵，惟以照寂。八万四千，忽然而一。

### 何公桥铭英州

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鹤在河。顺水而行，云驶鸟疾。维水之利，千里咫尺。乱流而涉，过膝则止。维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滥觞，蛙跳儻游。溢而怀山，神禹所忧。岂无一木，支此大坏。舞于盘涡，水圻雷

解。坐使此邦，画为两州。鸡犬相闻，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艰其勤。将作复止，更此百难。公心如石，匪铁则坚。公以身先，民以悦使。老壮负石，如负其子。疏为玉虹，隐为金堤。直栏横槛，百贾所栖。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阡道，抱其马足。我叹而言，视此滔滔。未见刚者，孰为此桥。愿公千岁，与桥寿考。持节复来，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乡。我作铭诗，子孙不忘。

### 广心斋铭

细德险微，爱争彼我。君子：广心，物无不可。心不运寸，中积琐琐。得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远水，井泉无波。天下为量，万物一家。前圣后圣，惠我光华。

## 第九卷

### 传十一首

#### 陈公弼传

公讳希亮，字公弼，姓陈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广明中始迁于眉。曾祖延祿，祖琼，父显忠，皆不仕。

公幼孤，好学。年十六，将从师。其兄难之，使治息钱三十余万。公悉召取钱者，焚其券而去。学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谕使学，遂与俱中天圣八年进士第。里人表其闾曰三隼坊。

始为长沙县。浮屠有海印国师者，交通权贵人，肆为奸利，人莫敢正视。公捕置诸法，一县大耸。

去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狱，以公少年易之。公视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头出血，愿自新。公戒而舍之。会公筑县学，腆以家财助官，悉遣子弟入学，卒为善吏，而子弟有登进士第者。巫覡岁敛民财祭鬼，谓之春斋，否则有火灾。民讹言有绯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及罢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舍我去，绯衣老人复出矣。”

以母老，乞归蜀。得剑州临津。以母忧去官。服除，为开封府司录。福胜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钱三万万。公言陕西方用兵，愿以此馈军，诏罢之。先赵元昊未反，青州民赵禹上书论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还京师，上书自理。宰相怒，下禹开封府狱。公言禹可赏，不可罪。与宰相争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为御史。会外戚沈氏子以奸盗杀人事下狱，未服。公一问得其情，惊仆立死，沈氏诉之。诏御史劾公及诸椽史。公曰：“杀此贼者，独我耳。”遂自引罪坐废。

期年；盗起京西，杀守令，富丞相荐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数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余人，逐盗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为暴。或告有大盗入境且及门，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满无得发。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动，乃下马拜，请死，曰：“初不知公官军也。”吏士请斩甲以徇。公不可，独治为暴者十余人，劳其余而遣之，使甲以捕盗自赎。

时剧贼党军子方张，转运使使供奉官崔德赆捕之。德赆既失党军子，则以兵围竹山民，贼所尝舍者曰向氏，杀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阳市，曰：“此党军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赆狱。未服，而党军子获于商州。诏赐向氏帛，复其家，流德赆通州。或言华阴人张元走夏州，为元昊谋臣，诏徙其族百余口于房，讥察出入，饥寒且死。公曰：“元事虚实不可知。使诚有之，为国者终不顾家，徒坚其为贼耳。此又皆其疏属，无罪。”乃密以闻，诏释之。老幼哭庭下，曰：“今当还故乡，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张氏画像祠焉。

代还，执政欲以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愿，愿得一郡以自效。”乃以为宿州。州跨汴为桥，水与桥争，率常坏舟。公始作飞桥，无柱，至今讼汴皆飞桥。

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劳之曰：“知卿疾恶，无恧沈氏子。”事未行，诏提举河北便余。都转运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损物价。已而瓘除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公乞廷辩。既对，上直公，夺瓘职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与转运使不和，不得为无罪。力请还滑。会河溢鱼池埽，且决。公发禁兵捍之，庐于所当决。吏民涕泣更谏，公坚卧不动，水亦渐去。人比之王尊。是岁盗起宛句，执濮州通判井渊，上以为忧，问执政可用者？未及对，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为曹州，不逾月，悉禽其党。

淮南饥，安抚、转运使皆言寿春守王正民不任职。正民坐免。诏公乘传往代之。转运使调里肾米而蠲其役，凡十三万石，谓之折役米。米翔贵，民益饥。公至则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无罪，职事办治。诏复以正民为鄂州，徙知庐州。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而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土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窃人府舍将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以守仓库。人为公惧，公益亲信之。士皆指心，誓为公死。

提点刑狱江东，又移河北，入为开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户部勾院，又兼开拆司。荣州煮盐凡十八井，岁久澹竭，而有司责课如初。民破产籍没者三百一十五家。公为言，还其所籍，岁蠲三十余万斤。三司簿书不治，其滞留者，自天禧以来，未帐六百有四，明道以来，生事二百一十二万。公日夜课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一会接伴契丹使还，自请补外。乃以为京西转运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称周大王，震动汝洛间。公闻之，即日轻骑出，按吏请以兵从，公不许。贼见公轻出，意色闲和，不能测，则相与列诉道周。公徐问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叶县，听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无罪。然必有首谋者。”众不敢隐，乃斩元以徇，而流军校一人，其余悉遣赴役如初。迁京东转运使。潍州参军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号截道虎者，欧康及其女几死，吏不敢问。博平隶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岛，而劾吏故纵，坐免者数人。山东群盗；为之屏息。徐州守陈昭素以酷闻，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发其事，徐人至今德之。

移知凤翔。仓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败为忧。岁饥，公发十二万石以贷。有司忧恐，公以身任之。是岁大熟，以新易陈，官民皆便之。于闻使者入朝，过秦州，经略使以客礼享之。使者骄甚，留月余，坏传舍什物无数，其徒入市掠饮食，人户昼闭。公闻之，谓其僚曰：“吾尝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横，皆译者教之。吾痛绳以法，译者惧，则虜不敢动矣，况此小国乎！”乃使教练使持符告译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取军令状以还。”使者亦素闻公威名，至则罗拜庭下，公命坐两廊饮食之，护出诸境，无一人哗者。始，州郡以酒相饷，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遗游士之贫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财偿之。且上书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

未几，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赠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为度支郎中；恪，卒于滑州推官；恂，今为大理寺丞；恂，未仕。公善著书，尤长于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论》十二篇，《辨钩隐图》五十四篇。

为人清劲寡欲。长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主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诛，然实出于仁恕，故严而不残，以教学养士为急，

轻财好施，笃于恩义。少与蜀人宋辅游，辅卒于京师，母老子少，公养其母终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与诸子游学，卒与忱同登进士第。当荫补子弟，辄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

慥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窃尝以为古之遗直，而恨其不甚用，无大功名，独当时士大夫能言其所为。公没十有四年，敌人长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没，欲私记其行事，而恨不能详，得范景仁所为公墓志，又以所闻见补之，为公传。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而独为此文，后有君子，得以考览焉。

赞曰：闻之诸公长者，陈公弼面目严冷，语言确兀，好面折人。士大夫相与燕游，闻公弼至，则语笑寡味，饮酒不乐，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资如此。然所立有绝人者。谏大夫郑昌有言：“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淮南王谋反，论公孙丞相若发蒙耳，所惮独汲黯。使公弼端委立于朝，其威折冲于千里之外矣。

### 方山子传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歧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着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歧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鹤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与？

### 率子廉传

率子廉，衡山农夫也。愚朴不逊，众谓之率牛。晚隶南岳观为道士。观西南七里，有紫虚阁，故魏夫人坛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乐之，端默而已。人莫见其所为。然颇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间，虽大风雨至不知，虎狼过其前，亦莫害也。

故礼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长沙，奉诏祷南岳，访魏夫人坛。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视公曰：“村道士爱酒，不能常得，得辄径醉，官人怒之。”公察其异，载与俱归。居月余，落漠无所言，复送还山，曰：“尊师韬光内映，老夫所不测也，当以诗奉赠。”既而忘之。一日昼寝，梦子廉来索诗，乃作二绝句，书板置阁上。众道士惊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兴国五年六月十

六日，忽使谓观中人曰：“吾将有所适，阁不可无人，当速遣继我者。”众道士自得王公诗，稍异之矣。及是，惊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视，则死矣。众始大异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岳下。

未几，有南台寺僧守澄，自京师还，见子廉南薰门外，神气清逸。守澄问何故出山？笑曰：“闲游耳。”寄书与山中人，澄归，乃知其死。验其书，则死日也。发其冢，杖屦而已。

东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挟，虽小技，不轻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识至人者，岂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异也。”居士尝作《三槐堂记》，意谓公非独庆。流其子孙，庶几身得道者。及见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诗不见全篇，书以遗其曾孙巩，使求之家集而补之，或刻石置紫虚阁上。

### 僧圆泽传

洛师惠林寺，故光禄卿李愷居第。禄山陷东都，愷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时以贵游子豪侈善歌，闻于时。及愷死，悲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余年。

寺有僧圆泽，富而知音，源与之游，甚密，促膝交语竟日，人莫能测。一日，相约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峡，泽欲取长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绝世事，岂可复道京师哉！”泽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

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见妇人锦裆负罍而汲者，泽望而位曰：“吾不欲由此者，为是也。”源惊问之。泽曰：“妇人姓王氏，吾当为之子。孕三岁矣，吾不来，故不得乳。今既见，无可逃走。公当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儿时，愿公临我，以笑为信。后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当与公相见。”源悲悔而为具沐浴易服，至暮，泽亡而妇乳。三日，往视之，儿见源果笑。具以语王氏，出家财葬泽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问其徒，则既有治命矣。

后十二年，自洛适吴，赴其约，至所约，闻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呼问：“泽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缘未尽，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堕，乃复相见。”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掉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

后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笃孝，拜谏议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甘泽谣以其天竺故事故书以遗寺僧旧文烦冗颇为删改

### 杜处士传

杜仲，郁里人也。天资厚朴，而有远志，闻黄环名，从之游。因陈曰：“愿辅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复自古扬摧。”环曰：“子言匪实，宜蚤休，少从容，将诘子矣。”仲曰：“人之相仁，虽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乎？吾闻夫子雌黄冠众，故求决明于子，今子微衔，吾，为其非济乎？”曰：“吾如贫者，食无余粮，独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请亦大激矣。试闻子之志也。”曰：“敢问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托者，犹

之射干，临于层城也。居非地者，犹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谓‘井渫不食’也。非扬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挾桑耳，势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别当世，则与之无名异矣。某蒙甚，愿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预知子高良，故谩矜子以短，而欲乱子言，子能详微意，知所激刺，亦无患子矣。虽然，泽兰必馨，今王明苟起子为赤车使者，且将封子，子甘从之乎？”曰：“吾大则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众而已矣。虽登石摩螭头不愿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萝者，迫实用也。余将杜衡门以居之，为一白头翁，虽五加皮币于我，如水萍耳，岂当归之哉。”环曰：“然。世有阴险以求石斛之禄者，五味子之言可也，虽吾亦续随子矣。”

或斥之曰：“船破须笪，酒成于麴，犹君之录英才也。彼贪禄角进者，可消之也。若夫踟躅而还乡，甘遂意于丁沉，则吾之所谓独行之民，可使君子怀宝，乌久居此为哉！”

余爱仲善依人，而嘉环能发其心，故录之为传。

### 万石君罗文传

罗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隐龙尾山，未尝出为世用。自秦弃诗书，不用儒学，汉兴，萧何辈又以刀笔吏取将相，天下靡然效之，争以刀笔进，虽有奇产，不暇推择也。以故罗氏未有显人。

及文，资质温润，缜密可喜，隐居自晦，有终焉之意，里人石工猎龙尾山，因窟入见，文块然居其间，熟视之，笑曰：“此所谓邦之彦也，岂得自弃于岩穴耶？”乃相与定交，磨砭成就之，使从诸生学，因得与士大夫游，见者咸爱重焉。

武帝方向学，喜文翰，得毛颖之后毛纯为中书舍人。纯一日奏曰：“臣幸得收录以备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独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顽滑，不足以置左右，愿得召臣友人罗文以相助。”诏使随计吏入贡。蒙召见文德殿，上望见，异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泽，涵濡浸渍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复叩击之，其音铿铿可听。上喜曰：“古所谓玉质而金声者，子真是也。”使待诏中书。久之。拜舍人。

是时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欢甚。时人以为文苑四贵。每有诏命典策，皆四人谋之。其大约虽出于上意，必使文润色之，然后琢磨以墨卿，谋画以毛纯，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远夷，无不达焉。上尝叹曰：“是四人者，皆国宝也。”然重厚坚贞，行无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无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锦为荐褥赐之。其后于闾进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风赐之，并赐高丽所献铜瓶为饮器，亲爱日厚，如纯辈不敢望也。

上得群才用之，遂内更制度，修律历，讲郊祀，治刑狱，外征伐四夷，诏书符檄札文之事，皆文等预焉。上思其功，制诏丞相御史曰：“盖闻议法者常失于太深，论功者常失于太薄，有功而赏不及，虽唐虞不能以相劝。中书舍人罗文，久典书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门三百户封文，号万石君，世世勿绝。”

文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击非其任，喜与老成知书者游。常曰：“吾与儿辈处，每虑有玷缺之患。”其自爱如此。以是小人多轻疾之。或逸于上曰：“文性贪墨，无洁白称。”上曰：“吾用文掌书翰，取其便事耳。虽贪

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见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复言。

文体有寒疾，每冬月侍书，辄面冰不可运笔，上时赐之酒，然后能书。

元狩中，诏举贤良方正。淮南王安举端紫，以对策高第，待诏翰林，超拜尚书仆射，与文并用事。紫虽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词河东，巡朔方，紫常扈从，而文留守长安禁中，上还，之文尘垢面目，颇怜之。文因进曰：“陛下用人，诚如汲黯之言，后来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尔，以尔年老，不能无少圆缺故也。”左右闻之，以为上意不悦，因不复顾省。

文乞骸骨，伏地，上诏。使驸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书，素恶文所为，因是挤之殿下，颠仆而卒。上悯之，令宦者瘞于南山下。

子坚嗣，坚资性温润，文采填密，不减文，而器局差小，起家为文林郎，侍书东官。昭帝立，以旧恩见宠。帝春秋益壮，喜宽大博厚者，顾坚器小，斥不用。坚亦以落落难合于世，自视与瓦砾同。昭帝崩，大将军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后宫美人置之平陵。坚自以有旧恩，乞守陵，拜陵寝郎。后死葬平陵。

自文生时，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贵人，以金帛聘取为从事舍人，其下亦与巫医书筹之人游，皆有益于其业，或因以致富焉。

赞曰：罗氏之先无所见，岂左氏所称罗国哉？考其国邑，在江汉之间，为楚所灭，子孙疑有散居黟、歙间者。呜呼，国既破亡，而后世犹以知书见用，至今不绝，人岂可以无学术哉！

### 江瑶柱传

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乱，徙家闽越。闽越素多士人，闻媚川之来，甚喜，朝夕相与探讨，又从而镌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尝喟然谓其孙子曰：“匹夫怀宝，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弃其孥，浪迹泥涂中，潜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终。媚川生二子，长曰添丁，次曰马颊。始来鄞江，今为明州奉化人，瑶柱世孙也。

性温平，外恇而内淳。稍长，去襦类，颀长而白皙，圆直如柱，无丝发附丽态。父友庖公异之，且曰：“吾阅人多矣。昔人梦资质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儿亦可谓瑶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极好滋味合口，不论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独与峨嵋洞车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门章举先生善，出处大略相似，所至一坐尽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谓不可及也。

生亦自养，名声动天下，乡间尤爱重之。凡岁时节序，冠婚庆贺，合亲戚，燕朋友，必延为上客，一不至，则谦然皆云无江生不乐。生颇厌苦之，间或逃避于寂寞之滨，好事者，虽解衣求之不惮也。至于中朝达官名人游宦东南者，往往指四明为善地，亦屡属意于江生。

惟扶风马太守，不甚礼之，生浸不悦，跳身武林道，感温风，得中乾疾。为亲友强起，置酒高会。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间名士也，辄坐生上。众口叹美之。曰：“闻客名旧矣。盖乡曲之誉，不可尽信，韩子所谓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非客那？客第归，人且不爱客而弃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则客归矣，尚可与合氏子争乎！”生不能对，大惭而归，语其友人曰：“吾弃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间，又无馨德，发闻惟腥，宜见摈于合氏子，而府公贬我，固当从吾子游于水下。苟不得志，虽粉身亦何憾。吾去

子矣。”已而果然。其后族人复盛于四明，然声誉稍减云。

太史公曰：里谚有云：“果前失地则不荣，鱼龙失水则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瑶柱，诚美士乎！方其为席上之珍。风味蔼然，虽龙肝凤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时，而丧其真，众人且掩鼻而过之，士大夫有识者，亦为品藻而置之。士之出处，不可不慎也，悲夫！

### 黄甘陆吉传

黄甘、陆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黄隐于泥山，陆隐于萧山。楚王闻其名，遣使召之。陆吉先至，赐爵左庶长，封洞庭君，尊宠在群臣右。久之，黄甘始来，一见拜温尹平阳侯，班视令尹。

吉起隐士，与甘齐名，入朝久，尊贵用筭。一旦吉位居上，甘心御之，群臣皆疑之。会秦遣苏轸、钟离意使楚，楚召燕章华台。群臣皆与甘坐上坐。吉喟然谓之曰：“请与子论事。”甘曰：“唯唯。”吉曰：“齐、楚约西击秦，吾引兵逾关，身犯霜露，与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战季洲之上，拓地至汉南而归。子功孰与甘？”曰：“不如也。”曰：“神农氏之有天下也，吾剥肤剖肝，怡颜下气，以固蒂之术献上，上喜之，命注记官陶弘景状其方略，以付国史，出为九江守，宣上德泽，使童儿亦怀之。子才孰与？”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应之曰：“君何见之晚也。每岁太守劝驾乘传，入金门，上玉堂，与虞荔、申相、梅福、枣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数子者口呿舌缩，不复上齿牙间。当此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属之于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于是群臣皆伏。岁终，吉以疾免。更封甘子为穰侯，吉之子为下邳侯，穰侯遂废不显，下邳以美汤乐，官至陈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论相吴起说，相如回车廉颇屈，侄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传曰：“女无好丑，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此之谓也。虽美恶之相辽，嗜好之不齐，亦焉可胜道哉！

### 叶嘉传

叶嘉，闽人也。其先处上谷。曾祖茂先，养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尝曰：“吾植功种德，不为时采，然遗香后世，吾子孙必盛于中土，当饮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孙遂为郝源民。

至嘉，少植节操。或劝之业武。曰：“吾当为天下英武之精，一枪一旗，岂吾事哉！”因而游见陆先生，先生奇之，为著其行录传于时，方汉帝嗜阅经史时，建安人为谒者侍上，上读其行录而善之，曰：“吾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曰：“臣邑人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颇负其名，有济世之才，虽羽知犹未详也。”上惊，敕建安太守召嘉，给传遣诣京师。

郡守始令采访嘉所在，命赍书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叶先生方闭门制作，研味经史，志图挺立，必不屑进，未可促之。”亲至山中，为之劝驾，始行登车。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质异常，矫然有龙凤之姿，后当大贵。”

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见之，曰：“吾久饫卿名，但未知其实尔，我其试哉！”因顾谓侍臣曰：“视嘉容貌如铁，资质刚劲，难以遽用，必槌提顿

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砥斧在前，鼎鑊在后，将以烹子，子视之如何？”嘉勃然吐气，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采择至此，可以利生，虽粉身碎骨，臣不辞也。”上笑，命以名曹处之，又加枢要之务焉。因诫小黄门监之。有顷，报曰：“嘉之所为，犹若粗疏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独学未经师耳。嘉为之，屑屑就师，顷刻就事，已精熟矣。”

上乃敕御史欧阳高、金紫光禄大夫郑当时、甘泉侯陈平三人与之同事。欧阳疾嘉初进有宠，曰：“吾属且为之下矣。”计欲倾之。会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欧但热中而已，当时以足击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虽见侮，为之起立，颜色不变。欧阳悔曰：“陛下以叶嘉见托，吾辈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见帝，阳称嘉美，而阴以轻浮之。嘉亦诉于上。上为责欧阳，怜嘉，视其颜色，久之，曰：“叶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气飘然，若浮云矣。”遂引而宴之。

少选间，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见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爱之，朕之精魄，不觉洒然而醒。《书》曰，‘启乃心，沃朕心。’此之谓也。”于是封嘉巨合侯，位尚书，曰：“尚书，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宠爱日加。朝廷宾客遇会宴享，未始不推于嘉。上日引对，至于再三。

后因侍宴苑中，上饮逾度，嘉辄苦谏。上不悦，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辞逆我，余岂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辞利口然后爱那！臣虽言苦，久则有效。陛下亦尝试之，岂不知乎！”上顾左右曰：“始吾言嘉刚劲难用，今果见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疏嘉。

嘉既不得志，退去闾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见嘉月余，劳于万机，神茺思困，颇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抚嘉曰：“吾渴见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为事。而大司农奏计国用不足，上深患之，以问嘉。嘉为进三策，其一曰：推天下之利，山海之资，一切籍于县官。行之一年，财用丰贍，上大悦。兵兴有功而还。上利其财，故摧法不罢，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

居一年，嘉告老，上曰：“矩合侯，其忠可谓尽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择其宗支之良者，每岁贡焉。嘉子二人，长曰搏，有父风，故以袭爵。次子挺，抱黄白之术，比于搏，其志尤淡泊也。尝散其资，拯乡闾之困，人皆德之。故乡人以春伐鼓，大会山中，求之以为常。

赞曰：今叶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乐山居。氏于闾中者，盖嘉之苗裔也。天下叶氏虽夥，然风味德馨为世所贵，皆不及闾。闾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彻侯，位八座，可谓荣矣。然其正色苦谏，竭力许国，不为身计，盖有以取之。夫先王用于国有节，取于民有制，至于山林川泽之利，一切与民，嘉为策以摧之，虽救一时之急，非先王之举也，君子讥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于盐铁丞孔仅，桑弘羊之谋也，嘉之策未行于时，至唐，赵赞，始举而用之。

### 温陶君传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麦氏，既破，随母罗氏去其夫而适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连山笼之，遇师䷗之爻，是谓师之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变乎火，坎以轸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内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能者乐之，以为大腹，

不能者伤之，以为心病，众所说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

中美幼轻躁疏散，与物不合，得其乡人储子之意，因使从滏水汤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为人白皙而长，温厚柔忍，在诸石中最有名。

储子因秦故，司马错、李斯子由、赵高、阎乐，并荐于秦王，得与圃田蔡甲、肥乡羊爽、内黄韩音子。俱召见。是时王方省览文书，日晡未食，见之甚喜，曰：“卿等向皆安在，何相见之晚耶。未见君子，怒如调饥。卿等之谓也。”自是皆得进见，充上心腹。赐爵土，更上食，典御旦夕召对，所献纳时或粗疏，上未尝不尽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迁太后，怒恚，数日不食。中美赐爵彻侯，食温、定陶二县，号温陶君。

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为人柔和，有以塞谗人之口故也。

他日秦王坐朝，日吁，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将虚以纳之。中美不熟计以进，其说颇刚鲠，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单轸说上曰：“为其所伤矣，宜有以下之，即无患。”因追其弟子已升、元华于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疏中美，不得为尚食矣。中美曰：“吾为尚食，日夕自谓不素餐兮者，今吾与羊生辈皆不得进，纵复有用者，将诛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虽使时或恩我，彼将不尽矣。”遂称疾，以侯就第。

其后子孙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号浑氏、扈氏、索氏、石氏、为四族云。

### 司马温公行状

曾祖政，赠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赠温国太夫人。祖炫，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耀州富平县事，赠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赠温国太夫人。父他，尚书吏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赠太师，追封温国公。母聂氏，赠温国太夫人。公讳光，字君实，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献王孚之后。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乱，不仕。富平府君。始举进士，没于县令。皆以气节闻于乡里。而天章公以文学行义，事真宗、仁宗为转运使，御史，知杂事，三司副使，历知凤翔、河中、同杭、虢、晋六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

公自儿童，凜然如成人。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词醇深，有西汉风。天章公当任子，次及公，公推与二从兄，然后受补郊社斋郎，再奏，将作监主簿。年二十，举进士甲科。改奉礼郎。以天章公在杭，词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未上，丁大夫人忧。未除，丁天章公忧。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为国子直讲，迁本寺丞。

故相庞籍名知人，始与天章公游，见公而奇之，及是为枢密使，荐公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中官麦允言死，诏以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诏赐溢文正。公言，“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以当此！”书再上，改溢文庄。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庞籍为郢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为尽力。时赵元昊始臣，河

东贫甚，官苦贵余，而民疲于远输。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汉地，公私杂耕。天圣中，始禁田河西者，虏乃得稍蚕食其地，俯窥麟州，为河东忧。籍请公接视。公为画五策：宜因州中旧兵，益禁兵三千，厢兵五百，筑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虏不敢田，则州西六十里无虏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闲田者，复其税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长复之。耕者必众，官虽无所得，而余自贱，可以渐纾河东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开城门，引千余人渡河，载酒食，不为战备，遇敌死之。议者归罪于籍，罢节度使知青州。公守阙，三上书，乞独坐其事，不报。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两贤之。

改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其使，而还其兽。”因奏赋以讽。迁度支员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词而后受。判礼部。有司奏六月朔，日当食。公言：“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贺，臣以为日食，四方见，京师不见，天意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皆不当贺。”诏从之。后遂以为常。

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苏辙举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为不当收。公言：“辙于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时宰相亦以为当黜，仁宗不许曰：“求直言，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朕何！”公遂与谏官王陶同上疏：“愿为宗庙社稷自重，卻罢燕饮，安养神气，后宫嫔御，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赐予有节，厚味腊毒，无益奉养者，皆不宜数御。”上嘉纳之。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公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上疏言：“《礼》：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后。为之后者，为之子也，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则典宿卫、尹京邑，亦足以系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书。公又与镇书：“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愿公以死争之。”于是镇言之益力。及公为谏官，复上疏，且面言：“臣昔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而力行之。”时仁宗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书。公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喻宰相。”

是日，公复言江淮盐事，诣中书白之。宰相韩琦问公，今日复何所言。公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喻意，不复言。后十余日，有旨令公与御史里行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洙与公屏语曰：“日者大飨明堂，韩公摄太尉，洙为监祭。公从容谓洙，闻君与司马君实善，君实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书，欲发此议，无自发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烦公也，欲洙见公达此意耳。”时嘉祐六年闰八月也。

至九月，公复上疏面言：“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意谓即行矣，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猝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上大感悟，

曰：“送中书。”公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义，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后月余，诏英宗判宗正寺，固词不就职。明年遂立为皇太子。称疾不入。公复上疏言：“凡人争丝毫之利，至相争夺，今皇子词不赀之富，至三百余日不受命，其贤于人远矣。有识闻之，足以知陛下之圣，能为天下得人。然臣闻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而礼，使者受命不受词。皇子不当词避，使者不当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责降，且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兖国公主下嫁李玮，以骄恣闻。公上疏言：“太宗时，姚坦为兖王翊善，有过必谏，左右教王诈疾，逾月，太宗召王乳母，入问起居状。乳母曰：‘王无疾，以姚坦故，郁郁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如为此，汝辈教之。’杖乳母数十，召坦慰勉之。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谦恭率礼，天下称其贤。愿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已而公主不安于李氏，诏玮出知卫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玮母杨归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陛下独无雨露之感，凄恻之心乎？玮既责降，公主亦不得无罪。”上感悟，诏公主降封沂国，待李氏恩礼不衰。

判检院，权判国子监，除知制诰。力词至八九，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三品服，仍知谏院。上疏言：“经略安抚使以便宜从事，出于兵兴权制，非永世法。及将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贵倨自恃，凌忽转运使，使不得举职。朝廷务省事，专行姑息之政。至于胥史欢哗，而逐御史中丞，鞫官悖慢而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署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于用法疑。其余，有一夫流言于道路，而为之变法推恩者多矣，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

充媛董氏薨，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惟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新定后宫封赠法，皇后与妃皆赠三代。公言：“别嫌明微，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

知嘉祐八年贡举。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圣光献太后同听政。公首上疏言：“章献明肃太后，保佑先帝进贤退奸，有大功于赵氏，特以亲用外戚小人，故负谤天下，今太后初摄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鄙猥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汉宣帝为昭帝后，终不迫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为后元帝，亦不迫尊巨鹿都尉、南顿君，惟哀、安、桓、灵，皆自旁亲。入继大统，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愿以为戒。”

时公所得仁宗遗赐珠、金，直百余万，率同列三上章，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词，则宜许侍从以上进金钱，佐山陵费。”不许。公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遗其舅氏，义不藏于家。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还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间人所难言者。时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

司奏覆，得御宝乃供。公极论以为不可，当直下合同司移所属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数奏太后，以防矫伪。

曹佺除使相，两府皆迁。公言：“佺无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两府皆迁，无名，若以还政为功，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观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迁。公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构两宫，国之大贼，人之巨蠹，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诏以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天下快之。

时有诏陕西刺民兵号义勇，公上疏极论其害，云：“康定、庆历间籍陕西民为乡弓手，已而刺为保捷指挥，民被其毒，兵终不可用，遇敌先北，正兵随之，每致崩溃。县官知其坐食无用，汰遣归农，而惰游之人，不能复反南亩，强者为盗，弱者转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义勇何以异此！”章六上，不从。乞罢谏官，不许。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公言：“广渊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为太子，召上左右饮，卫绾独称疾不行，及即位，待绾有加。周世宗镇澶渊，张美为三司吏掌州之钱谷，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应之，及即位，薄其为人，不用。今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愿黜之以厉天下。”

执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礼，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议。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公独奋笔立议曰：“为之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其私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议成，珪即敕吏，以公手稿为案，至今存焉。

时中外汹汹，御史吕海，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赵瞻等，皆争之，相继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则乞与之皆贬。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做其使者，侮其国王。使者诉于朝，公与吕海乞加宜罪，不从。明年西戎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强悍治边，公亦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选将代之。公言，“国家当戎狄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未节，及其桀傲，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祸，生于高宜，北狄之隙，起于赵滋。朝廷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今若选将代中祐，则来者必以滋为法，而似中祐为戒，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轻以矢刃相加者，坐之。”

京师大水，公上疏论三事，皆尽言无所隐讳。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知治平四年贡举。

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词不许。上面谕公：“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杨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词为？”公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举进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趋出，上遣内臣至阁门，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谢，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怀中，不得已乃受。

遂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论宰相不押常朝班为不臣，宰相不从，陶争之力，遂罢。公既继之，言：“宰相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则不可已。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宰相押班，然后就职。”上曰：“可。”陶既出知陈州，谢章诋宰相不已。执政议再贬陶，公言：“陶诚可罪，然陛下欲广言路，屈已受陶，而宰

相独不能容乎？”乃已。

公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昔为谏官，即以此六言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公在英宗时，与吕海同论祖宗之制：“旬当御药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资，食其廩给，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为内侍省押班，今除张茂则，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上为尽罢寄资内臣，居简亦补外。

未几，复留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公复争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陕西，知泾州，刘涣等谄事中正，而鄜延铃辖吴舜臣，违失其意。已而涣等进擢，舜臣降黜，权归中正，谤归陛下。是去一居简得一居简。”上手诏问公所从知。公曰：“臣得之宾客，非一人言，事之有无，惟陛下知之。若无，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万一有之，不可不察。”

诏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阁门祗候。公言：“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英宗山陵，公为仪仗使，赐金五十两，银合三百两。三上章词，从之。

边吏上言：“西戎部将鬼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公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于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是始矣。

兼翰林侍读学士。登州有不成婚妇，谋杀其夫伤而不死者。吏疑问，即承知州事许遵谏之。有司，当妇绞而诏贷之。遵上议，准律，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妇当减二等，不当绞，诏公与王安石议之，安石是遵议。公言：“谋杀犹故杀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谋为所因，与杀为二，则故与杀亦可为二邪？”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议，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权知审官院。百官上尊号，公当答诏。上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明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诏答公：“非卿朕不闻此言，善为答词，使中外晓然，知朕至诚，非欺众邀名者。”遂终身不复受尊号。

执政以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公言：“两府所赐，以匹两计止二万，未足以救灾，宜自文臣两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减半。”公与学士王珪、王安石同对。公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词赐。”安石曰：“常袞词赐撰，时议以为袞自知不能，当词位不当词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公曰：“袞词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公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

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争议不已。王珪进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司马光言是也。然所费无几，恐伤国体，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择。”上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词。

兼史馆修撰。上问公可为谏官者，公荐吕海，海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诏公与张茂则同相，视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监丞宋昌言策，乞于二股之西置上约，约水东流，若东流日深，北流自浅，薪刍渐备，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时议者多不同，公于上前，反覆论难，甚苦，卒从之。后皆如公言，赐诏奖谕。

王安石始为政，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建为青苗、助役、水利、均输之政，置提举官四十余员，行其法于天下，谓之新法。公上疏，逆陈其利害，曰：“后当如是。”行之十余年，无一不如公言者。天下传诵，以公为真宰相，虽田父野老，皆号公司马相公，而妇人孺子，知其为君实也。

迺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公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公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攻，政由旧。’然则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那？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旦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史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低公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坐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王珪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朝廷之事不能尽知。借使闻之道路，又不知其虚实也。”上曰：“闻则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米斗十余钱，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公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

“不便。上已罢之，幸甚。”上曰：“未罢也。”公曰：“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斛，则省东南百万之潜，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公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槽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未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公曰：“此皆细事，不足烦人主，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则陛下职也。”上曰：“然。文工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趋出。上曰：“卿得无以惠卿之言不乐乎？”公曰：“不敢。”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罢其法，安石称疾求去。

会拜枢密副使，公上章力词，至六七。曰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上遣人谓公：“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公言：“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可言者。”安石起视事，青苗法卒不罢，公亦卒不受命。

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意谓吕惠卿。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势倾利移，何所不至。”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公求补外，上犹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朝辞进对。犹乞免本路青苗、助役。

宣抚使下令，分义勇四番，欲以更戍边，选诸军骁勇，募间里恶少为奇兵，调民为乾粮皱饭，虽内郡不被边，皆修城池楼橹如边郡，且遣兵就粮。长安、河中、邠，三辅骚然。公上疏，极言：“方凶岁，公私困弊，不可举事，而永兴一路城池楼橹皆不急，乾粮皱饭。昔尝造，后无用。腐弃之，宣抚司令，臣皆未敢从。若之，军兴，臣坐乏。”于是一路独得免。

顷之诏移知许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归。自是绝口不论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国。

至熙宁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位下，欲默不忍，乃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罢。又以书责宰相吴充：“天子仁圣如此，而公不言，何也？”

元丰五年，公忽得语涩疾，自疑当中风，乃豫作遗表，大略如六事加详尽，感概亲书，缄封置卧内，且死，当以授所善范纯仁、范祖禹使上之。

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台，四任提举崇福宫。官制行，改太史大夫加资政殿学士。

神宗崩，公赴阙临，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公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

大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使劳公，问所当先者。公言：“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宜下诏首开言路。”从之。下诏榜朝堂，而当时有不欲者，于诏语中设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己行之令，上以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太皇太后封诏草以问公。

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时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皆应诏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惩天下言者皆以非职而言，赎铜三十斤。公具论其情，且请改赐诏书，行之天下，从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入。

公方草具所当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罢减皇城内觐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无状者，三十余人，戒敕中外，无敢苛刻暴敛，废导洛司物货场，及民所养户马宽保马限，皆从中出，大臣不与。公上疏谢：“当今急务，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当万死。”诏除公知陈州，且过阙入见，使者劳问，相望于道。至则拜门下侍郎，公力词，不许。数赐手诏：“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时而君词位耶？”公不敢复词，以覃恩迁通议大夫。

初神宗皇帝以英伟绝人之资，励精求治，凛凛乎汉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小人得乘间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后者慕之，争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圣，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终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复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丰之末，天下多故，及二圣嗣位，民日夜引领以观新政，而进说者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欲稍损其甚者，毛举数事以塞人言。公慨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羨余。顺宗即位，罢之。当时悦服，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

公以为：“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凡所进退，皆天下所谓当然者，然后朝廷清明，人主始得闻天下利害之实。”遂罢保甲团教，依义勇法，岁一阅。保马不复买，见在者还监牧给诸军。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钱皆除其息。京东铸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盐及福建茶法，皆复其旧。独川、峡茶，以边用，未即罢，遣使相视，去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钱谷，皆领之尚书。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隶五曹及寺监者，皆归户部，使尚书周知其数，量入以为出。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时独免役、青苗、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也。

山陵毕，迁公正议大夫。公自以不与顾命，不敢当，诏不许。

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诏公与尚书左丞吕公著朝会，与执政异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率用熙宁以前法。有未便，州县监司节级以闻，为一路一州一县法。诏即日行之。又论西戎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为非。时异议者甚众，公持之益坚。其后太师文彦博议与公合，众不能夺。又论将官之害，诏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之。又乞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公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于郡守中举转运使、提点刑狱，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以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为十科，以求天下遗才，命文臣升朝以

上，岁举经明行修一人，以为进士高选。皆从之。

拜左仆射。疾稍间，将起视事，诏免朝觐，许以肩舆，三日一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公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公肩舆至内东门，子康扶入对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对延和殿，再拜。遂罢青苗钱，专行常平糴法，以岁上中下熟为三等，谷贱及下等则增价糴，贵及上等则减价糴，惟中等则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崇皆坐之。时二圣恭俭慈孝，视民如伤。虚己以听公。公知无不为，以身任天下之责。

数月复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时方躬祀明堂，礼成不贺，二圣皆临其丧，哭之哀甚，辍视朝。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膊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夏县，官其亲族十人。

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平！”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

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自以遭遇圣明，言听计从，欲以身徇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皆手扎论当世要务。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

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四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论》二卷，《集注太元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杨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俗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

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初，公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纪，况于人主，遂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命公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讫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载。其是非疑似之间，皆有辨论，一事而数说者，必考合异同而归之一。作《考异》以志之。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亲为制叙，赐名《资治通鉴》，诏迺英读其书，赐颖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书成，拜资政殿学士，赐金帛甚厚。

娶张氏，礼部尚书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国夫人。子三人，唐、童皆早亡，康今为秘书省校书郎。孙二人，植、桓皆承务郎。

公历事四朝，皆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报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故虽议论违忤，而神宗识其意，待之甚厚。及拜资政殿学士，盖有意复用公也。

夫复用公者，岂徒然哉，将必行其所言。公亦识其意，故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呜呼，若先帝可谓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谓不负所知，其报之也大。

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故录其大者为行状。其余，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载，谨状。

## 第十卷

### 祝文七十首

#### 祷雨蟠溪文

岁秋矣，物之几成者，待雨而已。穞者已秀，待雨而实。三日不雨，则穞者不实矣。英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则英者不秀矣。野有余土，室有闲民，待雨而耕且种。七日不雨，则余上不耕，闲民不种矣。穞者不实，英者不秀，余土不耕，而闲民不种，则守土之臣，将有不任职之诛，而山川鬼神，将乏其祀。兹用不敢宁居，斋戒择日，并走群望，而精诚不歆。神不顾答，吏民无所请命。闻之曰：“虢有周文、武之师。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禋之礼，祷而不词。谷梁子曰：“古之神人，有应上公者，通乎阴阳。”君亲帅诸大夫道之而以请焉。夫生而为上公，没而为神人，非公其谁当之。《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计其神灵无所不能为也。吏民既以雨望公，公亦当任其责。敢布腹心，公实图之。尚享。

#### 凤翔太白山祈雨文

维西方挺特英伟之气，结而为此山。惟山之阴威润泽之气，又聚而为湫潭。瓶罍罐勺，可以雨天下，而况于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优，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于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盒亦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失愚夫小民之望。尚享。

#### 奏乞封太白山神状附为太守宋选作

伏见当府郾县太白山，雄镇一方，载在祀典。案唐天宝八年，诏封山神为神应公。造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济民之号。自去岁九月不雨，徂冬及春，农民拱手，以待饥馑，粒食将绝，盗贼且兴，臣采之道涂，得于父老。咸谓此山旧有湫水，试加祷请，必获响应。寻令择日斋戒，差官莅取。臣与百姓数千人，待于郊外，风色惨变，从东南来。隆隆猎猎，若有驱导。既至之日，阴威凜然，油云蔚兴，始如车盖，既日不散，遂弥四方，化为大雨，罔不周饫。破骄阳于鼎盛，起二麦于垂枯。鬼神虽幽，报答甚著。臣窃以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俟，是为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亚五岳，若赐公爵，尚虚王称，校其有功，实未为过。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详酌可否。特赐指挥。

#### 告封太白山明应公文

天作山川，以镇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暘。惟公聪明，能率其职。民

以旱告，应不逾夕。帝谓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号，往耀其躬。在唐天宝，亦赐今爵。时惟术士，探符访药。谓为公荣，寔为公差。中原颠覆，神不顾救。今皇神圣，惟民是忧。民既饱溢，皇无祷求。袞衣煌煌，赤舄绣裳。舍旧即新，以佑我民。尚享。

### 杭州祭诸神文十首

#### 祈雨龙祠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恩乃事，食则无愧。吏事农桑，神事雨暘。匪农不力，雨则时霑。招呼风霆，来会我庭。一勺之水，肤寸千里。尚享。

#### 祈雨吴山

杭之为邦，山泽相半。十日之雨则病水，一月不雨则病旱。故水旱之请，黷神为甚。今者止雨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为愧，神以不倦为德。愿终其赐，俾克有秋。尚飨。

#### 祈晴风伯

维神开阖阴阳，鼓舞万类。行异之权，直箕之次。阴淫为霖，神能散之。下土垫溺，神能暎之。发软西北，弭节东南。风反雨霁，神亦不慚。尚享。

#### 祈晴雨师

天以风雨寒暑付于神。亦如人君之设官置吏以治刑政也。人君未尝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尝不欲岁之丰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时，民亦不能无望于神也。今淫雨弥月，农工告穷，岁之丰凶，决于朝夕，而并走群望，莫肯顾答。维天之所以异于神，神之所以食于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职，俾克有秋。尚享。

#### 祈晴吴山

岁既大熟，惟神之赐。害于垂成，匪神之意。筑场为涂，卧穉生耳。农位于野，其忍安视。生为楚英，没为吴豪。烈气不泯，视此海涛。反雨为暘，何足告劳。有絮斯醴，匪神孰号。尚飨。

#### 奉诏祷雨诸庙

噫嗟艰岁，胡闕斯雨？念我东南，舖饌中土。迎秋饑伏，农不再举。有事郊庙，万方毕助。漕沟绝流，庭实未旅。下书哀痛，超轶尧禹。矧兹守臣，废食悼惧。民之祸福，间不容缕。今不愍救，后诉无所。天高莫谒，神或可吁。尚享。

## 祷雨社稷四首

噫我俟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阴之义。阳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岁之忧。吏民嗷嗷，谨以病告。锡之雨雪，民敢无报。尚享。社神

神食于社，盖数千年。更历圣王，讫莫能迁。源深流远，爱民宜厚。雨不时应，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远，宜軫我民。尚享。后土

农民所病，春夏之际。旧谷告穷，新谷未穞。其间有麦，如喝得凉。如行千里，弛檐得浆。今神何心，毖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悯此麦。尚享。稷神

维神之生，稼穡是力。瘠身为民，尚莫顾惜。矧今在天，与天同功。召呼风云，孰敢不从。岂惟农田，井竭无水。我求于神，亦云亟矣。尚享。后稷

##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洪惟上帝，以斯民属于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属于守土之臣。惟吏与神，其职惟通。殄民废职，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余，其命如发。而飞蝗流毒，遗种布野。使其变跃飞腾，则桑拓麦禾，举罹其灾，民其罔有子遗。吏将获罪，神且乏祀。兹用栗栗危惧。谨以四月初吉，斋居蔬食，至于闰月辛丑。若时雨沾洽，蝗不能生，当与吏民躬执牲币以答神休。呜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谓神求无不获，克有常德，以名兹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岁之丰凶在天，非神之所得专。”吏将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则谁任其责矣。上帝与吾君爱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请于朝者，既不敢不尽；则神之可以谒于帝者，宜无所不为。尚享。

峨峨兹山，望我东国。为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祷，应不旋毅。迨兹有秋，岁得中熟。嗟此薄礼，曷称其德。陶匠并作，新其楹桷。岂以为报，民苟不作。岁云徂矣，粃麦未殖。嗣岁之忧，既谢且谒。惠然雨我，以永休烈。尚享。

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如行远道，百里一宿。苟无舍馆，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糜黑黍，不满困麓。麦田未耕，狼顾相目。道之云远，饥肠谁续。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猗嗟我俟，灵应响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获，厥愆在仆。洗心祗载，敢词屡读。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享。

天子有命，闵兹旱膜。俾我守臣，并走群望。惟神聪明。慈惠，求无不获。既再祷矣，虽尝一雨，不及肤寸。吏寔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导迎善气，以致甘泽。洪惟圣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饥羸之民，将转于沟壑，其可不救之。渎神之罚，吏其敢词。尚享。

维熙宁九年，岁次丙辰，七月某日，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苏轼谨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俟之庙曰：呜呼，旱蝗之为虐也，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我瞻四方，大川乔岳，食于斯民者甚众，而受宠于吾君者，可谓巍巍矣。诉之而必闻，求之而必获，思我农夫，而救其灾疹。不为倏云骤雨，苟以应祷之虚名，而

有膏泽积润，可以及民之实效，卓然如俟者几希矣。几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则为荣，无功而享之则为辱。今俟泽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邻，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谓无愧而有光辉矣。愿俟益修其实，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进而无衰矣。尚享。

### 徐州祭枯骨文

嗟尔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谁其子孙。虽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为卜广宅，陶冗宽温。相从归安，各反其真。尚享。

### 谢雪文

天不吝泽，神不忘职。胡为水旱，吏则不德。失政召灾，莫知自刻。雨则号晴，旱则谒雪。神既不谴，又满其欲。四山暮霭，万瓦晨白。驱攘疫病，甲坼麦。牲酒匪报，维以告絮。神食无愧，吏则惭栗。尚享。

### 祭风伯雨师文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田将空，秋种不入。天子命我，禱于群望。云物既合，风辄散之。吏民皇皇，不知所获罪。敢以薄奠，诉于有神。风若不作，雨则随至。当队牲币，报神之赐。若格绝天泽，弃民乏祀。上帝临视，神其不然。尚享。

### 湖州谒文宣王庙文

至圣文宣王。窃惟吏治以仁义为本，教化之急。故以视事之三日，祇见于先圣先师，问所当先于学。其所从来尚矣，敢忘其旧。尚飨。

### 湖州谒诸庙文

某神。轼猥以不肖，来长此邦。实与有神，分职幽明，谨以视事之三日，祇见于庙。惟神保佑斯民，俾风雨时若，疫疠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飨。

### 杭州谒庙祝文

轼以王命，来守此邦。事神养民，敢不祇飭。莅政之始，见于祠下。安静无事，丰乐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尚飨。

### 谒文宣王庙祝文

轼以诸生，误蒙选擢。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莅事之始，祇见儒宫。圣神临之，敢忘夙学。尚飨。

## 祭英烈王文

钦诵旧史，仰瞻高风。报楚为孝，徇吴为忠。忠孝之至，实与天通。开塞阴阳，斡旋涛江，保鄞斯民，以食此邦。嗟我蠢愚，所向奇穷。岂以其诚，有请辄从。庚子之禱，海若伏降。完我岸闸，千夫奏功。牲酒薄陋，报微施丰。敬陈颂诗，侑此一钟。

## 杭州祝文八首

### 祈雨祝文

杭州之为郡，负山带江，水泽不留。逾旬不雨，农有忧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既无术，莫知所救。不敢坐视，惟神之求。庶几闵民之穷，赦吏之渎。赐以一雨，敢忘其报。尚飨。

### 谢雨祝文

旧谷不登，陈凜已发。稍失雨暘之节，则怀沟壑之忧。惟神至明，有禱必应。敢陈薄奠，少答殊私。愿推无倦之仁，以毕有年之赐。尚飨。

### 祈晴祝文

大雪连日，凝阴伤春。闵惟艰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役兵堕指，行旅摧辘。老弱号呼，吏既惭于无术；阴阳舒卷，神何惜而不为。愿扫重云，以昭灵贶。使民奉事，永岁益虔。尚飨。

### 谢雨祝文

轼以忧寄，出守此邦。岁之不登，实任其咎。政虽无术，心则在民。惟神聪明，其应如响。雨不暴物，晴不失时。喜愧之心，吏民所共。式陈菲荐，少答神休。尚飨。

## 祈晴祝文吴山庙

秋谷未登，既食其陈。嗣岁之虞，当敛其新。建此秋暘，载获载春。阴雨害之，稽人罔功。我发库泉，以实高廩。曷敕雨官，遏止其淫。既嘆我场，万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沟壑。英文烈武，雨弄在予。稽首告病，其忍弗图。

### 谢晴祝文

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某神：赏罚在朝，吏申明之。及其有愆，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时，神得请之。惟吏与神，各率其职。有求必获，则无虚食。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肴酒匪报，惟以告衷。尚享。

## 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菱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将废。河渠有胶舟之苦，鳞介失解网之惠。六池化为罾井，而千顷无复丰岁矣。是用因账恤之余资，兴开凿之利势。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忧者疾病。庶神明之阴相，与人谋而协济。鱼龙前导以破坚，菰苇解拆而迎锐。复有唐之旧观，尽四山而为际，泽斯民于无穷。宜事神之益励，我将大合乐以为报，岂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享。

## 谢吴山水仙王五龙三庙祝文

西湖埋塞，积岁之患。坐阅百吏，熟视而叹，惟愚无知，妄谓非难。祷于有神，阴假其便。不愆于素，咸出幽赞。大堤云横，老葑席卷。历时未几，功已过半。嗣事告终，来哲所缙。神卒相之，罔拂民愿。肴酒之报，我愧不腆。尚飨。

## 告文宣王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钩用于一君，而为无穷之遗教；身不宠利于一时，而有不朽之余荣。嗟嗟元王，以道而鸣。肆笔成书，吐辞为经。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声非雷霆。替者可以使剔目以骇视，聩者可以使抉耳以奔惊。奈何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载空言于典籍，示后世之仪形。回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揭日月之昭昭，破阴氛之冥冥。嗟乎，一气之委和，与万物之至精。或为淮夷之珠，或为云汉之华星。虽光辉之成彩，未离乎散聚以流形。岂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弥明。晔晔而华，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为云汉之文章；结而在地者，为山岳之元灵；诡然如龙翔凤跃，纯乎玉振而金声。嗟嗟元王，德博难名。某奉王命。俯临边城。亩有滞穗，境无交兵。鸣玉载道，纷枹在庭。有践筮豆，有丰粢盛。敢用昭荐，飨于克诚。

## 告颜子文

志不行于时，而能驱世以归仁；泽不加于民，而能显道以终身。德无穷通，古难其人。惟公能之，绝世离伦。富贵不义，视之如云。饮止一瓢，不忧其贫。受教孔子，门人益亲。血食万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荐，公乎有闻。

## 告五岳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德以作镇者，五岳之神也。天为真君，帝为真宰。五岳者，三公之象也。某叨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虐罚，民有丰岁。敢用告诫，以谢灵祝。

## 秋赛二首

惟神聪明，为民依庇。宜秩典祀，钦奉灵祠。况农事之肇兴，赖神灵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风雨之时；百里有严，将享秋冬之报。

惟神光昭祀典，幽赞化功。享庙食以惟严，垂介福而无爽。属兹丰岁，爰举旧规。式陈蠲洁之仪，冀报有年之庆。

### 杭州祷观音祈晴文

三吴之灾，连岁不稔。尚赖朝廷之泽，大分仓廩之陈。乃眷疲羸，仅免流浮。今者淫雨弥月，秋成半空。永惟嗣岁之忧，将有流离之惧，我大菩萨，行平等慈。睹此众生，皆同赤子。反雨暘于指顾，化丰歉于斯须。虽某等不德而召灾，念斯民无辜而可悯。愿兴慈率，一拯含生。

### 谢观音晴文

民无常心，固何知于帝力；天作淫雨，当有感于佛慈。慧光照临，阴诊消复。极农工千沟壑，宽吏责于简书。某等共御不报之恩，愿颂难名之德。恭驰梵宇，少荐微诚。

### 祈晴文

常平之政，睹岁美恶。操其赢虚，以馭农末。秋谷未登，已食其陈。嗣岁之虞，当敛其新。迨兹秋畅，载获载春。阴雨害之，穡人罔功。我发库泉，以实高廩。盍敕雨官，遗止其霪。既嘆我场，万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沟壑。不显大神，雨霁在予。匪民焉依，其忍弗图。

### 谢晴文

天作淫雨，害于梁盛。蒙神之休，犹得中蒸。薄奠匪报，式昭厥诚。

### 祈雨文

六月不雨，乃时之常。或霖或霪，于稼则伤。稼将有秋，民饥所望。某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无俾民殃。人不能神，易雨而暘。神其听之，庶乎降康。

### 谢雨文

窃以农事告成，旱魃为诊。寝罹焦烁之害，遂稽收刈之勤。自非降灵。大庇群俗。以下膏泽之赐，庶有丰盈之期。实神助之使然，岂愚诚之能致。是用特临神宇，再款睟容。辄倾消洁之诚，仰答灵威之祐。

### 祈雪霁猪泉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则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祸，百日不雨，雪不敛尘，麦不盖土。天子命我，祷于山川。侧闻此山，神龙之渊。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醉。

### 祈雪文

水旱辄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肤寸而已。如燔輿薪，救以勺水。嘉肴旨酒，既谢且祈。颈终其赐，盈尺为期。

### 祭勾芒神文

夫帝出乎震，神实辅之。兹日立春，农事之始。将平秩于东作，先恭授于人时。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祐之。春律既应，农事将作。爰出土牛，以为耕候。维尔有神，实左右之。雨暘以时，螟螣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报。

### 祭佛陀波利文

积雪始消，阴沴再作。小民无辜，弊于饥寒。草木昆虫，悉罹其虐。并走群望，祈而未报。意雨霁有数，非神得专。惟我大士，含法分无，为不入尘数。愿以大解脱力，作不可思议事。愍此无生，豁然开明。尽二月晦，雨雪不作。大拯羸饿。以发信根。此大布施，宝无限量。惟大士念之。

### 祭常山神文

吏实不德，无以道迎顺气。消复灾沴，惟神之求。神亦闵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请，靡所不答。乃者有谒乎神，即退之，三日，时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独不生。凡我吏民，孰不归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后，弥月不继。百里之外，蜂生如初。岂神能变应于前，不能应于后，能恤其近，不能恤其远？盖吏不称职，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终神之赐。而我州之民，比岁饥殍，凋残之余，不复堪命。若又不熟，则流离之祸，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聪明，其忍以吏不称职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欤？今夏麦垂登，而秋谷将槁，若时赐需泽，驱攘虫灾，以完我西成之资，岁秋九月，当与吏民。复走庙下。

### 祭泗洲塔文

淮南东西，连岁不稔。士农皆病，公私并竭。重以浙右大荒，无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为岁。大麦已秀，小麦初孕，时雨不至，垂将焦枯。丰凶之决，近在旬日。某移牧广陵，所部十郡，民穷为盗，吏职所忧。才短德薄，救之无术，伏愿大圣普照王，以解脱力，行平等慈。嗒欠风雷，咳唾雨泽，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沥肝胆，尚矜听之。

其上承府檄，旁采民言。供奉安輿，愿登法座。伏愿江海贡润，龙天会朝，布为三日之霖，适副一邦之望。

## 祷龙水文

云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势。雨无破块，人怀喝虐之忧。虽屡叩于明灵，终未怀于通感。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霭以祷祈，对龙湫而垦望。伏愿明灵敷感，使雨泽以旁滋；圣化荐臻，致田畴之益济。

## 祈晴文

均余之法，著于甲令。视岁丰凶，以驭重轻。岁且中熟，雨则害之。如此失时，公私交病。神食此上，民命系焉。无俾歉荒，以作神羞。

## 颍州褐文宣王庙祝文

轼以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见于学。先圣先师实临之。敬行所闻，敢忘其旧。尚飨。

## 谒诸庙祝文

轼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为本。祇敬事神，所以芘民。莅事之始，祇见祠下。尚飨。

## 德音到州祭诸庙祝文

维年月日，具位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上清储祥宫成，敷宥四海，均福于下。有诏守臣，凡在秩祀，罔不祇荐。维神导和却疹，保民无疆，以称朝廷至仁之意。尚飨。

## 祈雨迎张龙公祝文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军州事苏轼，谨请州学教授陈师道，并遣承务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灵侯张公之神：稽首龙公，民所祇威。德博而化，能潜能飞。食于颍人，淮颖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辉。为国庇民，凡请莫违。岁旱夏秋，秋谷既微。冬又不雨，麦槁而腓。闵闵农夫，望岁畏饥。并走群望，莫哀我歎。于赫遗蜕，灵光照帟。惠肯临我，言从其妃。翬舞雩咏，荐其絮肥。雨雪在天，公执其机。游戏俯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辅王畿。积润滂流，浹日不晞。我率吏民，鼓钟旄旗。拜送于郊，以华其归。尚飨。

## 送张龙公祝文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十二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灵侯张公之神：赫赫龙公，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谋其

身。有不应祈，惟汝不虔。我自洗濯，斋居诚陈。旱我之罪，勿移于民。公顾听之，如与我言。玉质金相，其重千钧。惠然肯来，共者四人。眷此行宫，为留浹辰。再雨一雪，既洽且均。何以报之，榜铭皆新。诏公之德，于亿万年。惟师道迨，复饯公还。咨尔庶邦，益敬事神。尚飨。

### 立春祭土牛祝文

三阳既应，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丹青设象，盖惟风俗之常；耕获待时，必有阴阳之助。仰惟灵德，佑我穡人。尚飨。

### 谢晴祝文

吏既不德，致灾病民。一雨一霁，辄号于神。风回雪止，农事并作。神则有功，吏亦知作。冻馁之苏，其赐不赀。嗟我吏民，为报之微。尚飨。

### 祈雨僧伽塔祝文

维元祐七年，岁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新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铃辖苏轼，谨以香烛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圣普照王之塔。淮东西连岁不稔，农未皆病，公私并竭。重以浙右大荒，无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为岁。大麦已秀，小麦已孕。时雨不至，垂将焦枯。凶丰之决，近在旬日。轼移守广陵，所部十郡。民穷为盗，职所当忧。才短德薄，救之无术。伏愿大圣普照王，以解脱力，行平等慈。噫欠云雷，咳唾雨泽。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沥肝胆，尚鉴听之。

### 定州谒诸庙祝文

惟皇上帝，分命群祀。降厘下土，惟我元后。临遣近臣，镇抚一方。幽明虽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见祠下。若赋政疵额，敢逃其罚。雨暘以时，疾疫不作，亦窃有望于神。尚飨。

### 谒文宣王祝文

轼以诸生进位于朝，入参侍从，出典方面。莅事之始，祇见庙下。居敬行简，以临其民。轼虽不敏，请事斯语。尚飨。

### 北岳祈雨祝文

维元祐九年，岁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敢以制币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岳安天元圣帝。都城以北，燕蓟之南，既徂岁而不登，又历时而未雨。公私并竭，农未皆伤。麦将槁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盗不止。丰凶之决，近在浹辰；沟壑之忧，上贻当宣。仰止乔岳，食于朔方。卷舒云霓，呼吸雨霁。若其安视小

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轼以短才，谬膺重寄。倘有罪以致旱，宁降罚于微躬。今者得请于朝，斋居以祷。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我夏田，兼致西成之富；实兹边廩。少宽北顾之忧。拜赐以时，敢忘其报。尚飨。

#### 立春祭土牛祝文

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铎传音，官师相做，土牛示候，稼穡将兴。敢激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岁。无作水旱，以登麦禾。尚飨。

#### 春祈北岳祝文

西起太行，东属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吏谨刑政，农毕其力。风雨时若，则神之职。方此东作，敬荐其絮，锡之丰岁。以昭灵德。尚飨。

#### 春祈诸庙祝文

天既佑民，必期于无害；农惟望岁，敢请于有神。愿疾疹之不兴，庶风雨之时若。敢忘旧典，以报丰年。尚飨。

#### 祈雨诸庙祝文

某神之灵。去岁之秋，民苦饥馑。望北一麦，以日为岁。不雨弥月，敢以病告。与其救之于已竭，不若起之于未枯。敢冀有神，时赐甘泽。丰登之报，我其敢忘。尚飨。

#### 定州辞诸庙祝文

轼得罪于朝，将适岭表。虽以谪去，敢不告行。区区之心，神所鉴听。尚飨。

## 第十一卷

### 祭文四十首

#### 祭欧阳文忠公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蓄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魍而号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元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遗。岂厌世涵浊，絜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祿，而天莫之遗？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恻，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尚享。

#### 祭魏国韩令公文

天生元圣，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约而会。既生尧舜，禹稷自至。仁宗龙飞，公举进士。妙龄秀发，秉笔入侍。公于是时，仲舒、贾谊。方将登庸，盗起西夏。四方骚然，帝用不赦。授公鉞钺，往督西旅。公于是时，方叔、召虎。入赞兵政，出殿大邦。恩威并行，春雨秋霜。兵练民安，四夷屈降。公于是时，临淮、汾阳。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枢衡。公于是时，萧、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恼。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于是时，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镇偃息。天下嗷然，易日而复。毕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辽是恤。呜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无祿，丧我宗臣。我有黎民，谁与教之。我有子孙，谁与保之。巍巍堂堂，宁复有之。公之云亡，我无日矣。恻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没于东京。公为二诗，以祖其行。文追典诰，论极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评。施及不肖，待以国土。非我自知，公实见谓。父子昆弟，并出公门。公不责报，我岂怀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归在天，宁闻我言。呜呼哀哉，尚飨。

#### 祭柳子玉文

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甚敏而文，声发自幼。从横武库，炳蔚文囿。独以诗鸣，天锡雄味。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旧。平视青云，可到宁骤。孰云坎轲，自发垂脰。才高绝俗，性疏来诟。谪居穷山，遂侣猩狖。夜衾不絮，朝甌绝饒。慨然怀归，投弃纓纒。潜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怡，世芬莫覩。凡世所欲，有避无就。谓当乘除，并畀之寿。云何不淑，命也谁咎。顷在钱塘，惠然我覩。相从半岁，日饮醇

耐。朝游南屏，莫宿灵鹫。雪窗饥坐，清阁间奏。沙河夜归，霜月如昼。纶巾鹤氅，惊笑吴妇。会合之难，如次组绣。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维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后来，匪友惟媯。子有令子，将大子后。欣然二孙，则谓我舅。念子永归，涕如悬雷。歌此奠诗，一樽往侑。尚享。

#### 祭单君祝文

呜呼维君，笃孝自天。展如闵子，人莫间言。内齐于家，外敏于官。民谓父兄，吏莫容奸。信于朋友，入得其欢。博学工诗，数术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寿考富贵，人谁不然。君独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怅莫归怨。念我孤甥，生逢百艰。既嫔于君，谓永百年。云何不吊，衔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梦，何促何延。厄穷何陋，官达何妍。命也奈何，追配牛颜。呜呼哀哉。尚享。

#### 祭胡执中郎中文

胡君执中之灵。君少在蜀，从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贤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见。从事于岐，始识君面。相从之欢，倾盖百年。见其孺子，驹骏雏鹑。非罪失官，君则先去。我徂华州，见君逆旅。淫雨弥旬，道淖没车。他人为泣，君乐有余。其后七年，君掾计省。虽获一笑，欢不逾顷。又复七年，我守北徐。君从其子，徐岳是书。雏鸾而翔，驹亦千里。惟我与君，宛其老矣。老人元徒，相见益亲。凡昔在岐，今存几人。谓君仁人，虽疾当寿。云何而然，命也难究。呜呼执中，人谁不死。如君之贤，不云止此。百炼之刚，日脍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闻。送君一觞，永归无恨，尚飨。

#### 祭任铃辖文

嗟君结发，从事于兵。四十余年，公俟干城更尝世故，练达物情。佐我治军，既严且平。吏士肃然，时靡有争。汩泗横流，邪谋圯倾。风埃雾露，奔走经营。舆疾而归，犹莫敢宁。奄忽不救，闻者叹惊。子孙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酌觞告诀，与涕俱零，尚享。

#### 祭欧阳仲纯父文

仲纯父之灵曰。呜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孙千亿，与宋无极，人惟曰不足。仲纯父之贤，寿考百年，一岁九迁，人惟曰当然。奈何官止于一命，寿不登四十。谁其尸之，百不偿一。呜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纯父之生也，不以进退得丧有望于人，岂其死也，乃以死生寿夭有责于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称其门。而不知其志气之豪健，议论之刚果，使之临大事，立大节，不难于杀身以成仁。则夫造物者之挟其死生之权也，岂能病君也哉！虽然，往者见君于颖水之上。去岁君来见我于国门之东。携被夜语，达旦不穷。凡所以谋道忧世。而教我以保身远祸者，凛乎其有似于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下复见也，能不长号而屡恸乎？道之难行，盖难其人。岂无其人，利

害易之。如仲纯父不畏不慕，独立不惧，则死及之。呜呼哀哉，尚飨。

### 祭王君锡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闾里。迨兹百年，世济其美。少相弟长，老相慈诲。肃雍无间，施及娣拟。欣然四人，厥德罔二。轼始婚媾，公之犹子。允有令德，天阨莫遂。惟公幼女，嗣执壘筐。恩厚义重，宜有以报。云何不淑，契阔生死。敛不拊棺，葬不亲襚。岂不怀归，眷此微仕。緘词望哭，以致尊馈。惟此哀诚，一念千里，尚享。

### 祭文与可文

年月日，从表弟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与可学士兄之灵曰：呜呼哀哉，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复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呜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忽收泪以自问，非夫人之为恻而谁为乎？道之不行，哀我无徒。岂无友朋，逝莫告余。惟余与可。匪亟匪徐，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不可得而亲，其可得而疏之那？呜呼哀哉。孰能悃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词，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呜呼哀哉。余闻讣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梦相从而惊觉，满茵蓆之濡泪。念有生之归尽，虽百年其必至。惟有文为不朽，与有子为不死。虽富贵寿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尝闻与可之言，是身如浮云，无去无来，无亡无存，则夫所谓不朽与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呜呼哀哉，尚飨。

### 祭刁景纯墓文

嗟我少君，四十二岁。君不我少，谓我昆弟。今我已老，鬓须苍然。君之永归，不为无年。我独何憾。过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风俗。涉江而东。宛其山川。顾瞻万松，蔚乎苍芋。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门，抵掌笑语。岂其忽焉，敛兹一坟。俯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几半天下。纷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来。斗酒只鸡，聊写我哀，尚享。

### 祭张子野文

年月日，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子野郎中张丈之灵。仕而忘归，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归及强锐。优游故乡，若复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恺悌。庞然老成，又敏且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坐此而穷，盐米不继。啸歌自得，有酒辄诣。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送我北归，屈指默计。死生一诀，流涕挽袂。我来故国，实五周岁。不我少须，一病遽蜕。堂有遗像，室无留萎。人亡琴废，帐空鹤唳。酌觞再拜，泪溢两眦，尚享。

### 祭陈令举文

呜呼哀哉，天之生令举，初若有意厚其学术，而多其才能，盖已兼百人之器。既发之以科举，又辅之以令名，使取重于天下者，若将界之以位。而令举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夫岂独其自任，将世之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奋而不顾，以至于斥，一斥而不复，以至于死。呜呼哀哉。天之所付，为偶然而无意耶？将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辅成其天者不至耶？将天既生之以界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复夺之而自使耶？不然。令举之贤，何为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见其毫末，而出其余弃，必有惊世而绝类者矣。予与令举别二年而令举没，既没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殡而吊其子也。呜呼哀哉，尚飨。

### 祭任师中文

年月日。眉阳陈慥、苏轼，犍为王齐愈、弟齐万，黄州进士潘丙、古耕道，谨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故泸州太守任大夫师中之灵曰：允义大夫，维蜀之珍。《诗》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见之，遽没元身。惟慥与轼，匪友则亲。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恻焉酸辛。祸福之来，孰知其因。自寿自夭，自屈自信。天莫为之，矧凡鬼神。生荣死哀，自昔所难。持此令名，归于九原，尚飨。

### 祭堂兄子正文

维元丰五年，岁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拭，谨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灵。昔我先伯父，内行饬修，闾里之师。不刚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窥。历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怀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笃生我兄，和抚而毅，甚似不衰，与人之周，肃雍谨絮，喜见于眉。人各有心，酸咸异嗜，丹素相訾，穆穆我兄，尊贤容众，无适不宜。天若不僭，富贵寿考，舍兄畀谁。云何不淑，而止于是，命也可疑。我迁于南，老与病会，归耕无期。敛不抚棺，葬不执佛，永恨何追。寤寐东山，两茔相望，拱木参差。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从岁时。兄死而同，我生而异，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实临我，尚醑勿辞。呜呼哀哉，尚享。

### 黄州再祭文与可文

年月日，从表弟具官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与可学士文兄之灵。呜呼哀哉。我官于岐，实始识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一别五年，君誉日离。道德为膏，以自濯薰。艺学之多，蔚如秋赆。脱口成章。粲莫可耘。驰骋百家，错落纷坛。使我羞叹，笔砚为焚。再见京师，默无所云。沓兮清深，落其华芬。昔莛我黍，今熟其饔。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胶筋。坐了万事，气回三军。笑我皇皇，独违垢纷。俯仰三州，眷恋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麋麋。昂然来归，独立无群。俯焉复去，初无戚欣。大哉死生，凄怆蒿焮。君没谈笑，大钩徒勤。丧之西归，我窜江濱。何以荐君，采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几合分。尽此一觞，归安于坟。呜呼哀哉，尚享。

### 祭徐君献文

故黄州太守朝请徐公君猷之灵。惟公蚤厌绮纨，富以三冬之学；晚分符竹，蔼然两郡之声。家世名臣，始终循吏。追继襄阳之耆旧，绰有建安之风流。无鬼高谈，常倾满坐。有功阴德，何止一人。拭以蠢愚，自贻放逐。妻孥之所窃笑，亲友几于绝交。争席满前，无复十浆而五馈；中流获济，实赖一壶之千金。曾报德之未皇，已兴哀于永诀。平生仿佛，尚陈中圣之觞；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剑。拊棺一恸，呜呼哀哉，尚享。

### 祭陈君式文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灵。猗欤大夫，匪直也人。矫然不随，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娱其亲。亲亡泣血，几以表明。免丧复仕，哀哉为贫。从政于黄，急吏缓民。食黄之薇，饮其水泉。我以重罪，窜于江滨。亲旧摈疏，我亦自憎。君独愿交，日造我门。我不自爱，恐子垢纷。君笑绝纒，陋哉斯言。忧患之至，期与子均。示我数诗，萧然绝尘。去黄而归，即安丘园。澹然无求，抱洁没身。猗欤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随，如环之循。富贵贫贱，忽如浮云。孰皆有子，如二子贤。千里一觞，侑以斯文，尚享。

### 祭蔡景繁文

呜呼哀哉。子之为人，清厉孤峻。经以仁义，纬以忠信。才兼百夫，敛以静顺。子之事君，拮据倾尽。挺然不倚，视退如进。持其本心，不负尧舜。子之从政，果艺清慎。缓民急吏，不肃而震。纷坛满前，理解迎刃。子之为文，秀整明润。工于造语，耻就余馥。诗尤所长，锵然玉振。寿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贤，五十而尽。我迁于黄，众所远摈。惟子之故，不我藉躏。孰云此来，乃拊其椽。万生扰扰，寄此一瞬。富贵无能，俯仰埃烬。子有贤子，汗血之骏。幼亦颀然，颖发韶此。天哀子穷，以是馈赉。我困于旅，愧莫子赈。歌此奠诗，以和虞殡。呜呼哀哉。

### 祭欧阳伯和父文

呜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门，则其高第。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体。惟伯和父，得公之学，甚敏且艺。罔罗幽荒，掎摭遗逸，驰骋百世。有求则应，取之左右，不择巨细。如汉伯喈，如晋茂先，余子莫继。公薨一纪，门人凋丧，我老又废。退而讲论，放失旧闻，日月其逝。欲操简牍，从伯和父，解发疑蔽。今其亡矣，谁助我者，投笔掩袂。斯文日化，蹶风系景，安所止戾。子独确然，求之度数，断以几例。抱其孤学，将以安适，啗不谋枘。归从文忠，与仲纯父，孰曰非计。而我何为，寓词千里，继以泣涕。呜呼哀哉。

### 祭石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梦还故乡，亲爱满前。觉而无有，泪下迸泉。窜渡江湖，只影自怜。闻人蜀音，回首粲然。矧如夫子，又戚且贤。忧乐同之，义不我捐。我行过宿，子病已缠。顾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寿骨隐颧。携手同归，相视华颠。孰云此来，拊膺号天。同驱并驰，俯仰而迁。行即此路，皇分后先。哀哉若人，令德世传。才子文孙，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后将蝉联。永归无憾。举我一筵。呜呼哀哉。

#### 祭司马君实文

左仆射赠太师温公之灵。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惟时与人，鲜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独发大议，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亲。帝欲得民，一尊无私。母子之间，莫如孝慈。人所难言，我则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蓄龟。专谈仁义，辅以书诗。在尺直寻，愿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谁欺。退居于洛，四海是仪。化及豚鱼，名闻乳儿。二圣见公，曰子得师。付以衡石，惟公所为。公亦何为，视民所宜。有莠则锄，有疾则医。问疾所生，师老民疲。和戎上策，决用无疑。此计一定，太平可基。譬如农夫，既辟既菑。投种未粒，矧获而炊。宾客满门，公以疾辞。不见十日，入哭其帷。天为雨泣，路人垂演。画像于家，饮食必祠。矧我众僚，左右畴咨。共载一舟，丧其楫维。终天之诀，宁复来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呜呼哀哉，尚享。

#### 祭王宜甫文

维元祐二年，岁次丁卯，九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具位苏轼，谨以酒果之奠，昭告于故比部郎中赠光禄大夫王公宜父亲家翁之灵。

呜呼宜父，笃厚宽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已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乏非财。风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梦幻，其究何获。不与皆忘，令名令德。公虽耆旧，我尚同时。不识其人，想见其姿。婚姻之好，义贯黄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往谓赵人，子孙其昌。蒔其墓楨。我言不忘。呜呼哀哉。

#### 祭范蜀公文

呜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种之，有得皆贤。既历三世，悉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几人。孰如我公，硕大光明。导日而升，灿焉长庚。死生契阔，公独寿考。天实耆之，以殿诸老。二圣嗣位，仁义是施。公昔所言，略行无遗。维乐未和，公寝不宁。乐成而薨，公往则瞑。凡百君子，愿公元极。胡不万年，以重王国。责难之忠，爱莫助之。嗟我后来，谁复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与公弟兄，一日之少。穷达不齐，欢则无间。岂以闾里，忠信则然。先君之终，公时在陈。宵梦告行，晨起讣闻。先友尽矣，我亦白发。闻公之丧，方食哽噎。堂堂我公，岂其云亡。望公凜然，犹举我觞。

#### 祭黄几道文

几道大夫年兄之灵。呜呼几道，孝友蒸蒸。人无间言，如闵与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骥德，风鹜云腾。人为御史，以直自绳。身为玉雪，不污青蝇。出按百城，不缓不絀。好民情吏，实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屡称。谋之左右，有问莫应。君闻不悛，与道降升。吾岂羽毛，为人所鹰。抱默以老，终然不矜。环堵萧然，大布疏增。妻子脱粟，玉食友朋。我迁淮南，秋谷五登。坐阅百吏，锥刀相仍。有斐君子，传车是乘。穆如春风，解此阴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鲁无君子，斯人安承。纳币请昏，义均股肱。别我而东，衣袂仅胜。一卧永已，吾将安凭。寿夭在天，虽圣莫增，君赵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兴。举我一觴，归安丘陵。

### 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

呜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无所归，散而自贤。我是用惧，日登师门。既友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简肃之肃，文忠之文。虽无老成，典刑则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诸子惟迨，好学而刚。夫人实使，兄弟吾孙。徼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东南，往违其颜。病不能见，卒以讣闻。自敛及葬，馈奠莫亲。匪愧于今，有颺昔人。寓词千里，侑此一樽，尚飨。

### 祭大觉禅师文

维年月日，具位苏轼，谨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觉禅师器之之灵。于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当时遗老，存者几人。矧如禅师，方外之臣。颂诗往来，月壁星珠。昭回之光，下烛海隅。昔本无生，今亦不灭。人怀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壮岁，屡亲法筵。馈奠示别，岂免凄然，尚飨。

### 再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颍州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九月丙戌朔，从表侄具位苏轼，谨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师究国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灵。呜呼，拭自韶齿，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之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土方晬，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以拜稽首，有死无易。公虽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迁。叔季在朝，如见公颜。入拜夫人，罗列诸孙。敢以中子，请婚叔氏。夫人曰然，师友之义。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庙门，垂涕失声。白发苍颜，复见颍人。颍人思公，曰此门生。虽无以报，不辱其门。清颖洋洋，东注于淮。我怀先生，岂有涯哉，尚飨。

### 祭张文定公文三首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门生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颖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之灵。

呜呼，道大如天，见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识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龙凤，不可扰驯。游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见，而不可亲。师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没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怀宝，陆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国之珍。此太史公，笔回千钧。独置一榻，不延余宾。时我兄弟，尚未冠绅。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闻道，困于垢尘。每从公谈，弃故服新。顷独怪公，倒凜倾困。尽发其秘，有怀毕陈。曰再见子，恐无后辰。出户迟迟，默焉衔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终始，高节迈伦。一恸永已，山摧川埋。公视富贵，如贱与贫。公视生死，如夕与晨。老不情偷，疾不顺呻。有化非亡，有隐非沦。我独何为，涕流于巾。呜呼哀哉，尚飨。

轼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伟欤我公，实浮于声。知公者天，宁侯此铭，今公永归，我留淮海。寓辞千里，濡袂有淮，尚飨。

我游门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升堂入室，问道学礼，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倾海，如囊鼓风。风水之合，岂特无异，将初无同。孰云此来，恸哭不闻，高堂莫空。敛不拊棺，葬不执紼，我愧于胸。公知我深，我岂不知，公之所从。生不求人，没不求天，自与天通。天不吾欺，寿考之余，报施亦丰。一子四孙，鸾鹄在庭，以华其终。自我先子，逮今三世，为好无穷。以我此心，与此一觞，达于幽宫，尚飨。

#### 祭龙井辩才文

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讪，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八十一年，生虽有终。遇物而应，施则无穷。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璉、嵩。后二十年，独余此翁。今又往矣，后生谁宗。道俗歔歔，山泽改容。谁持一杯，往吊井龙。我去杭时，白叟黄童。要我复来，已许于中。山无此老，去将安从。噫参寥子，往奠必躬。岂无他人，莫写我胸。

####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维元祐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撰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孰。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尚飨。

#### 祭韩忠献公文 定州

维元祐八年，岁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

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事、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国忠献公之灵。呜呼，我生虽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岳之神。四十余年，其德日新。钟鼎有尽，竹帛莫陈。惟其大节，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与弟辙，来自峨岷。公罔罗之，若获凤麟。契阔艰难，手书见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颜。援手拯溺，期我于仁。岂知无用，既老益顽。意广才疏，将归丘园。上未忍弃，界之中山。公治此邦，没食其民。我独何幸，敬践后尘。公惟人杰，而不自贤。堂名阅古，以古律身。况我小生，罕见寡闻。敢不师公，治民与军。虽无以报，不辱其门，尚飨。

### 大行太皇太后灵驾发引文定州

因山告成，同轨毕至。玉衣永闕，风驭莫追。万国山河，尚凭于坤载；四方老稚，速失于母慈。欲强名言，难形德化。积此九年之泽，辅成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临朔野。华戎异服，涕慕同声。目断东朝，永绝帘帷之望，神驰西洛，想闻笳鼓之音。臣等各守边垂，莫亲馈奠。徒因僚吏，远致攀号，尚飨。

### 祭滕大夫母杨夫人文

维元祐九年，岁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军州事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近故长安县太君杨氏之灵。呜呼，士盛庆历，如汉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贤。惟时滕公，实显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齐。功名不终，有命有义。我时童子，知为公喟。四十余年，墓木十围。乃识其子，倾盖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训则尔。仰止德人，如冈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岂其微疾，一恸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寿禄在天，考终非亡。鹊巢之应，子孙其昌，尚飨。

### 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干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伤残，蝼蚁穿穴。但为藜冢，罕致全躯。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

### 祭亡妹德化县君文

呜呼，官傅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维我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玉立二甥，实华我门。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谓当百年，观此腾振。云何俯仰，一嘞再呻。救药靡及，奄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讣闻。柑棺何在，梦泪濡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樽。

### 祭柳仲远文二首

呜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艰。亲朋几人，日化日迁。逝者如风，讵来逾年。一恸海微，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独与贤。德如召南，寿甫见孙。矧我仲远，孝友恭温。天若成之，从致有闻。富以学术，又昌以言。久而不试，理岂其然。崎岖有求，凡以为亲。虽不负米，实劳且勤。知止于此，不如归闲。哀我孤甥，孝如闵、颜。衔痛远诉，谁抚谁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毁，以全汝门。以慰我仲远永归之魂。呜呼哀哉，尚飨。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璧。云何两逝，不慙遗一。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闾也有立，气贯金石。我穷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侧，可置万室。天定胜人，此语其必，尚飨。

### 祭吴子野文

呜呼子野，道与世违。寂默自求，阖门垂帟。兀尔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壶子，杜气发机。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为家，惟义是归。卒老于行，终不自非。送我北还，中道弊衣。有疾不药，但却甘肥。问以后事，一笑而靡。飘然脱去，云散露晞。我独何为，感叹放歔。一酌告诀，逝舟东飞，尚飨。

## 第十二卷

### 墓志十二首

#### 范景仁墓志铭

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二公既约史相为传，而后死者则志其墓。故君实为《景仁传》。其略曰：“吕献可之先见，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轼幸得游二公间，知其平生为详，盖其用舍大节，皆不谋而同。如仁宗时，论立皇嗣，英宗时论濮安懿王称号，神宗时，论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后如左右手。故君实常谓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论钟律，则反复相非，终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实之没，轼既状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志其墓，而轼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孙皆以为君实既没，非子谁当志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辞！”

公姓范氏，讳镇，字景仁。其先自长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华阳。曾祖讳昌祐，妣索氏。祖讳璩，妣张氏。累世皆不仕。考讳度，赠开府仪同三司。妣李氏，赠荣国太夫人，庞氏，赠昌国太夫人。开府以文艺节行，为蜀守张咏所知。有子三人。长曰鎡，终陇城令。次曰锴，终卫尉寺丞。公其季也。四岁而孤，从二兄为学。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对。公时年十八，奎与语奇之，曰：“大范恐不寿。”

其季廊庙人也。还朝与公俱。或问奎入蜀所得，曰：“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於世。”时故相宋庠与弟祁名重一时，见公称之，祁与为布衣交。由是名动场屋，举进士，为礼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礼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声自陈，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异之。释褐为新安主簿，宋缓留守西京，召置国子监，使教诸生。秩满，又荐诸朝，为东监直讲。用参知政事王举正荐，召试学士院，除馆阁校勘，充编修《唐书》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公有异材，恬於进取，特除直秘阁为开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谏院兼管勾国子监。

上疏论民力困弊，请约祖宗以来官吏兵数，酌取其中为定制，以今赋入之数十七为经费，而储其三以备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家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盐铁转运，或判户部度支，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无穷，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请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同制国用。”葬温成皇后。太常议礼，前谓之园，后谓之园陵。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公言：“尝闻法吏舞法矣，未闻礼官舞礼也。请诘问前后议异同状。”又请罢焚瘞锦绣珠玉以纾国用，从之。

时有敕，凡内降不如律令者，令中书、枢密院及所属执奏。未及一月，而内臣无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诏故违不执奏之罪。石全斌以护温成葬，除观察使。凡治葬事者，皆迁两官。公言章献、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无此比，乞追还全斌等告敕。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公言隆之以虚礼，不若开之

以至诚，乞罢郊迎而除谒禁，以通天下之情。议减任子及每岁取士，皆公发之。又乞令宗室属疏者补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顾恐天下谓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别其贤者显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虽不行，至熙宁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宽容，言事者务许以为名。或诬人阴私。公独引大体，略细故。时陈执中为相。公尝论其无学术，非宰相器。及执中劈妾笞杀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阴阳不和，财匱民困，盗贼滋炽，狱犴充斥，执中当任其咎。闺门之私，非所以责宰相。识者韪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为。公独奋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养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愿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而试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报。因阖门请罪。

尝有星变，其占为急兵。公言：“国本未立，若变起仓卒，祸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书，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大臣皆设辞以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也，臣窃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变耳。中变之祸不过於死，而国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忧，则其祸岂独一死而已哉！夫中变之祸，死而无愧，急兵之忧，死且有罪，愿以此示大臣，使自择而审处焉。”闻者为之股栗。

除兼侍御史知杂事。公以言不从，固辞不受。执政谓公，上之不豫，大臣尝建此策矣，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公复移书执政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速则济，缓则不及，此圣贤所以贵机会也。诸公言今日难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难放今日乎？”凡见上，面陈者三。公位，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朝廷不能夺。

乃罢知谏院，改集贤殿修撰，判流内铨，修起居注，除知制诰。公虽罢言职，而无岁不言储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动上心。及为知制诰，正谢上殿，面论之曰：“陛下许臣，今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明年，又因裕享献赋以讽。其后，韩琦卒定策立英宗。迁翰林学士充史馆修撰，改右谏议大夫。

英宗即位，迁给事中，充仁宗山陵礼仪使。坐误，迁宰臣官，改翰林侍读学士，复为翰林学士。中书奏请追尊濮安懿王，下两制议，以为宜称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非执政意，更下尚书省集议。已而台谏争言其不可，乃下诏罢议，令礼官检详典礼以闻。公时判太常寺，率礼官上言：“汉宣帝於昭帝为孙，光武於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若皇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于是具列仪礼及汉儒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陈州。陈饥，公至三日，发库凛三万贯石，以贷不及奏，监司绳之急，公上书自劾，诏原之。是岁大熟，所贷悉还，陈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迁礼部侍郎，召还。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群牧使、句当三班院、知通进银台司。公言：“故事，门下封驳制敕，省审章奏，纠举违滞，著于所授敕，其后刊去，故职寝废，请复之，使知所守。”从之。纠察在京

刑狱。

王安石为政，始变更法令，改常平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汉之盛时，视穀贵贱，发敛，以便农末，最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乱，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与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二人坐市贸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倾夺，则人皆知恶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疏三上，不报。

迹英阁进读，与吕惠卿争论上前，因论旧法预买绸绢。亦青苗之比。公曰：“预买亦敝法也，若陛下躬节俭，府库有余，当并预买去之，奈何更以为比乎？”韩琦上疏，极论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条例司疏驳之。谏官李常乞罢青苗钱，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还其诏。诏五下，公执如初。

司马光除枢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职，诏许词免，公再封还之。上知公不可夺，以诏直付光，不由门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许之。

会有诏举谏官，公以轼应诏，而御史知杂谢景温弹奏轼罪。公又举孔文仲为贤良。文仲对策，极论新法之害。安石怒，罢文仲归故官。公上疏争之，不报。

时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致仕。疏五上，最后指言安石以喜怒赏罚事，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安石大怒，自草制极口诋公，落翰林学士，以本官致仕。闻者皆为公惧。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安石虽诋之深，人更以为荣焉。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著为令。久之归蜀。与亲旧乐饮，赈施其贫者，期年而后还。轼得罪，下御史台狱，索公与轼往来书疏文字，甚急。公犹上书救拭不已。朝廷有大事，辄言之。官制行，改正议大夫。今上即位，迁光禄大夫。初，英宗即位，柑仁宗主而迁僖祖。及神宗即位，复还僖祖而迁顺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与汉高祖同，僖祖不当复还。乞下百官议。”不报。及上即位，公又言乞迁僖祖，正太祖东向之位。时年几八十矣。

韩维上言：“公在仁宗朝，首开建储之议，其后大臣继有论奏，先帝追录其言，存没皆推恩，而镇未尝以语人，人亦莫为言者，虽颜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过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学士。特诏长子清平县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诏语有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勤。”公固词不起，天下益高之。

改提举嵩山崇福宫。公仲冗之孙，祖禹，为著作郎，谒告省公于许。因复赐诏，及龙茶一台，存问甚厚。数月，复告老，进银青光禄大夫，再致仕。

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下王朴乐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与司马光皆与。公上疏，论律尺之法。又与光往复论难，凡数万言，自以为独得于心。元丰三年，神宗诏公与刘几定乐。公曰：“定乐当先正律。”上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龠、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赐赉有加。公谢曰：“此刘几乐

也，臣何与焉。”及提举崇福宫，欲造乐献之，自以为嫌，乃先请致仕。既得谢，请太府铜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二圣御延和殿，召执政同观，赐诏嘉奖，以乐下太常，诏三省、侍从、台阁之臣皆往观焉。

时公已属疾，乐奏三日而薨。实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计闻，辍视朝一日，赠右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忠文。公虽以上寿贵显，考终于家，无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阅三世，皆以刚方难合，故虽用而不尽。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礼以起公，而公已老，无意于世矣。故闻其丧，哭之皆哀。

公清明坦夷，表里洞达，遇人以诚，恭俭慎默，口不言人过。及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笃于行义，奏补先族人而后子孙，乡人有不克婚葬者，辄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余人，虽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饮食必均。

兄鎡卒于陇城，无子，闻其有遗腹子在外，公时未仕，徒步求之两蜀间，二年乃得之，曰：“吾兄异于人，体有四乳，是儿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荫，今为承议郎。公少受学于乡先生庞直温。直温之子昉卒于京师，公娶其女为孙妇，养其妻子终身。

其学本于六经仁义，口不道佛老申韩异端之说。其文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贡举，门生满天下，贵显者不可胜数。

诏修《唐书》、《仁宗实录》、《玉牒日历类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议论，未尝不与。契丹、高丽皆知诵公文赋。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及奉使契丹，虏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其后兄子百禄亦使虏，虏首问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乐书》三卷，《国朝韵对》三卷，《国朝事始》一卷，《东斋记事》十卷，《刀笔》八卷。

积勋柱国，累封蜀郡开国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户，实封五百户。娶张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长安郡君。子男五人。长曰燕孙，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监中岳庙。次百嘉，承务郎，先公一年卒。次百岁，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虑，承务郎。女一人，尝适左司谏吴安诗，复归以卒。孙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户参军。祖朴，长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务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务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孙女六人，曾孙女三人。

公晚家于许，许人爱而敬之。其亮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县汝安乡推贤里，夫人李氏祔。

公始以诗赋为名进士，及为馆阁侍从，以文学称。虽屡谏争及论储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颇秘，世亦未尽知也。其后议濮安懿王称号，守礼不回，而名益重。及论熙宁新法，与王安石、吕惠卿辩论，至废黜不用，然后天下翕然师尊之。无贵贱贤愚，谓之景仁而不敢名，有为不义，必畏公知之。

公既得谢，辄往贺之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乐，曰：“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辄以是愧公。

铭曰：“万物之生，莫累于名。人顾趋之，以累为荣。神人无名，欲知者希。人顾忧之，以希为悲。熙宁以来，孰擅兹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实在洛，公在颖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实既来，遁归于洛。摯而维

之，莫之胜脱。为天相君，为君牧民。道远年徂，卒徇以身。公独坚卧，三诏不起，遂解天刑，竟以乐死。世皆谓公，贵身贱名，孰知其功，圣人之清。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无丧无得。君实之用，出而时施。如彼水火，宁除渴饥。公虽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云相望。公维蜀人，乃葬于汝。子孙不忘，尚告来者。

#### 亡妻王氏墓志铭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殓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拭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站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铭曰：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 乳母任氏墓志铭

赵郡苏轼子瞻之乳母任氏，名采莲，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与轼，养视轼之子迈、迨、过。皆有恩劳。从轼官于杭、密、徐、湖，谪于黄。元丰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临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东阜黄冈县之北铭曰：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亨之，其魂气无不之也。

#### 保母杨氏墓志铭

先夫人之妾杨氏，名金蝉，眉山人。年三十，始隶苏氏，颓然顺善也。为弟辙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宁十年六月己丑，卒于徐州，属纆不乱子由官于宋，载其柩殓于开元寺。后八年，轼自黄迁汝过宋，葬之于宋东南三里广寿院之西，实元丰八年二月壬午也。铭曰：百世之后，陵谷易位，知其为苏子之保母，尚勿毁也。

#### 张文定公墓志铭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

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孔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下未尝一日无士，而仁宗之世，独为多士者，以其大也。贾谊叹细德之峻微，知凤鸟之不下，闵沟读之寻常，知吞舟之不容，伤时无是大者以容己也。故尝窃论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万人，其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万人之英乎！盖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举而得富弼，再举而得公。

公姓张氏，讳方平，字安道。其先来人也，后徙扬州。高祖克，唐末为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军事推官，赠太师，娶苏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峤，以进士及第，太宗尝召对，选知郢州，赐亲扎，给全俸，终于尚书都官员外郎，娶刘氏，追封沛国太夫人。考尧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间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没，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见其面者。十有七年。与祖考皆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皆封魏国公。娶嵇氏，追封谯国太夫人。

公年十三，入应天府学。颖悟绝人。家贫无书，尝就人借三史，旬日辄归之，曰：“吾已得其详矣。”凡书皆一阅，终身不再读。属文未尝起草。宋缓、蔡齐见之曰：“天下奇材也。”与范讽皆以茂材异等荐之。

以景祐元年中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蒋堂为苏州，得公所著《刍蕘论》五十篇，上之，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荐公，射策优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时赵元昊欲叛而未有以发，则为嫚书求大名以怒朝廷，规得谴绝以激使其众。公以谓：“朝廷自景德以来，既与契丹盟，天下忘备，将不知兵，士不知战，民不知劳，盖三十年矣，若骤用之，必有丧师蹶将之忧，兵连民疲，必有盗贼意外之患。当含垢匿瑕，顺适其意，使未有以发，得岁月之顷，以其间选将厉士，坚城除器，为不可胜以待之。虽元昊终于必叛，而兵出无名，吏士不直其上，难以决胜，小国用兵三年，而不见胜负，不折则破，我以全制其后，必胜之道也。”是时士大夫见天下全盛，而元昊小丑，皆欲发兵诛之，惟公与吴育同议。议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论为出于姑息，遂决用兵，天下骚动。

公献《平戎十策》，大略以边城千里，我分而贼专，虽屯兵数十万，然贼至常以一击十，必败之道也。既败而图之，则老师费财，不可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东，示以形势。贼入寇，必自延、渭而兴州，巢穴之守必虚，我师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道也。宰相吕夷简见之，谓宋缓曰：“君能为国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召对，赐五品服，直集贤院，迁太常丞，知谏院。首论祖宗以来，虽分中书、枢密院，而三圣英武独运，断归于一。今陛下谦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会富弼亦论此，遂命宰相兼枢密使。

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诸路守兵，多拣赴阙，郡县无备，命调额外弓手。公在睦州，条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于陕西、河东、京西四路。刺弓手为宣毅、保捷指挥。公连上疏，争之甚力，不从。宣毅十四万人，保捷九万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骄甚，所在为寇。

自是民力大困，国用一空。识者以不从公言为恨。

时夏竦并护四路，刘平、石元孙、任福之败，皆贬主帅，而竦独不问。贼围麟、府，诏棘出兵牵制。竦逗留不出，使贼平丰州夷、灵远而去。公极言之。诏罢竦节制。自是四路各得专达，人人自效，边备修完，贼至无所得。

及庆历元年，西方用兵，盖六年矣。上既厌兵，而贼亦困弊，不得耕牧

休息，虏中正布至十余千，元昊欲自通。其道无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犹天地父母也，岂与此犬豕豺狼较胜负乎？愿因今岁郊赦，引咎示信，开其自新之路，申敕边吏，勿绝其善意。若犹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虽天地鬼神，必将诛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书。吕夷简读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岁，赦书开谕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请降。自元昊叛，公谋无遗策，虽不尽用，然西师解严，公有力焉。

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诰，使契丹。戎生雅闻公名，与其母后族人，微行观公于范阳门外。及燕，亲诣前酌玉卮以饮公，顾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骑而击球于公前，以其所乘马赐公。朝廷知之，自是虏使挟事至者，辄命公馆之。

寻召试，知制诰，迁右正言，赐三品服。诰命简严，四方诵之。

兼史馆修撰。章得象监国史，以日历自乾兴至庆历废不修，以属公。于是粲然复完。

权知开封府。府事至繁，为尹者皆书板以记事，公独不用，默记数百人，以次决遣，不遗毫厘。吏民大惊，以为神，不敢复欺。

拜翰林学士，领群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齐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与元昊构隙，使来约我，请拒绝其使。时议者欲遂纳元昊，故为答书曰：“元昊若尽如约束，则理难拒绝。”仁宗以书示公与宋祁。公上议曰：“书词如此，是拒契丹而纳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虏也。若已封册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终不听乎？若不听，契丹之怨，必自是始。听而绝之，则中国无复信义，永断招怀之理矣。是一举而失二虏也。宜赐元昊诏曰：“朝廷纳卿诚款，本缘契丹之请，今闻卿招诱契丹边户，失舅甥之欢，契丹遣使为言，卿宜审处其事，但嫌隙朝除，则封册暮行矣。如此于西北为两得。”时人伏其精识。

拜谏议大夫，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无不言，至于宫妾宦官，滥恩横赐，皆力争裁抑之。

寻知贡举。士方以游词峻语为高，公上疏，以谓文章之变，实关盛衰，不可长也，诏以公言。晓谕学者。宰相贾昌朝。与参知政事吴育忿争上前。公将对，昌朝使人约公，当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既对，极论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罢，高若讷代之。

时当郊而费用未具，中外以为忧。宰相欲以是危公，复拜翰林学士，为三司使。公领使未几，以办闻，仁宗大喜。至于今，计司先郊告办，盖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诸榷河北盐，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仁宗惊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世宗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虏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虏获福乎？虏盐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边隙一开，所获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仁宗大悟曰：“卿与宰相立罢之。”公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为佛者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至今父老过其下，必稽首流涕。

南京鸿庆宫成，奉安三圣像，当遣柄臣，特命公为礼仪使，乡党荣之。

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学士归院，判尚书都省，兼领银台司审刑院太常寺事。庆历中，卫士夜逾宫垣为变。仁宗旦语二

府，以贵妃张氏有扈蹕之功，枢密使夏竦倡言宜讲求所以尊异贵妃之礼，宰相陈执中不知所为。公见执中，言：“汉冯婕妤好身当猛兽，不闻有所尊异，旦皇后在。尊贵妃，古无是礼。若果行之，天下谤议必大萃于公，终身不可雪也。”执中耸然，敬从公言而罢。修宗正寺玉牒，补缀失亡，为书数百卷。

自陕西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争言丰财省费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为谏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为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资政殿，召两府、侍从赐坐，手诏问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锁院。公既草制书，又条对所问数千言，夜半与制书皆上。仁宗惊异，又手诏独策公。明日复出数千言，大略以谓：“太祖定天下，用兵不过十五万，今百余万，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来，万事堕弛，务为姑息，渐失祖宗之旧，取士、任子、磨勘、迁补之法既坏，而任将养兵，皆非旧律，国用既窘，则政出一切，大商好民，乘隙射利，而茶盐香矾之法乱矣。此治乱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习历代损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陈其本末赢虚所以然之状，及当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论：“古今治乱，在上下离合之间，比年已来，朝廷颇引轻险之人，布之言路，违道于誉，利口为贤，内则台谏，外则监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构危其上，自将相公卿宿贵之人，毕争屈礼以收礼后辈，有不然者，则谤毁随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体，为国立事哉！此风不革，天下无时而治也。”上益异之，书“文儒”二字以赐。月余，御迎阳门，召两制近侍，复赐问目曰：“朕之阙失。国之奸蠹，朝之谏，皆直言其状。”独引公近御榻，密访之，且有大用语。公叹曰：“暴人之私，迫人于险而攘之，我不为也。”终无所言。

公既刚简自信，不恤毁誉，故小人思有以中之。会三司判官杨仪，以请求得罪，公坐与仪厚善，遂罢职，出知滁州。不数月，上悟，还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明年，加龙图阁学士，迁给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学道，虚一而静，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

自杭丁太夫人忧，服除，以旧职还朝。判流内铨。建言畿内税重，非所以示天下。是岁郊赦，减畿内税三分，遂为定制。

秦州叛羌。断古渭路，帅张异发兵讨贼，而副总管刘涣不受命，皆罢之。拜公侍读学士、知秦州。公力同不拜，曰：“涣与异有阶级，今互言而两罢，帅不可为也。”异以故得不罢。

以公为礼部侍郎，知滑州，改户部侍郎，移镇西蜀。始，李顺以甲午岁叛，蜀人记之，至是方以为忧。而转运使摄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领者，妄言蛮贼依智高在南诏，欲来寇蜀。摄守妄人也，闻之大惊，移兵屯边郡，益调额外弓手，发民筑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惊扰，争迁居城中，男女昏会，不复以年贱粥谷帛市金银，埋之地中。朝廷闻之，发陕西步骑戍蜀，兵仗络绎相望于道。诏促公行，且许以便宜从事。公言：“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其间皆杂种，不相役属，安能举大兵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当以静镇之。”道遇戍卒兵仗，辄遣还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悉归屯边兵，散遣弓手，罢筑城之役。会上元观灯，城门皆通夕不闭，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译人，始为此谋者斩之，裒首境上，而配流其余党于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获智高母子留不杀，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

复以三司使召还。奏罢蜀横赋四十万，减铸铁钱十余万，蜀人至今纪之。初主计京师，有三年粮，而马粟倍之。至是马粟仅足一岁，而粮亦减半。因

建言：“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通八达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胜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国耳。兵恃食，食恃漕运，汴河控引江淮，利尽南海，天圣以前，岁发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张君平者，以疏导京东积水，始辍用汴夫。其后浅妄者，争以裁减费役为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旧也。”遂画漕运十四策。宰相富弼读公奏上前，昼漏尽十刻，侍卫皆跛倚，仁宗太息称善。弼曰：“此国计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启施行。退谓公曰：“自庆历以来，公论食货详矣，朝廷每有所损益，必以公奏为议本。凡除主计，未尝敢先公也。”其后未期年，而京师有五年之蓄。

迁吏部侍郎，复以目疾靖郡，迁尚书左丞，知南京。未几以工部尚书知秦州。时亮祚方骄僭，阅士马，筑堡筑城之西，压秦境上，属户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简将士，声言出塞，实按军不动。贼既不至，言者因论公无贼而轻举。宰相曾公亮昌言于朝曰：“兵不出塞，何名为轻举，张公岂轻者哉！贼所以不至者，以有备故也，有备而贼不至，则以轻举罪之，边臣自是不敢为先事之备也。”议者乃服。

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当除宣徽使。议者欲以是沮挠之，公笑曰：“吾于死生祸福，未尝择也，宣徽使于我何有哉！”力请解，复知南京。封清河郡公。

英宗即位，迁礼部尚书，知陈州。过都，留判尚书都省，请知郢州。陛辞，论天下事，英宗叹曰：“学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请行，加侍读学士，徙定州，乞归养，改徐州。

英宗屡欲召还，而左右无助公者。一日谓执政曰：“吾在藩邸时，见其《刍荛论》及所对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尝副吾意。若使居典诰之任，亦国华也。”执政乃始奉诏拜翰林学士，承旨。问治道体要，公以简易诚明为对，言近而指远，不觉前席曰：“吾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以谓皆天下选人，今乃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胡宿罢枢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执政请用郭逵。英宗以语公。公曰：“自庆历以后，擢任二府，必参之中书，臣知事君而已。”迁刑部尚书。

英宗不豫，学士王硅当直不召，召公赴福宁殿。上凭几不言，赐公坐。出书一幅，八字，曰：“来日降诏，立皇太子。”公抗声曰：“必颖王也，嫡长而贤，请书其名。”上力疾书以付公。公既草制，寻充册立皇太子礼仪使。

神宗即位，召见侧门。公曰：“仁宗崩，厚葬过礼，公私骚然，请损之。”上曰：“奉先可损乎？”公曰：“遗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叹曰：“是吾心也。”

公又奏百官迁秩，恩已过厚，若锡赉复用嘉祐近比，恐国力不能支，乞追用乾与例足矣。从之，省费十七八。

迁户部尚书。御史中丞王陶击宰相，参知政事吴奎与之辨，上欲罢奎。公适对，上曰：“奎罢，当以卿代。”公力辞。上曰：“卿历三朝，无所阿附，左右莫为先容，可谓独立杰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复何辞！”公曰：“韩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复起。琦勋在王室，愿陛下复奎位，手诏谕琦，以全始终之分。”上嗟叹久之，继出小纸曰：“奎位执政而击中司，谓朕手诏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复论如初。上从之，赐琦诏，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坚甚，夜召公议。公复申前论。上曰：“琦志不可夺也。”公遂建议。宜宠以两镇节钺，且虚府以示复用，从之。

面命公为参知政事，以亲疾辞。上曰：“受命以慰亲意，庶有瘳也。”是夕，复召知制诰郑獬内东门别殿，谕以用公意，制词皆出上旨。制出，公以亲疾在告，召对，押赴中书。

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极论安石不可用。不数日，魏公捐馆，上叹息不已。命近璫及内司宾存问，日至，虚位以待公。寻诏起，复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悦，拜观文殿学士，留守西京。

入觐，请南京留台，上欲以为宣徽使修国史，不可，则欲以为提举集禧观、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词，遂知陈州。

时方置条例司，行新法，大率欲丰财而强兵。公因陛辞，极论其害，皆深言危语。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兵犹火也，不戢当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极，必有覆舟自焚之忧。”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复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怅然。

至陈。陕西方用兵，卒叛庆州，声摇关辅。京西漕檄捕盗官以兵会所属州，白刃横野，民大惶骇，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谓执政曰：“守臣不当尔耶？临事乃见人。”诏京西兵各归其旧。吏方以苛察为能，小不中意，辄置司推治，一州至数狱，追逮数千里，死者甚众。公以事闻。诏立条约下诸路。时监司皆新进，趋时与利，长吏初不与闻。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归欤以全吾志。”即力请留台而归。

未几，复知陈州。暇日坐西轩，闻外板筑喧甚，曰：“民筑嘉应侯张太尉庙。”公曰：“巢贼乱天下，赵犍以孤城力战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张侯何为者哉！”命夷其庙，立赵侯祠佛舍中。

未几，改南京，且命入觐。不待次，对前殿。曰：“先帝尝言卿不立交党，退朝掩关，终日无一客。命坐赐茶。”

寻拜宣徽北院使、检校太尉，判应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乡郡自便。而得之，恐启侥幸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

延和殿赐坐，问：“祖宗御戎之策孰长？”公曰：“太祖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故边圉无事。董遵诲捍环州，郭进守西山，李汉超保关南，皆十余年，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而少遣兵。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贼所入辄先知，并兵御之，战无不克。故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终太祖之世，边鄙不耸，天下安乐。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蓟，自是岁有契丹之虞。曹彬、刘廷谦、傅潜等数十战，各亡士卒十余万。又内徙李彝兴、冯晖之族，继迁之变，三边皆扰，而朝廷始吁食矣。真宗之礼赵德明纳款，及澶渊之克，遂与契丹盟，至今人不识兵革，可谓盛德大业。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鉴矣。近岁边臣。建开拓之议，皆行峻侥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试之一掷，事成则身蒙其利，不成则陛下任其患，不可听也。”上曰：“庆历以来，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时为学士，誓诏封册，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惊曰：“尔时已为学士，可谓旧德矣。”时契丹遣泛使萧禧来，上问：“虜意安在？”公曰：“虜自与中国通好，安于豢养，吏士骄惰，实不欲用兵。昔萧英、刘六符来，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庐与语，英颇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归，竟以此得罪，今禧黠虜，愿如故事，令大臣与议，无屈帝尊与虜交口。”上曰：“朕念庆历再和之后，中国不复为善后之备，故修戎事为应兵耳。”公曰：“应兵者兵祸之已成者也，消变于未成，善之善者也。”

公每辞去，上辄迁延之，三易其期。遂诏公归院供职。

萧禧至，以河东疆事为辞。上复以问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萧扈尝言之，朝廷讨论之详矣。”命馆伴，王洙诘之，扈不能对，录其条目付扈以归。因以藁上之。禧当辞，偃蹇卧驿中不起，执政未知为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谓枢密使吴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馈而勿问，且使边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启用其说，禧即日行。

除中大一宫使。进对礼秩，凡皆与执政同公在朝，虽不任职，然多建明。上数欲废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国之本，不可轻议。饷道一蹙，兵安所仰食，则朝廷无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谁敢言此。”

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故中国钱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积。公极论其害，请诘问安石，举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国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有星孛于轸，诏求直言。公上疏论所以致变之故，人皆为恐。上皆优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岂有所好恶者欤，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尝与人交恶，但欲归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为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判应天府。上曰：“朕初欲卿与韩绛共事，而卿论政不同。又欲除枢密使，而卿论兵复异。卿受先帝未命，卒无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赐带如尝任宰相者。

高丽使过南京，长吏当送迎。公言臣班视二府，不可为陪臣屈。诏独遣少尹，使者见公恐，不敢仰视。师征安南。公以谓举西北壮士从马，弃之南方，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若社稷之福，则老师费财，无功而还。因论交址气俗，与诸夷不类，自建隆以来，吴昌文、丁部、黎桓、李公蕴，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镇倾夺之风，此可以计破者也。逐条上九事。习知蛮事者，皆服其精炼。师还，如公言。新法既粥坊场河渡，司农又并祠庙粥之，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边侮秽践，无所不至。公言：“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王，闾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二祠者，独不可免于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理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不得鬻。公自念将老，无以报上，论事益切，至于论兵起狱，尤为反复深言曰：“老臣且死，见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为感动。至永乐之败，颇思其言。

公请老不已，拜东太一宫，使就第，章数十上，拜太子少师，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罢宣徽院，独命公领使如旧。今上即位，执政辄罢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诏复置宣徽使，乃命公复南院，章四上，不拜，玺书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

讣闻，辍视朝一日，特赠司空制服苑中，官其亲属五人。太皇太后对辅臣嗟叹其忠正，公遗令不请溢，尚书右丞苏辙为请，诏有司议谥曰文定。

娶马氏，太常少卿绛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彦大理评事，邦直、邦杰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为右朝散郎、通判应天府，信厚敦敏笃学，朝廷数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诏听之。三女：长适殿中丞蔡天申，次适右朝奉郎王巩，其季已嫁而复归。孙男四人：钦咨、钦亮、钦弼、钦宪。孙女三人：并幼。

公晚日谓乐全居士，有《乐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乐》书一卷。神宗尝赐亲札曰：“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之风，书之典诰，无以加焉，西汉所不及也。”

所与交者，范仲淹、吴育、宋祁三人，皆敬惮之。曰：“不动如山，安道有焉。”晚与轼先大夫游，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同。轼与弟辙。以是皆得出入门下。

轼尝论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总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真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已来以事君为说者所能至也。

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公其庶几乎？乌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生，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公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世以轼为知公始为谏官，荐刘夔、王质自代，即日擢用。及贝州军叛，上欲遣公出征，举明镐自代，即以公为将，而贝州平。熙宁中，轼将往见公于陈。宰相曾公亮谓轼曰：“吾受知张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轼以问公。公怅然久之曰，“吾密荐公亮，人无知者，岂仁宗以语之乎？”轼以是知公虽不偶于世，而人主信之盖如此。

公性与道合，得佛老之妙。属纆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陨于北牖。及薨，赤气自寝而升，里人望惊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县永安乡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巩之状来求铭。铭曰：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我观其身，夏畦之劳。纷纭业胜，千载一律。帝闵下俗，异人乃出。是生我公，龙章凤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碍则止。放为江河，汇为沼沚。穆穆三圣，如天如渊。前席惟谊，见黯必冠。岂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绪余，则已惊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云驭风，与汗漫期。噫天何时，复生此杰。我作铭诗，以诏王国。

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代张文定公作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初临海内，励精为治，旁求天下，以出异人，得英伟大度之士。滕公元发，始见知于英祖，而未及用，书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见公，姿度雄爽，问天下所以治乱。不思而对曰：“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乱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公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

遂以右正言，知制诰谏院、开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学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疏达不疑，在帝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鬲。帝知其诚尽，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以问公。或中夜降手诏，使者旁午，公随事解答，不自嫌外。而执政方立新法，天下汹汹，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与造事谤公。帝虽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郢州，移定与青，留守南都，徙齐、邓二州，用公之意，盖未衰也。而公之妻党，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挤公，必欲杀之。帝知其无罪，落职，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罢，入朝，未对。而左右不悦者，又中以飞语。复贬筠州。

士大夫为公危慄，或以为且有后命。公谈笑自若曰：“天如吾直，上知吾忠，吾何忧哉！”乃上书自明，帝览之释然，即以为湖州。方且复用，而帝升遇。公读遗诏，僵仆顿绝，久之乃苏曰：“已矣，吾无所自尽矣。”

今上即位，徙公为苏、扬二州，除公龙图阁直学士，复以为郢州，徙真定、河东。治边凜然，威行西北，号称名将。而宦官为走马者，诬公病不任职，诏徙许州。御史论公守边奇伟之状，且言其不病，诏复留河东，而公已老，盖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未至而薨。盖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

方平历事三宗，逮与天圣、景祐间贤公卿游。公虽为晚进，而开济之资，迈往之气，盖有前人风度。以先帝神武英断，知公如此，而终不大用。每进，小人辄谗之。公尝上章自讼，有曰：“乐羊无功，谤书满筐。即墨何罪，毁言日闻。”天下闻而悲之。呜呼，命也夫。

公讳甫，字元发。其后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而字达道。东阳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错，封于滕，所谓滕叔绣者。十一代祖令琮。为唐国子司业，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赠户部侍郎伉，伉生赠礼部侍郎盖，盖生户部尚书赠右仆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迈，迈生越州观察推官紱，紱生祠部郎中文规，文规生公之曾祖讳仁俊，为温州永嘉令。祖讳鉴，不仕。皇考讳高，赠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继祖母陈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梦虎行月中而堕其室。

九岁能赋，敏捷过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见公而奇之，教以为文。希文为苏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苏，公往从之，门人以千数，第其文，公常为首。尝举进士，试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为第三人，而以声韵不中法，罢之。其后八年，复中第三。

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时孙元规守钱塘，一见公曰：“名臣也，后当为贤将。”授以治剧守边之要。

召试学士院，充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除开封府推官，三

司盐铁，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户部勾院。公在馆阁，未尝就第见执政，故宰相不悦，不迁者十年，既遇知神宗，为谏官，知无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论宰相不押班为跋扈，上以问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为跋扈，则臣为欺天陷人矣。”

为开封府。三狱皆满，公视事之日，理出数百人，快遣殆尽，京师翕然称之。

为御史中丞。中书、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堡，枢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矣。公言：“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今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上善之。谏官杨绘言宰相不当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绘不习朝廷事，鼓院传达而已，何与干事。”公曰：“人有诉宰相者，使其子传达之可乎？且天下见宰相子在是，岂敢复诉事？”上悟，为罢之，种谔擅筑绥州，且与薛向发诸路兵，环、庆、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复诱杀将官杨定。公上疏，极言亮祚已纳款，不当失信，边隙一开，兵连民疲，必为内忧。京师郡国地震。公三上疏指陈致灾之由。大臣不悦，出公知秦州。上面谓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诏馆伴契丹使。前此馆伴非其人，使者议神塔子事，往复纷然。是岁，契丹遣萧林牙杨兴公来聘，朝廷忧之。公见兴公，开怀与语，问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详尽。兴公惊且喜，不复论去岁事。

将去，与公马上泣别。林牙谓兴公曰：“君与滕公善，岂将留此乎？”上闻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叹曰：“朕欲擢卿执政。卿逾月不对。而大臣力荐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报陛下知遇，岂爱官职者。”唐淑问、孙觉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劳公者甚厚。公顿首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愧足矣。”

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坏城池庐舍，命公为安抚使。官吏皆幄寝，居民恐惧，弃家而茆舍。公独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河朔遂安。

使还，大臣将除公并州。上复留公开封府。民有王颖者，为邻妇隐其金，阅数尹不能辨。颖愤闷至病。偻杖而诉于公。公呼邻妇，一问得其情，取金还颖。颖奋身仰谢，失伛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骇。

除翰林学士。夏国王秉常被篡，公言：“继迁死时，李氏几不立矣，当时大臣不能分建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为患。今秉常失位，诸将争权，天以此遗陛下。若再失此时，悔将无及。请择一贤将，假以重权，使经营分裂之，可不劳而定，百年之计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

欲以公为三司使。力辞，已而除公瀛州安抚使。公入顿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昔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皆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公以皇考讳，辞高阳，开乃除郢州。治盗有方，不独用威猛，时有所纵舍，盗为屏息。

移定州。许入觐，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为郡守，亲见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报契丹入寇，边民来逃者，将吏大骇，请起治兵。公笑曰：“非尔所知也。”益置酒作乐。遣人谕逃者曰：“吾在此，虏不敢动。”使各归业。明日问之，果妄。诸将以是服公。

韩忠彦使契丹，杨兴公迎劳，问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谓开口见心矣。”忠彦归奏，上喜，进公礼部侍郎，使再任。诏曰：“宽严有体，边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边”名之。公去国既久，而心在王室，著书五篇，一曰尊主势，二曰本圣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党，五曰赞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圣神文武，自足以斡运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点缀，自然清明。”识者韪其言。天下大旱，诏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

富彦国之守青州也，尝置教阅马步军九指挥，彦国既去，军稍缺不补。公至青，复完之，至溢额数千。其后朝廷屡发诸路兵，或丧失不还，惟青州兵至今为盛。

其谪守池安皆以静治闻，饮酒赋诗，未尝有迁谪意。侍郎韩丕，旅殡于安五十年矣。学士郑獬安人也，既没十年，贫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丧以毁卒，公既助其葬，又为买田赙之。敕使谢諲市物于安，因缘为奸，民被其毒，公密疏奸状，上为罢黜諲。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赙其子，及为湖州祭其墓，哭之恸，东南之士归心焉。

自扬徙郢。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郢有剧贼数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获，吏民不知所出。郡学生食不给，民有争公田二十年不

决者，公曰：“学无食，而以良田饱顽民乎！”乃请以为学田。遂绝其讼。学者作《新田诗》以美之。时淮南、京东皆大饥，公独有所乞米为备，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墟，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女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视之，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古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五万人云。

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盗，许之。然讫公之去，无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积饥之民，方赖以生，而有司争余谷贵，公奏边廩有余，请罢余二年，从之。

徙知太原府。河东兵劳民贫，而土豪将吏皆利于有警，故喜作边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来贺，令曰：“谨斥候无开边隙，有寇而失备，与无寇而生事者皆斩。”自军司马边安抚以下，皆勒以军法。西人猎境上，河外请益兵。公曰：“寇来则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东十二将，其四以备北，其八以备西，八将更休，为上下番。是岁八月，边郡称有警，请八将皆上，谓之防秋。公曰：“贼若并兵犯我，虽八将不敌也。若其不来，四将足矣。”卒遣更休。而将吏惧甚，扣阁争之。公指其颈曰：“吾已舍此矣，颈可断，兵不可出。”卒无寇，省刍粟十五万。河东之所患者，盐与和来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税额，而通盐商配率粮草。视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为差，民以为便。阳曲县旧治城西，汾决徙城中，县废为荒田。公奏还之，使县治堤坊如黄河，民复成市。诸将驻列城者，长吏或不悦，摺诬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将有罪，徙他郡讯验。诸将闻之喜曰：“公保吾生，当报以死。”西夏请复故地，诏赐以四寨，而葭芦隶河东。公曰：“取城易，弃城难。昔弃凡，西人袭我不备，丧金帛不赀，且为夷狄笑。”乃命部将訾、虎萧士元以兵护迁，号令严整，寇不敢近，无一瓦之失。将赐寨，公请先画界而后弃，不从。西人已得地，则请凡画界。以绥德城为法，从之。公曰：“若法绥德，以二十里为界，则吴堡去葭芦百二十里，为失百里矣。兵家以进退尺寸为强弱，今一举而失百里，不可。”力争之。已而谍者得西人之谋曰：“吾将出劲兵于义、吴二寨之间，劫汉使不得出兵，则二寨亦弃矣。”公遂复前议，章九上，至数万言。议者谓近世名将无及公者。

公为文与诗，英发妙丽，每出一篇，学者争诵之。笃于行义，事父母，抚诸北，以孝友闻。临大事，决大议，毅然不计死生。至于己私，则小心庄栗，惟恐有过。其事上及与人交，驭将吏，侍妻子奴婢，一以至诚。仕至大理评事至右光禄大夫，职至龙图阁学士，勋至上柱国，爵至南阳郡开国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户，实封至八百户，赠银青光禄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后，晋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赠永宁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长适朝请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适宣德郎秘书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适宣德郎太学博士王涣之，次复适王炳，季适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孙男六人。将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苏州长洲县彭华乡阳山之栗坞。铭曰：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时，千载一君。生之既难，得之岂易。而彼谗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尧，甚畏巧言。谗说震惊，虽尧亦然。伟哉滕公，廓庙之具。帝欲用公，将起辄仆。赖帝之明，虽仆复兴。小试于边，戎狄是膺。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老成云亡，吾谁与处。若古有训，无竞维人。公之治边，折冲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寿考终。我铭之悲，夫岂为

公。

### 王子立墓志铭

子立讳适，赵郡临城人也。始予为徐州，子立为州学生，知其贤而有文，喜怒不见，得丧若一，曰：“是有类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与其弟适子敏，皆从子于吴兴。学道日进，东南之士称之。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从子由，谪于高安绩溪，同其有无，赋诗弦歌，讲道著书于席门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尝有温色。予与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从子立游，学文有师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实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师将适济南，未至，卒于奉高之传舍，盖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

曾祖讳璘赠中书令，妣田氏，楚国夫人。祖嗣，工部侍郎知枢密院，赠太尉，谥忠穆，妣宋氏仁寿郡夫人。考讳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赠光禄大夫，妣李氏，寿安县君。一女初伏，有遗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学长于礼服，子由谓其文，朱弦疏越，一唱而三叹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蓬子开。葬于临城龙门乡两口村先茔之侧。铭曰：

知性以为存，不寿非其怨也。知义以为荣，不贵非其羨也。而未能忘于文，则犹有意于传也。呜呼，百世之后，其姓名与我皆隐显也。

### 宝月大师塔铭

宝月大师惟简，字宗可，姓苏氏，眉山人。于予为无服兄。九岁，事成都中和胜相院慧悟大师。十九得度，二十九赐紫，三十六赐号。其同门友文雅大师惟庆为成都僧，统所治万余人，鞭笞不用，中外肃伏。度博学通古今，善为诗，至于持律总众，酬酢事物，则师密相之也。凡三十余年，人莫知其出于师者。

师清亮敏达，综练万事，端身以律物，劳己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为，趋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与郫者，凡二百七十三间，经藏一，庐舍那阿弥陀弥勒大悲像四，砖桥二十七，皆谈笑而成，其坚致可支一世。师于佛事虽若有为，譬之农夫畦而种之，待其自成，不数数然也。故余尝以为修三摩钵提者。蜀守与使者皆一时名公卿，人人师善。然师常罕见寡言，务自却远，盖不可得而亲疏者。喜施乐，所活不可胜数。少时，瘠黑如梵僧，既者而皙，若复少者。或曰：“是有阴德发于面，寿未可涯也。”绍圣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书告于往来者，敕其子孙皆佛法大事，无一语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问日蚤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归骨干城东智福院之寿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师士瑜先亡；次士隆；次绍贤，为成都副僧统。孙十四人，悟迁、悟清、悟文、悟真、悟缘、悟深、悟微、悟开、悟通、悟诚、悟益、悟权、悟緘。曾孙三人，法舟、法荣、法原。以家法严，故多有闻者。师少与蜀人张隐君少愚善，吾先君官师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减澄观，若事当有立于世，为僧亦无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予谪居惠州，

舟实来请铭。铭曰：大师宝月，古字简名。出赵郡苏，东坡之兄。自少

洁齐，老而弥刚。领袖万僧，名闻四方，寿八十四，腊六十五。莹然摩尼，归真于土。锦城之东，松柏森然。子孙如林，蔽帝其阴。

### 李太师墓志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学，忠信而文。则其成材，五季得之。崎岖兵间，亦何所为。世养于蒙，以待承平。允文太师。发迹于经，人知诵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经，其行中之。仁致麟凤，自不覆巢。使公逢时，凤鸣其郊。公为狱官，遇囚如子。视囚出入，如己生死。以德报怨，世有或然。任其不叛，仁人所难。是心惟微，实闻于帝。无疆之休，以来本世。笃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谊仲舒，乌阳是逢。始葬于魏，物不称德。河流墓改，襁以免服。公之令开，追配太丘。子孙公卿，有进无羞。安安之原，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 朱亥墓志

崔嵬高丘，其下为谁。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时惟布衣，不震不惊。晋鄙在师，孔严不孤。进承其颐，视如豚豨。昔其在屠，谁养其威。鼓刀市人，谁者畏之。世之勇夫，杀人如蒿。及其所难，或失其刀。惟是贫贱，无以自豪。是谓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养，有或不养。临事而恐，惟是屠者。其养可取。

### 刘夫人墓志铭代韩持国作

夫人姓刘氏，开封人曾大父处士讳岩，大父大理寺丞讳惟吉，考赠右金吾卫将军讳逵。夫人年十七，归于武功苏才翁。翁讳舜元，参知政事讳易简之孙，赠工部侍郎讳眷之子也。少与弟子美，圣辟皆有盛名。苏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严重有识，素贤其子，自为择妇，甚难之，允乃得夫人。夫人事其姑，能委曲顺其意。尝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获，所不欲，无一至前者。既愈，谓家人曰：“微是妇，吾不起矣。”命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美、圣辟皆早世，夫人待二拟，抚诸孤，恩礼甚厚。子美，正献杜公婿也。杜公闻而贤之，曰：“可以为女师。”夫人既老，二子涓、澥，更守寿春。已而涓守襄阳，澥复按本道刑狱，夫人皆就养焉。及涓徙平阳，道京师，子注为尚书郎，拜舘门外，士大夫荣之。涓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归京师。夫人悼涓不已，后涓四十五日，元丰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于私第，享年八十一。

夫人孝友慈俭，薄于奉身，而厚于施人，严于教子，而宽于御下。姻族中有悍妒者见之，辄惭而化。性不蓄财，浣衣菲食以终其身。涓自蜀还，以重锦二十两以献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适吾意之所欲与者。”命刀尺以亲疏散之，一日而尽。好诵佛书，受五戒，预为送终具甚备。至疾革，怡然不乱。

始封隆德县君，后为彭城县太君，改仁寿县太君。才翁既显于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尚书郎，赠光禄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显。涓，朝奉大夫知潞州。澥，朝请郎，京西提点刑狱。注，朝散郎，尚书司勋郎中。洞，

右赞善大夫，将作监丞。洪、洎、汶皆举进士。女二人，长适进士虞大蒙，次适承议郎郭逢原。孙男十三人：之颜，无为军判官；之闵，早卒；之冉，汝州梁县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杨、之南、之烈、之点。孙女十三人。曾孙男七人，开、宪、洁、商、若、赤、仕。曾孙女五人。解将以元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于润州丹涂县五老山下才翁之莹，使求乞铭。才翁于予为从母子，而予娶于苏氏，故知夫人为详。铭曰：孝友慈俭，行为女师。笃于教也，轻财乐施。属纆不乱，几于道也。寿考康宁，子孙多贤。不虚报也，我铭孔约。无有愧辞，以信告也。

### 朝云墓志铭

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遯，未期而夭。盖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

## 第十三卷

### 碑十一首

#### 表忠观碑

熙宁十年十月戊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抃言：“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之坟，在钱塘者二十有六，在临安者十有一，皆芜废不治，父老过之，有流涕者。谨按故武肃王鏐，始以乡兵破走黄巢，名闻江淮。复以八都兵讨刘汉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则诛昌而并越，尽有浙东西之地。传其子文穆王元祐。至其孙忠显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鏐，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其后卒以国入觐。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子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负其险远，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守死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酈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窦融以河西归汉，光武、诏右扶风修理其父祖坟茔，祠以太牢。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未及百年，坟庙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祠曰妙因院者为观，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坟庙之在钱塘者以付自然，其在临安者以付其县之净土寺僧曰道微，岁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时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县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几永终不坠，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抃昧死以闻。”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赐名曰表忠观。”铭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挺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杀宏诛昌，奄有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岛峦。岁时归休，以燕父老。晔如神人，玉带毳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贝南金。王朝昏乱，罔堪托国。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获所归，弗谋弗咨。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龙山之阳，岿焉新宫。匪私于钱，唯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

#### 宸奎阁碑

皇祐中，有诏庐山僧怀琏住京师十方净因禅院，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屦满矣。仁宗皇帝以天纵之能，不由师传，自然得道，与琏

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书乞归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体也。将安归乎？”不许。治平中，再乞，坚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赐诏，许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归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广利寺。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时京师始建宝文阁，诏取其副本藏焉。且命岁度僧一人。璉归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来告曰：“宸奎阁未有铭。君逮事昭陵，而与吾师游最旧，其可以词！”

臣谨按古之人君号知佛者，必曰汉明，梁武，其徒盖常以藉口，而绘其像于壁者。汉明以察为明，而梁武以弱为仁。皆缘名失实，去佛远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尝广度僧尼，崇侈寺庙，干戈斧质，未尝有所私贷。而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虽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严甚。上尝赐以龙脑钵盂，璉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铁食，此钵非法。”使者归奏，上嘉叹久之。铭曰：巍巍仁皇，体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师传。维道人璉，逍遥自在。禅律并行，不相留碍。于穆颂诗，我既其文。惟佛与佛，乃识其真。咨尔东南，山君海王。时节来朝，以谨其藏。

### 上清储祥宫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诏臣轼，上清储祥宫成，当书。其书之右：臣轼拜手稽首言曰：臣以书命，待罪北门，记事之成，职也，然臣愚不知宫之所以废兴，与凡材用之所从出，敢昧死请。”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诏臣轼。

始，太宗皇帝，以圣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尽以太祖所赐金帛，作上清宫朝阳门之内，旌兴王之功。且为五代兵革之余，遗民赤子，请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宫成，民不知劳，天下颂之。至庆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烬。自是为荆棘瓦砾之场，凡三十七年。元丰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官之故地，以法籙符水为民禳袪，民趋归之，稍以其力。修复祠宇。诏用日者言，以宫之所在，为国家子孙地，乃赐名上清储祥宫。且赐度牒与佛庙神祠之遗利，为钱一千七百四十七万，又以官田十四顷给之，刻玉如汉张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剑履，以赐太初，所以宠之者甚备。宫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闻之，喟然叹曰：“民不可劳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钱不可发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务从约损，斥卖珠玉。以巨万计，凡所谓以天下养者，悉归之储祥，积会所赐，为钱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八万，而宫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百余两，以为香火瓜华之用。召道士刘应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陈衍。典领其事。起四年之春，讫六年之秋，为三门两庑，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钟经楼二，石坛一，建斋殿于东，以待临幸，筑道馆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余间。雄丽靖深，为天下伟观，而民不知、有司不与焉。呜呼，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术公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天皇、太一、紫微、北极之祀，下至于丹乐奇技，符籙小数，皆

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应。故仁义不施，则韶濩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礼，不能以致刑措。汉兴，盖公治黄、老，而曹参师其言，以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以此为政，天下歌之曰：“萧何为法，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其后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敛缓狱，不言兵而天下富。

臣观上与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谓至矣。检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战而胜。虚心以观世，故不察而明。虽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则又恶衣菲食，卑宫室，陋器用，斥其赢余，以成此宫，上以终先帝未究之志，下以为子孙无疆之福。宫成之日，民大和会，鼓舞讴歌，声闻于天，天地喜答，神抵来格，祝史无求，福祿自至，时万时亿，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未自应”，岂不然哉！臣既书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圣母成之。汝作铭诗，而朕书其首曰，上清储祥宫碑。”臣辄拜手稽首献铭曰：天之苍苍，正色非耶？其视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储祥之宫。无以来之，其肯我从，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营，曰是四者。民怀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谦。帝既子民，维子之视。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灭私。作宫千柱，人初不知。于皇祖宗，在帝左右。风马云车，从帝来狩。阅视新宫，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孙。孝孙来飨，左右耆耆。无竞惟人，以燕我后。多士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笃其成材。千石之钟，万石之虞。相以铭诗，震于四海。

### 昭灵侯庙碑

昭灵侯南阳张公讳路斯，隋之初，家颖上县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经第。唐景龙中，为宣城令，以才能称。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顾见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归，辄体寒而湿。夫人惊问之，公曰：“我，龙也，蓼人郑祥远者，亦龙也，与我争此居，明日当战，使九子助我。领有缝绡者我也，青绡者郑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绡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过为溪谷，以达于淮。而青绡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为龙穴山。九子皆化为龙，而石氏葬关洲。公之兄为马步使者，子孙散居颖上，其墓皆存焉。事见于唐布衣赵耕之文，而传于淮颖间父老之口，载于欧阳文忠公之《集古录》云。

自景龙以来，颖人世祠之于焦氏台。乾宁中，刺史王敬菱始大其庙，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闻公之灵，筑祠于蔡。既雨，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为记其事。盖淮南至于蔡、许、陈、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谏议大夫张秉，奉诏益新颖上祠宇。而熙宁中司封郎中张徽奏乞爵号，诏封公、昭灵侯石氏柔应夫人。庙有穴五。往往见变异，出云雨，或投器穴中，则见于池，而近岁有得蛻骨于池者，金声玉质，轻重不常，今藏庙中。

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苏轼，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与吏民祷焉，其应如响。乃益治其庙，作碑而铭之，铭曰：维古至人，冷然乘风。变化往来，不私其躬。道本于仁，仁故能勇。有杀有生，以仁为终。相彼幻身，何适不通。地行为人，天飞为龙。惠于有生，我则从之。淮颖之间，笃生张公。跨历隋、唐，显于有宋。上帝宠之，先帝封之。昭于

一方，万灵宗之。哀哉颍民。处瘠而穷。地倾东南。潦水所钟。忽焉归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间。拯溺吊凶。救乐疾疢，驱壤螟虫。开阖抑扬，孰知其功。坎坎击鼓，巫师老农。斗酒只鸡，四簋其饔。度公之居，贝阙珠宫。揆公之食，琼醴玉飧。何以称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诚与恭。诚在爱民，无伤农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听则聪。敢有不然，上帝恫之。

###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矣。故申吕自岳降，而传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生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正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师。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祐、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汶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焮蒿凄枪，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影不可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爆牲鸡卜羞我觞。于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 峻灵王庙碑

古者王室，及大诸侯国。皆有宝，周有琬琰大玉，鲁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镇抚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梦恍惚见上帝者，得八宝以献诸朝，且传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闻于天，故以此宝镇之。”则改元宝应。以是知天亦分宝以镇世也。

自徐闻渡海，历琼至儋，又西至昌化县，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谓其山胳膊。而伪汉之世，封山神为镇海广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气者，曰：“是山有宝气，上达于天。”舫舟其下，斫山发石以求之。夜半，大风，浪驾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犹有及见败舟山上者，今独有碇石存焉耳。天地之宝，非人所得脾眼者，张华使其客雷焕发酆城狱，取宝剑佩之，华终以忠遇祸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赐宝以奠南极，而贪冒无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诛死宜哉！

皇宋元丰五年七月，诏封山神为峻灵王，用部使者承议郎彭次云之请。绍圣四年七月琼州别驾苏轼，以罪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诏徙廉州。自念谪居海南三岁，饮咸食腥，陵暴颶雾而得还者，山川之神实相之。再拜稽首，西向而辞焉，且书其事，碑而铭之。山有石池产紫鳞鱼，民莫敢犯，石峰之侧多荔支、黄柑，得就食，持去则有风雹之变。其铭曰：琼崖千里块海中，民夷错居古相容。方壶蓬莱此别宫，峻灵独立秀且雄。为帝守宝甚严恭，庇荫嘉谷岁屡丰。小大道遥远鰕龙，鷄鷄安栖不避风。我浮而西今复东，铭碑晬然照无穷。

### 伏波将军庙碑

汉有两伏波，皆有功德于岭南之民。前伏波，邳离路侯也。后伏波，新息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虽稍通置吏。旋复为夷。邳离始伐灭其国，开九郡。然至东汉，二女子侧、贰反岭南，震动六十余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劳厌兵，方闭玉关，谢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师，非新息苦战，则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论之，两伏波庙食于岭南者，均也。古今之传，莫能定于一。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舫舟将济，眩栗丧魄。海上有伏波祠，元丰中诏封忠显王，凡济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济乎？”必吉而后敢济。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呜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汉以来，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扬雄有言：“朱崖之弃，捐之之力也，否则介鳞易我衣裳。”此言施于当时可也。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斑斑然矣，其可复言弃乎！四州之人，以徐闻为咽喉。南北之济者，以伏波为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轼以罪谪儋耳，三年，今乃获迁海北，往返皆顺风，念无以答神贶者，乃碑而铭之。铭曰：

至嶮莫测海与风，至幽不仁此鱼龙，至信可恃汉两公，寄命一叶万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抚育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穷达常正忠。生为人英没愈雄，神虽无言意我同。

### 富郑公神道碑

宋兴百三十年，四方无虞，人物岁滋。盖自秦、汉以来，未有若此之盛

者。虽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于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谋之，而仁者守之，虽至于无穷可也。契丹自晋天福以来，践有幽、蓟、北鄙之警，略无宁岁，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举国来寇，攻定武围高阳，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准计，决策亲征，既次澶渊，诸道兵大会行在。虏既震动，兵始接射，杀其骁将顺国王挞览。虏惧，遂请和，时诸将皆请以兵会界河上，邀其归，徐以精甲蹙其后，歼之。虏惧，求哀于上。上曰：“契丹、幽、蓟，皆吾民也，何多以杀为！”遂诏诸将按兵勿伐，纵契丹归国。虏自是通好守约，不复盗边者三十有九年。

及赵元昊叛，西方转战连年，兵久不决。契丹之臣有贪而喜功者，以我为怯，且厌兵，遂教其主设词以动我，欲得晋高祖所与关南十县。庆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聘。兵既压境，而使来非时，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国，未可弃也，其有以大镇抚之。”命宰相择报聘者。时虏情不可测，群臣皆莫敢行。

宰相举右正言，知制诰富公，公即入对便殿，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上为动色，乃以公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劳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尝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礼也？”英矍然起拜。公开怀与语，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见公倾尽，亦不复隐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从，从之；不可从，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闻。

上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不许割地，而许增岁币，且命公报聘。既至，六符馆之，往反十数，皆论割地必不可状。及见虏主，问故。虏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请举兵而南，寡人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虏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物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势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旧。民兵亦旧籍。特补其缺耳。非违约也。晋高祖以庐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则有词矣。”曰：“朕为祖宗守国，必不敢以其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利其租赋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已增币以代赋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朕亦安得独避用兵乎？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今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朕。天地鬼神，岂可欺也哉！”虏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岁币之坚久也。本朝长公主出降，赉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获哉？”虏主曰：“卿且归矣，再来，当择一授之，卿其遂以誓书来。”

公归复命，再聘，受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既行次乐寿，谓其副曰：“吾

为使者而不见国书，万一书词与口传者异，则吾事败矣。”发书视之，果不同。乃驰还都，以哺入见，宿学士院一夕，易书而行。

既至，虜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书当曰献，否则曰纳。”公争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惧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爱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锋镝，故屈已增币，何名为惧哉？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南北敌国，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优也。”虜主曰：“卿勿固执，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遗，或称献、纳则不可知。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公声色俱厉，虜知不可夺，曰：“吾当自遣人议之。”

于是留所许增币誓书，复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国誓书来，且求为献、纳。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气折矣，可勿复许，虜无能为也。”上从之，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尝窃论之，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

公讳弼，字彦国，河南人。曾大父内黄令讳处谦，大父商州马步使讳令荀，考尚书都官员外郎讳言，皆以公贵，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封邓、韩、秦三国公。曾祖母刘氏，祖母赵氏，母韩氏，封鲁、韩、秦三国太夫人。公幼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识之，曰：“此王佐才也。”怀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复制科，仲淹谓公：“子当以是进。”天圣八年，公以茂材异等中第，授将作监丞，知河南府长水县。用李迪辟，签书河阳节度判官事。

丁秦国公忧，服除，会郭后废，范仲淹争之，贬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举而获二过，纵不能复后，宜还仲淹，以来忠言。”通判绛州。景祐四年，召试馆职，迁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从王曾辟，通判郢州。

宝元初，赵元昊反。公上疏陈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从仪物如契丹，而词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谋臣自请行者。宜出其不意，斩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时犹不当用，而况艰难之际，可为枢密乎！”议者以为有宰相气。召还，为开封府推官，擢知谏院。

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请罢燕彻乐，虽虜使在馆，亦宜就赐饮食而已。执政以为不可。公曰：“万一北虜行之，为朝廷羞。”后使虜，还者云：“虜中罢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恶闻忠言，下令禁越职言事。公因论日食，以谓应天变，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元昊寇鄜延，杀二万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帅范雍、钤辖卢守勤闭门不救，中贵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刘平、石元孙战死，而雍、守勤归罪于通判计用章，都监李康伯、皆窜岭南，德和诬奏平降贼，诏以兵围守其家。公言：“平自环庆，引兵来援，以奸臣不救，故败，竟骂贼不食而死，宜恤其家。守勤、德和皆中官，怙势诬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狱。”枢密院奏方用兵，狱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狱不可不竟。”时守勤男昭序为御药，公奏乞罢之。德和竟坐腰斩。

延州民二十人诣阙告急，上召问，具得诸将败亡状。执政恶之，命边郡禁民擅赴阙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恶上知四方有败耳，民有急，不得诉之朝，则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为陕西都总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公言：“用守贇。既为天下笑，而守忠钤辖乃与唐中官监军无异，将吏必怨懼，卢守勤、黄德和覆车之辙，可复蹈乎？”诏罢守忠。

时又用观察使，魏昭晒为同州，郑守忠为殿前都指挥使，高化为步军都指挥使。公言：“昭晒乳臭儿，必败事；守忠与化故亲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诏遣侍御史陈洎往陕西督修城，且城潼关，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关，自关以西为弃之耶？”语皆侵执政。自用兵以来，吏民上书者甚众，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诰本中书属官，可选二人置局，中书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学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尽付他人。”乞与廷辩。又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国初范质、王溥亦以宰相参知枢密院事。今兵兴，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领。”仁宗曰：“军国之务，当尽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内降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且书其检。宰相以内降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夺权。”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夺权也。”

时西夏首领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称伪将，相来降补，借奉职羁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当厚赏以劝来者。”上命以所言送中书。公见宰相，论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叹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极论之，上从公言，以宰相兼枢密使。

除盐铁判官，迁太常丞，史馆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时有用伪牒为僧者，事觉，乃堂吏为之。开封按余人而不及吏。公白执政，请以吏付狱。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执政滋不悦，故荐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欧阳修上书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报。

使还，除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恳辞不受。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受命，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寻迁翰林学士。公见上力辞，曰：“增岁币，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虜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乎！”

庆历三年三月，遂命公为枢密副使，辞之愈力，改授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七月，复除枢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议者便谓无事，边备渐弛，虜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非独臣不敢受，亦愿陛下思夷狄轻侮中原之耻，卧薪尝胆，不忘修政。”因以告纳上前而罢。逾月，复除前命。

时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上俟公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谕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时晏殊为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与公副之，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历颂群臣，皆得其实曰：“维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为过。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责成于公与仲淹，望太平于期月之间，数以手诏，督公等条具其事。又开天章阁召公等，公等坐，且给笔札，使书其所欲为者，遣中使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与仲淹各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又自上河北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诸路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

元昊遣使以书来，称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不可许。乃却其使，卒臣之。

四年七月，契丹来告，举兵讨元昊。十二月，诏册元昊为夏国主，使将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则事自我出，既至则恩归契丹矣。”从之。

是岁契丹受礼云中，且发兵，会元昊伐呆儿族，于河东为近。上问公曰：

“虜得无与元昊袭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蓟，不复由河东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饶，而河东峻瘠，且虞我出镇定，捣燕蓟之虚也。今兵出无名，契丹大国，决不为此。就使妄动，当出我不意，不应先言受礼云中也。元昊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以困中国，今契丹背约，结好于我，独获重币，元昊有怨言，故虜筑威塞州以备之，呆儿屡杀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请调发为备。公曰：“虜虽不来，犹欲以虚声困我，若调发正堕其计。臣请任之。虜若入寇，臣为罔上且误国。”上乃止，虜卒不动。公谓契丹异日作难，必于河朔。

既上十三策，又请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飞语谗公者。上虽不信，公惧，因保州贼平，求为河北宣抚使以避之。使将还，除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谗者不已，罢安抚使岁余，谗不验。加给事中，移知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

河朔大水，民流京东。公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廩，随所在贮之。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书具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于朝。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糗饭劳之，出于至诚，人人尽力。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业冢，自为文祭之。明年麦大熟，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上闻之，遣使劳公，即拜礼部侍郎。公曰：“救灾，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公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几千万人矣。

王则据贝州叛，齐州禁兵马达、张青与奸民张握等，得剑印于妖师，欲以其众叛，将屠城以应则。握之壻杨后诣公告之，齐非公所部，恐事泄变生。时中贵人张从训衔命至青，公度从训可使，即以事付从训，使驰至郡，发吏卒取之，无得脱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礼部侍郎。公又恳词不受。

迁资政殿大学士，以明堂恩，除礼部侍郎徙知郑州，又徙蔡州，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迁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并命。

宣制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仁宗密觇知之。欧阳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语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于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也哉！”修顿首称贺。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见，中外忧恐。文彦博与公等直入问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监视禳祷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关白而后行，禁中肃然。嘉祐三年，加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公之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议，无心于其间，故百官任职，天下无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赋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视裁减，谓之宽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贾，省刑狱，天下便之。

六年，丁秦国太夫人忧，诏为罢春燕，故事，执政遇丧皆起复，公以谓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仁宗待公而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从命，天下称焉。

英宗即位，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户部尚书。逾年，以足疾，

求解机务，章二十上，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封祁国公。公五上章，辞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轻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执政欲自为地，故开此。比终仁宗之世，宰相枢密使罢者皆除使相，至不称职，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愿立法自臣始。”不从。

神宗即位，改镇武宁军，进封郑国公。公又乞罢使相，乃以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召赴阙。公以足疾，固辞，复判河阳。熙宁元年，移汝州，且诏入觐。以公足疾，许肩舆至殿门，上特为御内东门小殿见之。令男绍隆入扶，且命无拜，坐语从容，至日昊，赐绍隆五品服。再对，上欲留公为集禧观使，力辞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皆词不受。复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公既至，未见。有于上前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拂谏净之臣，无所复施其力，此治乱之机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

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上以久旱不许。群臣固请作乐，公又言：“故事，有灾变皆彻乐，恐上以同天节虏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德事，正当以示夷狄，乞并罢上寿。”从之。即日而雨。

公又上疏，愿益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上亲书答诏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谢，复申戒不已，愿陛下待群臣，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

公始见上，上问边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为戒。八月，以疾辞位，拜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复以公请。改亳州。

时方行青苗息钱法。公以谓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且富民不愿请，愿请者皆贫民，后不可复得，故持之不行。而提举常平仓赵济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当自贵近者始，若置而不问，无以今天下。乃除左仆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复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寻请老，拜司空，复武宁节度及平章事，进封韩国公，致仕。

公虽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交趾叛，诏郭逵等讨之。公言：“海峽险远，不可以责其必进，愿诏逵等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来争河东地界，上手诏问公。公言：“熙河诸郡，皆不足守，而河东地界，决不可许。”元丰三年，官制行，改授开府仪同三司。是岁，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尧臣尝与文彦博、刘沆及公同决大策，乞立储嗣，仁宗许之，会翊日有瘳，故缓其事，人无复知者。”以其父尧臣所撰诏草上之。上以问彦博，彦博言与同老合。上嘉公等勋绩如此，而终不自言，下诏以公为司徒，且以其子绍京为阁门祗候。

六年闰六月丙申，薨于洛阳私第之正寝，享年八十。手封遗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闻讣，震悼，为辍视朝，内出祭文，遣使至奠所，以赙恤其家者甚厚。赠太尉，谥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

公之配曰周国夫人晏氏，后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绍庭，朝奉郎。曰绍京，供备库副使，后公一月卒。曰绍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长适

保宁军节度使北京留守冯京，卒，又以其次继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适承议郎范大琮。次适宣德郎范大珪。孙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务郎。

公性至孝，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气色穆然，终身不见喜温。然以单车人不测之虏廷，洁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恶，盖出于天资。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决不可以同器，若兼收并用，则小人必胜，薰莠杂处，终必为臭。”其为宰相及判河阳，最后请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无职事，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此天子之职也。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小人复胜，必遂肆毒于善良，无所不为，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其为文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圣应诏集》十一卷，《谏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议》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边策》一卷，《奉使录》四卷，《青州振济策》三卷。

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余人，如王质与其弟素余靖、张环、石介、孙复、吴奎、韩维、陈襄、王鼎、张昷之、杜杞、陈希亮之流，皆有闻于世，世以为知人。

元祐元年六月，有诏，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庙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赠太师。

绍庭请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愿有以宠绥之。”上为亲篆其首，曰显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轼撰次其事。谨拜手稽首而献言曰：“世未尝无贤也。自尧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则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则天界以人，光明伟杰有如公者。观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则三宗之盛德，可不问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终始者。臣观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终始，盖可谓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历问近臣孰能为朕使虏者，皆以事词免。公独慨然请行。使事既毕，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辞免者，自耻其不行，则惟公之怨，比而谗公，无所不至。及石介为《庆历圣德诗》，天下传诵，则大臣疾公如仇，构以飞语，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尽辨其诬，卒以公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中国轻重。然一赵济敢摇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虽请老，有大政事必手诏访问。又追论定策之勋，以告天下，宠及其子孙，然后小人不敢复议，雍容进退，卒为宗臣。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岂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庙，宜有颂诗，以昭示来世。其词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丝之梦。以人为嬉，以杀为僇。兵交两河，腥闻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界尔炉椎，往销其锋。孰谓民远，我闻其呻。宁尔小忍，无残我民。六圣受命，维一其心。敕其后人，帝命是承。勿劓别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讳兵与刑。惟彼北戎，谓帝我骄。帝闻其言，折其萌芽。笃生菜公，尺捶笞之。既服既驯，则扰绥之。堂堂韩公，与莱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宁。景德元祐，始盟契丹。公生是岁，天命则然。公之在母，秦国寤惊。旌旗鹤雁，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启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亿万维生，公手抚摩。水潦荐饥，散流而东。五十万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内，自泉流濒。其在四方，自叶流根。百官维人，百度维正。相我三宗，重华协明。帝谓公来，

陨星其堂。有坟其丘，公岂是藏。维岳降神，今归不留。臣轼作颂，以配嵩高。

### 赵清献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师清献赵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岷除丧来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无名与文，无以昭示来世，敢以请。”天子曰：“嘻，兹予先正，以惠术扰民如郑子产，以忠言摩士如晋叔向。”乃以爱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轼为之文。

臣轼逮事仁宗皇帝。盖尝窃观天地之盛德，而窥日月之永光矣。未尝行也，而万事莫不毕举。未尝视也，而万物莫不毕见。非有他术也，善于用人而已。惟清献公擢自御史，是时将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备具，为一世所高者不与。用之至重，故言行计从，有不十年而为近臣者。言不当，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赏罚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无为，坐视其成功，奸宄消亡，而忠良全妥。此则清献公与其僚之功也。

公讳抃，字阅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为岭南节度使。植生隐，为中书侍郎。隐生光逢、光裔，并掌内外制，皆为唐闻人。五代之乱，徙家于越。公则植之十世从孙也。曾祖讳县，深州司户参军。祖讳湘，庐州庐江尉，始家于衢，遂为西安人。考讳亚永，广州南海主簿。公既贵，赠曾祖太子太保，妣陈氏安国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国太夫人，俞氏光国太夫人；考，开府仪同三司，封荣国公，妣徐氏魏国太夫人，徐氏越国太夫人。

公少孤且贫，刻意力学，中景祐元年进士乙科。为武安军节度推官。民有伪造印者，吏皆以为当死。公独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后。赦前不用，赦后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谏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阅岁，举监潭之粮料。岁满，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杀人当死者，方系狱，病痲，未溃，公使医疗之，得不瘐死。会赦以免。公爱人之周，类如此。

未几以越国丧，庐于墓三年，不宿于家。县榜其所居里为孝弟，处士孙处为作孝子传。终丧，起知泰州海陵，后知蜀州江原，还，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监司欲罢遣之，公独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权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赐不如法，士卒谋欲为变，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辄闭门不出。转运使徙公治濠。公至，从容如平日，濠以无事。

曾公亮为翰林学士，未识公，而以台官荐，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公铁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谓小人虽小过，当力排而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当保持爱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虽切，而人不厌。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参知政事刘沆监护其役，及沆为相而领事如故。公论其当罢，以全国体。复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且多过失。章十二上，执中卒罢去。王拱辰奉使契丹，还，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寝。复言枢密使玉德用、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皆罢去。是时邵必为开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徙罪自举，遇赦而犹罢，监邵武酒税。吴充、鞠真卿发礼院吏代书事，吏以赎论，而充、真卿皆出知军。吕景初、马遵、吴中复弹奏梁适，适以罢相，而景初等随亦被逐。冯京言吴充、鞠真卿、刁约，不当以无罪黜，而京亦夺修起居注。公皆力言

其非。是必以复职知军，充、真卿、约、景初、遵皆召还京中，复皆许补故阙。先是吕秦出守徐，蔡襄守泉，吴奎守寿，韩绛守河阳，已而欧阳修乞蔡，贾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贤士，纷纷引去，忧国之士，为之寒心，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今皆欲请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谄事权要，伤之者众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时名臣赖以安。仁宗晚岁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凶惧。及上既康复，公请择宗室贤子弟，教育于宫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

已而求郡，得睦。睦岁为杭市羊，公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税，而无茶地，公为奏蠲之，民至今称焉。

移充梓州路转运使，未几移益。两蜀地远而民弱，吏恣为下法，州郡以酒食相馈饷，衙前治厨传，破家相属也。公身帅以俭，不从者请以违制坐之，蜀风为之一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公行部，无所不至，父老惊喜相慰，奸吏亦棘。

以右司谏召，论事不折如前。入内副都知邓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烧炼出入禁中，公言：“汉文成、五利，唐普思、静能、李训、郑注，多依宦官以结主，假药术以市好者也，其渐不可启。”宋庠为枢密使，选用武臣，多不如旧法，至有诉于上前者。公陈其不可。陈升之除枢密副使，公与唐介、吕海、范师道同言升之交结宦官，进不以道，章二十余，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诏强起之，乃乞补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与言者亦罢。

公得虔州，地远而民好讼，人谓公不乐。公欣然过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简易，严而不苛，悉召诸县令告之，为令当自任事，勿以事诿郡，苟事办而民悦，吾一无所问。令皆喜，争尽力，虔事为少，狱以屡空。改修盐法，疏凿瀨石，民赖其利。虔当二广之冲，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间取余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广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归者，皆移文以遣，当具舟载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复量给公使物，归者相继于道。

朝廷闻公治有余力，召知御史杂事，不阅月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还，未至，除天章阁待制、河北部转运使。时贾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视府库，昌朝遣其属来告，曰：“前此，监司未有按视吾事者，公虽欲举职，恐事有不应法，奈何？”公曰：“舍大名，则列郡不服矣。”即往视之，昌朝初不说也。前此有诏，募义勇，过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时办，官吏当坐者八百余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频岁丰熟，故募不如数，请宽其罪，以俟农隙。”从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随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虚得矣。”

旋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公以宽治蜀，蜀人安之。初，公为转运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众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为从者宜特默配。及为成都，适有此狱，其人皆惧，意公必尽用法。公察其无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为首者，余皆释去。蜀人愈爱之。会荣諲除转运使，陛辞，上面谕曰：“赵某为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谏院。故事，近臣自成都还，将大用，必更省府，不为谏官。大臣为言。上曰：“用赵某为谏官，赖其言耳。苟欲用之，何伤！”及谢，上谓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龟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耶？”公知上意将用其言。即上疏论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瞻、赵鼎、马默皆骨鯁敢言，久谴不复，无以慰缙绅之望。上纳其说。郭逵除签书枢密院事，公议不允。公力言之，即罢。

居三月，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感激思奋，面议政事，有不尽者辄密启闻。上手诏嘉之，公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辅政，率以公议为主。会王安石用事，议论不协，既而司马光词枢密副使，台谏侍从，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不罢青苗使者，而轻弃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非宗庙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许。熙宁三年四月，复五上章，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

公素号宽厚，杭之无赖子弟以此逆公，皆骈聚为恶。公知其意，择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恶党相帅遁去。

未岁徙青州。因其俗朴厚，临以清净。时山东旱蝗，青独多麦，蝗自淄齐来，及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

五年，成都以戍卒为忧，朝廷择遣大臣为蜀人所爱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学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辞，及见，上曰：“近岁无自政府复往者，卿能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岂顾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辞去。至蜀，默为经略，而燕劳闲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长在堂下。公好谕之曰：“吾与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为天子抚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帅众，比戍还，得余赀，持归为室家计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转相告语，莫敢复为非者。剑州民李孝忠集众二百余人，私造符牒，度人为僧。或以谋逆告，狱具。公不界法吏，以意决之，处孝忠以私造度牒，余皆得不死。喧传京师，谓公脱逆党。朝廷取具狱阅之，卒无以易也。茂州著部鹿明玉等，蜂聚境上，肆为剽掠。公亟遣部将帅兵讨之，夷人惊溃乞降，愿杀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将射心取血。闻公命，欢呼以听。事讫，不杀一人。

居二岁，乞守东南，为归老计，得越州。吴越大饥，民死者过半，公尽所以救荒之术，发廩劝分，而以家赀先之，民乐从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虽饥而不怨。复徙治杭。

杭旱与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议欲筑其城。公曰：“民未可劳也。”罢之。钱氏纳国，未及百年，而坟庙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岁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为岁时献享营缮之费。从之，且改妙因院为表忠观。

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许。请之不已，元丰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时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胜，东南高士多从之游。朝廷有事郊庙，再起公侍祠，不至。岷通判温州，从公游天台、雁荡，吴越间荣之。岷代还，得见。上顾问公，甚厚。以岷提举浙东西常平，以便其养。岷复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当复来。”至是适六岁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见父母。以疾还衢，有大星陨焉。二日而公薨，实七年八月癸巳也。

讣闻，天子辍视朝一日，赠太子少师。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莲华山，谥曰清献。公娶徐氏，东头供奉官度之女，封东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长曰岷，终杭州于潜县令；次即岷也，今为尚书考功员外郎。

公平生不治产业，嫁兄弟之女以十数，皆如己女。在官，为人嫁孤女二十余人。居乡，葬暴骨，及贫无以敛且葬者，施棺给薪，不知其数。少育于长兄振，振既没，思报其德。将迁侍御史，乞不迁，以赠振大理评事。

公为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谨绳墨，蹈规矩，与人言，如恐伤之。平生不畜声伎，晚岁习为养气安心之术，倏然有高举意。将薨，晨起如平时，岷侍侧，公与之诀，词色不乱，安坐而终。不知者以为无意于世也。然至论朝廷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夺。宰相韩琦尝称赵公真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也。

公为吏，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治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神宗凡拟二郡守，必曰：“昔赵某治此，最得其术。”冯京相继守城都，事循其旧，亦曰：“赵公所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为本。然至于治杭，诛锄强恶，奸民屏迹不敢犯。盖其学道。清心，遇物而应，有过人者矣。铭曰：萧望之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为冯翊，民未有闻。黄霸为颍川，治行第一，其为丞相，名不逾昔。孰如清献公，无适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师。其在官守，不专于宽，时出猛政，严而不残。其在言责，不专于直，为国爱人，掩其疵疾。盖东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几于全乎！

### 司马温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按时叙，民安其生，风俗一变，异时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务为忠厚，人人自重，耻言人过，中国无事，四夷稽首请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怀毒自疑，数入为寇。上命诸将按兵不战，示以形势，不数月，生致大首领鬼章青宜结阙下。夏人十数万，寇泾原至镇戎城下，五日无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声延以其族万人来降。黄河始决曹村，既筑灵平，复决小吴，横流五年，朔方骚然，而今岁之秋，积雨弥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比流赴海，复禹旧迹之势。凡上所欲，不求而获，而其所恶，不麾而去。天下晓然，知天意与上合，庶几复见至治之成，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间也。或以问臣轼：“上与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轼对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二圣躬信顺以先天下，而用司马公以致天下士，应是三德矣。且以臣观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义自结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国知之可也，九夷八蛮，何自知之？”方其退居于洛，眇然如颜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庄陂泽，其与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汉，如家至而日见之。闻其名者，虽愚无知如妇人孺子，勇悍难化如军伍夷狄，以至于奸邪小人，虽恶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敛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也。元丰之末，臣自登州入朝，过八州以至京师，民知其与公善也，所在数千人，聚而号呼于马首曰：“寄谢司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百姓，如是者，尽千余里不绝。至京师，闻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拥其马，至不得行，卫士见公，擎蹠流涕者，不可胜数，公惧而归洛。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虜中者，虜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毋生事开边隙。’其后公薨，京师之民罢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上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瞻等既还，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

数万人。而岭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荐公者，其词尤哀。炷芻于手顶以送公葬者，凡百余人，而画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岂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动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诚一德，其孰能使之！《记》曰：‘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矣。’《书》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或以千金与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诚与不诚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终朝，而一线之溜，可以潦石者，一与不一故也。诚而一，古之圣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

公讳光，字君实，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献王孚之后，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因家焉，曾祖讳政，以五代衰乱不仕，赠太子太保。祖讳炫，举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终于耀州富平县令，赠太子太傅。考讳池，宝元、庆历间名臣，终于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赠太师温国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聂氏，皆封温国太夫人。

公始以进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始发大议，乞立宗子为后，以安宗庙，宰相韩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计。事英宗皇帝为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论陕西刺义勇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奸蠹，乞斩以谢天下，守忠竟以谴死。又论濮安懿王，当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天下义之。事神宗皇帝，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降，公极论其不可纳，后必为边患，已而果然。劝帝不受尊号，遂为万世法。及王安石为相，始行青苗、助役、农田水利，谓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争之。当时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为重。帝以公为枢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为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遂以留司御史台及提举崇福宫，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摄政，起公为门下侍郎，迁正议大夫，遂称左仆射。公首更诏书，以开言路，分别邪正，进退其甚者十余人。旋罢保甲、保马、市易及诸道新行盐铁茶法，最后遂罢助役、

青苗。方议取土择守令监司以养民，期于富而教之，凛凛向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时方祀明堂，礼成不贺。二圣皆临其丧，哭之哀甚，辍视朝。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谥曰文正。官其亲属十人。公娶张氏，礼部尚书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国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为秘书省校书郎。孙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陕之夏县谏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轼。

臣盖尝为公行状，而端明殿学士范镇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详不复再见，而独论其大概。议者徒见上与太皇太后进公之速，用公之尽，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与为宾师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权不足以相休戚，然犹同己则亲之，异己则疏之，未有闻过而喜，受侮而不怒者也，而况于君臣之间乎？方熙宁中，朝廷政事，与公所言，无一不相违者，书数十上，皆尽言不讳，盖自敌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为左右辅弼之臣，至为叙其所著书，读之于迺英阁，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圣之知公也，知之于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于方异。故臣以先帝为难。昔齐神武皇帝寝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专制河南十四

年矣，诸将皆莫能敌，惟慕容绍宗可以制之。我敌不贵，留以遗汝。”而唐太宗亦谓高宗：“汝于李勣无恩，我今责出之，汝当授以仆射。”乃出勣为叠州都督。夫齐神武、唐太宗，虽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绍宗与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为其子孙长计远虑者，类皆如此。宁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专享得贤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尽用，安知其意不出于此乎？巨既书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诗曰：

于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顾天。惟圣与仁。圣子受命，如尧之初。神母诏之，匪亟匪徐。圣神无心，孰左右之。民自择相，我兴授之。其相惟何，太师温公。公来自西，一马二童。万人环之，如渴赴泉。孰不见公，莫如我先。二圣忘己，惟公是式。公亦无我，惟民是度。民曰乐哉，既相司马。尔贾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时哉，既用君实。我后子先，时不可失。公如麟凤，不鸷不搏。羽毛毕朝，雄狡率服。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则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异，识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怀。天子万年，四夷来同。荐于清庙，神考之功。

### 赵康靖公神道碑代张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圣相师，专用一道曰仁，不杂他术。刑以不杀为能，兵以不用为功，财以不聚为富，人以不作聪明为贤。虽有绝人之材，而德不至，终不大用。六圣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来，至于今，卿相大臣，号多长者，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为常德。是以四方又安，兵革不试，民之戴宋，有死无二。自汉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圣之德，而众长者之助也。《易》曰：“师正，丈人吉。”《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书》曰：“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故太子少师赵公，服事三朝，四十余年，其德合于《易》之所谓“丈人”、《诗》之所谓“老成”。《书》之所谓“一介臣”者。

公讳概，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于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后唐国子毛诗博士，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韩国公。妣李氏，燕国太夫人。父幹，尚书驾部员外郎，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鲁国公。妣张氏，鲁国太夫人，高氏，唐国太夫人。

公七岁而孤，笃学自力。年十七举进士。当时闻人刘筠、戚纶、黄宗旦，皆称其文词必显于时，而其器识宏远，则皆自以为不及。当赴礼部试，楚守胡令仪釀黄金以赠之，公不受。天圣五年，擢进士第三人，授将作监丞，通判海州。归见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试学士院，除著作郎，集贤校理，出知涟水军。

公为进士时，邓余庆守涟水，馆公于官舍，以教其子。余庆所为多不法，公谢去。数月，余庆以赃败。及公为守，将至，或榜其所馆曰豹隐堂，赋者三十余人。岁饥，公劝诱富民，得米万石，所活不可胜数。涟水有鱼池，利入公帑，岁杀鱼十余万，公始罢之，作《放生碑》池上。

移守通州，入为开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赐五品服，且欲以为直集贤院。

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属吏有郑陶、饶夔者，杖持郡事，肆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归化兵，皆故盗贼配流，已而选充者。夔与郡人胡顺之共

造飞语以动公，曰：“归化兵得廩米陈恶，有怨言，不更给善米，且有变。”公笑不答。会归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还犯夜者，公即斩以徇，收陶下狱，得其奸脏，且奏徙襄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当大江之冲，水岁为民患，公建为石堤，高丈五尺，长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为劳。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与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赖之。

迁刑部员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贤院。赋税未入中限，敕县不得辄催科。是岁，夏税先一月办，坐失举。张诰，夺官罢归。起监密州酒，徙楚州粮料院，以郊赦还官职，知滁州。山东大贼李小二过境上，告人曰，“我东人也。公尝为青州，东人爱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庐、寿，犬牙不入境。

召修起居注，朝廷欲用修玉牒。久之，除欧阳修起居注，朝廷欲骤用修而难于躐公，公闻之，乃请郡知便。以为天章阁待制，赐三品服，纠察在京刑狱，迁兵部员外郎，遂知制诰，句当三班院。会郊礼当进阶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谓公学士拟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一，朝夕不可期，愿及今以为荣。”后遂以为例。

改知审官院，判秘阁，与高若讷同判流内铨。若讷言往尝知贡举，闻母病不得出，几不能生。公矍然即请郡以便亲。宰相谓公曰：“旦夕为学士，可少待也。”公不听，遂除苏州。

明年丁母忧，服除，召入翰林为学士，知贡举，馆伴契丹泛使，遂报聘焉。会猎于兴云山之西，请公赋诗。诗成，契丹王亲酌玉杯以劝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刘六符，写公诗，置之怀袖。

使还，加侍读学士，历右司郎中，中书舍人，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奸人冷清，诈称皇子，迁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迁，若诈，亦不可不诛。”诏公与包拯杂治之，得其实，乃诛清。李参为河北转运使，职事办治，进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锡为谏官争之曰：“参职事所当办，无功，不可赏。”上怒，欲罪申锡。公言：“陛下始面谕申锡，毋面从吾过，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知郢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邓保吉引剩员禁中，烧银，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张茂实不宜典兵卫。”未行。会公拜枢密副使，复言之。乃出茂实知曹州。

拜参知政事。方是时，皇嗣未立，天下以为忧。仁宗命英宗领宗正，公言宗正未足为重，遂与执政建言，宜立为皇太子。从之。

英宗即位，迁户部侍郎，又迁吏部。熙宁初，迁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许。章数上，乃以为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徐州，遂请老不已，以太子少师致仕。

居睢阳十五年，犹以读书著文忧国爱君为事。集古今谏争为《谏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赐诏曰：“士大夫请老而去者，皆以声问不至朝廷为高，得卿所奏书，知有志爱君之士，虽退休山林，未尝一日忘也。当置坐右，以时省阅。”上祠南郊明堂，率尝召公陪祀，每辞以老疾，间尝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见。诏中贵人抚问，二府就所馆宴劳之。累阶至特进，勋上柱国，封天水郡开国公，赐号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丰初，省功臣号。三年官制改解特进，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辍视朝一日，赠太师，谥康靖。前作遗范以戒子孙，纤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县天巡乡，地与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阴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郢州。子荣绪，殿中丞，敦绪，将作监主簿，皆早亡；元绪，宣德

郎；公绪，校书郎。女二人，长适光禄寺丞王力臣，幼适朝奉大夫程嗣恭。孙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义郎，嗣贤试校书郎，嗣光未命。曾孙男六人，鞞，太庙斋郎，余未名。

公为人乐易深中，恢然伟人也，平生与人，实无所怨怒，非特不形于色而已。专务掩恶扬善，以德报怨，出于至诚，非勉强者。天下称之，庶几汉刘宽、唐娄师德之徒云。始，欧阳修躡公为知制诰，人意公不能平。及修坐累对诏狱，人莫敢为言，公独抗章言修无罪，为仇人所中伤，陛下不可以天下法为人报仇。上感悟，修以故得全。公既老，修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阳往从之游，乐饮旬日。苏舜钦为进奏院，以群饮得罪。公言与会者，皆一时名人，若举而弃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张诰以赃败窜海上，公坐贬累年，而怜诰终不衰，间使人至海上劳问赙给之。代冯浩为郢州，吏举按浩侵用公使钱三十万，当以浩职田租偿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贫，不可。”以已俸偿之。公所为大略如此。至于敦尚契旧，葬死养孤，盖不可胜数。

余于公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于乡，日从公游，盖知之详矣。元绪以墓碑为请，义不可以辞，铭曰：维古仁人，仁义是图。仁近于弱，义近于迂。课其功利，岁计有余。在汉孝文，发政之初。欲以利口，登进嗇夫。有臣释之，实矢厥谟。世谓长者，绛侯相如。皆纳于言，有口若无。岂效此子，喋喋巧谏。帝用感悟，老成是亲，清净无为，鉴于暴秦。历祀四百，世载其仁。赫赫我宋，以圣继神。于穆仁宗，如岁之春。招延朴忠，屏远佞人。岂独左右，刑于庶民。维时赵公，含德不发。如圭如璧，如金如锡。置之不愠，用之不择。帝识其心，长者之杰。遂授以政，历任三叶。济于艰难，不寃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伎不求，孰知其贤。望其容貌，有耻而俊。薄夫以敦，鄙夫以宽。今其亡矣，吾谁与存。作此铭诗，以诏后昆。

## 第十四卷

### 史评五十九首

#### 孔子诛少正卯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或以为太速。此叟盖自知其头方命薄，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发之。使更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所图矣。

#### 颜回箪瓢

孔子称颜回屡空，至于箪食瓢饮，其为造物者费亦省矣。犹且不免于夭折。使回吃得两箪食几瓢饮，当更不活得二十九岁。然造物者辄支盗跖两日禄料，便足为回七十余年粮矣，但恐回不肯要耳。

#### 宰我不叛

李斯上书谏二世，其略曰：“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是宰予不从田常乱而灭其族。太史公载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远，宜知其实。盖传者妄也。予尝病太史公言宰我与田常作乱夷其族，使吾先师之门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间，岂非千载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儿子迈考阅旧书，究其所因，则宰我不叛，其验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负冤千载，而吾师与蒙其诬，自兹一洗，亦古今之大快也。

#### 司马穰苴

《史记》：“司马苴苗，齐景公时人也。”其事至伟。而《左氏》不载，予尝疑之。《战国策》：“司马穰苴，为政者也，闵王杀之，大臣不亲。”则其去景公也远矣。太史公取《战国策》作《史记》，当以《战国策》为信。凡《史记》所书大事，而《左氏》无有者，皆可疑。如程婴、杵臼之类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诬，抑不在春秋之世，当更徐考之。

#### 孟尝君宾礼狗盗

孟尝君所宾礼者至于狗盗，皆以客礼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几不脱于死。当是时，虽道德礼义之士，无所用之。然道德礼义之士，当救之于未危，亦无用此士也。

#### 颜蠋巧贫

颜蠋与齐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蠋辞去，曰：“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不宝贵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于鄙野，推选则禄焉，

非不尊达也，然而形神不全。蠋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娱。”嗟乎，战国之士，未有如鲁连、颜蠋之贤者也，然而未闻道也。曰“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是犹有意于肉与车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适，取于美与适足矣，何以当肉与车为哉。虽然，蠋可谓巧于居贫者也。未饥而食，虽八珍犹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于贫，不知蠋之巧也。

### 田单火牛

田单使人食必祭，以致乌鸢。又设为神师。皆近儿戏，无益于事。盖先以疑似置齐人心中，则夜见火牛龙文，足以骇动取一时之胜。此其本意也。

### 张仪欺楚

张仪欺楚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与儿戏无异。天下莫不疾张子之诈，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岂足道哉。而张子又非楚之臣，为秦谋耳，何足深过。若后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举安，四夷毕服，礼乐兴而刑罚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无丝毫之获。岂惟无获，其所丧已不可胜言矣。则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张仪之事楚。因读《晁错传》，书此。

###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殍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元丰三年九月十五日，读《战国策》书。

###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敌国，当如小儿毁齿，以渐摇撼，而后取之，虽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取齿适足以杀儿。王翦以六十万人取荆，此一拔取齿之道也。秦亦惫矣，二世而败，坐此也夫。

### 荀子疏谬

荀子有云：“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故世之言弟子胜师者，辄以此为口实。此无异醉梦中语。青，即蓝也。冰，即水也。今酿米以为酒，杀羊豕以为膳羞，而曰“酒甘于米，膳羞美于羊豕”，虽儿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以为辩，信其醉梦颠倒之言。至以性为恶，其疏谬，大率皆此类也。

## 陈平论全兵

匈奴围汉平城，陈平上言：“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向，徐行出围。”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无杂仗也。”此说非是。使胡有杂仗，则傅矢外向之策，不得行欤！且奇何以知匈奴无杂仗也，匈奴特无弩尔。全兵者，言匈奴自战其地，不致死，不能与我行此危事也。

## 赵尧真刀笔吏

方与公谓周昌之吏赵尧，年虽少，然奇士，“君必异之，且代君。”昌笑曰：“尧刀笔吏耳，何至是！”居顷之，尧说高祖为赵王置贵强相，独昌为可。高祖用其策，尧竟代昌为御史大夫。至杀赵王，昌亦无能力，特谢病不朝耳。由是观之，尧特为此计规代昌耳，安能为高祖谋哉！其后，吕后怒尧为此计，亦抵尧罪。尧非独不能为高祖谋，其自谋亦不审矣。昌谓之刀笔吏，真不诬哉！

##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当孝文时，天下以酈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予曰：当是时，寄不得不卖友也。罪在于寄以功臣子而与国贼游，且相厚善也。石碣之子厚与州吁游，碣禁之不从，卒杀之。君子无所讥，曰“大义灭亲”。酈商之贤不及石碣，故寄得免于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为洗卖友之秽，固之于义陋矣。

##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礼穆生，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与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欤？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衣之赭衣，使杵臼舂于市。申公愧之，归鲁教授，不出门。已而赵绾、王藏言于武帝，复以安车蒲轮召，卒坐臧事，病免，死。穆生远引子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恋于既然后。谓祸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书之座右，为士君子终身之戒。

## 汉武无秦穆之德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勤而无取，必有悖心，且师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

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汉武帝违韩安国而用王恢，然卒杀恢。是有秦穆公违蹇叔之罪，而无用孟明之德也。

### 王韩论兵

王恢与韩安国论击匈奴上前，至三乃复。安国初持不可击甚坚，后乃云：“意者有他谬巧，可以擒之，则臣不可知也。”安国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议以信恢耳。不然，安国所论，殆天下所以存亡者，岂计于“谬巧”哉？安国少贬其论，兵连祸结，至汉几亡，可以为后世君子之戒。

### 西汉风俗谄媚

西汉风俗谄媚，不为流俗所移，惟汲长孺耳。司马迁至伉简。然作《卫青传》，不名青，但谓之大将军；贾谊何等人也，而云爱幸于河南太守吴公。此等语甚可鄙，而迁不知，习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时，士大夫亦有此风，至今未衰。吾尝发策学士院，问两汉所以亡者，难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尽，吾亦尝于上前论之。

### 卫青奴才

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为可佳尔。若青奴尔，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 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路

司马长卿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既而以赋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丝毫之善以自赎也。而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复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岂得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父子下里门之义乎？卓王孙暴富迁虏也，故眩而喜耳。鲁多君子，何喜之有。

### 司马相如之谄死而不已

司马相如归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从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

### 臞仙帖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

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汉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贾生《鹏赋》，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东坡书。

### 窦婴田蚡

窦婴、田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王臧，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欲以兴太平。会窦太后不悦，绾、臧下吏，婴、蚡皆罢。观婴、蚡所为，其名亦善矣。然婴既沾沾自喜，蚡又专为奸利，太平岂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惩矣。晚乃为婴、蚡起，又可以一笑。凤凰翔于千仞，乌鸢弹射不去，诚非虚语也。

### 汉武帝巫蛊事

汉武帝讳巫蛊之事，疾如仇仇。盖夫妇、君臣、父子间，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记·封禅书》云：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已自为巫蛊之魁，何以责其下？此最可笑云。

###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观昌邑王与张敞语，真风狂不慧者尔，乌能为恶？废则已矣，何至诛其从官二百余人，以吾观之，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二百人方诛，号呼于市，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其有谋明矣。特其事秘密，无缘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且疑之。光等疏贺之恶，可尽信耶？

### 赵充国用心可重

始予观充国策先零、匈奴情伪，曰：“何其明也。”又观遣雕车行羌中告谕，阴辛武贤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师。画屯田十二利，专务以恩信积谷招降，以谓此从容以义用兵，与夫逞诈谗疲人于一战者绝殊。最末，观其语将校曰：“诸君皆便文自营尔，非为公家忠计也。”语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争之。”语浩星赐曰：“吾老矣，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余命为陛下言之，卒死，谁当复言之？”卒以其意自上云。呜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国，则古今天下岂有不治者哉！尝观于内，公卿士大夫之议曰：“法当然，奈何！”观于外，将之议曰：“诏如是，不当违诏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脱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则矜语于人曰：“某事吾尝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则无负。”终不更犯颜色，往复论也，况于以死守而不欺，岂复有哉！而以余命受禄位者，并肩立也。岂特才不及充国，忠又不如，可叹也。夫充国之用心，人臣常道尔。然与充国同时在汉廷人，未闻皆然，而充国独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时远矣，则充国益可重也。予既观充国而感今之人，又观宣帝与之上议，而格排群疑用之，遂无劳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国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间哉。下不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间然乎？而观扬子云赞，不及此区区论功尔。功古今岂无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励事君也。班

固又不出语。山东气俗，故著云尔。

### 史彦辅论黄霸

吾先君友人史经臣彦辅，豪伟人也。尝云：“黄霸本尚教化，庶几于富，而教之者，乃复用乌攫肉，小数，陋矣。颍川凤凰，盖可疑也。霸以鹞为神雀，不知颍川之凤以何物为之？”虽近于戏，亦有理也，故记之。

### 梁统议法

汉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习所见以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罢肉刑与参夷之诛，景帝复孥戮晁错，武帝暴戾有增无损，宣帝治尚严，因武帝之旧。至王嘉为相，始轻减法律，遂至东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记其事，事见《梁统传》，固可谓疏略矣。嘉，贤相也。轻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记乎？统乃言高、惠、文、景、武、宣以重法兴，哀、平以轻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赖当时不从其议。此如人少年时，不节酒色而安，老后虽节而病，便谓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统亦东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获罪于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灭族，呜呼悲夫，戒哉！疏而不漏，可不惧乎？

### 元成诏语

楚孝王嚣被疾，成帝诏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东平王宇不得于太后，元帝诏曰：“诸侯在位不骄，制节谨度，然后富贵离其身，而社稷可保。”皆与今《论语》、《孝经》小异。“离”，附丽之“离”也。今作“不离”，疑为俗儒所增也。

### 直不疑买金偿亡

乐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恶也。虽若孝弟者，犹所不与。以德报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买金偿亡，不辨盗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诬，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窥见之，故其赞曰：“塞侯微巧，周文处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秽迹以求利。均以为佞。佞之为言智也。太史公之论，后世莫晓者。吾是以疏解之。

### 邳彤汉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独钜鹿、信都为世祖坚守。世祖既得二郡，议者以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若无复征战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苏子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可谓汉之云臣也。景德契丹之

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莱公不可。武臣中独高琼与莱公意同耳。公既争之力，上曰：“卿文臣，岂能尽用兵之利？”莱公曰：“请召高琼。”琼至，乃言避狄为便。公大惊，以琼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为安全，但恐扈驾之士，中路逃亡，无与俱西南者耳。上乃大惊，始决意北征。琼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杰也。

### 朱晖非张林均输说

东汉肃宗时，谷贵，经用不足。尚书张林请以布帛为租，官自煮盐，且行均输。独朱晖文季以为不可。事既寝，而陈事者复以为可行，帝颇然之。晖复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寡，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皆非明主所当行。”帝方以林言为然，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出之，曰：“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书过也，何故自系？”晖等因称病笃，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林得谴，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指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等。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状，太医视疾，太官赐食，晖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读《后汉书·朱文季传》感叹不已。肃宗号称长者，诏书既已引罪谢文季矣，诸尚书何怖之甚也。文季于此时强力不足多贵，而诸尚书为可笑也。云“其祸不细”，不知以何等为祸，盖以帝不悦后不甚进用为莫大之祸也。悲夫！

### 诸葛亮八阵

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磊石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识。吾尝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筵。筵正图，不见凸凹处，如日中盖影耳。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 曹袁兴亡

魏武帝既胜乌桓，曰：“吾所以胜者，幸也。前谏我者，万全之计也。”乃赏谏者，曰：“后勿难言。”袁绍既败官渡，曰：“诸人闻吾败，必相哀，惟田别驾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杀丰。为明主谋而不忠，不惟无罪，乃有赏。为庸主谋而忠，赏固不可得，而祸随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兴亡者。

### 管幼安贤于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归之。自荀文若盛名，犹为之经营谋虑，一旦小异，便为谋杀，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数也。孔文举奇逸博闻，志大而才疏，每所论建，辄中操意，况肯为用，然终亦不免。桓温谓孟嘉曰：“人不可以无势，我能驾驭卿。”夫温之才，百倍于嘉，所以云尔者，自知其阴贼险狠，

不为高人胜士所比数尔。管幼安怀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杀乎！予以谓贤于文若、文举远矣。绍圣二年十二月，与客饮，醉甚，归坐雕堂西阁，面仆案上。睡久惊觉，已三更矣。残烛耿然，偶取一册，视之，则《管幼安传》也。会有所感，不觉书此。眼花手软，不复成字。

### 周瑜雅量

曹公闻周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乃布衣葛中，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公作说客耶？”干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间隔别，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诈矣乎？”瑜曰：“吾虽不及夔、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后三日，瑜请干同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燕，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郗、陆复出，犹将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干笑而不言，遂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苏子曰：曹孟德所用，皆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终不免杀之，岂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 贾充叛魏

司马景王既执王凌而归，过贾逵庙，大呼曰：“贾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见凌与逵共守，笞杀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晋，首发成济之事。凌尝谓充，卿非贾梁道子耶？乃欲以国与人。由此观之，逵之忠于魏久矣，充岂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难反父，父旦不顾，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晋者。卒充也。予少时尝戏作小诗云，“嵇绍似康为有子，郗超叛鉴是无孙。而今更恨贾梁道，不杀公闾杀子元。”

### 唐彬

唐彬与王濬伐吴，为先驱，所至皆下，度孙皓必降。未至建邺二百里许，称疾不行。已而先到者争财，后到者争功，当时有识者，莫不高彬此举。予读《晋书》至此，未尝不废卷太息也。然本传云：武帝欲以彬及杨宗为监军，以问文立，立云：“彬多财欲，而宗嗜酒。”帝曰：“财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进退无据。岂有人如唐彬而贪财者？使诚贪财，乃远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独何人斯，安知非蔽贤者耶？

### 阮籍

“世之所谓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夫群虱之处虱中乎？逃乎深缝，匿乎败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裨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

处于挥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虱中乎？”此阮籍之胸怀本趣也。籍未尝藏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礼法之士，疾之如仇仇，独赖司马景王保持之尔，其去死无几。以此论之，亦虱之出入往来于衣裤中间者也，安能笑挥中之藏乎？吾故书之，以为将来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 崔浩占星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当出东井。”已而果然。此所谓“亿则屡中”者耶？汉十月，五星聚东井。金、水尝附日不远。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度之，十月为正，则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节，则日犹在翼、轸间，则金、水聚于井，亦不甚远。方是时，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谄之？浩之说，未足信也。

### 陈隋好乐

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技，自齐文襄以来好之。河清已后尤甚。后主惟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纓，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能自度曲，亲执乐器，玩悦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侍儿阉官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行幸道路，或时马上作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曲，词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苑》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帝悦之不已，谓幸臣曰：“多弹曲者，如人多读书。读书多则能撰文，弹曲多则能造曲。”因语明达云：“陈氏褊陋，曹妙达犹封王，况我天下大同乎？”宋武帝既受禅，朝廷未备音乐，殷仲文以为言。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解。”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观二主之言，兴亡之理，岂不明哉！

### 唐太宗借隋吏以杀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晋间，时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云皆留河东护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购之急，建成、元吉能间道赴太原，智云幼，不能逃，为吏所诛。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缓义师数日，以须建成等至乎？以此知为秦王所逼，高祖逼于裴寂乱宫之事，不暇复为三子性命计矣。太宗本谋于是时借隋吏以杀兄弟，其意甚明。新、旧史皆曲为太宗润饰杀兄弟事，然难以欺后世矣。建成、元吉之恶，亦孔子所谓下愚之归也欤？

### 褚遂良以飞雉入宫为祥

唐太宗时，飞雉数集宫中。上以问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时，童子化为雉，雌鸣陈仓，雄鸣南阳。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阳，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并见，

以告明德。”上悦曰：“人不可以无学，遂良所谓多识君子哉。”予以谓秦雉，陈宝也，岂常雉乎？今见雉，即谓之宝，犹得白鱼，便自比武王，此谄佞之甚，愚替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讥焉。野鸟无故数入宫中，此正灾异。使魏征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谏也。遂良非不知此，舍鼎雉而取陈宝，非忠臣也。

### 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论绛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汉之称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萧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长才也。勃以重厚安刘氏，黯以忠义弭淮南之谋，望之确然不夺于恭、显，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耶？仆尝谓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断一指与一足，未及于死也。腹心之病，则为膏盲，不可为也。李靖、李勣可谓功臣，终始为唐之元勋也。然其所为，止卫、霍、韩、彭之流尔。疆场之事，夷狄内侮，能以少击众，使敌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余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几，此两人者，盖懵不知焉。太宗欲伐高丽，靖已老矣，而自请将兵，以坚太宗黩武之志，几成不戢自焚之祸。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无问外人，武氏之祸，戮及襁褓，唐室不绝如线。则二人者，为腹心之病大矣，张释之戒啬夫之辨，使文帝终身为长者。魏元成折封伦之论，使太宗不失行仁义。孔子所谓有“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者，岂其然乎？

### 房琯之败

房次律败于陈涛斜，杀四万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虽杜佑所集，然其源出于刘秩，陈涛斜之败，秩有力焉。次律云：“热洛河虽多，安能当我。”刘秩挟区区之辩，以待热洛河，疏矣。

### 韩愈优于扬雄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自亦难得。观其断曰：“孟子醇乎醇；荀、扬择焉而为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有见识，岂千余年后便断得如此分明。如扬雄谓老子之言道德，则有取焉尔；至于捶提仁义，绝灭礼乐为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圣人不起，为救时反本”之言为无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不失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扬子亦自不见此，其与韩愈相去远矣。

### 柳子厚论伊尹

圣人之所以有绝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无。孔子为鲁司寇，堕郈、堕费，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伊尹为政于商，既贰于夏矣，以桀之暴戾，处其执政而不疑，往来两国之间，而商人父师之。非圣人，能如是乎？是以废太甲，太甲不怨，复其位，

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断其有无也。后世惟诸葛孔明近之。玄德将死之言，乃真实语也。使孔明据刘禅位，蜀人岂有异词哉！元祐八年，读柳宗元《五就桀赞》，终篇皆妄，伊尹往来两国之间，岂其有意欲教诲桀而全其国耶？不然，汤之当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过而免于讨，可庶几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虽至愚知其不然，宗无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

### 柳子厚诞妄

柳宗元敢为诞妄，居之不疑。吕温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虽子产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称温之弟恭，亦贤豪绝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龄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为裴延龄婿者乎？宗元与伾、叔文为交，盖亦不羞于延龄姻也。恭为延龄婿，不见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见《宗元文集·恭墓志》云。

### 白乐天不欲伐淮蔡

吴元济以蔡叛，犯许、汝以惊东都，此不可不讨者也。当时议者欲置之，固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杰士，事亦未易办也。白乐天岂庸人哉！然其议论，亦似欲置之者。其诗有“海图屏风”者，可见其意。且注云：“时方讨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于兵，盖不忍轻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怀，况欲弊所恃以勤无用乎？悲夫，此未易与俗士谈也。

### 乐天论张平叔

乐天作《张平叔户部侍郎判度支制词》云：“吾坐而决事，丞相以下，不过四五人，而主计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计盖坐而论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议盐法，至为割剥，事见退之集。今乐天制词亦云：“计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 刘禹锡文过不俊

刘禹锡既败，为书自解，言：“王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对。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后汉·宦者传·论》云：“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腾与梁冀舍清河而立蠡吾，此汉之所以亡也，与广陵王监国事，岂可同日而语哉。禹锡乃敢以为比，以此知小人为奸，虽已败犹不俊也，其可复置之要地乎？因读《禹锡传》，有所感，书此。

### 唐制乐律

唐初，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祖孝孙、窦璡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其五悬而不击，谓之哑钟。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与孝孙等次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因李辅国奏之，云：“太常乐调，皆不合黄钟，请悉更制诸钟磬。”

帝以为然。乃悉取诸乐器摩判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唐用肃宗乐，以后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于亡。以理推之，其所谓下者，乃中声也。悲夫！

### 历代世变

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虽未知圣人，然学宗经师，有识义理者众。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祖继起，不得不废经术，褒尚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能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晋、魏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同。故五胡乱华，夷狄之乱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谓一天下，第能驱除耳。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孙，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肃宗，便叛。肃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汉之治过于唐矣，汉有纲正。因客有问十世可知，遂推此数论。

### 淳于髡一石亦醉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闾之会，男女杂坐，几于劝矣，而何讽之有，以吾观之，盖有微意。以多少之无常，知饮酒之非我，观变识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托于放荡之言，而能规荒主长夜之饮，世未有识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读《史记》，书此。

### 汉高祖封羹颉侯

高祖微时，尝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辍釜，客以故去。已而视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为其母不长者。”封其子信为羹颉侯。高祖号为大度不记人过者。然不置转釜之怨，独不愧太上皇缘此记分杯之语乎？

### 相如长门赋

陈皇后废处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工为文，奉百金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为作《长门赋》，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予观汉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词褻慢及宫闱间。太史公一说李陵事，以为意沮贰师，遂下蚕室。陈皇后得罪，止坐卫子夫，子夫之爱，不成李夫人，岂区区贰师所能比乎？而于相如之赋，独不疑其有间于子夫者，岂非幸与不幸，固自有命欤？世以祸福论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于明哲者，皆非通论也。

### 三国名臣

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上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也。绍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书。

### 桓范奔曹爽

司马懿讨曹爽，桓范往奔之。懿谓蔡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驾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范说爽移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不从。范曰：“所忧在兵食，而大司农印在吾许。”爽不能用。陈宫、吕布既擒，曹操谓宫曰：“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日何如？”宫曰：“此子不用宫言，不然，未可知也。”仆尝论此二人，吕布、曹爽何人也，而为之用，尚何言智乎？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谓智。”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书。

### 夏侯玄论乐毅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乐毅》、《张良》及《本无肉刑论》，辞旨通远，传于世。”然以予观之，燕师之伐齐，犹未及桓文之举也，而以为几汤武，岂不过甚矣乎？初，玄好老、庄道德之言，与何晏等皆有盛名。然玄陷曹爽党中。玄亦不免李丰之祸。晏目玄以《易》之所谓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祸，深与神皆安在乎？群儿妄作名字，自相刻画，类如此，可以发千载一笑。

## 第十五卷

### 题跋七十六首

#### 书孟德传后

子由书孟德事见寄。余既闻而异之，以为虎畏不惧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见虎而不惧者，则斯言之有无，终无所试之，然曩余闻忠、万、云安多虎。有妇人昼日置二小儿沙上而浣衣于水者。虎自山上驰来，妇人仓皇沉水避之。二小儿戏沙上自若。虎熟视久之，至以首抵触，庶几其一惧，而儿痴，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惧之人，威无所从施欤？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惧也。有人夜自外归，见有物蹲其门，以为猪狗类也。以杖击之，即逸去。

至山下月明处，则虎也。是人非有以胜虎，而气已盖之矣。使人之不惧，皆如婴儿、醉人与其未及知之时，则虎畏之，无足怪者。

故书其末，以信子由之说。

#### 书鲍静传

鲍静字太玄，东海人。五岁语父母，云：“本曲阳李氏子，九岁堕井死。”父母以其言访之，皆验。静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

为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风，饥甚，煮白石食之。静尝见仙人阴君受道诀，百余岁卒。

阴真君名长生。予尝游忠州酆都观，则阴君与王方平上升处也。古松柏数千株，皆百围，松脂如酥乳，不烦煮炼，正尔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真君皆画像观中，极古雅，有西晋时殿宇，尚存也，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书。

#### 书单道开传后

葛稚川与单道开皆西晋人，而没于东晋，又皆隐于罗浮。使稚川见道开，必有述焉。而《抱朴·内篇》皆不及道开，岂稚川化时，道开尚未至罗浮也？稚川乞岫嵎令游南海，遂入罗浮，按本传在升平三年以后，相去盖三十余年，必稚川先化也。绍圣元年九月，始予至罗浮，问山中人，则道开无复遗迹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独书此《传》遗冲虚观道士邓守安，以备山中逸事。

#### 书陶淡传

《晋史·隐逸传》：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了不营问。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随。人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州举秀才，淡遂逃罗县埤山中，不知所终。

陶士行诸子皆凶暴，不独夏也，而诸孙中乃有淡，曾孙中乃有潜，潜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隐约行行义，又皆贫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

类得道，与潜近亲，而潜无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阅《晋史》，偶录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记。

### 书渊明孟府君传后

陶渊明，孟嘉外孙，作《嘉传》云：“或问听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渐近自然。”而今《晋书》乃云“渐近使之然”，则是闾里少年鄙语，虽至细事，然足以见许敬宗等为人。

### 书南史卢度传

余少不喜杀生，然未能断也。近来始能不杀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杀。自去年得罪下狱，始意不免，既而得脱，遂自此不复杀一物。有见饷蟹蛤者，皆放之江中。虽知蛤在江水无活理，然犹庶几万一，便使不活，亦愈于煎烹也。非有所求觊，但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尔，犹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隐逸传》：“始兴人卢度，字彦章。有道术。少随张永北侵魏，永败，魏人追急，淮水不得过。自誓若得免死，从今不复杀生。须臾见两盾，流水接之，得过。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鸟兽随之，夜有鹿触其壁。度曰，‘汝勿坏我壁。’鹿应声去。屋前有池，养鱼，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寿终。”偶读此书，与余事粗相类，故并录之。

### 书六一居士传后

苏子曰：居士可谓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无所挟而安，居士之于五物，捐世俗之所争，而拾其所弃者也。乌得为有道乎？苏子曰：不然。挟五物而后安者，惑也。释五物而后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轩裳圭组，且不能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与物俱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间，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为己有，得之则喜，丧之则悲。今居士自谓六一，是其身均与五物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与物均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丧于其间？故曰：居士可谓有道者也。虽然，自一观五，居士犹可见也。与五为六，居士不可见也。居士殆将隐矣。

### 书东皋子传后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

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

### 书黄鲁直李氏传后

无所厌离，何从出世？无所欣慕，何从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见父。厌离之极，烹鸡出汤。不极不至，心地不净。如饭中沙，与饭皆熟。若不含糊，与饭俱咽。即须吐出，与沙俱弃。善哉佛子，作清净饭。淘米去沙，终不能尽。不如即用，本所自种。元无沙米，此米无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无受处故。

### 书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农家子。年十六时，其兄素，与里人失其姓名号铁罗汉者，斗于水滨，至溺杀之。保伍方缚索，公适饷田，见之，曰：“杀罗汉者，我也。”人皆释素而缚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罗汉，庶几复活。若决死者，缚我未晚也。”众从之。公默祝曰：“我若贵，罗汉当苏。”乃举其尸，出水数斗而活。其后人无知者。公薨，其子谿、咏护丧归葬西河，父老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与咏同馆北客，夜话及之。眉山苏轼记。

### 书刘庭式事

予昔为密州，殿中丞刘庭式为通判。庭式，齐人也。而子由为齐州掌书记，得其乡闾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礼学究。未及第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纳市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盲女死于密，庭式丧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复娶。予偶问之：“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爱从何生，哀从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无目亦吾妻也。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贵人也。”或笑予言之过，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亲友皆告绝，而叔子独安其室，恩礼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贵也，其后卒为晋元臣。今庭式亦庶几焉，若不贵，必且得道。”时坐客皆恍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庐山来，云：“庭式今在山中，监太平观，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复六十里如飞，绝粒不食，已数年矣。此岂无得而然哉！”闻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书以寄密人赵杲卿。杲卿与庭式善，且皆尝闻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为朝请郎。杲卿，字明叔，乡贡进士，亦有行义，元丰六年七月十五日，东坡居士书。

## 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

契嵩禅师常瞋，人未尝见其笑，海月慧辩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跌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益薪炽火，有终不坏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视身如金玉，不旋踵为粪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爱故坏，以舍故常在，岂不然哉？予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辩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还，则辩已寂久矣。过南华，吊其众，问塔墓所在。众曰：“我师昔作寿塔南华之东数里，有不悦师者，葬之别墓。既七百余日矣，今长老明公，独奋不顾，发而归之寿塔。改棺易衣，举体如生，衣皆鲜芳，众乃大愧服。”东坡居士曰：辩视身为何物，弃之尸陀林以饲乌鸢何有，安以寿塔为！明公知辩者，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书其事，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时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 记孙卿韵语

孙卿子有韵语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晓其义。《前汉·艺文志·诗赋类》中有《成相杂词》十一篇，则成相者，盖古讴谣之名乎？疑所谓“邻有丧，舂不相”者。又《乐记》云：“治乱以相。”亦恐由此得名，当更细考之。

## 记欧阳公论文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上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

## 记欧阳论退之文

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陋，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有一士人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诬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醉翁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名帐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

## 书晁无咎所作杜舆子师字说后

《易》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舆，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剥庐，上壮而下挠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寝其中，民将载之。上壮而下挠，疾走不顾，犹惧压焉。今君学修于身，行修于家，而禄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与无咎意初无异者。而其

文约，其义近，不足以发夫人之志。若无咎者，可谓富于言而妙于理者也。

### 跋退之送李愿序

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 书鲜于子骏楚词后

鲜于子骏作楚词《九诵》以示轼。轼读之，茫然而思，喟然而叹，曰：嗟乎，此声之不作也久矣，虽欲作之，而听者谁乎？譬之于乐，变乱之极，而至于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声夷器也，求所谓郑、卫者，且不可得，而况于雅音乎？学者方欲陈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犁然如戛釜灶，撞瓮盎，未有不坐睡窃笑者也。好之而欲学者无其师，知之而欲传者无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骏独行吟坐思，寤寐于千载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于冥冥，续微学之将坠，可谓至矣。而览者不知其贵，盖亦无足怪者。彼必尝从事于此，而后知其难且工。其不学者，以为苟然而已。元丰元年四月九日，赵郡苏轼书。

### 书柳子厚牛赋后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牛。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赞，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日记。

### 跋赤溪山主颂

达与不达者语，譬如与无舌人说味。问蜜何如，可云蜜甜。问甜何如，甜不可说。我说蜜甜，而无舌人终身不晓。为其不可晓，以为达者语应皆如是，向东说西，指空画地，如心疾，如睡语，听者耻不知，从而和之，更相欺谩。

昔张鲁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语不得云“未差也”，若云尔者，终身不差也。故当时以张鲁为神。其事类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真。余得赤溪山主颂十一篇于其子昶，问其事于乐全先生张安道，知其为达者无疑，为书其末。熙宁九年正月望日。

### 书子由超然台赋后

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

### 书李邦直超然台赋后

世之所乐，吾亦乐之，子由其独能免乎？以为彻弦而听鸣琴，却酒而御芳茶，犹未离乎声、味也。是故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此古之达者所难，吾与子由其敢谓能尔矣乎？邦直之言，可谓善自持者矣，故刻于石以自傲云。

### 书文与可超然台赋后

余友文与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为《超然》辞，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其《远游》、《大人》之流乎？熙宁九年四月六日。

### 跋王氏华严经解

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宝国出其所集王荆公《华严经解》相示，曰：“公之于道，可谓至矣。”予问宝国：“《华严》有八十卷，今独解其一，何也？”宝国曰：“公谓我此佛语深妙，其余皆菩萨语尔。”予曰：“予于藏经取佛语数句置菩萨语中，复取菩萨语置佛语中，子能识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独子不能，荆公亦不能。予昔在峻下，闻河阳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偿，吾不知也。而与客皆大诧，以为非他产所及。已而事败，客皆大惭。今荆公之猪未败尔。屠者买肉，娼者唱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净，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宝国曰：“唯唯。”

### 跋荆溪外集

玄学、义学，一也。世有达者，义学皆玄，如其不达，玄学皆义。近世学者以玄相高，习其径庭，了其度数，问答纷然，应诺无穷。至于死生之际一大事因缘，鲜有不败绩者。孔子曰：“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世无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挟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荆溪居士作《传灯传》若干篇，扶奖义学，以救玄之弊。譬如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无常羊也。

颜渊死，弟子无可与微言者。性与天道，自子贡不得闻，惟曾子信道笃学不仕，从孔子最久。师弟子问答，未尝不唯者。而曾子之唯，独记于《论语》，吾是以知孔子之妙传于一唯。枘凿相应，间不容发，一唯之外，口耳皆丧，而门人区区方欲问其所谓，此乃系风捕影之流，不足以实告者，悲夫。

### 书子由黄楼赋后

子城之东门，当水之冲，府库在焉。而地狭不可以为瓮城，乃大筑其门，护以砖石。府有废厅事，俗传项籍所作，而非也。恶其淫名无实，毁之，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楼成。九月庚辰，大合乐以落之。始余欲为之记，而子由之赋已尽其略矣，乃刻诸石。

#### 书温公志文异圻之语

《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古今之葬皆为一室。独蜀人为一坟而异藏，其间为通道，高不及肩，广不容人。生者之室，谓之寿堂，以偶人被甲执戈，谓之寿神以守之，而以石瓮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则去之。轼先夫人之葬也，先君为寿室。其后先君之葬，欧阳公志其墓，而司马君实追为先夫人墓志，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垆而异扩。”君实性谦，以为己之文不敢与欧阳公之文同藏也，东汉寿张侯樊宏，遗令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子孙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光武善之，以书示百官。盖古亦有是也，然不为通道，又非诗人同穴之义，故蜀人之葬最为得礼也。

#### 跋张希甫墓志后

余为徐州，始识张希甫父子。元年之冬，李夫人病没，徐人多言其贤，至于死生之际无所留难。而天骥出其手书数十纸，记浮屠、道家语，笔迹雅健，不类妇人，而所书皆有条理。是时希甫年七十，辟谷道引，饮水百余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余知其无苦，而不忍天骥之忧惧，乃守而告之，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顾以时饮酒食粱、肉，慰子孙之意。希甫强为予食，然无复在世意。后二年，余谪居黄州，闻希甫没，既葬，天骥以其墓铭示余，余知其夫妇皆超然世外矣。

#### 书四戒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此三十二字，吾当书之门窗、几席、缙绅、盘盂，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元丰六年十一月，雪堂书。

#### 书所获镜铭

元丰四年正月，余自齐安往岐亭，泛舟而还。过古黄州，获一镜，周尺有二寸，其背铭云：“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而明，左龙右虎辅之。”其字如寂大，杂篆隶，甚精妙。白阳，疑南阳白水之阳也。其铜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旧闻古镜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 跋司马温公布衾铭后

士之得道者，视死生祸福，如寒暑昼夜，不知所择，而况膏粱脱粟文绣布褐之间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寿夭，人主不能使之贵贱，不得道而能

若是乎，吾其敢以恭俭名之。仲尼以箪瓢得之颜子，余于温公亦云。

### 跋子由栖贤堂记后

子由作《栖贤堂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葛。仆当为书之，刻石堂上，且欲与庐山结缘，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

### 题伯父谢启后

天圣中，伯父中都公始举进士于眉，年二十有三。时进士法宽，未有糊名也。试日，通判殿中丞蒋希鲁下堂，观进士程文，见公所赋，叹其精妙绝伦。曰：“第一人无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学浅，有父兄在，决不敢当此选。希鲁大贤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为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则其亲书启事谢希鲁者也。公歿后十三年，得之宜兴人单君锡家，盖希鲁宜兴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装縗，而归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宝之以无忘公之盛德云。元丰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侄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轼谨志。

###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则轼年二十一时所书与昌言本也。今蓄于陈履常氏。昌言名扬休，善为诗，有名当时，终于知制诰。彭任字有道，亦蜀人，从富彦国使虏还，得灵河县主簿以死。石守道尝称之，曰：“有道长七尺，而胆过其身。一日坐酒肆，与其徒饮且酣，闻彦国当使不测之虏，愤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请行，盖欲以死捍彦国者也。”其为人大略如此，然亦任侠好杀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题。

### 文 说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 跋邢敦夫南征赋

邢敦夫自为童子，所与游皆诸公长者。其志岂独新以文称而已哉。一日不见，遂与草木俱尽，故鲁直、无咎诸人哭之，皆过时而哀。今观此文，亦足少慰。旧尝见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将寿我欤？所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吾于敦夫亦云。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

### 书破地狱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近有人丧妻者，梦其妻求《破地狱偈》，觉而求之，无有也。问荐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举家持诵。后见亡者宝衣天冠，缥缈空中，称谢而去。轼闻之佛

印禅师，佛印闻之范尧夫。

### 记佛语

佛告阿难，使汝流转心目之罪人，能降伏此两物，即去道不远矣。心既降伏，目亦自定，不须双言，但此两物常相表里。故佛云尔也。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而况我在此空华起灭之中，寄此须臾贵贱、寿夭、贤愚、得丧，所计几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辅神明，照遣虚妄，以识知本性，差为着身要事也。

### 书梦祭句芒文

予在黄州，梦黑肥吏，以一幅纸，请《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从之，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愠喜。”傍有一吏云：“此两句，会有愠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参寥能具道，乃复录之，今岁立春，便可用也。

### 跋刘咸临墓志

鲁直事佛谨甚，作《刘咸临墓志》。咸临不喜佛，而其父道原尤甚。道原之真茹荼、啮雪竹、折玉裂也，终身守之而不易，可不谓戒且定乎！予观范景仁、欧阳永叔、司马君实皆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筑浮山堰灌寿春以取中原，一夕杀数万人，乃以面牲供宗庙，得为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者未易少也。

### 书松醪赋后

予在资善堂，与吴传正为世外之游。及将赴中山，传正赠予张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别。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过韦城，而传正之甥欧阳思仲在焉，相与谈传正高风，叹息久之。始予尝作《洞庭春色赋》，传正独爱重之，求予亲书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赋》，不减前作，独恨传正未见。乃取李氏澄心堂纸，杭州程奕鼠须笔，传正所赠易水供堂墨，录本以授思仲，使面授传正，且祝深藏之。传正平生学道既有得矣，予亦窃闻其一二。今将适岭表，恨不及一别，故以此赋为赠，而致思于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从也。

### 跋子由老子解后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

### 跋张广州书

张广州与妹仁寿夫人书云：“广州真珠香药极有，亦有闲钱，但忝市舶使，不欲效前人自污尔。有唐三百年，惟宋璟、卢奂、李朝隐治广以廉洁称，吾宋无闻焉。方作钦贤堂，绘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贤而知理，必喜闻也。”洁廉，哲人之细事也，而古今边患常生于贪。守边得廉吏，则夷夏人安，岂细事哉。张说作《宋璟遗爱碑》，其文曰：“昆仑宝兮四海财，几万里兮岁一来。”《书》曰：“不宝远物，则远人格。”盖致远莫若廉。使张公久于帅广，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呜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

### 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

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编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之计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

### 书罗汉颂后

佛弟子苏轼自海南还，道过清远峡宝林寺，敬颂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 跋石钟山记后

钱唐、东阳皆有水乐洞，泉流空岩中，自然宫商。又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牛羊，其声空磬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自海南还，过南安，司法椽吴君示旧所作《石钟山记》，复书其末。

### 书汴河斗门

数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门以淤田。议者以为不可，意为之，然卒亦无功。方樊山水盛时，放斗门，则河田坟墓间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则淤不能厚，谓之煎饼淤。朝廷亦厌之而罢。偶读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转运使以汴河水浅不通运，请筑塞两河斗门，节度使以当管营田悉在河次，若斗门筑塞，无以供军。”乃知唐时汴河两岸，皆有营田斗门。若运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当更问知者。

### 记梦中论左传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梦数人论《左传》云：“《祈招》之诗固善语，然未见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车辙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从王事，当如饮酒，适于饥饱之度而已。若过于醉饱，则民不堪命，王不获没矣。”觉而念其言，似有理，故录之。

## 论医和语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外阳而内阴，女子反之。故《易》曰：“坤至柔而动也刚。”《书》曰：“沈潜刚克。”古之达者，盖如此也。秦医和曰：“天有六气，淫为六疾。阳淫热疾，阴淫寒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阳物也而晦时，故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女为蛊惑，世知之者众矣。其为阳物而内热，虽良医未之言也。五劳七伤，皆热汗而蒸者，不为蛊则中风，皆热之所生。医和之语，吾当表而出之。读《左氏春秋》，书此。

## 记王彭论曹刘之泽

王彭尝云：“涂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顺有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为武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词》，字大年。

## 书渊明归去来序

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马后纪》宫人见大练，反以为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

## 偶书二首

刘聪闻当为须遮国王，则不复惧死。人之爱富贵，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于生者。

又

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爪透掌。

## 书郭文语

温峤尝问郭文曰：“人皆有六亲相娱，先生弃之，何乐？”文曰：“本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尔。”又问曰：“饥思食，壮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独无情乎？”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曰：“先生独居穷山，死则为鸟鸢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于蝼蚁，复何异？”又问曰：“猛兽害人，先生独不畏耶？”曰：“人无害兽心，则兽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宁则身不安，先生何不出以济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尝监钱唐郡，游余杭九鑠山，访大涤洞天，即郭先生之旧隐也。洞天有巨壑，深不可测，盖尝有敕使投龙筒云。戊寅九月七日，东坡居士夜坐，

录此。

### 书徐则事

东海徐则，隐居天台，绝粒养性。太极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晋王广闻其名，往召之。则谓门人曰：“吾年八十来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诣扬州。王请受道法，辞以时日不利，后数日而死，支体如生。道路皆见其徒步归，云：“得放还山。”至旧居，取经书分遗弟子，乃去。既而丧至。予以谓徐生高世之人，义不为扬帝所污，故辞不肯传其道而死。徐君之言，盖聊以避祸，岂所谓危行言逊者耶？不然，炀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极真人肯置之齿牙哉！

### 书四适赠张鄂

张君持此纸，求仆书，且欲发药。不知药，君当以何品？吾闻《战国策》中有一方，吾尝服之，有效，故以奉传。其药四味而已，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谓善处穷者矣。然而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自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 书梦中靴铭

轼倅武林日，梦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围侍，一红衣女童，捧红靴一只，命轼铭之。觉而忘之，记其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雾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漪漪云轻，直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 跋李氏述先记

东坡居士曰：贼以百倍之众临我，我无甲兵城池，虽慈父孝子，有不能相保者。李君独能锄耰棘矜，相率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恃，德有所不忍违，恶能然哉？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当有绝人者，非特此耳。士居平世，微幸以成功名者，何可胜数，而危乱之世，豪杰之士湮没而无传者，亦多矣，悲夫！元祐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 记朱炎禅颂

芝上人言：近有节度判官朱炎者，学禅久之，忽于《楞严经》若有所得者。问讲僧义江云：“此身死后，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须先后觉，六根还向用时空。难将语默呈师也，只在寻常语默中。”师可之。其后竟坐化。真庙时人也。

### 改观音经

《观音经》云：“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东坡居士曰：“观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咒咀，念观音之力，而使还着于本人，则岂观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两家总没事。”

### 论六祖坛经

近读六祖《坛经》，指说法、报、化三身，使人心开目明。然尚少一喻。试以喻眼：见是法身，能见是报身，所见是化身。何谓“见是法身”？眼之见性，非有非无，无眼之人，不免见黑，眼枯睛亡，见性不灭，则是见性，不缘眼有无，无来无去，无起无灭。故云“见是法身”。何谓“能见是报身”？见性虽存，眼根不具，则不能见，若能安养其根，不为物障，常使光明洞彻，见性乃全。故云“能见是报身”。何谓“所见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弹指顷，所见千万，纵横变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见是法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 记袁宏论佛

袁宏《汉记》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归于无为。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故贵行善修道，炼精养神，以至先生而得为佛也。”先生曰：“此殆中国始知有佛时语也。虽若浅近，而大略具是矣。野人得鹿，正尔煮食之尔。其后卖与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鹿之所以美，未有丝毫加于煮食时也。”

### 书赠邵道士

身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此义出《楞严》，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书赠都峽邵道士。

### 书正信和尚塔铭后

太安杨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庆，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极乐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静觉。三人皆与吾先大父职方公、吾先君中大夫游，相善也。熙宁初，拭以服除，将入朝，表公适卧病，入室告别。霜发寸余，目光瞭然，骨尽出，如画须菩提像，可畏也。轼盘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处不相见。”轼曰：“公能不远千里相从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从公，无不可者，然吾盖未也。”已而果无恙，至六年乃寂。是岁，轼在钱塘，梦表若告别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颂及塔记相示，乃书其末。

### 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释迎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者，以房融笔授故也。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而南华今无刻石者。长老重辩师，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以谓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盖推本其言，与孟轲氏合。其可不使学者昼见而夜诵之。故具石请予书其文。《唐史》：元和中，马总自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徙桂管经略观察使，人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盖自安南迁南海，非桂管也。韩退之《祭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节番禺，曹溪谥号，决非桂帅所当请。”以是知《唐史》之误，当以《碑》为正。绍圣二年六月九日。

### 书楞伽经后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故谓之佛语。心品祖师达磨以付二祖曰：吾观震旦所有经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为心法。如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未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死生，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楞伽》义趣幽眇，文字简古，读者或不能句，而况遗文以得义，忘义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于是，几废而仅存也。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以广大心，得清净觉。庆历中尝为滁州，至一僧舍，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卷未终，夙障冰解，细视笔画，手迹宛然，悲喜太息，从是悟入。常以经首四偈，发明心要。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惠光浑圆；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元丰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

### 书金光明经后

轼之幼子过，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讳闰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殡于城西惠济院。过未免丧，而从轼迁于惠州，日以远去其母之殡为恨也。念将祥除，无以申罔极之痛，故亲书《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治，送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中，欲以资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于轼曰：“书经之劳微矣，不足以望丰报，要当口诵而心通，手书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济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经皆真实语耶，抑寓言也？当云何见云何行？”轼曰：“善哉问也。吾常闻之张文定公安道曰：佛乘无大小，言亦非虚实，顾我所见如何耳。万法一致也，我若有见，寓言即是实语；若无所见，实寓皆非。故《楞严经》云：若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

涅槃。若诸菩萨急于度人，不急于成佛，尽三界众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诸菩萨觉知此身，无始以来，皆众生相。冤亲拒受，内外障护，即卵生相。坏彼成此，损人益己，即胎生相。爱染留连，附记有无，即湿生相。一切勿变，为己主宰，即化生相。此四众生相者，与我流转，不觉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则此四相，伏我诸根，为涅槃相。以此成佛，无有是处。此二菩萨，皆是正见。乃知佛语，非寓非实。今汝若能为流水长者，以大愿力，象取无碍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鱼，又能观诸世间，虽甚可爱，而虚幻无实，终非我有者，汝即舍离。如萨埵王子舍身，虽甚可恶，而业所驱迫，深可怜悯者，汝即布施。如萨埵王子施虎，行此舍施，如饥就食，如渴求饮，则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过再拜稽首，愿书其末。绍圣二年八月一日。

### 金刚经跋尾

闻昔有人，受持诸经，摄心专妙。常以手指，作捉笔状。于虚空中，写诸经法。是人去后，此写经处，自然严净，雨不能湿。凡见闻者，孰不赞叹，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独拊掌言，惜此藏经，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为尘劳。而况可以。声求色见。今此长者，谭君文初，以念亲故，示入诸相。取黄金屑，书《金刚经》，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诸根，六尘清净。方此之时，不见有经，而况其字。字不可见，何者为金。我观谭君，孝慈忠信，内行纯备。以是众善，庄严此经，色相之外，炳然焕发。诸世间眼，不具正见，使此经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说，应如是见。东坡居士，说是法已，复还其经。

### 书柳文瓶赋后

汉黄门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譬之于物，曰子犹瓶矣。观瓶之居，思井之眉。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重碍，为瓮所鞬。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人腹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或曰：柳子厚《瓶赋》，拾《酒箴》而作。非也。子云本以讽谏设问以见意耳。当复有答酒客语，而陈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盖补亡耳。然子云论屈原、伍子胥、晁错之流，皆以不智讥之；而子厚以瓶为智，几于信道知命者，子云不及也。子云临忧患，颠倒失据，而子厚尤不足观，二人当有愧于斯文也耶！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 辩曾参说

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曰：“何谓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师弟子问答，未尝不“唯”，而曾子之“唯”，独记于《论语》。一“唯”之外，口耳俱丧，而门人方欲问其所谓，此系风捕影之流也，何足实告哉！

### 梦中作祭春牛文

元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梦数吏人持纸一幅，其上题云：请《祭春牛文》。予取笔疾书其上，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途；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吏微笑曰：“此两句复当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唤醒他。”

### 论古文

文章至东汉始陵夷，至晋、宋间，句为一段，字作一处，其源出于崔、蔡。史载文姬两诗，特为俊伟，非独为妇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

### 俚语说

俚俗语有可取者：“处贫贱易，耐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

### 试笔自书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 醉翁亭记书后跋

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书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

### 自述

嗟呼，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年折困，终不能俊，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处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 第十六卷

### 题跋九十五首

#### 书苏李诗后

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春秋之时，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不必己作也。

#### 书鸡鸣歌

余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反高下，如鸡唱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有相似，但极鄙野耳。《汉官仪》：“宫中不言鸡，汝南出长鸣鸡，卫士候朱雀门外，专传鸡鸣。”又应助曰：“今《鸡鸣歌》也。”《晋太康地道记》曰：“后汉固始、颍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于阙下歌之，今《鸡鸣歌》是也。”颜师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说，余今所闻岂亦《鸡鸣》之遗声乎？土人谓之山歌云。

#### 记阳关第四声

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新唱阳关第四声。”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矣。

#### 书孟东野诗

元丰四年，与马梦得饮酒黄州东禅。醉后，诵孟东野诗云：“我亦不笑原宪贫。”不觉失笑。东野何缘笑得原宪？遂书此以赠梦得。只梦得亦未必笑得东野也。

#### 题孟郊诗

孟东野作《闻角》诗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始觉此诗之妙。

#### 书渊明饮酒诗后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此渊明《饮酒》诗也。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元丰五年三月三日，子瞻与客饮酒，客令书此诗，因题其后。

### 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 题渊明诗二首

陶靖节云：“平畴返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偶耕值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又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无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觴聊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飞鸟趋林鸣。啸傲东窗下，聊复得此生。”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

### 题渊明咏二疏诗

此渊明《咏二疏》也。渊明未尝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谓既出返，如从病得愈，其味胜于初不病，此惑者颠倒见耳。

### 题渊明饮酒诗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 文选去取失当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书。

### 书学太白诗

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学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犹有可观者。

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谪仙，准律，不应从重。又有崔颢者，曾未及豁达李老，作《黄鹤楼诗》，颇类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盖当与徐凝一场决杀也。醉中聊为一笑。

### 书诸集伪谬

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如苏子美家收张长史书云：“隔帘歌已俊，对坐貌弥精。”语既凡恶，而字无法，真亚栖之流。近见曾子固编《太皆号有识知者，故深可怪。如白乐天赠徐凝、退之赠贾岛之类，皆世俗无知者所托，尤不足多怪。

### 书诸集改字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余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 记退之抛青春句

韩退之诗曰：“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春，乌程之若下春，荣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亦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便醺人。”近世裴铏作《传奇》，记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则“抛青春”亦必酒名也。

### 评子美诗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 书子美忆昔诗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上为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

### 杂书子美诗

《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琯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琯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

《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

《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盾蒼。”此張鎬也。

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

《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驱益愁思，身废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 评韩柳诗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譬如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 书子厚诗

柳子厚诗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敢当。”不知桃笙为何物。偶阅《方言》：“簟，宋、魏之间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梁简文《答湘南王献簟书》云：“五离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谓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间，杜子美有《桃竹杖歌》。

### 书乐天香山寺诗

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在洛，适游香山寺，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

### 书常建诗

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阳公最爱重，以为不可及。此语诚可人意，然于公何足道，岂非厌饫刍豢反思螺蛤耶？

### 书韩李诗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与柳展如饮酒，一杯便醉，作字数纸。书李太白诗云：“遗我鸟迹书，飘然落岩间。其字乃上古，读之了不闲。”戏谓柳生，李白尚气，乃自招不识字，可一大笑。不如韩愈倔强，云“我宁屈曲自世间，

安能随汝巢神仙”也。

### 录陶渊明诗

“清晨闻扣门，倒裳自往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己谁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

### 书渊明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几仁、孙子发皆在。东坡记。

### 书渊明乞食诗后

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

### 书渊明饮酒诗后

《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已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

### 书渊明诗二首

孔文举云：“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渊明知：“偶有佳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悠然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

又

陶诗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张安道饮酒初不言盏数，少时与刘潜、石曼卿饮，但言当饮几日而已。欧公盛年时，能饮百盏，然常为安道所困。圣俞亦能饮百许盏，然醉后高叉手而语弥温谨。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饮者。善饮者，澹然与平时无少异也。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亦所羨尔。

### 书薛能茶诗

唐人煎茶用姜。故薛能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着更夸。”据此，则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佳也，盐则不可。

### 书乐天诗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高僧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唐韬光禅师自钱塘天竺来住此山，乐天守苏日，以此诗寄之。庆历中，先君游此山，犹见乐天真迹。后四十七年，轼南迁过虔，复经此寺，徒见石刻而已。绍圣元年八月十七日。

### 书杜子美诗

“崔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亲知天畔少，药味峡中无。归楫生衣卧，春鸥洗翅呼。酒闻上急水，旱作耻平途。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此杜子美诗也。沈佺期《回波》诗云：“姓名虽蒙齿录，袍笏未易牙绯。”子美用“饮子”对“怀君”，亦“齿录”、“牙绯”之比也。广州舶信到，得柴胡等药，偶录此诗遣闷。己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阴翳，未快。

### 书杜子美诗后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手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元符二年闰九月十七日。

### 书司空图诗

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华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

### 书诸公送周梓州诗后

予自元祐之初，备位从官，日与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归欤之叹，遂请梓州，得之。予时以诗送行，有“扫棠阴”、“踵画像”之语。旋出领杭州二年，还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请郡，曰：“正孺

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归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夺之！”乃止，不敢乞。梓人愿复借留正孺数年，诏许之。而大丞相吕公典领实录，见熙宁中正孺为御史时所言事，叹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阁。士大夫以才能论议，取合一时可也，使人于十年之后，徐观其所为，心服而无异议，我亦无愧，难矣。正孺有书来，欲刻诸公送行诗于石，求予为跋尾，乃记所闻以遗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诗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 书游汤泉诗后

余之所闻汤泉七，其五则今三子之所游，与秦君之赋所谓匡庐、汝水、尉氏、骊山，其二则余之所见凤翔之骆谷与渝州之陈氏山居也。皆弃于穷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獠之所饮，惟骊山当往来之冲，华堂玉瓮，独为胜绝。然坐明皇之累，为杨、李、禄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笔唾骂，以为亡国之余，辱莫大焉。今惠济之泉，独为三子者咏叹如此，岂非所寄僻远，不为当涂者所思，而后得为高人逸士，与世异趣者之所乐乎？或曰：明皇之累，杨、李、禄山之污，泉岂知恶之？然则幽远僻陋之叹，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无知于荣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为抱器适用而不择所处者之戒。元丰元年十月五日。

### 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季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更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 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

始予未识欧公，则已见其诗矣。其后屡见公，得勤之为人，然犹未识勤也。熙宁辛亥，余出倅钱塘，过汝阴见公，屡属余致谢勤。到官不及月，以腊日见勤于孤山下，则余诗所谓“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闰七月，公薨于汝阴，而勤亦退老于孤山下，不复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诗，盖公之真迹。读之流涕，而勤请余题其后云。

## 记子由诗

八月四日与子由同来，留小诗三首：“葱茜门前路，行穿翠密中。却来堂上看，岩谷意无穷。”“夭矫庭中柏，枯枝鹤踏消。瘦皮缠鹤骨，高顶转龙腰。”“窈窕山头井，泉通伏涧清。欲知深几许。听放轳轳声。”子由和云：“岧峣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远，长教眼力穷。”“盘曲山前路，流年向此消。兴亡须一吊，范叟卧山腰。”“孤绝山南寺，僧居无限清。不知行道处，空听暮钟声。”子由诗过吾远甚。熙宁十年八月四日，子瞻。

## 书诸公送皃绎先生诗后

皃绎先生既歿三十余年，轼始从其子复游，虽不识其人，而得其为人。先生为阆中主簿，以诗饯行者，凡二十余人，皆一时豪杰名胜之流。自景祐至今，凡四十余年，而凋丧殆尽。独张君宗益在耳。怀先生之盛德，想诸贤之遗烈，悼岁月之不居，感人事之屡变。故书其末，使后生想见其风流云耳。

## 题文潞公诗

《送时郎中》诗云：“一从辞画省，洊岁守坤维。久浹于藩任，常分乃睿思。六条遵汉寄，千里奉尧咨。按部壶浆拥，行春茜旆随。握兰班已峻，拔薤化方施。吏服蒲鞭耻，童怀竹马期。不藏金似粟，倾降雨如丝。每见求民瘼，宁闻拾路遗。责躬还掩阁，察吏更褰帷。好续循良传，宜刊德政碑。奸邪随草靡，权黠望风移。渤海绳皆治，葵丘戍及期。佩牛登富庶，负虎变淳熙。云路征贤日，星郎拱极时。将升严助室，暂辍阮咸麾。挽邓舟停水，思何咏载岐。鱼龙初解印，凤阙即移墀。曲谢青云路，离筵白纛词。璫簪萦别恨，金酒折芳枝。从此三巴俗，多吟蔽芾诗。”轼尝得闻潞公之语矣，其雄才远度，固非小子所能窥测，至于学问之富，自汉以来，出入驰骋，略无遗者，下迨曲技小数，靡不究悉，虽笃学专门之师，莫能与之较，然世不以此称公，岂勋德所掩覆故耶？今观其幼时诗，精审研密，句句皆有所考。盖其积之也久矣。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书。

## 自记吴兴诗

仆游吴兴，有《游飞英寺》诗云：“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非至吴越，不见此景也。

## 记所作诗

吾有诗云：“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卒，怪我此何求，吾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章子厚谓参寥曰：“前步而后驾，何其上下纷纷也？”仆闻之曰：“吾以尻为轮，以神为马，何曾上下乎？”参寥曰：“子瞻文过有理似孙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 书曹希蕴诗

近世有妇人曹希蕴者，颇能诗，虽格韵不高，然时有巧语。尝作《墨竹》诗云：“记得小轩岑寂夜，月移疏影上东墙。”此语甚工。

### 记郭震诗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学能诗，晓音律，相与为莫逆之交，游荡不羁，礼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识过人。李顺之将乱，震游成都东郊，忽赋诗曰：“今日出东郊，东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马食。”遂走京师上书，言蜀将乱，不报。期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为陕西一幕官而死。旼稍达，仕至尚书郎。震将死，其友往问之，侧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岂可复啖名哉！”虽平生诙谐之余习，然亦足以见其临死而不乱也。

### 评杜默诗

石介作“三豪”诗，略云：“曼卿豪于诗，永叔豪于文，杜默字师雄者豪于歌也。”永叔亦赠默云：“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之歌，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篇，云“学海波中者龙，圣人门前大虫”，皆此等语，甚矣介之无识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恶争名，且为介讳也。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 书狄遵度诗

“佳城郁郁颓寒烟，饥雏乳兽献号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霜拱木落雁横天。浮云西去不复返，落日东逝随长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与螻蛄论大年。”狄遵度自儿童，已能属文，落落有声。年十六，一夕，梦子美诵平生所为诗，皆集中所无者，觉而记两句，后遂续之云耳。

### 题别子由诗后

“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水南卜筑吾岂敢，试向伊川卖修竹，又闻缙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水玉。想见茅檐照水开，两翁相对清如鹄。”元丰七年，余自黄迁汝，往别子由于筠，作数诗留别，此其一也。其后虽不过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归洛，书以赠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轼书。

### 跋欧阳寄王太尉诗后

“丰乐坡前一醉翁，余龄有几百忧攻，平生自恃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换骨莫求丹九转，荣名何待录千钟。明年今日如寻我，颍水东西问老农。”此欧阳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诗。轼与公之子定国、定国侄孙子发、张彦若

同游宝梵。定国诵此诗，以遗诗人戴仲达。仲达，尝从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门生苏轼书。

### 书黄鲁直诗后二首

每见鲁直诗文，未尝不绝倒。然此卷语妙，殆非悠悠者所识能绝倒者也，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定国、子由同观。

又

读鲁直诗，如螭蝉、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 记董传论诗

故人董传善论诗。予尝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语，“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岂非凡语耶！传笑曰：此句殆为君发。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识，此所以为独苦，岂独画哉。

### 书参寥论杜诗

参寥子言：“老杜诗云：‘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尔。”仆言：“公禅人，亦复爱此绮语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见江瑶柱，岂免一朵颐哉！”

### 记少游论诗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 题李伯祥诗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为诗，诗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爱也。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伯祥与易简往来，尝叹曰：“此郎君贵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 书黄泥坂词后

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明日得王晋卿书，云：“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乃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书此遗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题憩寂图诗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仲远取杜子美诗“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着，偏袒右户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之句，复求伯时画此数句，为“憩寂图”。子由题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诗。”因次其韵云：“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文与可尝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虽不及，石似过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鲁直书。

### 题张安道诗后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一榻从兹还倚壁，不知重扫待何人。”元丰三年，家弟子由，谪官筠州，张安道口占此诗为别，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尝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于南都。将属纆，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举哀荐福禅院，录此诗留院中。

### 书张芸叟诗

张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练西事。稍能诗，从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诗二绝。一云：“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所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一云：“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为转运判官李察所奏，贬郴州监税。舜民言：官军围灵武不下，粮尽而退。西人从城上大呼官军汉人兀擦否？或仰而答曰：“兀擦。”城上皆大笑。西人谓惭为兀擦也。

### 书试院中诗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辟李伯时为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毕，待诸厅参会，故数往诣伯时。伯时苦水悸，怏怏不欲食，作欲驥以排闷。黄鲁直诗先成，遂得之。鲁直诗云：“仪鸾供帐鬻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从横。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邀令人瘦，贫马百啮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子瞻次韵云：“少年鞍马勤远行，夜闻啮草风雨声，见此忽思短策横。千重故纸钻未透，那更陪君信诗瘦，不如芋魁归饭豆，门前欲嘶御史骢，诏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怀中双橘红。”蔡天启、晁无咎、舒尧文、廖明略皆继，此不能尽录。予又戏作绝句：“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看刀欲驥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裤。”伯时笑曰：“有顿坐马欲入笔。”疾取纸来写之后。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苏轼书。

### 书出局诗

“急景归来早，浓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今日局中早出。阴晦欲雪，而子由在户部晚出，作此数句，忽记十年前在彭城时，王定国来相过，留十余日，还南都。时子由为宋幕，定国临去，求家书，仆醉不能作，独以一绝与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无人霜月寒，泪湿粉笺书不得，凭君送与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虽差胜彭城，然不若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乃为乐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 评诗人写物

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书付过。

### 评七言丽句

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寞无闻焉。直至欧阳永叔：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鹤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驱争先矣。轼亦云：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焉尔。

### 书参寥诗

仆在黄州，参寥自吴中来访，馆之东坡。一日，梦见参寥所作诗，觉而记其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后七年，仆出守钱塘，而参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缝间，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仆与客泛湖，自孤山来谒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蘗茶，忽悟所梦诗，兆于七年之前。众客皆惊叹，知传记所载，非虚语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眉山苏轼书并题。

### 书润州道上诗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只有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仆时三十九岁，润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后二十年，在惠州守岁，录付过。

### 书李主词

“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几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

听教坊离曲哉！

### 题秧马歌后四首

惠州博罗县令林君扑，勤民恤农，仆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几半天下，独未知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阳羨，意欲以教之。适会衢州进士梁君瑄过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详，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因以教阳羨儿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书，又懒，此间诸事，可问梁君具详也。试更以示西湖智果妙总禅师参寥子，以发万里一笑，尤佳也。绍圣二年四月二十日，轼书。

又

林博罗又云：“以榆枣为腹患其重，当以楛木，则滑而轻矣。”又云：“俯偻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

又

翟东玉将令龙川，从予求秧马式而云。此老农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愿君以古人为师，使民不畏吏，则东作西成，不劝而自力，是家赐之牛，而人予之种，岂特一秧马之比哉！

又

吾尝在湖北，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极便。顷来江西作《秧马歌》以教人，罕有从者。近读《唐书·回鹘部族黠戛斯传》，其人以木马行水上，以板荐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辄百余步，意殆与秧马类欤？聊复记之，异日详问其状，以告江南人也。

### 书陆道士诗

江南人好作盘游饭，鲋脯脍炙无不有，然皆埋之饭中。故里谚云：“撇得窖子。”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诗人陆道士，遂出一联句云：“投醪谷董羹锅里，撇窖盘游饭碗中。”东坡大喜，乃为录之，以付江秀才收，为异时一笑。吴子野云：“此羹可以浇佛。”翟夫子无言，但咽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 记刘景文诗

刘季孙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学能诗。仆荐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尝有诗寄仆曰：“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死之日，家

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

### 书刘景文诗后

景文有英伟气，如三国时士陈元龙之流。读此诗，可以想见。其人以中寿没于隰州，哀哉！哀哉！晁秀，学道离爱人也，然常出其诗，与余相对泣下。丁丑正月六日。谨题。

### 书晁秀诗

予在广陵，与晁无咎、晁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云，予醉卧舟中。晁秀作诗云：“扁舟乘兴到山光，古寺临流胜气藏。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闲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予昔对欧阳文忠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与可诗，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耳。”后三年，秀来惠州，见予，偶记此事。

### 书迈诗

儿子迈，幼时尝作《林檎》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今已老，无他技，但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尉，有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亦可喜也。

### 书韩魏公黄州诗后

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土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曰：“吾州虽远小，然王元之、韩魏公，尝辱居焉。”以夸于四方之人。元之自黄迁蕲州，没于蕲，然世之称元之者，必曰黄州，而黄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黄四十余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诗。夫贤人君子，天之所以遗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黄人独私以为宠，岂其尊德乐道，独异于他邦也欤？抑二公与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为郡守，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艰，从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诗》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金锡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泽矣，何必施于用？奉居于黄五年，治东坡，筑雪堂，盖将老焉，则亦黄人也。于是相与摹公之诗而刻之石，以为黄人无穷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几托此以不忘乎？元丰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记。

### 书圣俞赠欧阳阍诗后

“客心如萌芽，忽与春风动。又随落花飞，去作江南梦。我家无梧桐，安可久留凤。凤栖在桂林，乌哺不得共。无忘桂枝荣，举酒一经送。”右宛陵先生梅圣俞诗。先君与圣俞游时，余与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圣俞极称之。家有老人泉，圣俞作诗曰：“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居其间，

饮水乐未央。泉中若有鱼，与子同徜徉。泉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翔。方今天子圣，无滞彼泉旁。”圣俞没，今四十年矣。南迁过合浦，见其门人欧阳晦夫，出所为送行诗。晦夫年方六十六，予尚少一岁，须鬓皆皓然，固穷亦略相似。于是执手大笑，曰：“圣俞之所谓凤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吾二人者又穷于圣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书。

### 书王公峡中诗刻后

轼蜀人，往来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数，老病流落。无复归日，冥蒙奄霭，时发于梦想而已。庚辰岁，蒙恩移永州，过南海，见部刺史王公进叔，出先太尉峡中石刻诸诗，反复玩味，则赤甲、白盐、滟濞、黄牛之状，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轼书。

### 书石曼卿诗笔后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才，大而无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诗，气豪而奇。大爱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笔，颜筋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不见曼卿，忆兮如生。希世之人，死为神明。”方此时，世未有言曼卿为神仙事。后十余年，乃有芙蓉之说，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书。

### 书苏养直诗

“属玉双飞水满塘，菰蒲深处浴鸳鸯。白苹满棹归来晚，秋着芦花一岸霜。”“扁舟系岸依林樾，萧萧两鬓吹华发。万事不理醉复醒，长占烟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谁复疑其非也。乃吾宗养直所作《清江曲》云。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日。

### 书秦少游词后

少游昔在处州，尝梦中作词云：“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莫君沔居湖南，喜从迁客游，尤为吕元钧所称。又能诵少游事甚详，为余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 题杨朴妻诗

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否？朴言：“无有。唯臣妻一绝云：‘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

语之，顾老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不觉失笑。予乃出。又：昔年过洛，见李公束之，言：杨朴妻赠行一绝。因览魏处士诗，偶复记之。

### 书过送昙秀诗后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囊。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 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

右欧阳文忠为峡州夷陵今日所作《黄牛庙》诗也。轼尝闻之于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为馆阁较勘，时同年丁宝臣元珍适来京师，梦与予同舟溯江，入一庙中，拜谒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辞，予不可。方拜时，神像为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语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馆阁乃尔异礼耶？既出门，见一马只耳，觉而语予，固莫识也。不数日，元珍除峡州判官。已而，余亦贬夷陵令。日与元珍处，不复记前云。一日，与元珍溯峡谒黄牛庙，入门惘然，皆梦中所见。予为县令，固班元珍下，而门外镌石为马，缺一耳。相视大惊，乃留诗庙中，有‘石马系祠门’之句，盖私识其事也。”元丰五年，轼谪居黄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见过，因语峡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请书其事与诗：“当刻石于庙，使人知进退出处，皆非人力。如石马一耳，何与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为神所礼，而犹谓之淫祀，以见其直气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为录之。正月二日，眉山苏轼书。

### 书清泉寺词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余将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时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时虽聋，而颖悟过人，以指画字，不盖数字，辄了人深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难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是日，极饮而归。

### 自记庐山诗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而哂前言之谬，复作两绝句云：“青

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是日有以陈全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开先寺主求诗。为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西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之诗，尽于此矣。

### 书子由梦中诗

元丰八年，正月旦日，子由梦李士宁相过，草草为具。梦中赠一绝句云：“先生惠然肯见客，旋买鸡豚旋烹炙。人间饮酒未须嫌，归去蓬莱却无吃。”明年闰二月六日为予道之，书以遗迟云。

### 记鬼诗

秦太虚言：宝应民有以嫁娶会客者。酒半，客一人径起出门。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将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妇人以诗招我，其词云：‘长桥直下人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何所有，争如年少去来休。’苍黄就之，不知其为水也。”然客竟亦无他。夜会说鬼，参寥举此，聊为记之。

### 题陶靖节归去来辞后

予久有陶彭泽赋《归去来辞》之愿而未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舟中无事，倚原韵用鲁公书法，为此长卷，不过暂舒胸中结滞，敢云与古人并驾寰区也那！东坡居士轼并识。

### 题杜子美桤木诗后

蜀中多桤木，读如敲仄之“敬”，散材也，独中薪耳。然易长，三年乃拱。故子美诗云：“饱闻桤木三年大，为致溪边十亩阴”。凡木所芘，其地则瘠。惟桤不然，叶落泥水中，辄腐，能肥田，甚于粪壤，故田家喜种之。得风。叶声发发，如白杨也。“吟风”之句，尤为纪实云。笼竹，亦蜀中竹名也。

### 书赠徐信

尝见王平甫自负其《甘露寺》诗：“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余应之曰，“神情全在‘卷’字上，但恨‘飞’字不称耳。”平甫沉吟久之，请余易，余遂易之以“横”字，平甫叹服。大抵作诗当日煅月炼，非欲夸奇斗异，要当淘汰出合用事。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三日甲子，玉局老书。

### 书付过

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二人皆辱与余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来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近居蛮夷得此，如在齐闻韶也。汝可记之，勿忘吾言。

### 跋追和违字韵诗示过

戊寅上元在儋耳，过子夜出，余独守舍，作“违”字韵。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鹤峰下，过子不眷妇子从余此来。其妇亦笃孝，怅然感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庞”之句。又复悼怀同安君，未章故复有“牛衣”之句，悲君亡而喜余存也。书以示过，看余面，勿复感怀。

### 书周韶

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尝与君谟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座嗟叹。遂落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龙靓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 第十七卷

### 题跋一百零一首

#### 书摹本兰亭后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于今所欣”改作“向之”，“岂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于斯”改作“斯文”。凡涂两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已为陈迹”，误作“以”，“亦犹今之视昔”，误作“由”。旧说此文字有重者，皆构别体，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颇有同者。又尝见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旷自得，不及此本远矣。子由自河朔持归，宝月大师唯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 题兰亭记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见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远，此本当复缺坏，则后生所见，愈微愈疏矣。

#### 题逸少帖

逸少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于事物之外。尝自言：“吾当卒以乐死。”然欲一游岷岭，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游放之乐，自是人生难必之事；况于市朝眷恋之徒，而出山林独往之言，固已疏矣。

#### 题笔阵图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唯颜子得之。

#### 题二王书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

#### 题晋人帖

唐太宗购晋人书，自二王以下，仅千轴。《兰亭》以玉匣葬昭陵，世无复见。其余皆在秘府。至武后时，为张易之兄弟所窃，后遂流落人间，多在王涯、张延赏家。涯败，为军人所劫。剥去金玉轴，而弃其书。余尝于李都尉璋处，见晋人数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为王氏物也。有谢尚、谢鯤、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独超然如群鹤耸翅，欲飞而未起也。

## 辨法帖

辨书之维，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钱行”一帖，乃张说文。又有“不具释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谬。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唯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后又于李玮都尉家，见谢尚、王衍等数人书，超然绝俗。考其印记，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临本，皆可蓄。

## 题颜公书画赞

颜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 题鲁公帖

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旦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消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

## 题鲁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颜鲁公放生池碑》，载其所上肃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谏。孰谓公区区于放生哉？

## 题鲁公书草

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

## 书张少公判状

张旭为常熟尉，有父老诉事，为判其状，欣然持去。不数日，复有所诉，亦为判之。他日复来。张甚怒，以为好讼。叩头曰：“非敢讼也，诚见少公笔势殊妙，欲家藏之尔。”张惊问其详，则其父盖天下工书者也。张由此尽得笔法之妙。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大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

## 书张长史草书

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

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仆亦未免此事。

### 跋怀素帖

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不能辨，亦可怪矣。

### 跋王荆公书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

### 书太宗皇帝急就章

轼近至终南太平宫，得观三圣遗迹，有太宗书“急就章”一卷，为妙绝。自古英主少有不工书。鲁君之宋，呼于埳泽之门，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轼于书亦云。

### 书所作字后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罢，过谒石才翁，君强使书此数幅。仆岂晓书，而君最关中之名书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轼书。

### 题蔡君谟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归，退老于孤山下，盖十八年矣。平生所与往还，略无在者。偶出蔡公书简观之，反覆悲叹。耆老凋丧，举世所惜，慈雅之叹，盖有以也。

### 跋蔡君谟书海会寺记

君谟写此时，年二十八。其后三十二年，当熙宁甲寅，轼自杭来临安借观，而君谟之没已六年矣。明师之齿七十有四，耳益聪，目益明，寺益完壮。竹林桥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叹者。因师之行，又念竹林桥看暮山，乃人间绝胜之处，自驰想耳。

### 论君谟书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

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

### 跋君谟飞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 跋君谟书赋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二，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 跋文与可草书

李公择初学草书，所不能者，辄杂以真、行。刘贡父谓之鹦哥娇，其后稍进，问仆，吾书比旧来何如？仆对：“可谓秦吉了矣。”与可闻之大笑。是日，坐人争索，与可草书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刘意谓鹦哥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数句耳。十月一日。

### 评草书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 论 书

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

### 题醉草

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

### 题七月二十日帖

江左僧宝索靖七月二十日帖。仆亦以是日醉书五纸。细观笔迹，与二妙为三，每纸皆记年月。是岁熙宁十年也。

### 跋陈隐居书

陈公密出其祖隐居先生之书相示。轼闻之，蔡君谟先生之书，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轼亦以为学先生之书，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 跋欧阳文忠公书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 跋欧阳家书

自南方多事以来，日夕忧汝，得昨日递中书，知与新妇诸孙等各安，守官无事，顿解远想。吾此哀苦如常。欧阳氏自江南归明累世，蒙朝廷官禄，吾今又被荣显，致汝等并列官品，当思报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能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阙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外，不曾买一物，汝可观此为戒也。已寒，好将息，不具。吾书送通理十二郎。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见真伪。

此欧阳文忠公与其弟侄家书也。元丰二年四月十二日，苏轼题。

### 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志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切。”今君倚之书，盖切云。

### 书章郇公写遗教经

章文简公楷法尤妙，足以见前人笃实谨厚之余风也。

### 跋所书清虚堂记

世多藏予书者，而子由独无有。以求之者众，而子由亦以余书为可以必取，故每以与人不惜。昔人求书法，至拊心呕血而不获，求安心法，裸雪没腰，仅乃得之。今子由既轻以余书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愤悱而发，岂不过哉！然王君之为人，盖可与言此者。他人当以余言为戒。

### 评杨氏所藏欧蔡书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汨没者。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杨君畜二公书，过黄州，出以相示，偶为评之。

### 杂评

杨凝式书，颇类颜行。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李国士本无所得，舍险瘦，一字不成。宋宣献书，清而复寒，正类李留台重而复寒，俱不能济所不足。苏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蔡君谟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

### 王文甫达轩评书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画随之。杨公凝式笔为雄，往往与颜、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此二人书，仆所不晓。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

### 书赠王文甫

王文甫好典买古书画诸物。今日自言典两端砚及陈归圣篆字。用钱五千。余请攀归圣例，每日持一两纸，只典三百文。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旁知状。

### 跋李康年篆心经后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学，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经》，为其亲追福，而求余为跋尾。余闻此经虽不离言语文字，而欲以文字见、欲以言语求则不可得。篆画之工，盖亦无施于此，况所谓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荐其亲，必归于佛，而作佛事，当各以其所能。虽画地聚沙，莫不具足，而况篆字之工若此者耶？独恐观者以字法之工，便作胜解。故书其末，普告观者，莫作是念。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 跋文与可论草书后

余学草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之各有所悟，然后至于如此耳。

留意于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书，夜梦则见蛟蛇纠结。数年，或昼日见之，草书则工矣，而所见亦可患。与可之所见，岂真蛇耶，抑草书之精

也？予平生好与与可剧谈大噱，此语恨不令与可闻之，令其捧腹绝倒也。

### 跋草书后

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

### 跋先君与孙叔静帖并书

承借示新文及累为临访，甚荷勤眷。文字已细观，甚善！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论引舜为证，此是时文之病。凡论意立而理明，不必觅事应副，诚未之思，专此，不宣。

嘉祐、治平间，先君编修《太常因革礼》。在京师学者，多从讲问。而孙叔静兄弟，皆笃学能文，先君亟称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轼谪居于黄，叔静自京师过蕲枉道过轼，出先君手书以相示。轼请受而藏之，叔静不可，遂归之。先君平生往还书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独其真迹，信于叔静兄弟厚善也耶？元丰六年六月十五日，轼记。

### 跋先君书送吴职方引

先伯父及第吴公榜中，而轼与其子子上再世为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携其文至京师，欧阳文忠公始见而知之。公与文忠交盖久，故文忠谪夷陵时，赠公诗有“落笔妙天下”之语。轼自黄迁于汝，舟过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书之。元丰七年四月十四日，轼谨记。

### 跋蔡君谟书

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外托劲险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健，则宜以君谟为弱也。元丰八年七月四日。

### 记与君谟论书

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然常患少暇，岂于其所乐常不足耶？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言，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君谟颇诺，以谓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竟如何哉？

### 跋范文正公帖

轼自省事，便欲一见范文正公，而终不可得。览其遗迹，至于泫然。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不哀哉！元丰八年九月一日。

### 题陈履常书

此书既以遗荆州李翹史，继而亡其本。后从翹史借来善本，辄为役夫盗去，卖与龙安寺干部院僧。盗事觉，追取得之，后归翹史。翹史屡来索此卷，云：“恐为人盗去。”予谓不然，乃果见盗。夫不疑于物，物亦诚焉。翹叟一动其心，遂果致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诚然哉！

#### 题颜长道书

敌人杨元素、颜长道、孙芋老，皆工文而拙书，或不可识，而孙芋老尤甚。不论他人，辜老徐观之，亦自不识也。三人相见，辄以此为叹。今皆为陈迹，使人哽噎。

#### 跋秦少游书

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

#### 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

处处见欧阳文忠书，厌轩冕思归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进易而退难，可以为后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与杨次公同过刘景文。景文出此书，仆与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效其抵掌谈笑，使人感叹不已。

#### 题欧阳帖

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文忠公得谢，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进身之难，乞身之难也。

#### 跋刘景文欧公帖

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苏轼书。

#### 题苏才翁草书

才翁草书真迹，当为历世之宝。然《李白草书歌》，乃唐末五代效禅月而不及者，云“笺麻绢素排数箱”，村气可掬也。

#### 题所书东海若后

轼久欲书柳子厚所作《东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净住院无量寿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与海陵曹辅、开封刘季孙、永嘉侯临会堂下，遂书以遗僧从本，使刻之。

### 题所书归去来词后

毛国镇从余求书，且曰：“当于林下展玩。”故书陶潜《归去来》以遗之。然国镇岂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纨扇，多画寒林雪竹，当世所难得者，正使在庙堂之上，尤可观也矣！

### 题张乖崖书后

以宽得爱，爱止于一时。以严得畏，畏止于力之所及。故宽而见畏，严而见爱，皆圣贤之难事而所及者远矣。张忠定公治蜀，用法之严似诸葛孔明。诸葛孔明与公遗爱皆至今，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闰八月十三日，过陈，见公之曾孙祖，以轼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遗墨，求书其后。

### 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贤书夹颂金刚经

乙巳至今二十八年，书经三十二人，逝者几三之二矣。梦幻之喻，非虚言也。惟一念归向之善，历劫不坏，在在处处常为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 跋旧与辩才书

轼平生与辩才道眼相照之外，缘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对终日，留此数纸。明年是日在颍州作书与之，有“少留山中勿便归安养”之语，而师实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携此轴来，为一大息。五月十一日书。

### 跋陈莹中题朱表臣欧公帖

敬其人，爱其字，文忠公之贤，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见其书者，皆如今日，则朋党之论何自兴！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陈瓘书。美哉莹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迹，梦奠之后，履藏千载。文忠公读《石守道文集》，有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公歿之后二十余年，憎爱一衰，议论乃公，亦何待后世乎？绍圣元年五月书。

### 书王奥所藏太宗御书后

日行于天，委照万物之上，光气所及，或流为庆云，结为丹砂，初岂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天纵之能，溢于笔墨，摘藻尺素之上，弄翰团扇之中，散流人间者几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为多，子孙世守之，遂为希代之宝。丈正之孙、懿敏之子奥，出以示。臣轼敬拜手稽首书其后。

### 书张长史书法

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者，便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饮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

### 书归去来词赠契顺

余谪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随。余分寓许昌、宜兴，岭海隔绝。诸子不闻余耗，忧愁无聊。苏州定慧院学佛者卓契顺谓迈曰：“子何忧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当为子将书问之。”绍圣三年三月二日，契顺涉江度岭，徒行露宿，僵仆瘴雾，黧面茧足以至惠州。得书径还。余问其所求。答曰：“契顺唯无所求，而后来惠州。若有所求，当走都下矣。”苦问不已。乃曰：“昔蔡明远鄱阳一校耳，颜鲁公绝粮江淮之间，明远载米以周之。鲁公怜其意，遗以尺书，天下至今知有明远也。今契顺虽无米与公，然区区万里之勤，悦可以援明远例，得数字乎？”余欣然许之，独愧名节之重，字画之好，不逮鲁公。故为书渊明《归去来词》以遗之，庶几契顺托此文以不朽也。

### 跋所赠昙秀书

昙秀来惠州见予。将去，予曰：“山中人见公还，必求土物，何以与之？”秀曰：“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他无着处。”予曰：“不如将几纸字去，每人与一纸。但向道此是言法华书里头有灾福。”

### 题所书月塔铭

予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珪墨，皆一代之选也。舟师不远万里，来求予铭，予亦不孤其意。绍圣三年正月十二日，东坡老人书。

塔铭小字，如季海得意时书，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澹，乃入微耳。庭坚书。

### 题自作字

东坡平时作字，骨撑肉，肉没骨，未尝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书铁线。若东坡此帖，信可谓云尔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岩回，舟中书。

### 书舟中作字

将至曲江，船上滩敬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牵然，四顾皆涛懒，土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

## 论沈辽米芾书

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讳之，自云学子敬。病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寻常人，近日半帝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

## 跋所书园通偈

轼迁岭海七年，每遇私忌，斋僧供佛，多不能如旧。今者北归，舟行豫章、彭蠡之间，遇先妣成国大夫人程氏忌日，复以阴风滞留，斋荐尤不严，且敬写《楞严经》中文殊师利法王所说《圆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怀，行当过庐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八日书。

## 跋欧阳文忠公书

贺下不贺上，此天下通语。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况于致仕而归，脱冠佩，访林泉，顾平生一无可恨者，其乐岂可胜言哉！余出入文忠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发于至情，如饥者之念食也。顾势有未可者耳。观与仲仪书，论可法之节三，至欲以得罪、病告去。君子之欲退，其难如此，可以为欲进者之戒。

## 书篆髓后

荜阳郑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义》一篇。凡古今字说，班、扬、贾、许、二李、二徐之学，其精者皆在。间有未尽，傅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断曲说，其疑者盖阙焉。凡学术之邪正，视其为人。郑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尝论学者之有《说文》，如医之有《本草》，虽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医者用之，所配不同，则寒温补泻之效，随用各别。而自汉以来，学者多以一字考经，字同义异，皆欲一之，雕刻采绘，必成其说。是以六经不胜异说，而学者疑焉。孔子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则闻为小人。而《诗》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闻无声。”则闻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则比为恶。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万国亲诸侯。”则比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则所谓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犹不可一，曰言各有当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余爱郑君之学简而通，故私附其后。

## 书唐氏六家书后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散。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释智永白”者，误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禅师书也。云“谨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

语耳，而书亦不工。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知书者。凡书象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脸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谐杀刘泊一事。使人快快。然余尝考其实，恐刘泊末年褊念，实有伊、霍之语，非谮也。若不然，马周明其无此语，太宗独诛泊而不同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而史官不能辨也。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睚眦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余谪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书遗余，云：“吾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书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而反求于予，何哉？此又未可晓也。元丰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苏轼书。

#### 书若造所书经后

怀楚比丘，示我若造所书二经。经为几品，品为几偈，偈为几句，句为几字，字为几画，其数无量。而此字画，平等若一，无有高下，轻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画之中，即见二相，而况多画。如海上沙，是谁磋磨，自然匀平，无有粗细。如空中雨，是谁挥洒，自然萧散，无有疏密。咨尔楚、运，若能一念，了是法门，于刹那顷，转八十藏，无有忘失，一句一偈。东坡居士，说是法已，复还其经。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 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

余闻世间凡富贵人及诸天龙鬼神具大威力者，修无上道难，造种种福业易。所发菩提心，施发旋忘，如饱满人，厌弃饮食。所作福业，举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间，即为江河。是故佛说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失，万劫堕坏，一切龙服，地行天飞，佛在依佛，佛成依僧，皆以是故。维镇阳平山子龙，灵变莫测，常依觉实，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孙温靖公，实能致龙，与相宾友。曰雨曰弄，唯公所欲。公之与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龙，必同事佛，皆受佛记。故能于未来世，各以愿力，而作佛事。观公奏疏，本欲为龙作庙，又恐血食，与龙增业，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爱龙，如爱其身，只令作福，不令造业。若推此心，以及世间，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与佛无二，觉既圆寂，公亦弃世。其子元忠，为公亲书《华严经》八十卷，累万字，无有一点一画，见怠堕相。人能摄心，一念专静，便有无量感应。而元忠此心尽八十卷，终始若一。予知诸佛，悉已见闻，若以此经，置此山中，则公与二士若龙，在在处处，皆当相见。共度众生，无有穷尽，而元忠与予，亦当与焉。

### 题陆柬之临摹帖

观兰亭五言，江左风流，萧然在目，笔迹古雅，亦近二王，然少杂奇险，岂陆君所摹耶！博陵用古得之卢家阿姑，非大姓故家莫能有此也。元丰八年二月十二日，眉阳苏轼书。是年十一月十八日，辙过泗州尝观。

### 论沈传师书

传师虽学二王笔法，后欲破之自立，乃伤变主者也。近世人多学传师，又不至，但有小人跳篱募圈脚手，令人可憎，世人皆学，何哉。

### 论 书

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使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昧，圣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止与东坡相上下耳。

### 跋欧阳文忠公小草

文忠小草《秋声赋》、《归雁亭诗》，当为希世珍藏，而恩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间，以直藉线纾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鹊，非虚言也。

### 题凤翔东院王画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来观王维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耿，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

### 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

### 跋文与可墨竹

昔时，与可墨竹，见精缣良纸，辄愤笔挥洒，不能自己，坐客争夺持去，与可亦不甚惜。后来见人设置笔砚，即造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终岁不可得。或问其故。与可曰：“吾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观之，与可之病，亦未得力已也，独不容有不发乎？余将伺其发而掩取之。彼方以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宁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

### 书通叔篆

李元直，长安人。其先出于唐让帝。学篆书数十年，覃思甚苦，晓字法，得古意。用钻锋笔，纵手疾书，初不省度，见余所藏与可墨竹，求题其后。因戏书此数百言。通叔其字云。

### 书李将军三鬃马图

唐李将军思训作《明皇摘瓜图》。嘉陵山川，帝乘赤骠，起三鬃，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不知三鬃谓何？后见岑嘉州诗，有《卫节度赤骠歌》云：“赤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乃知唐御马多剪治，而三鬃其饰也。

### 书吴道子画后

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余于他画，或不能必其主名，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伪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盖一二见而已。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

### 书戴嵩画牛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柑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 跋赵云子画

赵云子画笔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托于椎陋以戏侮来者，此柳下惠之不恭，东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云子盖度世者。”蜀人谓狂云犹曰风云耳。

### 跋艾宣画

金陵艾宣画翎毛花竹，为近岁之冠。既老，笔迹尤奇，虽不复精匀，而气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复运笔矣。尝见此物，各为赋一首云。

### 书画壁易石

灵壁出石，然多一面。刘氏园中砌台下，有一株独峻然，及覆可观，作麋鹿宛颈状，东坡居士欲得之，乃书临华阁壁，作丑石凤竹。主人喜，乃以

遗予。居士载归阳羨。元丰八年四月六日。

### 书陈怀立传神

传神之难在于目。顾虎头云：“传神写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见颊影，使人就壁画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盖可增减取似也。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其举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敛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采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能举体皆似那？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谓顾、陆。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仰首上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南都人陈怀立传吾神，众以为得其全者。怀立举止如诸生，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故以所闻者助发之。

### 跋画苑

君厚《画苑》，处不充筐筥，出不汗牛马，明窗净几，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无舒卷之劳，而人物禽鱼之变态，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陈前，亦好事者之一适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观，子瞻书。

### 跋宋汉杰画

仆曩与宋复古游，见其画滞湘晚景，为作三诗，其略云：“迳遥趋后崦，水会赴前溪。”复古云：“子亦善画也耶？”今其犹子汉杰，亦复有此学，假之数年，当不减复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书。

### 又跋汉杰画山二首

唐人王摩诘、李思训之流，画山川峰麓，自成变态，虽萧然有出尘之姿，然颇以云物间之。作浮云杳霭，与孤鸿落照，灭没于江天之外，举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尽矣。近岁惟范宽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气。汉杰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为之不已，当作着色山也。

### 又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枘臼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 跋李伯时卜居图

定国求余为写杜子美《寄赞上人诗》，且令李伯时图其事，盖有归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措绅，奉养犹农夫。然欲归者盖十年，勤

请不已，仅乃得郡。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定国识之。吾若归田，不乱鸟鲁，当如陶渊明。定国若归，豪气不除，当如谢灵运也。

### 跋李伯时孝经图

观此图者，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笔迹之妙，不减顾、陆。至第十八章，人子之所不忍者，独寄其仿佛。非有道君子不能为，殆非顾、陆之所及。

### 跋南唐挑耳图

王晋卿尝暴得耳聋，意不能堪，求方于仆。仆答之云：“君是将种，断头穴胸，尝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晋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颂示仆云：“老坡心急频相劝，性难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两家都平善。”今见定国所藏《挑耳图》，云得之晋卿，聊识此事。元祐六年八月二日，轼书。

### 书黄鲁直画跋后三首

#### 远近景图

此图燕贵之来昆仍云也。穷山野水，亦是林下人窠窟，然烈风偃草木，客子当藏舟入浦淑中，强人力牵挽，欲何之耶？双井永思堂书。

舟未行而风作，固不当行，若中途遇风，不尽力牵挽以投浦岸，当何之耶？鲁直怪舟师不善，预相风色可也，非画师之罪。绍圣二年正月十一日，惠州思无邪斋书。

#### 北齐校书图

往在都下，驸马都尉王晋卿时时送书画来作题品，辄贬剥令一钱不直，晋卿以为言。庭坚曰：“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干钱购取，所病者韵耳。”收书画者，观予此语，三十年后当少识书画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书。

画有六法，赋彩拂猜，其一也，工尤难之。此画本出国手，止用墨笔，盖唐人所谓粉本。而近岁画师，乃为赋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涓然作何郎傅粉面，故不为鲁直所取，然其实善本也。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思无邪斋书。

#### 右军斫脍图

徐彦和送此本来，云是《王右军斫脍图》。予观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书《兰亭序》也。右军在会稽时，桓温求侧理纸。库中有五十万，尽付之。计此风神，必有岩壑之姿巨永思堂书。

谢安石人物为江左第一，然其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书讥诮，殆欲痛

哭。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以纸五十万与桓温，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鲁直亦云尔，何哉？书生见五十万纸，足了一世，举以与人，真异事耳。本传又云：“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委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决是晋、宋间妄语。史官许敬宗，真人奴也，见季伦金多，以为贤于逸少。今鲁直又怪画师不能得逸少高韵，岂不难哉！余在惠州，徐彦和寄此画，求余跋尾，书此以发千里一笑。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东坡居士书。

### 跋醉道士图

仆素不喜酒，观正父《醉士图》，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子瞻书。  
仆观《醉道士图》，展卷未诸君题名，至子瞻所题，发噓绝倒。子厚书。

### 再跋

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过长安，会正父于母清臣家。再观《醉士图》，见子厚所题，知其为予噓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见，尝复一噓。时与清臣、尧夫、子由同观。子瞻书。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于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丰国时，子厚令武进，复题此，以继子瞻之后，已西端午后一日。

### 跋内教博士水墨天龙八部图卷

此吴道子本深爱之，故为后人所爱也。予钦吴道子画鬼神人物，得面目之新意，穷手足之变态，尤妙于旁见侧出曲折长短之势，精意考之，不差毫毛，其粗可言者如此。至其神妙自然使人喜愕者，固不可言也。今长安雷氏所藏，乃其真迹。世称道子，至以为画圣，不如此，不称其名，人多假其名氏者。观此，乃知其非是。旧说，狗马难于鬼神，此非至论。鬼神非人所见，然其步趋动作，要以人理考之，岂可欺哉！难易在工拙，不在所画，工拙之中，又有格焉。画难工而格卑，不害为庸品。熙宁三年正月廿二日，赵郡苏轼子瞻书。

### 跋阎右相洪崖仙图卷

洪崖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姓张名蕴，字藏真。风神秀逸，志趣闲雅。仙书秘典，九经诸史，无所不通。开元中已千岁矣，盖古之高仙。明皇仰其神异，累诏不赴。多游终南、泰华，或往青城、王屋，与东罗二大师为侣。每述金丹华池之事，易形炼丹之术，人莫究其微妙焉。先生戴鸟帽，衣红蕉葛衫，鸟犀带，短鞞靴。仆五人，名状各怪，曰橘、术、粟、葛、拙。有白驴曰雪精，日行千里。复有随身之用白滕笠、六角扇、木如意、筇竹杖、长盈壶，常满杯自然流酌。每跨驴，领仆游于市廛，酒酣笑傲自若。明皇诏图其像，庶朝夕得瞻观之。元祐四年，东坡苏轼书。

## 第十八卷

### 书简一百二十六首

#### 与司马温公四首

春末，景仁丈自洛还，伏辱赐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怀累日。寻以出京无暇，比至官，随分纷冗，久稽裁谢，惊作无已。比日，不审台候何如？某强颜苟禄，忝窃中，所愧于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为国自重，谨奉启问。

某再启。《超然》之作，不惟不肖托附以为宠，遂使东方陋州，以为不朽之美事，然所以奖与则过矣。久不见公新文，忽领《独乐园记》，诵味不已，辄不自揆，作一诗，聊发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鱼蟹伴江湖，争讼寂然，盗贼衰少，聊可藏拙。但朋游阔远。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也。

谪居穷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审这日寝食何如？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此细故所能尘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尔。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无期，临书惘然，伏乞以时善加调护。

#### 四

某顿首。孟冬，薄寒。伏惟门下侍郎台候万福。某即日蒙恩，罪戾之余，宠命逾分，区区尺书，岂足上谢。又不敢废此小礼，进退恐栗。未缘趋侍，伏冀上为宗社精调寝兴，下情祝颂之至。谨奉启。不宣。

#### 上韩魏公一首

轼再拜。近得秦中敌人书，报进士董传三月中病死。轼往岁官岐下，始识传，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至诗与楚词，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此固不待拭言，公自知之。然传尝望公不为力致一官，轼私心以为公非有所爱也，知传所禀赋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轼过岐下，而传居丧二曲，使人问讯其家，而传径至长安，见轼于传舍，道其饥寒穷苦之状，以为几死者数矣，赖公而存。“又且荐我于朝。吾平生无妻，近有彭驾部者，闻公荐我，许嫁我其妹。若免丧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虚作一世人，皆公之赐。”轼既为传喜，且私忧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传则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传果死，悲夫。书生之穷薄，至于如此其极耶！夫传之才器，固不通于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虽无补于饥寒，要不可使在泥途中，此公所以终荐传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谋口腹不暇，决不能葬。轼与之故旧在京师者数人，相与出钱贖其家，而气力微薄，不能有所济，甚可悯也。公若犹怜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传者足矣。陈绎学士，当往径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赐之，轼且敛众人之贖，并以予陈而致之宋，使葬之，有余，以予其家。传平生所为文，当使人就其家取之，若获，当献诸公。干冒

左右，无任战越。

### 与王荆公二首

某启。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胜，不敢重上谒。伏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

某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屨，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大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二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 上吕相公一首

轼昨日面论邢夔事，愚意本谓邢鼻是平人，邢夔妄意其为盗杀之，苟用犯时不知勿论法，深恐今后欲杀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杀，但云“我意汝是盗”即免矣。公言此自是谋杀，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轼归而念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课儿于大醉不省记中，打杀南贵，就缚，至醒，取众证为定，作可悯奏，已得旨贷命，而门下别取旨断死。窃闻舆议，亦恐贷之启奸，若杀人者得心醉免，为害大矣。拭始者亦以为然，固已书过录黄，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后实醉不醒而杀，其情可悯，可以原贷，若托醉而杀，自是谋杀，有勘司在。邢夔犯时不知，秦课儿醉不省记，皆在可悯之科，而邢夔臀杖编管，秦课儿决杀，似轻重相远，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为然，文字尚在尚书省，可追改也。

### 与张太保安道一首

某以不善俯仰，屡致纷纷，想已闻其详。近者凡四请郡，杜门待命，几二十日。文母英圣，深照情伪，德音琅然，中外耸服，几至有所行谴，而诸公里和之。数日有旨，与言者数君皆促供职，明日皆当见。盖不敢坚卧，嫌若复伸前请尔。蒙知爱之深，不敢不尽，幸为察之。褊浅多件，有愧教诲之素，临书倡倡。

### 答范蜀公九首

前日辱书，并新诗累幅，词格清美，钦味不释手。属使者交至，纷纷无暇裁答，后时再领手教，愧惊无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万万以时自重。

李成伯长官至，辱书，承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新居已成，池圃胜绝，

朋旧子舍皆在，人间之乐，复有过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间，多患疮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闻李长官说，以为一笑，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何时获奉几杖，临书惘惘。

蒙示谕，欲为卜邻，此平生之至愿也，寄身函丈之侧，旦夕闻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风物之美，足以终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数百千，已令儿子持往荆渚，买一小庄子矣。恨闻命之后。然京师尚有少房缙，若果许为指挥从者干当，卖此业，可得八百余千，不识可纳左右否，所赐手书，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庆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异日必能陪从也。

#### 四

承别纸示谕：“曲孽有毒，平地生出醉乡；土偶作祟，眼前妄见佛国。”公欲哀而救之，问所以救者。小子何人，顾不敢不对。公方立仁义以为城池，操诗书以为干橈，则舟中之人，尽为敌国，虽公盛德，小子亦未知胜负所在。愿公宴坐静室，常作是念，观彼能惑之性，安所从生，又观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犹不立，彼复何依，虽黄面瞿昙，亦当敛衽，而况学之者那！聊复信笔，以发公千里一笑而已。

#### 五

某口启。去岁附张生书，谓甚的而不达，何也？某颠仆罪戾，世所鄙远，而丈丈独赐收录。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为荣幸，复何可否之间；而不肖平生不作墓志及碑者，非特执守私意，盖有先戒也。反覆计虑，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识其意。所赐五体书，谨为子孙之藏，幸甚！幸甚！无缘躬伏门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 六

日望施筛之至，不敢复上问，不谓高怀超然，不屑世故，坚卧莫致，有识怅惘。然孤风凜然，足以下激颓靡，虽非落落可指之功，其于二圣忠厚之治，所补多矣。比日履兹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万万为国自重。

#### 七

某碌碌无补，久窃非据，又舍弟继进，皆以疏愚处必争之地。公议未厌，岂可久安。非远，当乞一郡以自效，或得过谒，少闻诲语，大幸也。始者，窃意丈丈绝意轩冕，然犹当强到阙，一见嗣圣，今乃确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举也。冗中，不尽区区。

#### 八

伏承归政得请，恩礼优异，伏惟庆慰。公孤风亮节，久信天下，而有识今日，尤复归心。勉强暂起，以慰二圣之望，幡然复退，以安无穷之福。出

处之间，雍容自得，真可以为后世法矣。官守所摩，不获躬诣，谨奉手启，  
区区万一。

## 九

今晚忽得报，承子丰承事遽至大故，闻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  
期之远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  
罹此苦毒，有识忧悬。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难忍之爱，上为朝廷，下为  
子孙亲友自重。不胜缕缕。

### 与范子功四首

违阔岁月，书问不继，自咎之深，殆无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  
比日窃计镇抚之暇，台候万福。某蒙庇粗遣，骤迁过分，备员无补，惟雅眷  
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热，伏冀顺时为国自重。

久疏上问，愧仰增剧。承轩箴将至，起居住胜，欣慰不已。暂还旧席，  
即膺柄用，舆议所属，小子得少托余庇，尤为厚幸。区区即遂面究。

见舍弟说，知得雍信，幼孙夭逝，闻之怛然。便欲往见，从者已散去。  
窃想慈念之深，不能无动，然竟亦何益。惟千万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 四

辱教，承晚来起居住胜，团茶及匣子香药夹等已领，珍感！珍感！栗子  
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个蓖离那？呵呵。

### 与范子丰八首

伏审子丰南宫殊捷，庆抃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  
起居住胜。某更五七日溯汴。愈远左右，临书怅然。惟祈慎重，别膺亨宠。

小事拜闻，欲乞东南一郡。闻四明明年四月成资，尚未除人，托为问看，  
回书一报。前所托殊不蒙留意，恐非久，东南遂请，逾难望矣。无乃求备之  
过乎？然亦慎不可泛爱轻取也。人还，且略示谕。

近专人奉状，达否？即日起居何如，贵眷各安，局事渐清简否？某幸无  
恙。水旱相继，流亡盗贼并起，决口未塞，河水日增，劳苦纷纷，何时定乎？  
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尔，但得江淮间一小郡，皆所乐，更不敢有择也。  
子丰能为一言于诸公间乎？试留意。人还，仍乞一报，幸甚。奉见无期，惟  
万万以时自重。

## 四

稍不通问，伏想起居住胜。侍郎丈必在郊外过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  
与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间，秋水既过彭城，城下彻备。高丽使已还。四  
明可以易守，当更理前请也。会合杳未有涯，万万自重。

## 五

南方夏热，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凉，然夏田旱损七八。盐法更变，课人不登，虽闲局，不免以此为累，自余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顷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时参候，北望，不胜驰情。

新珠想日长进，爱婿无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纳银一笏，托用买圆熟珠子二千枚，少钱，告那出，便纳上。婚嫁所须，不可，奈何，甚非情愿。幸留意承问。似叔颇长成，每日作诗读史，但蒙拙少训督耳。内孙想益聪淑，诸郎娘亦计安也。

## 七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适会范子丰兄弟来求书字，遂书以与之。李字公达云。元丰六年八月五日。

## 八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 答范纯夫九首

向者深望轩从一来。人还，领手教，知径赴治，实增怅惘，比日起居住胜。日对五老，想有佳思。此间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烦，但有归蜀之兴耳。未由会集，千万以时自爱。

三辱示谕，鄙意不移。公休之馈，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辞，夙昔之分也。某已领其意而辞其物，物有齐量，意岂有穷哉！昔人已聘还圭璋，庶几此义。

## 三

到颖半年，始此上问，懒慢之罪，蹶踏无地。中间辱书及承拜命贰卿，亦深庆慰。然公议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广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见，而行路既稍迂，而老病务省事，且自颖入淮矣。不克一别，临书惘惘。

## 四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丽复至，公私劳弊，殆不能堪。但以连岁

灾伤，不敢别乞小郡。然来年阙食之忧，未知攸济，日俟罪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归，非久赴任也。

## 五

轼启。别后不一奉书，懒慢之罪，未有以自解，然别时亦先自陈矣。比日履兹初冬，起居佳胜。中间屡闻进拜，喜扑可量。与子功同侍迓英，此最缙绅之所荣慕。又闻有旨许讲罢奏事，想日有补正也。未缘会合，千万为国自重。拭再拜醇夫给事侍讲阁下。九月二十七日。

《忠文公碑》，固所愿托附，但平生本不为此，中间数公盖不得已，不欲卒负初心。自出都后，更不作不写，已辞数家矣。如大观其一也。今不可复写，千万亮察。鲁直日会，且致区区。两辱书皆未答，直懒尔，别无说。然鲁直不容我，谁复能容我者？

## 七

前日见报，知新拜，即欲奉书为贺。又恐草草，念行役间迫淬，未能便如礼，故不免发数字，想不深讶。不寐之喜，岂独以乐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尽谈。公议所属，想公有以处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辞，若又力辞，乃似辞难矣。余亦见子由书中。乍热，起居如何？乍远，千万为道自爱。

## 八

某谪居瘴乡，惟尽绝欲念，为万金之良药。公久知之，不在多嘱也。子由极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书，附纳。长子迈自宜兴挈两房来，已到循州，一行并安。过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见独守舍耳。次子迨在许下。子由长子名迟者，官满来筠省觐，亦不久到。恐要知。六郎妇与二孙并安健。过去日，留一书并数品药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闻公目疾尚未平，幸勿过服凉药。暗室螟坐数息，药功何缘及此。两承惠锡器，极荷意重。丹霞观张天师遗迹，倘有良药异事乎？令子不及别书，侍奉外多慰。子功之丧，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诸子想各已之官，某孙妇甚长成，旦夕到此矣。

## 九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咏渊明《时运》诗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庐。”似为予发也。长子迈与予别三年，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乃次其韵：“我卜我居，居匪一朝。龟不吾欺，食此江郊。废井已塞，乔木于霄。昔我伊何，谁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瞩。木固无胫，瓦岂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乐。我视此邦，如涖如沂。邦人劝我，老我安归。自我幽独，倚门或靡。岂无亲友，云散莫追。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剪鬢垂结，覆此瓠壶。三年一梦，乃复见予。”予在都下，每谒范纯夫，子孙环绕，投纸笔求作字。每调之曰：“诉旱乎？诉涝乎？”今皆在万里，欲复见此，岂可得乎？有来请纯夫书。因录此数纸寄之。丁丑闰三月五日。多难畏人，此

诗慎勿示人也。

#### 与范元长十一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变，先公内翰，遽捐馆舍，闻讣恸绝。天之丧予，一至于此，生意尽矣。伏惟至孝承务元长昆仲，孝诚深至，追慕罔极。何辜于天，罹此祸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毁日深，奈何！奈何！某谪籍所拘，莫由往吊，永望长号，此怀难谕。谨奉手疏上慰。不次，谨疏。

流离僵仆，九死之余，又闻淳夫先公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谕，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举动艰碍，忧畏日深。今兹书问，亦未必达，且略致区区耳。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坠门户，千万留意其大者远者。勿徇一至之哀，致无益之毁，与先公相照，谁复如某者。此非苟相劝勉而已，切深体此意。余不敢尽言。

#### 四

先公论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宝藏，此岂复待鄙言耶？某当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归葬知未得请，苦痛之极，惟千万宽中顺受。此中百事，远不及雷、化，百忧所集，亦强自遣也。

#### 五

孙行者至，得书，承孝履如宜，阖宅皆安，感慰之极。所谕《传》，初不待君言，心许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负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则不可，九死之余，忧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即副来意，临纸哀噎。海外粗闻新政，有识感涕。灵几傥遂北辕乎？未间，千万节哀自重。毒热，挥汗奉疏，不次。

毒暑，远惟孝履如宜。海外粗闻近事，南来诸人，恐有北辕之渐，而吾友翰林公，独隔幽显，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纯笃之性，感恸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宽者。先公清德绝识，高文博学，非独今世所无，古人亦罕有能兼者，岂世间混混生死流转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况其平生自有以表见于无穷者，岂必区区较量顷刻之寿否那？此理卓然，唯昆仲深自爱。得归，亦勿亟遽，俟秋稍凉而行为佳。某深欲一见左右，赴合浦，不惜数舍之迂，但再三思虑，不敢尔，必深察。临行，预有书相报。热甚，万万节哀自重。

#### 七

到雷获所留书，承车从盘桓此邦，以须一见而某滞留不时至，遂尔远别，且不获一恸几筵之前者，非爱数舍之劳也，以困危多畏故尔。此老谬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暑，万里扶护，哀苦劳艰，如何可言。忝亲友之末，不能匍匐赵救，已矣，不复云也。独前所见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托少游录其详。余惟节哀慎重。某不敢拜状郡君，惟千万俯为存没宽心自重。乞呈此纸令弟，不殊此意。

## 八

某如闻有移黄之命，若果尔，当自梧至广，须惠州骨肉到同往。计公昆仲扶护舟行当过黄，又恐公在淮南路行，不由江西，即不过黄，又不知某能及公之前到黄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归宿之地，其敢必会见之日耶？惟昆仲金石乃心，困而不折，庶几先公之风没而不亡也。临纸哽塞，言不尽意。

## 九

过雷州，奉书必达。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闻寻已痊损，不知即日何如？扶护哀痛，且须勉强开解，卑心忧悬，书不能尽。奉嘱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丧此杰那！赖昆仲之力，不甚狼狈。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间可到梧。若少留，一见尤幸。某到梧，当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溯贺江也。速遣此人奉书，不谨，千万恕察。不宣。

## 十

永州人来，辱书，承孝履粗遣，甚慰思仰。比谓至梧州追及，又将相从溯贺江，已而水干无舟，遂作番禺之行。与公隔绝，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灵，为大恨也。同贬先逝者十人，圣政日新，天下归仁，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真为异代之宝也。徒有仆辈，何用，言之痛陨何及。某即度庾岭，欲径归许昌与舍弟处。必遂一见昆仲。未间，惟万万强食自重。

## 十一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为归田之渐矣。痛哲人云亡，诵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编次著撰，相见日以见授也。处度因会，多方勉之，以不坠门户为急。监司无与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识，未敢便发书。前路问人有可宛转为言者，专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已为惭负。有银五两；为少游斋僧，托送与处度也。承中间郡君眼药，疾势不轻，且喜安复。因侍次，致恳，千万宽中保卫为请。不宣。

## 与刘贡父四首

某启。久不奉书，直是懒堕耳，更无可藉口。蒙问所以然，但有愧惊。厚薄之说既无有，公荣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荣何足道哉。人心真不可放纵，闲散既久，毛发许事，便自不堪，欲写此书久矣，可笑！可笑！兄被命还史局，甚慰物论，然此事当专以相付，乃为当耳。示谕，三宿恋恋，人情之常，谁能免者。然吏民之去公尤难耳。何日遂行，惟万万以时自重。谨奉启。某启。向闻贡父离曹州，递中附问，必已转达。即日，不审起居何如？闻罢史局，佐天府，众人为公不平。某以为文字议论，是非予夺，难与人合，甚于世事。南司廨舍甚佳，浮沉簿书间，未必不佳也。至于进退毁誉，

固无足言者。贡父聪明洞达，况更练世故，岂待言者耶！但区区之心，不能不云尔。某蒙庇无恙，但秋来水患，仅免为鱼，而明年之忧，方未可测。或教别乞郡脱去，又恐遗患后人，为识者所讥。已附诏使奏牍，乞以石陂城脚，周回一丈，其役甚大且艰，但成则百余年利也。此去又须昼夜劳苦，半年乃成。成后丐一宫观，渐谋归田耳。穷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何时面言，以散蕴结。乍寒，惟万万自重。不宣。

某启。示及回文小阁，律度精致，不失雍容，欲和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王寺丞信有所得，亦颇传下至术，有诗赠之，写呈，为一笑。老弟亦稍知此，而子由尤为留意。淡于嗜好，行之有常，此其所得也。吾济于此事，不患不得其诀及得而不晓，但患守之不坚，而贼之者未净尽耳。如何？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

#### 四

某启。近辱教，并和王仲素诗，读之欣然有得也。久不裁谢，为愧多矣。向时令押纲人候信者附书信，不审达否？即日起居住胜。诗格愈奇古，可令令子录示数十首否？仆蒙恩粗遣，水退城全，暂获息肩。然来岁之忧，方未可量。虽知议闭曹村口，然不敢便恃其不来。

有一事，须至于清听：去岁，曾孽画作石岸，用钱二万九千五百余贯，夫一万五百余人，粮七千八百余硕，于十月内申诏使，仍乞于十二月已前画旨，乃可于办。雇募人匠，计置物料，正月初下手，四五月间可了。虽费用稍广，然可保万全，百年之利也。今已涉春，杏未闻耗，计日月已迫，必难办集。又闻有旨下淮南、京东，起夫往澶州，其势必无邻郡人夫可以见及。前来本州，下南京沂、宿等州差夫八千人，并本州差夫三千五百人，共役一月可毕。以此知前来石岸文字必不遂矣。

今别相度，裁减作木岸，工费仅减一半，用夫六千七百余人，仍差三千五百余人，以常平钱召募。粮四千三百余硕，钱一万四千余贯，虽非经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支持岁月，待河流之复道也。若此策又不行，则吾州之忧，亦未可量矣。

今寄奏检一本奉呈，告贡父与令侄仲冯力言之。此事必在户房，可以出力。万一不当手，亦告仲冯力借一言，此事决不可缓。若更下所属相度，往反取旨，则无及矣。况所乞止百余纸祠部，其余本州皆已有备。若作而不当，徐行遣官吏，亦未晚。惟便得指挥，闰月初便可下手为佳。

某岂晓土功水利者乎？职事所迫，不得不尔，每自笑也。若朝廷选得一健吏善兴利除害者见代，一郡之幸也。然不敢自乞，嫌于避事尔。言轻不足以取信，惟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弃为鱼鳖也。仆于朝中，谁为可诉者，惟贡父相爱，必能为致力，仍乞为调其可否，详录，付去。人回，不胜日夜之望，未缘会面，万万以时自重。人行，奉启。不宣。

#### 与曾子固一首

轼叩头泣血言。拭负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窜，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伏念轼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虽不指言所属，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

京师人事扰扰，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呜呼，轼尚忍言之！今年四月，拭既护丧还家，未葬，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似欲为行状未成者，知其意未尝不在于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则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谨即其遗书，粗加整齐为行状，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以告于下执事。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育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 与曾子宣四首

某启。流落江湖，晚获叨遇，惟公照知，如一日也。孤愚寡与，日亲高谊，谓得永久，不谓尚烦藩翰之寄，违阔以来，思仰日深。特辱书教，伏承履兹初凉，台候万福，欣慰之极。二圣思治，求人如不及，公岂久外。惟千万顺时为国自爱。不宣。

某启。日欲作《塔记》，未尝忘也。而别后纷纷，实无少暇，既请宽限而自违之，惭惊无地。数日来，方免得详定役法，自此庶有少闲，得应命也。屡烦海谕，知罪深矣。

某启。上党、雁门出一草药，名长松，治大风，气味芳烈，矿可作汤常服。近岁河东人多以为响，若不甚难致，乞为求一斤许。仍恕造次。

#### 四

某再拜启。张淬损其父应之名谷者，欧阳文忠公之友也。文行清修，有古人风，而仕不遂。损亦守家法，令子弟也。与之久故，幸得在左右，想蒙顾盼。适有少冗，而张伴行速，不尽区区。非久，别奉状。不宣。

#### 与刘仲冯三首

某启。早秋，微凉。伏惟机务多暇，台候万福。高才盛德，进贰西府，有识共庆，岂惟区区契；日之未。未缘伏谒门下，但有驰仰。伏冀顺时为国保练。不宣。

某拜违期岁，衰病疲曳，书问不继，愧负深矣。到扬数病在告，出辄困于迎送，犹幸岁得半熟，公私省力，可以少安，皆德庇所逮也。

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当奏乞修军营。频读朝听，悚息待罪。利害具状中，此不缕陈。今近诸路，皆时有北贼，小小不申报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绝无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挥开禁山事，此正事，本司举察，方欲从长酌中处置奏闻次，走马者闻之，遂以为已见耳。此弊所从来远矣。起税为永业者，已数百家，若骤以法绳治，起遣其人，搔扰失业，有足虑者。自某到任后，斫伐开耕者四五人，无不依法编管。前此皆置而不问，纵有本县寨解到，亦平治小了耳。其人开耕已成业者，见别作孽画，旦夕回申次。

#### 与滕达道十六首

某启。近因使还，奉状必达。比日想惟轩篳已达太原，镇抚之余，起居

佳胜。某此月出都，今已达泗上，淮山照眼，渐闻吴歌楚语，此乐公当见羨也。吴中有干，幸不外。方暑，千万为时自重。

某再启。东武今岁蝗灾尤甚，而官吏多方绳以微文，蠲放绝少。自到任，不住有人户告诉，既非检覆之时，已奏乞体量减放，仍已申闻去讫，或更得明公一言，尤幸也。新法，队伍已团结次，然有州县不得干预之说，自古岂有郡守而不得管兵者？其他不便，未可以一二数也。咫尺无缘一见，以尽所怀。昨日得舍弟书，王殿丞又恐却赴任，果尔，则辟命又未可知也。穷蹇图事，无适而不齟齬，好笑！好笑！

某再拜。舍弟仰玷辟书，荷恩至深，不唯得所托附以为光宠，又兄弟久别，得少相近，私喜殊深，但未知可决得否？渠朝中更无人，可与问逐，明公怜之，少为留意，当不难得也。久违左右，所怀千万，非书所能尽也。

#### 四

某启。辄有少事奉白。向在密州，有都巡检王述崇班者，以逾滥体量致仕，不得荫子。述乃庆历名将王仲宝之孙，咸之子。咸为盐贼李小三所杀，述不肯发丧，手擒此贼，剖心祭其父，乃肯成服。仆具以此奏，其略云：“忠孝，臣子之大节；逾滥，武夫之小过。舍小录大，先王之政也。”先帝为特官其子璋。璋有武干，慷慨有父风，而颇畏法。今闻其在公部内巡盐，料未有人知之。愿公呼来与语，若果可采，望特与提拔剪拂，异日必亦一快辣将官也。想知我之深，不罪造次。

#### 五

某启。示谕宜甫梦遇于传有无，某闻见不广，何足取正。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无为证也。自闻此事，而士大夫多异论，意谓涂中必一见，得相参扣，竟不果。此意众生缠绕爱贼，故为饥火所烧。然其间自有烧不着处，一念清静，便不复食，亦理之常，无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强使食，犹其方食，不可强使不食也。此间何必生异论乎！愿公以食不食为旦暮，以仕不仕为寒暑，此外默而识之。若以不食为胜解，则与异论者相去无几矣。偶蒙下问，辄此奉启而已。不罪。

#### 八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晓晓不已，则忧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病衰晚，旧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获一对。公之至意，无乃出于此乎？辄恃深眷，信笔直突，千万恕之。死罪。

#### 七

屡枉专使，感愧无量。兼审比来尊体胜常，以慰下情。某近绝佳健。见

教如元素黜罢，薄有所悟，遂绝此事，仍不复念。方知此中有无量乐，回顾未绝，乃无量苦。辱公厚念，故尽以奉闻也。晚景若不打叠此事，则大错，虽二十四州铁打不就矣。既欲发一笑，且欲少补左右耳。不罪！不罪！

## 八

某启。叠蒙遣人赐书，忧爱厚甚，感作不已。比日履兹新凉，台候胜常，深慰下情。丧子之戚，寻已忘之矣。此身如电泡，况其余乎？闻今日渡江，恨不飞去。风逆不敢渡，又与一人期于真州，有少急切之干，度非十九日不可离真。早发暮可见、公以二十日行，犹可趁上官日也。不知能少留否？若得略见，喜幸不可言也。余冀为时自重。

## 九

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公莫略往一见和甫否？余非面莫能尽。某近到筠见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吴兴风物，足慰雅怀。郡人有贾收耘老者，有行义，极能诗，公择、子厚皆礼异之，某尤与之熟，愿公时一顾，慰其牢落也。近过文肃公楼，徘徊怀想风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间，欲入一文字，乞于常州住。若幸得请，则扁舟谒公有期矣。

## 十

某启，别后，不意遽闻国故，哀号追慕，迫今未已。惟公忠孝体国，受恩尤异，悲苦之怀，必万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过江，径往毗陵，相去益近，时得上问也。为时自重。不宣。

## 十一

某再启。承差人送到定国书，所报未必是实也。都下喜妄传事，而此君又不审。乃四月十七日发来邸报，至今不说，是可疑也。一夫进退何足道，所喜保马户导洛堆垛皆罢，茶盐之类，亦有的耗矣。二圣之德日新，可贺！可贺！令子各安胜，未及报状也。

## 十二

某启。耘老至，又辱手书，及耘老道起居之详，感慰不可言。某留家仪真，独来常，以河未通，致公见思之深。又有旧约，便当往见，而家无壮子弟，须却还般挈，定居后，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时有差除，或云当时亦未是实计。当先起老稿，仆或得连茹耶？惠贶三十壶，携归饷妇矣。余耘老能道，不宣。某顿首。

## 十三

闻张郎已授得发勾，春中赴上，安道必与之俱来。某若得旨，当与之联舟而南，穷困之中，一段乐事，古今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虚言，公有意拆却逍遥堂横廊，切谓宜且留之，想未必尔，聊且言之。明年见公，当馆于此。公雅度宏伟，欲其轩豁，卑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造次。

#### 十四

某再启。近在扬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议。若未有报，至南都再当一入也。承郡事颇繁齐整，想亦期月之劳尔。微疾虽无大患，然愿公无忽之，常作猛兽毒药血盆脓囊观，乃可，勿孤吾党之望而快群小之志也。情切言尽，必恕其拙，幸甚。

#### 十五

某启。一别十四年，流离契阔，不谓复得见公。执手恍然，不觉涕下。风俗日恶，忠义寂寥，见公使人差增气也。别来情怀不佳，忽得来教，甚解郁郁。且审起居住胜为慰。某以少事，更数日，方北去。宜兴田已问去。若得稍佳者，当扁舟径往视之，遂一至湖。见公固所愿，然事有不可虑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请居常，则固当至治下，搅扰公数月也。未间，惟万万为时自重。

#### 十六

某启。部民董迁，笃学能文，下笔不凡，非复世俗气韵。如请见，愿加奖励，遂成就之。其兄复溱，学道屏居，不与俗交，其文亦秀迈可观。皆公所欲知者，故敢以闻。近因亲情王承议行，托附书信，必达。某衰病短才，任用过量，论议疏阔，所向难合，日俟汰遣而已。辱知之厚，故粗及之。

#### 与李公择十一首

某已过满。苏明之来。近闻明之已除台直，果尔，替斯未可决也。霁上主人如不厌客，当去叨聒。闻已举姚掾，非老兄风义，谁肯举此孤寒木讷之士也哉？闻往来者奉谈不容口，足为交游之庆。《墨妙堂记》并诗，各告求数本。向时莘老屡寄，然皆墨淡不光，告令指挥如法打。道场何山，时复一游否？某虽未得即替，然更得于西湖过一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将安往，但有著衣吃饭处，得住且住也，但恨舍弟相远，然亦频得信，亦甚好，恐要知。

某顿首。某忝命皆出推借，知幸！知幸！始者深欲一到吴兴，缘舍弟在济南，须一往见之，然后赴任。济南路由清河，而冬深即当冻合，须急去乃可行，遂不得一去别。所怀千万，非书所能尽也。

某再拜。孝叔丈向有径山之约，今已不遂。无缘一别，且乞致意。陈令举有书来云，相次去奉谒相聚，必款，东莱所乏茶与柑橙，而君地生焉，可各致少许为贖。若要瓜瓞，到任后当寄献。呵呵。李君行时，不及奉书，兼醉后挥抹，殊鲜礼。悚！悚！

#### 四

某已到扬州，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又途中与完夫、正仲、巨源相会，所至辄作数剧饮笑乐。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复继此否？乍尔腰违，临纸于邑。

#### 五

某顿首。久不得来海，亦稍忧悬，料公必不暇尔。近领手教，果尔劫劫，殊不及为郡之乐。比日起居住胜否？贵眷各无恙，且喜九郎壮健胜往日，深可庆。某辄有一孙，体甚硕重，决可以扶犁荷锄，想公亦为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六郎不见，应举得失如何？迈往南京，为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与文与可子，呼去干事。究局寻常少事，何为乃尔纷纷，想不常如此也。

某再拜。舍弟得信，无恙。但因议公事，为一倅所怒，日夜欲倾之。念脱去未能尔。子由拙直之性，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见容者。然实无他尔。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为一农夫而不可得，岂复有意与人争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 七

子由近为栖贤僧作《僧堂记》，读之凛然，觉崩崖飞瀑，逼人寒冽也。

#### 八

某启。春夏多苦疮疖、赤目，因此杜门省事。而传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实无甚恙。今已颇健，然犹欲谢客，恐传者复云云以为公忧，故详之。郑公虽已逾八旬，然眷旧凋丧，想当为国凄怆。公择、莘老进用，皆可喜，然亦汇征之渐，殆恐未尔知首，料台阁殊不闻，果尔，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极佳，亦当走书道此也。所要新诗，实无一字，小词、墨竹之类，皆不复措思，惟于饱食甘寝中得少三昧，一笑！一笑！文编一阅，洒然自失，濯喧埃而起衰思也。

#### 九

某再拜。谕养生之法，虽壮年好访问此术，更何所得。然比年流落瘴地，苦无他疾，似亦得其力尔。大约安心调气，节食少欲，思过半矣，余不足言。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 十

某启。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

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凛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 十一

某启。近领手教，极慰想念。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为乐。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虚掷，四时之美，无如此节者矣。寄示妙药刀鞘，并已领。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所用。状如羊脂而颇坚，盛竹筒中，公识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识之，当洋以示，可分去，或为问习南海物者。料公亦不久有别命。如未，冬间又得一见，孤旅之幸。乍冷，万万自摄。

## 与钱穆父三首

某启。久以使客纷纷，不奉书，愧仰不可言。辱手教，且审台候胜常。爱子襁负天丧，想深痛割，惟深照浮幻，一洗无益之悲，至望！至望！

某启。前日辱书及次公到，颇闻动止之详，慰浣无量。微疾想由不忌口所致，果尔，幸深戒之。某亦病寒嗽，逾月不除，衰老有疾难愈，岂复如昔时耶？承和揉菊词，次公处幸见之。未由会合，千万顺候自重。匆匆，奉启。

某启。辱书，伏承比来尊体安佳，甚慰所望。毒暑不可过。使客纷纷然，殆不能堪。数日以热毒发疮数处，且告谒休养，以备坤成终日之劳也。奉羨清闲，独无此福。惠茶既丰且精，除寄与子由外，不敢妄以饮客，如来教也。然细思之，子由既作台官，亦不合与吃。薛能所谓“赖有诗情”尔。呵呵。公久外，召还当在旦夕，扫榻奉候矣。不宣。

## 与文与可三首

与可抱才不试，循道弥久，尚未闻大用。公议不厌，计当在即。然廊庙间谁为恤公议者乎？老兄既不计较，但乍失为郡之乐，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见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当也。彭门无事，甚可乐。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频得书，甚安。示谕秋冬过亲，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计安胜，为学想皆成就矣。

离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药玉船两支，献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颇多，致之不难，当续营之。但恐得后不肯将盛作见借也。

近屡于相识处见与可近作墨竹，唯劣弟只得一竿，未说《字说》润笔，只到处作记作赞，备员火下，亦合剩得几纸。专令此人去请，幸毋久秘。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

## 与王定国十首

某启。自到黄州，即属岸人日伺舟馭消耗，忽领手教，顿解忧悬。仍审比来体气清强，且能自适，至慰。知未决东西，计其迂直险易，相去必不悬绝，而得一见，乃是不肖大幸，不识果安从。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

某启，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芥，然后知定国为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甚幸！甚幸！恐从者不由此过，故专遣人致区区。惟愿定国深自爱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临书悒悒，不知此人到江，犹及见仙舟否？匆匆，不宣。

某启。扬州有侍其太保者，官于瘴地十余年。北归面色红润，无一点瘴气。只是用摩脚心法耳。此法，定国自己行之，更请加功不废。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数两，甚觉有益。到彼可久服。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脐腹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须少俭啬，勿轻用钱物。一是远地，恐万一闷乏不继。二是灾难中节用自贬，亦消厄致福之一端。所怀千万，书不能尽一二也。

#### 四

某甚欲赴乐全之约，请南都，而子开有书切戒不可。又侄女亦有书云，舅姑方安于彼，不可夺也，故不欲请。承乐全乃尔见望，读之极不皇，且为致此息，余具公书矣。定国云有二诗，元不封示，何也？公平生不慎口，好面折人，别后深觉斯人极力奉挤。公临行时，亦自觉仆始信之可骇也。

#### 五

某启。高休至，辱书优爱矣。比日起居何如？书意欲一相见，固鄙怀至愿，但不如彼此省事之为愈也。御瘴之术惟绝欲练气一事。本自衰晚当然，初不为御瘴而作也。某其余坦然无疑，鸡猪鱼蒜，遇着便吃，生病老死，符到便奉行，此法差似简要也。君实尝云：“王定国瘴烟窟里三年，面如红玉。”不知道，能如此乎？老人知道，则不如公，顽愚即过之。朝夕离南都，别上状。愈远加爱。不宣。

某启。别来三辱书，劳问之厚，复过畴昔矣。衰繆日退，而公相好日加，所未谕也。又中间一书，引物连类，如见当世大贤。意谓是封题之误，必非见与者，而其后姓字则我也，尤所不谕。然三复其文，词韵甚美，正似苏州何充画真，虽不全似，而笔墨之精，已可奇也。谨当收藏，以俟讲此者而与之。如何？如何？公行复旧官矣，差遣亦必自如意。可喜！可喜！但此去不知会合何日，不能无耿耿也。真赞辄作得数句，如何！可用，即令一善写小字人代书绢上可也。张公《集引》、厚之《字说》皆未作。别后日纷纷，可厌！可厌！神膏方纳上，余勤勤自爱。

## 七

张公所戒，深中吾病，虽甚顽狠，岂忍不听，愿为致此意也。公向令作《膝达道理铭》，已诺之，其家作行状送至此矣。又欲作《孙公神道碑》，皆不敢违。只告密之，勿令人知是某作，仍勿令以润笔见遣，乃敢闻命。来诗甚奇，真得冲替气力也。呵呵。故后诗未及和。朝夕别遣人，并致漕淮，白所欲宜兴田。某岂敢有爱于此等，然此田见元主昏赖。某见有公文在浙僧处理会，未见了绝，当亦申都省也。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于亲情蒋君勾当尔。不知在公时，蒋能如此干否？更筹之。

## 八

某启。示教，承起居佳胜。子由疾少间，惠药，感刻。二方谨秘之。五方续写得，纳上。祝鮀卫子龟，贤者也，佞才也？以为佞人，盖流俗之误。山梁雌雉，子路以馈孔子。孔子知子路将不得其死，雉亦好斗，斗丧其生。故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若此雉，岂时之罪哉。其余义尽于文，初无注解马，或留意少试。仆子不肯，已遣回，一面商量，可公意即可也。李希元已付一简与子中矣。某适与安国说，欲来早略到净因，今又头昏，去否未可知。早病将作，人多不安。将爱！将爱！

## 九

某启。递中，忽领三月五日手教，喜知尊候佳胜，贵眷各康健，并解悬情，幸甚。一官为贫，更无可择。知生计渐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书中所谕，甚感至意，不替畴昔而加厚也。幸甚！幸甚！子由不住得书，极自适，道气有成矣。余无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万万加爱。不宣。

## 十

某一味绝学无优，归根守一，乃无一可守。此外皆是幻。此道勿谓渺漫，信能如此，日有所得，更做没用处，亦须作地行仙，但屈滞从狗彘中过尔。勿说与人，但欲老弟知其略尔。问所欲干，实无可上烦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所云作书自辩者，亦未敢便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张十七绝不闻消耗，怀仰乐全之旧德，故欲其一箴之否？

## 答黄鲁直五首

轼顿首再拜鲁直教授长官足下。轼始见足下诗文子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

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书词累幅，执礼恭甚，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喜愧之怀，殆不可胜。然自入夏以来，家人辈更卧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缓，想未深讶也。《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而轼非其人也。聊复次韵，以为一笑。秋暑，不审起居何如？未由会见，万万以时自重。

某启。晁君骚词，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丽似差早，然不可直云尔。非谓避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不知以为然否？不宣。

某启。前日文潜、无咎见临，卧病久之，闻欲牵公见过，所深愿也。便欲作书奉屈，而两日坐处苦一疮极痛，至今未穴，殊无聊赖。得教并诗，慰喜不已。疮两日当穴，又数日可无苦。诸公自可准法来问疾，然欲来，当先见语。公择舅作宪，甚可喜，因见，为道区区。君实尝言，破题当似“日五色”，莫作“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也。余非面不尽。

#### 四

某启。方惠州遣人致所惠书，承中涂相见，尊候甚安。即日想已达黔中，不审起居何如，土风何似？或云大率似长沙，审尔，亦不甚恶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无不可处之道也。闻行囊无一钱，途中颇有知义者，能相济否？某虽未至此，然亦凛凛然。水到渠成，不须预虑。数日来苦痔疾，百药不效，遂断肉菜五味，日食淡麦两碗，胡麻、茯苓数杯。其戒又严于鲁直。虽未能作自誓文，且日戒一日，庶几能终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书，甚能有味于枯槁也。文潜在宣极安，少游滴居甚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独元老奄忽，为之流涕。病剧久矣，想非由远谪也，隔绝，书问难继，惟倍祝保爱。不宣。

#### 五

某有侄婿王郎，名痒，荣州人。文行皆超然，笔力有余，出语不凡，可收为吾党也。自蜀遣人来惠，云：“鲁直在黔，决当往见，求书为先容。”嘉其有奇志，故为作书。然旧闻其大夫人多病，未易远去，谩为一言。眉人有程遵海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盖师之。此两人有致穷之具，而与不肖为亲，又欲往求黄鲁直，其穷殆未易量也。

#### 答秦太虚七首

某启。别后数辱书，既冗懒且无便，不一裁答，愧悚之至。参寥至，颇闻动止，为慰。然见解榜，不见太虚名字，甚惋叹也。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即日起居何如？参寥真可人，太虚所与之，不妄矣。何

时复见，临纸惘惘，唯万万自爱而已。谨奉手启上问。诸事可问参寥而知，入夜，困倦，书不详悉。程文甚美，信非当世君子之所取也。仆去替不远，尚未知后任所在，意欲东南一郡尔。得之，当遂相见。

某昨夜偶与客饮酒数杯，灯下作李端叔书，又作太虚书，便睡。今日取二书覆视，端叔书犹粗整齐，而太虚书乃尔杂乱，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别写，又念欲使太虚于千里之外，一见我醉态而笑也。无事时寄一字，甚慰寂寥。不宣。

某启。昨晚知从者当往何山。辱示，方悟以雨辍行，悔今日不相从也。闻只今遂行，故不敢奉谒。分韵诗语，益妙，得之殊喜。拙诗令儿子录呈。暑湿，惟万万慎护，早还为佳。不一一。

#### 四

轼启。五月末，舍弟来，得手书劳问甚厚，日欲裁谢，因循至今，递中复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兹初寒，起居何如。轼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拭亦丧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见喻，中间得疾不轻，且喜复健。

吾济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大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此书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须用冬至也。

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亶亶焉来逼人矣。如我辈，亦不劳逼也。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当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但旋作此书，亦不可废应举，此书若成，聊复相示，当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

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程公辟须其子履中哀词，轼本自求作，今岂可食言。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袞袞多言矣。

初到黄，廩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优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掉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醪。柑橘棣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饌，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欲与太虚言者无穷，但纸尽耳。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子骏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与相见否？此中有黄冈少府张舜臣者，

其兄尧臣，皆云与太虚相熟。儿子每蒙批问，适会葬者乳母，今勾当作坟，未暇拜书。岁晚苦寒，惟万万自重。李端叔一书，托为达之。夜中微被酒，书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轼再拜。

## 五

某启。别后欲奉书，纷纷无暇，且谓即见，无所事书，而日复一日，遂以至今。叠辱手教，具闻动止甚慰。某宜兴已得少田，至扬附递，乞居常，仍遣一侄孙子赍钱往宜兴纳官，盖官田也，须其还，乃行。而至今未来，计亦无他，特其子母难别尔。见舫舟竹西待之，不过更三两日必至，必能于冬至前及见公也。小儿子不历事，亦微忧，故不欲舍之前去。迟见之意，殆以日为岁也。传神奇妙之极。赞若思得之，当奉呈也。余非面不尽。不一一。

某书已封讫，乃得移廉之命，故复作此纸。治装十日可办，但须得泉人许九船，即牢稳可恃。余蛋船多不堪。而许见在外邑未还，须至少留待之，约此月二十五六间方可登舟。并海岸行二日，至石排，相风色过渡，一日至递角场。但相风难克日尔。有书托吴君、雇二十壮夫来递角场相等，但请雇下，未要发来，至渡海前一两日，当别遣人去报也。若得及见少游，即大幸也。今有一书与唐君，内有儿子书，托渠转附去，料舍弟已行矣。余非面莫究。

## 七

某启。近累得书教，海外孤老，志节朽败，何意复接平生钦友。伏阅妙迹，凛凛有生意，幸甚！幸甚！比日毒暑，尊候佳否？前所闻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后，亦须得半月乃行。自此径乘蛋船至徐闻出路，不知犹及一见否？示谕二范之贤，不惟喜公得婿小范，且以庆吾友梦得之有子为不死也。言之泪落不已。过蒙许与，恐不副所期，实能躬劳辱以佚厥考尔。令子想大成，曾寄所作来否？借一二亦佳。文潜、无咎得消耗否？鲁直云，宣义监鄂酒。吴子野自五羊来云，温公赠太尉，曾子宣右揍。的否？未可知也。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来，终焉可也。生如暂寓。亦何所择。果行，冲冒慎重。

## 答张文潜三首

某启。久不奉书，忽辱专人手教，伏读感叹。且审为郡多暇，起居住胜，至慰！至慰！疾久已扫除，但凡害生者无复有，则真气日滋骨髓，余益形神，卓然复壮，无三年之功也。某清净独居，一年有半尔。已有所觉，此理易晓无疑也。然绝欲，天下之难事也。殆似断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断肉百日，似易听也，百日之后，复展百日，以及期年，几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决有成也。已验之方思以奉传，想识此意也。蒙远致儿子书信，感激不可言。子由在筠，甚自适，养气存神，几于有成，吾侪殆不如也。闻淳父、鲁直远贬，为之凄然。此等必皆有以处之也。某见寓监司行馆，下临二江，有楼，刘梦得《楚望赋》句句是也。瘴疠虽薄有，然不恶，与小儿不曾病也。过甚有于盍之才，举业亦少进。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忧尔。会

合末期，临书怅惘。惟万为道自重。不宣。

某启。屏居荒服，真无一物为信。有桃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为杖也。勿消微陋，收其远意尔。荔枝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罗浮曾一游，每出劳人，不如闭户之有味也。术不辍服。无咎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愧作。家有婢，能造酒，极佳，全似王晋卿家碧香，但乏可与饮者尔。罗浮有道士邓守安，虽朴野，养练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济人，深可钦爱。见邀之在此，又颇集医药，极有益也。曾子开、陆农师俱不免，以知默定非智力所能避就也。小儿承问，不欲令拜状烦览也。

来兵王告者，极忠厚。方某流离道路时，告奉事无少懈，又不惮万里再来，非独走卒中无有也。愿公以某之故，少优假之，置一好科坐处。当时与同来者顾成，亦极小心。今来江海者，亦谨恪。远来极不易，可念，愧愧。

### 答李端叔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或得复与公相见，亦未可知。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少游遂死于道路，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迫云须发已皓然，然颜极丹且渥，仆亦如此尔。各宜闷嗇，庶复相见也。儿侄辈在治下，频与教督之，有一书，幸送与。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 二

某启。辱书多矣，无不达者。然终不一答，非独衰病简懒之过，实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无益寒温之间，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惭负不可言。比日计赴颍昌。伏惟起居佳胜，眷聚各安健。某移永州。过五羊，径渡大瘦，至吉出陆，去长沙至永。荷叔静诸人照管，不甚失所。叔静擎舟相送数十里，大浪中作此书，无他祝，惟保爱之外，酌酒与妇饮，尚胜俗侣对。梅二丈诗云尔。

某启。近托孙叔静奉书，远递得达否？比来尊体何如？眷聚各计康胜。某蒙恩复旧职，秩领真祠，世间美事，岂复有过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数，遥知朋友为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州，即往淮浙间居，度多在毗陵也。子由闻已归许，秉烛相对，非梦而何。一书乞便送与。余惟自爱。

### 四

子由近得书，度已至岳矣。养炼极有功，可喜！可喜！三儿子在此，甚安健，不敢令拜状。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各得信否？文潜旧疾，必已全愈乎？

### 五

朝云者，死于惠久矣。别后学书，颇有楷法。亦学佛，临去，诵《六如偈》以绝。葬之惠州栖禅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顾，故

详及之。得此书后，幸作数字寄永递，仍取儿侄辈一书为幸。

## 第十九卷

### 书简九十七首

#### 与赵德麟五首

明守一书，托为致之。育王大觉禅师，仁庙旧所礼遇。尝见御笔赐偈颂，其略云“伏睹大觉禅师”，其敬之如此。今闻其困于小人之言，几不安其居，可叹！可叹！太守聪明老成，必能安全之。愿公因语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犹当以仁庙之故加礼，而况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时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当使何往，恐朝廷闻之，亦未必喜也。某方与撰《宸奎阁记》，旦夕附去，公若见此老，当为致意。

人来，辱书。伏审履兹畏暑，起居佳胜，为慰。见念之深，正如怀仰之意。不肖独赖晷无咎在此，方忧其去，若果得德麟为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来此寄居，常令为于高邮寻安下处，续当驰报也。未间，万万自重。

别后思仰不可言。窃计起居佳胜。得舍弟书，奉太夫人久服药，近已康复，伏惟欢庆。到郡两月，公私劳冗，有稽上问，想未深责。会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万保重。

#### 四

昨日幸接笑语。今日知举挂，闻之后时，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减，录旧诗一篇奉呈。闻公亦欲借示诗稿，幸付去人。上清官成而有德音，意谓守臣当有贺表，如何？如何？谋之于公，幸略垂示。

#### 五

某启。数日不接，思渴之至。冲冒风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为无理也。呵呵。酒二壶迎劳，唯加鞭！加鞭！

#### 与钱济明五首

某启。别后至今，遂不上问，想察其家私忧患也。远辱专使惠书，且审侍奉起居康胜，感慰兼集。老妻奄忽，遂已半年，衰病岂复以此汨缠。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烦慰谕，铭佩何言。然公亦自有爱女之戚而不知，奉疏后时，惭负不已。出守中山，谓有缓带之乐，而边政颓坏，不堪开眼，颇费锄治。近日逃军衰止，盗贼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极有助。闻两浙连熟，呻吟疮痍，遂一洗矣。何时会合，临书惘惘。惟倍加爱啬，以副所愿。

寄惠洞庭珍苞，穷塞所不识，分饷将吏，并戴佳赐也。无以为报，亲书《松醪》一赋为信，想发一笑也。近得单季隐书云：公有一病药方，极神奇。某长孙有此疾，多年不痊，可见传否？如许，望递中示及。

某启。久不奉书，盖无便，亦懒怠之故，未深讶否？比日起居何如？某与贱累如昔，曾托施宣德附书及《遗教经》跋尾，必达也。吴江宦况如何？

僚佐有佳士否？垂虹闻已复旧，信否？旅寓，不觉岁复尽。江上久居益可乐，但终未有少田，生事漂游无根尔。儿子明年二月赴德兴，人口渐少，当稍息肩。余无可虑。会会何时，万万自爱。不宣。因便往三衢，奉启。

#### 四

某启。专人远辱书，存问加厚，感悚无已。比日，郡事余暇，起居何如？某到贬所，阖门省愆之外，无一事也。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此言已书之绅矣。余则信命而已。近来亲旧书问已绝，理势应尔。济明独加于旧，高义凜然，固出天资。但愧不肖何以得此。会合无期，临纸怆恨，惟祝倍万保重。不宣。

#### 五

某启。近在吴子野处领来教，尚稽答谢，悚息之至。远蒙差人，固佩荷契义矣，而卓契顺者，又可奇也。无以答其意，与写数纸，公可取一阅也。寄惠白术，极所欲得也。笺格甚高，想见风裁，回信唯有紫团参一枝，疑可以奉亲故，不以微鲜为愧也。两儿子曾拜见否？凡百想有以训之。幼子过相随，甚干事，且不废学。蒙令子惠书，回答简率，一一封内，必不罪也。岭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酿成不减王晋卿家碧香，亦谪居一喜事也。有一颂，亲作小字录呈。勿示人，千万！千万！

#### 与陈季常七首

某启。昨日人还，拜书，想已达。今日见马铺报，公择二十一日入光州界，计今已在光。辄于太守处借人持书约会于岐亭。某决用初一日早离州，初二日晚必造门，此会殆为希有。然第一请公勿杀物命，更与公择一简邀之，尤妙。人速，不尽所怀。恕之。不宣。

近因往螺师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与庞医来相会。因视臂肿，云非风气，乃药石毒也。非针去之。恐作疮乃已。遂相率往麻桥庞家，住数日，针疗。寻如其言，得愈矣。归家，领所惠书及药，并荷忧爱之深至，仍审比来起居住安。曾青老翁须《传灯录》，皆已领，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罢之。蕲水溪山，乃尔秀邃耶？庞医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尔雅》谓一物而多名也。见刘颂具说，深欲走观。近得公择书云，四月中乃到此。想秀常未遽北行，当与之偕往耳，非久，太守处借人遣赍家传去，别细奉书。

王家人力来，及专人，并获二緘。及承雄篇赞咏，异梦证成仙果，甚喜幸也。某虽窃食灵芝，而君为国铸造，药力纵在君前，阴功必在君后也。呵呵。但累书听流言以诬平人，不得无折损也。悬弧之日，请一书示谕，当作贺诗，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日决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临皋虽有一室，可憩从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极相近，或门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后相度。未间，万万以时自重。

#### 四

郑巡检到，领手教。具审到家尊履康胜，羈孤结恋之怀，至今未平也。数日前，率然与道源过江，游寒溪西山，奇胜殆过于所闻。独以坐无狂先生，为深憾耳。呵呵。示谕武昌田，曲尽利害，非老成人，吾岂得闻此。送还人诸物已领。《易》义须更半年功夫练之，乃可出。想秋未相见，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长吉二诗，录去，幸秘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阴，自可愈此。余惟万万顺时自重。

## 五

示谕武昌一策，不劳营为，坐减半费，此真上策也。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虽复往来无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需之后，恩旨稍宽，或可图此，更希为深虑之，仍且密之为上。

稍不奉书，渴仰殊深。辱书，承起居佳胜。新居渐毕工，甚慰想望。数日得君字韵诗。茫然不知醉中拜书道何等语也。老媳妇云“一绝乞秀英君”，大为愧悚，真所谓醉时是醒时语也。蒙不深罪，甚幸。

虽知来篇非实语，犹且收执，庶几万一。莫更要写脊记否？呵呵。柳簿云某奉讶者，不知得之于谁，安有此理。来书雄冠之语，亦无人见。但有答柳二书云，陈季常要写脊记，欲与写云。文武采寮，常居禄位，亦如与季常书作戏耳，何名为讶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择将至，若不争数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剧饮数日，为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见其的，若不来，续以书布闻。茶臼更留作样几日。近者新阅甚多，篇篇皆奇。迟公来此，口以传授。余惟万万自爱。

## 七

轼启，惠兵还，辱得季常手书累幅，审知近日尊候安胜。择、括等三凤毛皆安，为学日益，喜慰无量。轼罪大责薄，圣恩不货，知幸念咎之外，了无丝发挂心，置之不足复道也。自当涂闻命，便遣骨肉还阳羨，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数年来，颇知内外丹要处。冒味厚禄，负荷重寄，决无成理。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决须幅中草屨相从于林下也。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在定日作《松醪赋》一首，今写寄择等，庶以发后生妙思，着鞭一跃，当撞破烟楼也。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悬三十仞，雷轰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得来书，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托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黄人见轼书，必不沉坠也。子由在筠，极安。处此者，与轼无异也。书云，老躯极健，度去死远在。读之三复，喜可知也。吾济但断却少年时无状一事，诚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见人说，颜状如四十岁人，信此事不辜负人也。不宣。轼再拜。

## 答毛泽民一首

轼启。比日酷暑，不审起居何如？顷承示长笺及诗文一轴，日欲裁谢，因循至今，悚息。今时为文者至多，可喜者亦众，然求如足下闲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实少也。敬佩厚赐，不敢独飨，当出之知者。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轼于黄鲁直、张文潜辈数子，特先识之耳。始诵其文，盖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翁然称之，轼岂能为之轻重哉！非独轼如此，虽向之前辈，亦不过如此也，而况外物之进退。此在造物者，非轼事。辱见贶之重，不敢不尽。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见否？

## 答季方叔五首

某启。辱书累数百言，反复寻味，词气甚伟，是不肖，亦已粗识。君子志义所在，然仆以愚不闻过，故至黜辱如此。若犹哀怜之，当痛加责让，以感厉其意，庶几改往修来，以尽余年。今乃粉饰刻画，是益其疾也，愧悚！愧悚！承持制甚苦，哀慕良深。便欲走诣，而自谪官以来，不复与往还庆吊，杜门省愆而已。谨遣小儿问左右，当以亮察。不宣。

某启。承示新文，如子骏行状，丰容隽壮，甚可贵也。有文如此，何忧不达，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绵力所能必致。如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鄙言拙直，久乃信尔。照察，幸甚。

某启。久别、音问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胜。秋暑未过，起居何如？未由会见，万万顺时珍重。匆匆上谢，不宣。

## 四

某启。专人辱启事长书，及手简累幅，意贶甚厚，非所敢当。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远，何以及此。然衰病之余，岂任此责，愧悚之极。比日起居佳胜。惠示狨皮等物，皆所不敢当，礼曹之传，盖妄也。信箠元不发，却付来人。盖近日亲知所寄惠，一切辞之，非独于左右也。千万恕察。知非久入京，见访，幸甚。未间，千万珍重。不宣。

## 五

某启。叠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住胜。示谕，固识孝心深切。然某从来不独不书不作铭、志，但缘子孙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尝措手也。近日与温公作行状书墓志者，独以公尝为先妣墓铭，不可不报尔。其他决不为，所辞者多矣，不可独应命。想必得罪左右，然公度某无他意，意尽于此矣。悚息！悚息！

## 与程正辅十五首

某启。近闻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问，侯长官来，伏承传海，意旨甚厚，感作深矣。比日履兹新春，起居住胜。知车骑不久东按，僥获一见，慰幸可

量。未间，伏冀万万以时自重。谨奉手启。不宣。

某再启。窜逐海上，诸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然亦有少拜闻。某获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门自屏，虽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尔。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爱，不责未礼而屈临之，余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余区区，殆非纸墨所能尽。惟千万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闻耗，想频得安问。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几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见，又幸。舍弟近得书云，在湖口，见令子新妇，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某启。本州黄焘推官，实甚廉干，郡中殊赖之。不知今岁举削能及之否？孤进无缘自达，不免僭言，不罪！不罪！博罗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为灰烬，公私荡然。林令在式假，高薄权县。飓风猛烈，人力不加，众所知也。百姓千人，皆露宿沙滩，可知！可知！盖屋固未能，茅竹皆不可得，一壶千金之时，黄焘擘划得竹三万竿往济之，极可佳。火后事极多，林令有心力，可委。他在式假，自不当坐此。愿兄专牒此子，令修复公宇、仓库之类，及存抚被灾之民，弹压寇贼，则小民受赐矣。又，起造物料，若不依实价和买而行科配，则害民又甚于火矣。愿兄严切约束本州，或更关牒漕司，依实支破，或专委黄推官提举点检催促及觉察科配。幸恕僭易。黄焘有一申状，为催促广州检县颖公案，附来人去此文字。盖广州不应副，非本官拖延也。至孝通直蒙惠书，极于感慰，深欲裁答，为连写数书，灯下目昏，容后信也。不罪！不罪！六郎亦蒙问及，不殊此意。惟千万节哀自重。幸恕简略。

#### 四

某启。近乡僧法舟行，奉状必达。惠州急足还，辱手教，且审起居住胜，感恩交集。宠示诗域醉乡二首，格力益清茂。深欲继作，不惟高韵难攀，又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有说不欲详言。其言甚切，不可不遵用。空被来贶，但渐汗而已。兄欲写陶体诗，不敢奉违，今写在扬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会合，日听召音而已。余惟万万若时自重。

#### 五

某再启。承谕，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能解也。见劝作诗，本亦无固必，自懒作尔。如此候虫时鸣，自鸣而已，何所损益，不必作，不必不作也。吾兄作一两篇见寄，当次韵尔。兼寄佳酿川芎，大济所用，物意两重，增感激也。问所干，亦别无事，恐三四月间，告求一两般家人至筠及常州。至时，当拜书干扣也。

某近颇好丹药，不惟有意于却老，亦欲玩物之变，以自娱也。闻曲江诸场，亦有老翁须生银是也。甚贵，难得，兄试为体问，如可求，买得五六两，为佳。若费力难求即也，非急用也。不罪！不罪！

#### 七

某慰疏言。不意变故，表嫂寿安县君遵捐馆舍，闻讣悲怛，感涕并怀。

切惟思义深笃，追悼割裂，哀痛难堪，日月流速，奄毕七供，感动逾远，奈何。某限以谪居，莫缘奔诣吊问，愧恨千万。幸冀省节悲悼，强食自重，不胜区区。谨奉疏慰。不次，谨疏。

## 八

某启。不谓尊嫂忽罹此祸。唯兄四十年恩好，所谓老身长子者，此情岂易割舍，然万般追悼，于亡者了无丝毫之益，而于身有不货之忧，不即拂除，譬之露电，殆非所望于明哲也。遽地不敢辄舍去，无缘面析此理，愿兄深照痛遣，勿留丝毫胸中也。惟有速作佛事，升济幽明，此不可不信也，惟速为妙。老弟前年悼亡，亦只汲汲于此事，亦不必尽之。佛僧拯贫苦尤佳，但发为亡者意，则俯仰之间，便贯幽显也。忝至眷，必不讶。草次。

## 九

某辄附上缕刻丝各一疋，用与表嫂斋僧，表区区微意。不罪！不罪！淡面经月，疾不减，却稍肉食，近却颇安。天凉灾退，自然安适，茯苓亦不服食也。承寄遗并蜜已领，极佳。近严推官者，托口陈二事，曾道使人寄书画扇子去，必达。八十哥化去，感念畴昔，为之出涕。史嗣立宅表娣一十一县君亦有事。羈寓岭海，那堪时闻此。知兄已出巡，千万勿惮远，一来游罗浮。弟候闻来耗，便去山下奉候。表侄必未到，且请决意一来。恐明年兄必北归，无由来也。

## 十

《遗事》已用澄心纸、廷圭墨写成，纳去。尉掾子孙一句，不须出，彼自不知也。必欲去者，摹刻时落之。并有《江月》五首，录呈为一笑，吾济老矣，不宜久郁，时以诗酒自娱为佳。亡者俯仰之间，知在何方世界，而吾方悲恋不已，岂非系风捕影之流哉！

## 十一

轼启。别后，因本州使人一次上状，并《香积》诗，必已达尊览。两辱赐教，具审起居佳胜，甚慰驰仰。轼入冬，眠食尤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鸥鹭翔集，鱼虾出没，有足乐者。又时走湖上，观作新桥。掩骼之事，亦有条理，皆粗慰人意。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之，免忧。药钱亦已如请。比来数事，皆蒙赐左右，此邦者稚，共荷戴也。乍寒，万万自重，不宣。轼再拜正辅提刑大夫兄阁下。十一月三日。

## 十二

轼启。长至伊迹，不获称觴，祝颂之怀，难以言谕。比日起居增胜。宪掾顾君至，辱手书，感慰倍常。顾君信佳士，伯乐之厩，固非凡足也。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免时作。自至日便杜门不见客，不看书，凡事皆废。但

晓夕默坐作少乘定，虽非至道，亦且休息。平生劳弊，且作少期百日。兄忧爱之深，故白其详，不须语人也。所谓以得为失者，梦幻颠倒，类皆如此尔。未由瞻奉，万万若时自重。不宣。轼再拜正辅提刑大夫兄。十一月十日。

### 十三

某启。蒙惠冠簪甚奇，即日服之，但衰朽不称尔。全面极佳，感作之至。岑茶已领。杭人送到《表忠观碑》，装背作五大轴，辄送上。老兄请挂之高堂素壁，时一睨之，如与老弟相见也。附顾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讶！不讶！升卿之问，已答之矣。并自顾君其详。轼再拜。

### 十四

轼启。别来三辱书教，眷抚愈重，感慰深矣。想已达韶，起居住胜。《桃花诗》，再蒙颁示，诵咏不能释手。“菅”字韵拙句，特蒙垂和，句句奇警，谨用降服，幸甚！幸甚！《一字》虽戏剧，亦人所不逮也。轼凡百如昨，十九日迁入行衙。再会未期，惟望顺时为国自重。因苏州卓行者奉问。不宣。

轼再拜正辅提刑大夫兄执事。三月十七日。

### 十五

某启。漂泊海上，一笑之乐固不易得，况义兼亲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过厚，惭悚不已。经宿，尊体佳胜。承即解舟，恨不克追饯。涉履慎重，早还为望。不宣。

### 与程全父三首

某启。别遽逾年，海外穷独，人事断绝，莫由通问。舶到，忽在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审起居清安，眷爱各佳。某与儿子粗无病，但黎、蜒杂居，无复人理，资养所给，求辄无有。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平生交旧，岂复梦见，怀想清游，时诵佳句，以解牢落。此外，万万以时自重。舶回，匆匆布谢。

某再启。阁下才气秀发，当为时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驻，想益辅以学以昌其诗乎？仆焚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有新作，递中示数首，乃珍惠也。山川风气能清佳否，孰与惠州比？此间海气郁蒸，不可言，引领素秋，以日为岁也。寄赋佳酒，岂惟海南所无，殆二广未尝见也。副以糖冰精页等物，一一铭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作之到。此间纸不堪覆瓿，携来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不罪！不罪！

某启。便舟来，辱书问讯既厚矣，又惠近诗一轴，为赐尤重。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今又辱来赋，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友矣。此道，比来几熄，海北亦岂有语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住胜。某与小儿亦粗遣，困穷日甚，亲友皆疏绝矣。公独收恤如旧，此古人所难也。感作不可言，惟万万以时自爱为祝。舶回奉启，布谢万一。不宣。

### 与程秀才一首

某启。去岁僧舍屡会，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梦见。聚散忧乐，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来信，喜侍下清安，知有爱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须保留恋也。仆离惠州后，大儿房下亦失一男孙，亦悲枪久之，今则已矣。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亦不货矣。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乍热，万万自爱。不宣。

### 与章质夫三首

某启。承喻慎静以处忧患。非心爱我之深，何以及此，谨置之座右也。《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词亦录呈。药方付徐令去，惟细辨。覆盆子若不真，即无效。前者路傍摘者，此土人谓之插秧莓，三四月花，五六月熟，其子酸甜可食，当阴干其子用之。今市人卖者，乃是花鸦莓，九月熟，与《本草》所说不同，不可妄用。想菴子已寄君猷矣。

某启。伏承被召，移漕六路，舆论所期，虽未厌满，而脱屣炎州，归覲阙庭，兹可庆也。比日启途之暇，起居佳胜。某谪籍所拘，未由攀饯，北望旌驭，此怀可知。伏冀若时为国保重而已。谨奉手启代违，不宣。

某启。近承手书，以侍者化去，曲垂开喻，感佩深矣。比来皆已忘去，凡百粗遣。但方营新居，费用百端，独力干办，尤为疲勤，冬未乃毕工。尔时遂杜门默坐，虽邻不覲。荷公忧爱之深，恐欲知其略也。万一有南来使人，为致人参、于枣数斤，朝夕所须也。不罪！不罪！

### 与章子厚二首

某启。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者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

某启。闲居无人写得公状及圆封，又且不利于邮筒，不以为简慢也。丈丈尊候，闻愈康健，不敢拜书。江淮间岁丰物贱，百须易致，但贫穷所迫，营干自费力耳。舍弟自南都来，挈贱累缭绕江淮，百日至此，相聚旬日，即赴任到筠。不数日，丧一女，情怀可知。碎累满眼，比某尤为贫困也。荷公忧念，聊复及之耳。其余，非尺书所能尽也。

### 与章致平二首

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因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

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船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准备，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以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铁成金，可谓至矣，服之皆生胎发。然卒为痼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欲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为幸！更徐听其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

《续养生论》乃有遇而作，论即是方，非如中散泛论也。白术一味，舒州买者，每两二百足，细碎而有两丝。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润肥厚，远不及宣、湖所出。每裹二斤，五六百足，极肥美，当用此耳。若世所谓茅术，不可用。细捣为末，余筋滓难捣者弃之。或留作香，其细未曝日中，时以井花水洒润之，则膏液自上，谨视其和合，即入木臼杵数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日以井花水咽百丸，渐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此非有仙骨者不传。《续养生论》尤为异书，然要以口授其详也。

### 与杨元素三首

某启。忽闻舟驭至鄂，喜不自胜。想见笑语，发于寤寐。寻遣人驰书，未达间，令弟庆基来，闻已往安州，怅然失望，至今情况不佳。想公爱我之深，亦自悔之也。比日起居佳胜。与元法相聚之乐，独不得与樽俎之间，想孜孜见说而已。然领手教累幅，及见和新词，差以喜慰。乍寒冲涉，保练为禱。不宣。轼启。近两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谢，愧悚殊深。比日伏惟履兹溽暑，台候清胜。轼病后百事灰心，虽无复世乐，然内外廓然，皆获轻安。何时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间，伏惟为时自重。谨奉手启，不宣。轼顿首再拜元素内翰老兄执事。六月三日。承令弟见访，岸下无泊处，又苦风雨，匆匆别去，至今不足。示谕田事，方忧见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无不便者。军屯之东三百石者便，为下状，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务相近有一庄，大佳。此彭寺丞见报。亦闲与问看。今日章质夫之子过此，已托子舟中载二百千省上纳。到，乞与留下。果蒙公见念，令有归老之资，异日公为苍生复起，当却为公葺治田园，以报今日之赐也。适新旧守到、发，冗甚，不一一。

### 与蔡景繁五首

特承寄惠奇篇，伏读惊耸。李白自言“名章后语，络绎间起”，正如此耳。谨已和一首，并藏笥中，为不肖光宠，异日当奉呈也。坐废以来，不唯人嫌，私亦自鄙。不谓公顾待如此，当何以为报。冬至后，便杜门谢客，斋

居小室，气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劳，以增永叹。春间行部若果至此，当有少要事面闻。近见一僧甚异，其所得深远矣。非书所能一一。

承爱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虽无可忧之状，而无聊甚矣。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胸山临海石室，信如所谕。前某尝携家一游，时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瀟索凉州》，凜然有冰车铁马之声。婢去久矣，因公复起一念，果若游此，当有新篇。果尔者，亦当破戒奉和也。呵呵。

近专人还，奉状必达。忽复中夏，永日杜门，无如思渴仰何！不审履兹薄热，起居何似？向须画扇，比已绝笔。昨日忽饮数酌，醉甚，正如公传舍中见饮时状也。不觉书画十扇皆遍，笔迹粗略，大不佳，真坏却也。适会人便寄去，为一笑耳。

#### 四

黄陂新令李吁到未几，其声蔼然，与之语，格韵殊高。比来所见，纵小有才，多俗吏。侑辈如此人殆难得。公好人物，故辄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强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诗五绝，乞不示人。

#### 五

辱书，伏承尊体佳胜。惊闻爱女遽弃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难堪，奈何！奈何！情爱著人如藕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覆寻绎，便缠绕人矣。区区，愿公深照，一付维摩、庄周令处置为佳也。劣弟久病，终未甚清快。或传已物故，故人皆有书惊问，真尔犹不恤，况谩传耶？无由面谈，为耿耿耳，何时当复迎谒？未间，惟万万为国自重。

#### 与周开祖二首

某乔命皆出奖借，寻自杭至吴兴见公择，而元素、子野、孝叔、令举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开祖不在坐为恨。别后，每到佳山水处，未尝不怀想谈笑。出京北去，风俗既椎鲁，而游从诗酒如开祖者，岂可复得。乃知向者之乐，不可得而继也。令举特来钱塘相别，遂见送至湖。久在吴中，别去，真作数日恶。然诗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细事。

递中辱书教累幅，如接笑语。即日，远想起居佳胜。某此无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远矣。往日相从湖山之景，何缘复有。别后百事纷纷，皆不足道。惟令举逝去，令人不复有意于兹世。细思此公所以不寿者而不可得，不免为之出涕。读所示祭文纪述，略尽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词，未暇也。当作寄去。开祖笔力颇长，魏武所谓“老而能学，惟予与袁伯业”，真难得也。寄示山图，欲寻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诗清绝，辄和两首取笑。浩然亭欲续和寄去。今日大雪，与客饮于玉山堂。适遣人往舍弟处，遂作此书。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 答舒尧文二首

轼顿首。轼天资懒慢，自少年筋力有余时，已不喜应接人事。其于酬酢往反，盖尝和矣，而未尝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谓和者，又不能给，虽知其势必为人所怪怒，但弛废之心，不能自克。闻足下之贤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远，加之往来者，具道足下，虽未相识，而相与之意甚厚。亦欲作一书相闻，然操笔复止者数矣。因与贾君饮，出足下送行一绝句，其语有见及者，醉中率尔和答，醒后不复记意其中道何等语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语，惘然如梦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轶世俗而追配古人矣。岂仆荒唐无实横得声名者所得眩乎，何其称述之过也。其词则信美矣，岂效邹衍、相如高谈驰骛，不顾其实，苟欲托仆以发其宏丽新语耶？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而已。何缘会面一笑为乐。朱支使行，匆遽裁射，草草。

轼启。午睡昏昏，使者及门，授教及诗，振衣起观，顿尔醒快，若清风之来得当之也。大抵词律庄重，叙事精致，要非嚣浮之作。昔先零侵汉西疆，而赵充国请行，吐谷浑不贡于唐，而文皇临朝叹息，思起李靖为将，乃知老将自不同也。晋师一胜城濮，则屹然而霸，虽齐、陈大国，莫不服焉。今日鲁直之于诗是已。公自于彼乞盟可也，奈何欲为两属之国，则牺牲玉帛焉得而给诸？不敢当！不敢当！即承来命，少资喁喁。

#### 答毕仲举一首

拭启。奉别忽十余年，愚瞽顿仆，不复自比于朋友，不谓故人尚尔记录，远在手教，存问甚厚，且审比来起居佳胜，感慰不可言。罗山素号善地，不应有瘴疠，岂岁时适尔。既无所失亡，而有得于齐宠辱、忘得丧者，是天相子也。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寂黍，方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所教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以为闲居之赐甚厚。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锄治，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无缘面论，以当一笑而已。

#### 与孙志康二首

某慰言。不意变故，尊丈节推这捐馆舍，士友悲恸，有识叹惋，奈何！

奈何！伏惟至孝志康节推，纯诚笃至，罹此凶酷，哀慕摧裂，何以堪处。日月有时，已讫襄事，攀号逾远，触物增枪，孝思罔极，奈何！奈何！某以窳逐海上，莫由赴吊，临纸哽噎，言莫能谕。尚冀宽中以继志为大，以时节哀强食，庶全生理。谨奉疏，不次。

某启。自春末闻讣，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公父子间有年矣。即欲奉疏，少道哀诚，不独海上无便，又闻志康往西路迎护，莫知往还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专使，手书累幅，愧荷深矣。窃承已毕大事，营干勤苦，何以堪任。即日孝履支持，粗慰所望。志文实录，读之感噎。自闻变故，即欲撰一哀词，以表契义之万一，患不知爵里之详。今获观此文，旦夕即当下笔，然不敢传出，虽志康亦不相示。藏之家笥，须不肖启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无状，百无所益于故友，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故决意为之，然决不以相示也。志康必识此意，千万勿来索看。师是此文甚奇，斯人亦可人也。

某谪居已逾年，诸况粗遣。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积，理应如此，实甘乐之。今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志康闻此，可以不深念也。玳瑁合见遗，乃吾介夫遗意。谨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药果等，一一捧领，感作无量。海上穷陋，又谪居贫病，无一物报谢，惭负无量。见戒勿轻与人诗文，谨佩至言。如见报出都日所闻，虚实不可知，慎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时时得报，不次。

### 与王敏仲三首

某启。浮玉遂化去，殊不知异事，可闻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谤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录示，决不示人也。起居之语未晓，亦告指示。近颇觉养生事绝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谈，便是妙诀，咽津纳息，真是丹头，仍须用寻常所闻般运溯流法，令积久透彻乃效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诸难，道在迩而求诸远。”董生云：“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不刊之语也。

### 二

某启。自幼累到后，诸孙病患，纷纷少暇，不若向时之閒然也。小儿授仁化，又碍新制不得赴，盖惠、韶亦邻州也。食口猥多，不知所为计。数日，又见自五羊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录示，得作打叠擘划也。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数字。

某启。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讷，然道行过人，广、惠间敬爱之，好为勤身济物之事。尝与某言，广州一城人，好饮碱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丁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尔。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

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广州以来，以此为惠，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愿可知。喜舍之心，料非复塔庙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诚不欺，精力勤于，不能成也。敏仲见访及物之事，敢以此献，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简招之，可详陈也。此人洁廉，修行苦行，直望仙尔，世间贪爱无丝毫也，可以无疑。从来帅漕诸公，亦多请与语。某喜公济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熟筹，慎勿令人知出于不肖也。

### 与范梦得二首

久以事牵，不遑奉书，深以为愧。中间安上处及递中捧来教，具审起居佳胜。某旅宦粗遣，春夏间殊少事。近日并觉冗冗，盗贼狱讼常满，盖新法方行故也。疲茶无状。馆中清佚，至为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为乐。某旬日来，被差本州监试，得闲二十余日。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有诗数首寄去，以发一笑。

久不奉书，愧负不可言。不审比辰起居住否？某此粗遣，但亲友疏阔，旅怀牢落尔。屡得蜀公书，知佳健。二家兄书云，每去辄留食，食倍于我辈，此大庆也。频得潞公手笔，皆详悉精好。富公必时见之，闻其似四十许人，信否？君实固甚清。安得此数公无恙，差慰人意。无缘言面，惟顺时自爱。

### 与江惇礼二首

罪废屏居，忽辱示问，累幅粲然，览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无恙。仆虽晚生，犹及见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时风流贤达，岂可复梦见哉！得所惠书，词章温雅，指趣近道，庶几昔人，三复喜甚。独恨所称道过当，举非其实，想由相爱之深，不觉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贡父翁书，因家信略为道意。无缘面言，临纸惘惘。

向示《非国语》之论，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为书尔。所示甚善。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耳。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君正之大善。至于《时今》、《断刑》、《贞符》、《四维》之类皆非是，前书论之稍详。今冗迫，粗陈其略，须面见乃尽言。然迂学违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复云尔。

### 与赵晦之二首

示谕，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所谓道者，何曾梦见。旧收得蜀人蒲永升山水四轴，亦近岁名笔，其人已亡矣，聊致斋阁，不罪浼渎。藤既美风土，又少诉讼，优游卒岁，又复何求。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王定国近得书，亦甚泰然，今有一书与之，告早为转达。张安道近得书，无恙。只是丧却儿妇，亦稍烦恼。公后来已有子未？因书略示及。

久不奉状，懒慢之过。远辱信使，惭愧交怀。比日履兹余热，尊体何如？承被命再任，远微不足久留贤者，然彼人受赐多矣。晦之风绩素闻，使者交

章，仁闻进擢，以为交游敌人宠光。末期会见，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 与袁真州二首

某罪废流落，不复自比数缙绅间。公盛德雅望，乃肯屈赐书问，愧感不可言也。比日履兹新凉，尊体佳胜。某更三五日离此，瞻望不远，踊跃于怀。更乞以时保练，区区之禱。人还，布谢。不宣。

某到金陵一月矣，以贱累更卧病，竟卒一乳母。劳苦悲恼，殆不堪怀。渴见风采，恨不飞去。公仁厚愍惻，劳问加等，无状，何以获此，悚息！悚息！无人写谢书裁谢，多不如礼。惟加察。

### 与上官彝一首

某启。专人至，辱书及诗文二册。捧领惊喜，莫知所从得。伏观书辞，博雅纯健，有味其言，次观古律诗，用意深妙，有意于古作者，卒读《庄子论》，笔势浩然，所寄深矣，非浅学所能到。自惟无状，罪戾汨没，不缘半面，获此三贶，幸甚！幸甚！老谬荒废，不近笔砚，忽已数年，顾视索然，无以为报，但藏之中笥，永以为好而已。适病中，人还，草率奉谢。不宣。

### 与毅父宣德三首

某启。递中复辱手教，感悚。比日起居住安。明日便重九，每缘相对，耿耿也。来书推予过重，公欲避文人相轻之病，而不度不肖所不能任，甚无谓也。以皦日之誓，故复不自隐，想当一笑也。近侄婿曹君行，曾奉状，必达。乍冷，惟万万自重。不一一。

### 二

子由信笼敢烦求便附与。内有系婿一带，乞指挥去人，勿令置润湿处也。烦读，至悚！至悚！祖守便行否？因书，示谕。中前曾托购一碑石，不知得否？因见，乞试问看。

### 三

到扬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于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观所历数路，民皆积欠为大患。仁圣抚养八年，而民未苏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会，谁肯少助我者乎？此间去公咫尺耳，而过往妄造言语者，或云公欲括田而招兵，近闻得皆虚，想出于欲邀功赏而不愿公来者乎？事之济否，皆天也，君子尽心而已。无由面见，临纸惘惘。

### 与徐得之四首

某启。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恨谪籍所縻，不克千里会葬。诸令侄皆少年，未甚更事。得之既手足之爱，

事事处置令合宜，若有分毫不如法者，人不责之诸子，而责得之也。幸深留意，切不可惜人情，顾形迹，而有所不尽也。十三、十四皆可，俊性，不宜令失学。闻其舅仲谟户部君之雅望久矣，但未相见，不敢致书。欲望得之致慰。若候葬毕，迎君猷阁中，与其三子置之左右，而教以学，则君猷为不死矣。士契之深，不避僭易，悚息之至。

## 二

某启。不意君猷文止于此，伤痛不可言。丧过此，行路挥涕，况于亲知如仆与君者。见其诸子，益复伤心。然其弟六秀才，虽骤面，颇似佳士。郡人贖之百余千，已附秀才收掌，专用办葬事也。志文已是杨元素许作，专为干致次，公仪必来会葬，幸与六秀才者商议，令如法也。既葬之后，邑君与十三、十四等，可暂归张家，为长策，幸更与详议。闲人不当僭管，但平昔蒙君猷相待如骨肉，不可不尽所怀。书不可尽谈，想深照此意也。不一一。

## 三

得之晚得子，闻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为贺，所用石砚一枚，送上，须是学书时与之。似太早计，然俯仰间，便自见其成立，但催迫吾济，日益潦倒尔。恐得之惜别，又得前去，家中阙人抱孩儿，深为不皇。呵呵。

## 四

某启。张君来，辱书存问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余，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习其水土风气，绝欲息念之外，浩然无疑，殊觉安健也。儿子过颇了事。寝食之余，百不知管。亦颇力学长进也。子由频得书，甚安。一家今作四处，住惠、筠、许、常也。然皆无恙。得之见爱之深，故详及之，不须语人也。瞻企邈然，临书惘惘。乍热，惟万万节哀，顺变自重，千万！千万！

### 答贾耘老二首

久放江湖，不见伟人，前在金山，滕元发乘小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好个没兴底张镐相公。见时，且为我致意。别后酒狂，甚长进也。老杜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谓张镐也。萧蒿荐之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穷谷一病叟耳。”

今日舟中无他事，十指如悬槌，适有人致嘉酒，遂独饮一杯，醺然径醉。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乃为作怪石古木一纸，每遇饥时，辄一开看，还能饱人否？若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终君之世者，便以赠之。不尔者，可令双荷叶收掌，须添丁长，以付之也。

### 与李通叔二首

某启。向承宠访，教语甚厚，因循未获裁谢。复枉专使辱书累幅，意愈

勤重。且获所著《通言》二篇，及新诗碑刻，废学之人，徒知爱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极其意之所未至，钦味反覆，不能释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窃恐著书讲道，驰骋百氏，而游于艺学，有以自娱，忘其穷约也。未由面言，万万以时自重。人还，奉启，为宣。

某启。《通言》略获披味，所发明者多矣。谨且借留，得为究观。他日成书，尽以见借，尤幸。篆书《心经》，字小而体完，尤为奇妙。君为亲书，岂敢辄留。他日别为小字，写百十字见惠，不必《心经》，乃大赐也。要跋尾，谩写数字，不称妙笔。愧愧。

#### 与彦正判官一首

古琴当与响泉韵磬，并为当世之宝，而铿金瑟瑟，遂蒙辍惠，拜赐之间，赧汗不已。又不敢远逆来意，谨当传子孙，永以为好也。然某素不解弹，适纪老在道见过，令其侍者快作数曲，拂历挫然，正如若人之语也。试以一偈问之：“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录以奉呈，以发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纸、名笺，重烦厚意，一一捧领讫，感作不已。适有少冗，书不周谨。

#### 与徐十二一首

今日食荠极美。念君卧病，面、酒、醋皆不可近，唯有天然之珍，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本草》：荠和肝气，明目。凡人，夜则血归于肝，肝为宿血之脏，过三更不睡，则朝旦面色黄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归故也。若肝气和，则血脉通流，津液畅润，疮疥于何有。君今患疮，故宜食荠。其法，取荠一二升许，净择，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姜不去皮，捶两指大，同入釜中，浇生油一蚬壳多于羹面上，不得触，触则生油气，不可食，不得入盐、醋。君若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鄙厌也。天生此物，以为幽人山居之禄，辄以奉传，不可忽也。朝奉公昨奉状，且为致意。区区遣此，不一一。羹以物覆则易熟，而羹极烂乃佳也。

#### 答吴子野四首

济南境上为别，便至今矣。其间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专人来，忽得手书，且喜居乡安稳，尊体康健。某到黄已一年半，处穷约，故是夙昔所能，比来又加便习。自惟罪大罚轻，余生所得，君父之赐也。躬耕渔樵，真有余乐。承故人千里问讯，忧恤之深，故详言之。何时会合，临纸惘惘。

承三年庐墓，葬事周尽，又以余力葺治园沼，教养子弟，此皆古人之事，仆素所望于子野也。复览诸公诗文，益增慨叹。介夫素不识，其笔力乃尔奇逸耶？仆所恨近日不复作诗文，无缘少述高致，但梦想其处而已。子由不住得书，无恙。所问数人，亦不甚得其详。冯在何阳，滕在安州，沈在延州，王在京。寄示墓铭及诸刻，珍感！珍感！卢直讲一贴，不类近世笔迹，可爱！可爱！近日始解畏口慎事，虽已迟，犹胜不悛也。奉寄书简，且告勿入石，至恳！至恳！某再拜。

寄惠建苟茗数品，皆佳绝。彼土自难得茶。更蒙辍惠，惭悚！惭悚！沙

鱼、赤鲤珍物，感作不可言。扶劣膏不识其为何物，但珍藏之，莫测所用，因书幸详示谕也。近有李明者，画山水，新有名，颇用墨不俗，辄求得一横卷，甚长，可用大床上绕屏，附来人纳上。江郡乃无一物为回信，惭愧之至。儿子无恙，承问及。

#### 四

《文公庙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先伯父与陈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尝一日忘潮也。云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论矣。然谓瓦屋始于文公者，则恐不然。尝见文惠公与伯父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自尔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之言也。以文惠书考之，则文公前已有瓦屋矣。传莫若实，故碑中不欲书此也。察之。

#### 与吴秀才二首

某启。相闻久矣，独未得披写相尽，常若有所负。罪废沦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从便道，有失修敬。不谓过予，冲冒大热，间关榛莽，曲赐临顾，一见洒然，遂若平生之欢。典刑所钟，既深叹仰，而大篇璀璨，健论抑扬，盖自去中州，未始得此胜侣也。钦佩不已，俯求衰晚，何以为对。送别堤下，恍然如梦，觉陈迹具存，岂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脔，宛转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从定作儿日计。早晚过金陵，当得款奉。

轼启。远辱专人惠教，具审比来起居住胜，感慰之至。与子野先生游，几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师中之言，知其为人。李公人豪也，于世少所屈伏，独与子野书云：“白云在天，引领何及。”而子野一见仆，便谕出世间法，以长生不死为余事，而以练气服药为土直也。仆虽未能行，然喜诵其言，尝作《论养生》一篇，为子野出也。近者南迁，过真、扬间，见子野无一语及得丧休戚事，独谓仆曰：“邯郸之梦，犹足以破妄而归真，子今目见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虽号为瘴疠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许过我而归。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来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远当来赴约也。幸甚！幸甚！长书称道过实，读之赧然，所论孟、杨、申、韩诸子，皆有理，词气悠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虽未识面，悬相喜者，则附递一书足矣，何至使人茧足远来，又致酒、面、海物、荔子等，仆岂以口腹之故，千里劳人哉！感愧厚意，无以云喻。过广州，买得檀香数斤，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闭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为往复之礼，但欲昆仲知仆汛扫身心，澡淪神气，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书与子野，更督其南归，相过少留，为仆印可其所已得，而何策其所未至也。此外，万万自爱。

## 第二十卷

### 书简一百八十首

#### 答苏伯固二首

辱书，劳问愈厚，实增感概。兼审尊体佳胜。今日到金山寺下，虽极艰涩，然尚可寸进，则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则固不可辞小艇也。余生未知所归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离英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实荷余庇。得来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躯得还，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无穷已也。同贬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纯父及少游，当为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宫观指挥。计便沿流还颍昌。某行无缘追及。昨在途中，风闻公下痢，想安复矣。

人至，辱书，承别后起居佳胜，感慰深矣。念亲怀归之心，何事可以易此，顾未有以为计，当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当自有感应，非久，见师是，当谋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虽得舟，犹在赣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舟往即之。劳费百端，又到此。长少卧病，幸而皆愈，仆卒死者六人，可骇。住处非舒则常，老病唯退为上策。子由闻已归至颍昌矣。会合何日，万万保啻。

#### 与黄师是二首

行计屡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复入汴出陆。又闻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已决意旦夕渡江过毗陵矣。荷忧爱至深，故及之。子由一书，政为报此事，乞蚤与达之。尘埃风叶满室，随扫随有，然终不可废扫，以为贤于不扫也。若知本无一物，又何加焉。有诗录呈：“帘卷窗穿户不扃，隙尘风叶任纵横。幽人睡足谁呼觉，敬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某已决意北行，从子由居。但须令儿子往宜兴干事，般舟东海亭下，以待其归，乃行矣。行期约在六月上旬，不知其时，使舟已到真否？或犹得一见于扬、楚间尔。穷途百事坎坷，望公一救之，亦参差如此，信有命也。犹欲仰干一事，为绝少挽舟人。四舟行淮汴间，每舟须添五人，乃济。公能为致此二十人否？乞裁之。可否，幸早示谕。此间亦可求五七人，公若致得十五人，亦足用。恃眷干挠，死罪！死罪！子由一书，乞便送与舟中。热甚，修问草略。不谨。

#### 与沈睿达二首

某启。近辱书，伏承退居安稳，尊候康健，甚慰所望。某去岁不记日月，递中奉书，并封公择小简去，谓必达。今承示谕，岂浮沉耶？某今年一春卧病，近又得时疾，逾月方安。浮念灰灭无余，颓然闭户，又非复相见时意思矣。临纸惘惘，乍热，惟万万自重不宣。

某启。公所须拙文记云巢，向书中具道矣，恐不达，故再云云。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

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愿公已之。百种巧辨，均是绮语，如去尘垢，勿复措意为佳也。令子今在何许？渐就迂攢，足慰迟暮。小儿亦授德兴尉，且令分房减口而已。孙运判行，病起乏力，未能详尽。

#### 与翟东玉一首

马，火也。故将火而梦马。火就燥，燥而不已则穷，故膏油所以为无穷也。药之膏油者，莫如地黄，以啖老马，皆复为驹。乐天《赠采地黄者》诗云：“与君啖老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复知此法。吾晚觉血气衰耗如老马矣，欲多食生地黄而不可常致。近见人言，循州兴宁令欧阳叔向干县圃中，多种此药。意欲作书干求而未敢，君与叔向故人，可为致此意否？此药以二八月采者良。如许以此时寄惠，为幸，欲烹以为煎也。不罪！不罪！

#### 与孙运勾一首

某启。脾能母养余藏，故养生家谓之黄婆。司马子微著《天隐子》，独教人存黄气入泥丸，能致长生。太仓公言安谷过期，不安谷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宁固，百疾不生。近见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状貌气力如四五十人。问其所得，初无异术，但云平生习不饮汤水尔。常人日饮数升，吾日减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恶湿，饮少，胃强气盛，液行自然，不湿。虽冒暑远行，亦不念水，此可谓至言不繁。闻曼叔比得肿疾，皆以利水药去之。中年以后，一利一衰，岂可数乎？当及今无病时，力养胃气。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陈彦升云，少时得此病，服商陆、防己之类，皆不效，服金液丹，灸脐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阳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术尔。姜桂辣药，例能胀肺，多为肿媒，不可服，有书以告之为佳也。

#### 与孙正孺一首

某顽健稍胜昔。老兄眠食不衰否？阔远无他嘱，惟倍万保啬而已。勿将作泛泛常语过耳也，千万！千万！入石时，莫用边花栏界之类。古碑惟石上有书字耳，少着花草栏界，便俗状也。不罪！不罪！偶与子由饮半盏酒，便大醉，不成字。

#### 与李端伯宝文二首

自附启河朔，尔后纷纷，不获继问左右。比日，伏审镇抚之暇，台候万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扰之，公既深识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车以来，谈笑无事，行春之乐，无由托后乘陪宾客之未，但深想望。舍弟锁宿殿庐，未及奉状。

张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学，已而为医，有过人者。智识通变，而性极厚，恐欲知之。某宠禄过分，碌碌无补，久以为愧。近屡请郡，未获，若得归扫坟墓，遂得望见，岂胜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尔。冗中，不尽区区。

## 与欧阳知晦二首

某启。近日屡获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闻动止之详，并深感慰。桃、荔、米、酒诸信皆达矣，荷佩厚眷，难以言喻。今岁荔子不熟，土产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绝不至，方有空寓岭海之叹。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饱外又以归遗。皆云，其香如陈家紫，但差小尔。二广未有此，异哉！异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无一损者，此尤异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与者，故自不凡也。蒸暑异常，万万以时珍蓄。不宣。

闻公服何首乌，是否？此药温厚无毒，李习之传正尔，啖之。无炮制，今人用枣或黑豆之类蒸熟，皆损其力。仆亦服此，但采得阴干，便杵罗为末，枣肉或炼蜜和入木臼中，万杵乃丸，服，极有力，无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 与欧阳晦夫一首

愁霖终日，坐企谈晤，不审尊候佳否？《地狱变相》已跋其后，可详味之，似有补于世者。并字数纸，纳去。某所苦已平，无忧。闻少游恶耗，两日为之食不下，然来卒说得灭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书来言。旦夕话别次，仁人之馈，固当捧领。但以离海南，信人争致瞻遗，受之则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独拜宠赐，则见罪者必众。谨令驰纳，千万恕察，仍寝来耗，幸甚！幸甚！

## 与欧阳元老一首

秋暑，不审起居佳否？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郁林，七日遂行。初约留书欧阳晦夫处，忽闻秦少游凶问，留书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笔。今行至白州，见容守之犹子陆斋郎云，少游过容留多日，饮酒赋诗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归衡州，至藤，伤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启手足于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丧，仍遣人报范承务。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丧。此二卒申知陆守者，止于如此，其他莫知其详也。然其死则的矣，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风，惟此一事，差慰吾辈意。某不过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详，续奉报次。尚热，惟万万自重。无聊中奉启，不谨。某再拜元老长官足下。九月六日。

## 与杜道源二首

某启。谪寄穷陋，首见故人，释然无复有流落之叹。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独见，不以进退为意者，谁肯辱与往还。每惟此意，何时可忘。别来又复初夏，思企不可言。远想，即日尊候佳胜。两辱手书，懒不即答，计已获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气，盖懒作书者有素矣，中实无他也，更望宽之。知到官，又复对换，想高怀处之，无适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

健决非庸人所及也。无由面言，以时自重。谨奉启，不宣。

某无人写得启状，即用手简，甚属简慢，想恕其不逮也。令子孟坚，必已得县。向者小累，固知无事，然非君相之明，不照其情也。可贺！可贺！九郎兄弟为学益精，犹复记者朽否？爱孙想亦长进，每想三人旅进折旋俯仰之状，未尝不怅然独笑也。此中凡事如昨，其详，托江令口陈。必须作数日聚会于京口，奉羨！奉羨！儿子蒙批问，感感。

江令处甚有竹石可取，看比旧何如。

### 与杜几先一首

某启。奉别逾年，思企不忘。不审比日起居住否？去岁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屨，在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縲继，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既蒙圣恩宽贷，处之善地，杜门省愆之外，萧然无一事，恍然酒醒梦觉也。子由特蒙手书累幅，劳问至厚，即欲裁谢，为一老乳母病亡，而舍弟亦丧一女子，悼念未衰，复闻堂兄之丧，忧哀相仍，致此稽缓，想未讶也。承六月中官满赴阙，不知今安在？托子骏求便达此书尔。未由会面，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 与周文之二首

某启。近蒙寄示画图及新堂面势，仍求榜铭。岭南无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盗发，春夏之际，柯叶潜改，四时之运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间，衣食之奉，终岁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乐者。若吏治不烦，即其所安而与之俱化，岂非牧养之妙手乎？文之治循，似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请题榜也。

惠粟极佳，梨，无则已，不烦远致也。惠米五硕，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饮一胜，并旧有者，已足年计。既免东篱之叹，又无北海之忧，感作可知也，食米已领足，今附纳二十千省还宅库足外，余缙尽用致此物，幸甚。来年食口稍众，又免在陈，不惟软饱，遂可硬饱矣。浙中谓饮酒为软饱。仆有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以代相对一笑。

### 与张逢三首

某启。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遗，眷待有加。感服高义，惊息不已。别来未几，思仰日深。比日起居何如？某已到琼，过海无虞，皆托余庇。旦夕西去，回望逾远，后会未涯。惟万万若时自重，慰此区区。途次裁谢，草草。不宣。

某启。海南风气，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极得力，感感。舍弟居处，若早得成，令渠获一定居。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乃公之厚赐也。儿子干事，未暇上状。

某启。久不上状，想察其衰疾多畏，非简慢也。新军使来，辱教字，具审比日起居住胜，感慰兼集。某到此数卧疾，今幸少间。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书瞻望，又复怅然。尚冀若时自厚，区区之余意也。不宣。

### 与朱振一首

某启。前日蒙示所藏诸书，使未学得窥家传之秘，幸甚！幸甚！恕先所训，尤为近古。某方治此书，得之，颇有所开益。拜赐之重，如获珠贝，又重烦令子运笔，益深愧感。老拙不揆，辄立训传，尚未毕工，异日当以奉呈也。新说方炽，古学崩坏，言之伤心。区区所欲陈，未易究也。临纸慨然，不一一。

### 与萧朝奉一首

近得见令兄提举，稍闻动止之详，为慰。少事辄冒闻，幸恕率易。儿子迈般挈数房贱累，自虔易小舟，由龙南江至方口出陆至循州，下水到惠。贱官重累，敢望矜恤。特为于郡中诸公，醮借白直数十人送至方口，计未远出州界，切望垂念。已于循州摹画得数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 与罗秘校二首

某启。专人至，承不鄙罪废，长笺见及，援证古今，陈义甚高，伏读感愧。仍审比来起居佳胜，至慰！至慰！守局海徼，屈淹才美，然仕无高下，但能随事及物，中无所愧，即为达也。伏暑，万万自重。

某启。衰病，裁答草草，不讶！不讶！知不久美解，即获会见，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冯、何二士去画稟，亦有少钱在二士处。此不覩缕。增城荔子一篮，附去人驰上。不罪！不罪！

### 与朱行中六首

某启。真阳一见，大慰宿昔。匆遽就别，怅惘可知。行役纷纷，且未有便，尚稽驰问。特辱专使手书，具审下车以来台候康胜，感慰兼集。某承庇如昨，更五六日离韶。已远左右，伏冀为国自重。人还，匆匆，不宣。

某前承借示新诗。久矣不见斯作也。然世俗识真者少，独唱无和。账勾谢民师，公若不以位貌为间，亦庶几班斤郢斫也。老拙百念灰寂，独一觞一咏，亦不能忘。陋句数首，录呈，以为一笑。手启上问，特知照不深责也。

某启。别后两奉状，想一一闻达，比日履兹春和，台候胜常。某滞留赣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发。瞻望怅惋。南海虽远，然雅量固有以处之矣。诗酒之乐，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时保练，不宣。

## 四

某启。蒙眷厚借搬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节级朱立者无状，侵渔不已，又遂窜去。林聪者，又殴平人几死。见禁幸所殴者渐安，决不死矣。此中人多言于法有碍，不可带去，故辄牒虔州云。得明公书，令某遣还，多难畏事，想必识此心也。买公用人于法无碍，故仍旧带去。此二十余人，皆得力不作过，望不赐罪。穷途作事皆类此，惭惊不可言。已得二座船，不失所

矣。幸不貽念。陋句数首，端欲发一笑耳。

## 五

少事不当上烦，东莞资福长老祖堂者，建五百罗汉阁，极宏丽，营之十年，今成矣。某近为作记，公必见之矣。途中为告文安国，篆得阁额，甚妙。今封付去人。公若欲观，拆开不妨，却乞差一公人赍送祖堂者。不罪！不罪！

某已得两舟，尚在赣石之下，若月末不至，当乘小舟往就之。买公用人以节级待所赍钱窜去，又以疫气多死亡者，以此求还。官舟无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挥严切，甚得力，乞知之。适少冗，驰问不尽区区。

### 与曹子方三首

某启。奉别忽二载，奔走南北，不暇奉书。中间子由转附到天门冬煎，故人于我至矣。日夜服食，期月遂尽之。到惠州，又递中领手书，懒废益放，不即裁谢。死罪！死罪！

某启。专人至，教赐累幅，慰抚周尽。且审比来起居住胜，感慰兼集。某得罪几三年矣，愚陋贪生，辄缘圣主宽贷之慈，灰心槁形，以尽天年，即日殊健也。公别后，微疾尽去，想今亦康佳。养生亦无他术，独寝无念，神气自复。知吕公读《华严经》有得，固所望于斯人也。居闲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仪陈侯，忠勇绝世，死非其罪。庙食西路，威灵肃然，愿公与程之邵议之。或同一削，乞载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伸眉于地下。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陈侯有一子，在高邮，白身，颇知书。蒙惠奇茗、丹砂、乌药，敬饷之矣。西路洞下，足制交人，而近岁绥驭少方，殆不可用，愿为朝廷熟讲之。此外，万万保重。

某启。公劝仆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除，时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览毕便毁之，切祝！切祝！惠州风土差善，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药尔。近报有永不叙复指挥，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子由频得书，甚安。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见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尔。此书此诗，只可令之邵一阅，余人勿示也。

### 与孙叔静二首

某启。累岁阔别，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岂偶然哉。亟辱专使教墨，具审起居住胜，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训词，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余生厚幸。至英，当求人至永请告敕，遂渡岭过赣归阳羨，或归颖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幸甚！幸甚！乍远，万万为国自重。匆匆，不宣。

某启。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过重矣。而爱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从者远至金刹。自惟衰朽，何以获此。比来数日，思渴不已。长到俯迹，不克展庆，此心南鹜矣。令子烦远钱，不及别状，伏惟侍外珍爰。

江知言附此息兼记于许、李、欧阳、林、莫诸先辈处，略道不暇作书之意。

### 与米元章七首

某启。人至，辱书累幅，承孝履无恙，甚慰想念。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复思东坡相从之适，何可复得。适人事百冗，裁谢极草草。惟千万节哀自重。

自承至京，欲一见，每遇休沐，人客沓至，辄不敢出，公又不肯见过，思仰不可言。二小诗甚奇妙，稍闲，当和谢。三木皆妙迹，且暂留一两日，题跋了奉还。偶与客饮数杯，薄醉，书不成字。悚息！悚息！

某启。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闹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辈愤愤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愿欲与公谈，则实未能，想当更后数日耶？

#### 四

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尔。承示太宗草圣及谢贴，皆不敢于病中草草题跋，谨具驰纳，疾少愈也。河水污浊不流，熏蒸成病，今日当迁过通济亭泊。虽不当远去左右，且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稍健当奉谈笑也。

#### 五

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谢贴既未可轻跋，欲书数句，了无意思，正坐老谬耳。眠食皆未佳。无缘遂东，当续拜简。

#### 八

某启。岭海八年，新友旷绝，亦未尝关念。但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秽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不一一。

#### 七

某昨日饮冷过度，夜暴下，旦复疲甚。食黄蓍粥甚美。卧阅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会食，乞且罢。需稍健，或雨过悠然时也。印却纳上。

#### 与朱康叔六首

某启。武昌传到手教，继辱专使坠简，感服并深。比日尊体佳胜。节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办，日有胜游，恨不得陪从耳。双壶珍贐，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爱！可爱！拙疾，乍到不诸土风所致，今已复常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时自重。

阁名久思，未获佳者，更乞详示阁之所向及侧近故事故迹，为幸。董义

夫相聚多日，甚欢，未尝一日不谈公美也。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请以《文选》及本传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创入也。谨作小楷一本寄上，却求为书，抛砖之谓也。亦请录一本与元弼，为病倦，不及别作书也。数日前，饮醉后作得顽石乱筱一纸，私甚惜之。念公笃好，故以奉献，幸检至。

令子必在左右。计安胜，不敢奉书。舍弟已到官。闻筠州大水，城内丈余，不知虚的也。屏赞、砚铭，无用之物，公好事之过，不敢不写，装成送去，乞一览。少事不免上干：闻有潘原秀才，以买扑事被禁。是潘正名买扑。某与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亦是佳士，有举业，望赐全庇，暑月得早出。为此人父母皆笃老，闻之，忧恐万端。公以仁孝名世，必能哀之。恃旧干渎，不敢逃罪。

天觉出蓝之作，本以为公家宝，而公乃轻以与人，谨收藏以镇篋笥。然寻常不凑辄以乱道尘献，想公亦随干将与人耳。呵呵。

#### 四

与可船旦夕到此，为之泫然，想公亦尔也。子由到此，须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录《国史补》一纸，不知到否？因书，略示谕。蒙寄惠生煮酒四器，正济所乏，极为珍感。生酒，暑中不易调停，极佳。然闷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远致珍物，劳人重费，岂不肖所安那！所问凌翠，至今虚位，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呵呵。冯君方想如所谕，极烦留念。又蒙传示秘诀，何以当此。寒月得暇，当试之。天觉亦不得书。此君信意简率，乃其常态，未可以疏数为厚薄也。酒法，是用绿豆为曲者耶？亦曾见说来。不曾录得方，如果佳，录示为幸。鲟炸，极珍！极珍！

#### 五

今日偶读国史，见杜羔一事，颇与公相类。嗟叹不足，故书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尔，深可罪。然犹望公怜其才短不逮而已。屡有干渎，蒙不怪，幸甚！幸甚！章宪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经乱不知所之。会堂兄兼为泽潞判官，尝鞫狱于私第。有老妇辩对，见羔出入，窃语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夫。”讯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归。又往访先人之墓，邑中故者已尽，不知所在。馆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视屋柱煤烟之下，见数行字，拂而视之，乃云遗迹云：“我子孙若求吾墓，当于某村家问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余，指其丘陇，因得归葬。羔官至工部尚书，致仕。此出唐李肇《国史补》。近偶观书，叹其事颇与朱康叔相似，因书以遗之。元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记。

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济鼎样在公处，若铸造时，幸一见，为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还，曾附古木丛竹两纸，必已到。今已写得经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计安胜，何时赴任，未敢拜书也。

#### 答虔倅俞括一首

轼顿首资深使君阁下。前日辱访，宠示长笺，及诗文一编，伏读数日，废卷拊掌，有起予之叹。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钦王，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然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颇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服药，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如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岂吾济所当挂口哉，聊以发一笑耳。进宣公奏议，有一表，辄录呈，不须示人也。余俟面谢，不宣。

### 答范景山一首

自离东武，不复拜书，疏忽之罪，宜获谴于左右矣。两辱手教，存抚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佳胜。知同事劳冗殊甚。景山虽去轩冕，避津要，所欲闲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艰难之际，仁人君子舍众人所弃，犹不可得，然忧喜劳逸，无非命者，出办此身，与之浮沉，则亦安往而不适也。轼始到彭城，幸甚无事，而河水一至，遂有为鱼之忧。近日虽已减耗，而来岁之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匮乏，举动尤难，直俟逐去耳。久不闻余论，顽鄙无所镌发，恐遂汨没于流俗矣。子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诗一轴拜呈，冗迫无佳意思，但堪公笑耳。近斋居，内观于养生术，似有所得。子由尤为造入。景山有异书秘诀，倘可见教乎？余非面莫尽，惟乞万万自重。

### 答王幼安二首

索居八年，未尝一通问，每以惭负。屡得许下儿侄书云，比来亲族或断往来，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闻之，感激。人来，辱书累幅，陈义慨然，如接古人语，信王谢风气传之有自也。老病强答，不复成语。不罪！不罪！

蒙示谕过重，虽爱念如此，然忧患之余，未忘忧畏，朋友当思有以保全之者，过实之誉，愿为掩讳之也。许暂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托庇偏庑，谨不敢薰污。稍定居，当求数亩荒隙，结茅而老焉。若未即填沟壑，及见伯仲功成而归，为乡里房舍客，伏腊相劳问，何乐如之。余非面莫究。

### 与杨济甫五首

为别忽已半岁，倾想之怀，远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贵眷各安吉。自离家至荆南，数次奉书，计并闻达。前月半已至京，一行无恙。得腊月中所惠书，甚慰远意，见在西岗赁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缘会见，千万珍重！珍重！

奉别三更岁律，思渴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胜。贵聚各嘉安。某

前月十四日到凤翔、十五日已交割讫。人事纷纷，久稽裁问，想自尊君襄事，后来渐获闲静，营干诸事，必且济办。某比与贱累如常。今因范元归，奉书露闻。气候渐和，更希珍重。某近领腊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审起居住胜。某此与贱累如常。舍弟差入贡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有少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渐暖，唯千万珍重。

#### 四

久不奉书，亦少领来信，思念不去心。不审即日起居住否？眷爱各无恙？某此安健。官满本欲还乡，又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已乞得密州。风土事体皆佳，又得与齐州相近，可以时得沿牒相见，私愿甚便之。但归期又须更数年。瞻望坟墓，怀想亲旧，不觉潸然。未缘会面，唯冀顺时自重。

#### 五

久以私挠不作书，累蒙惠问，且审起居住胜，为慰。衰年责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家事寥落，怀抱可知。因见青神王十六秀才，亦为道此。会合何时，临书凄断。唯千万顺时自爱。

#### 与杨子微一首

某与尊公济南，半生阔别，彼此发须雪白，而相见无期，言之凄断。尊公乃令阁下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辱书，具审起居住安，尊公已下，各得安胜，至慰之极。某七月中必达颖昌矣。回驭少留，一须款见。余祝若时自重。

#### 与王庆源十首

陵州递中辱书及待，如接风论，忽不知万里之远也。即日履兹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谓“居闲食不足，从官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谓矣。知叔丈年来颇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无事多子孙为乐，亦可自遣。何时归休，得相从田里，但言此，心已驰于瑞草桥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时珍重。高密风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库减削，索然贫俭。始至，值岁饥，人豪剽劫无虚日。凡督捕奸凶五七十人，近始肃然，斗讼颇简。稍葺治园亭，居之，亦粗可乐。但时登高，西南引领，即怅然终日。近稍能饮酒，终日可饮十五银盏。他日粗可奉陪于瑞草桥，路上放歌倒载也。

久以官冗，不暇奉问。忽辱手讯，喜知车从已达鞏下，起居住胜，即日南官必榜出矣。沦屈已久，必遂了当，欣贺良深。来书谦抑过当。四方赴者甚众，岂独吾叔。元昆劝驾，良合事宜，恨此拘系，无缘于东华门外奉接。京师一别二十余年，岂唯吾侪衰老可叹，至于都城风物事体，索然无复往时

矣。东南守官极可乐，而民间蹙迫不聊生，怀抱殊不佳。深愿庆源了当后，千万一来，相从数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为辞，至恳！至恳！

#### 四

穷僻少便，久不上状。窃唯退居以来，尊体胜常。黑头谢事，古今所共贤。二疏师傅，渊明县令，均为高退，昔人初不为优劣也。谨以此为贺。二子学术成就，瑞草桥果木成阴，卧想数年出仕，无一可愧者，此又有余味矣。除却虚名外物，不知文太师何以加此，想当一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坟墓，心目断绝。方作舟行，何时得到汝，到后又须营办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及。乍热，唯万万顺候自重。

#### 五

窜逐以来，日欲作书为问。旧既懒惰，加以闲废，百事不举，但惭怍而已。即日体中何如，眷爱各佳。某幼累并安。但初到此，丧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复置怀。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云涛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尝有此适。知之，免忧。近文郎行，寄纸笔与丛郎，到甚迟也。未缘面会，唯万万自爱。

六 令子两先辈，必大富学术，非久腾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临行冗迫，不果拜书，因见，道意。登州下临涨海，枕章之下，天水相连，蓬莱三山，仿佛可见。春夏间常见海市，状如烟云，为楼观人物之象。数日前偶见之，有一诗录呈为笑也。史三儒长老近蒙惠书，冗中未及答，因见，乞道区区。《海市》诗可转呈也。京师有干，乞示下。

#### 七

久不奉状，愧仰增积。即日，远想起居佳胜。叔丈脱屣缙绅，放怀田里，绝人远矣。某罪废流落，今复强颜周行，有愧而已。若圣恩怜其老钝，年岁间，乞与一乡郡，归陪杖屨，复讲昔日江上摧壶藉草之乐，只是不得拽脚相送，先发遣酒壶归瑞草桥，于义俭矣。记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间，唯望厚自颐养，以享无疆之寿。

#### 八

远沐寄示，老手高风，咏叹不已。甚欲和谢，公私纷纷，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两秀才，各计安。为学想日益，早奋场屋，慰亲意也。知宅酝甚奇，日与蔡子华、杨君素聚会，每念此，即致仕之兴愈浓也。示谕要画，酒后信手，岂能复佳。寄一扇一小轴去，作笑耳。

#### 九

久不奉状，愧仰增积。即日退居多暇，尊体胜常。某进职北扉，皆出奖庇。自顷流落江湖，日欲还乡，追陪杖屨，为江路藉草之游，梦想见之。今日国恩深重，忧责殊大，报塞愈难，退归何日，西望惋怅，殆不胜怀。想叔

丈与丈人及诸侄，岁时相遇，乐不可名，虽清贫难堪，然熬波之余，必及鸰原，应不甚寂寞也。岁晚苦寒，伏乞保重。

## 十

久不奉书，愧仰兼极。令侄元直远访，首出教字，感慰之怀，未易尽陈。比日履兹春和，尊体何如？某为郡粗遣，衰病怀归，日欲致仕。既忝侍从，理难骤去，须自藩镇乞小郡，自小郡乞宫观，然后可得也。自数年日夜营此，近已乞越，虽未可知，而经营不已，会当得之。致仕有期，则拜见不远矣。唯望倍加保啬，庶归乡日犹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间也。楮冠、玳簪，聊表远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阅数名公矣，幸服用之。

## 与蒲诚之三首

某启。闻轩马已至多时，而性懒作书，不因使贲手教来，虽有倾渴之心，终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盛热殊不可过，承起居佳裕，甚善！甚善！某此并无恙，京师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书，报伯母于六月十日倾背，伯父之丧未及一年，而灾祸仍重如此，何以为心。家兄唯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归山南，谋扶护还乡也。人生患难，至有如此极者，烦恼！烦恼！知郡事颇简，足以寻绎旧学也。同僚中有可与相处而乐者否？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见，恐知悉。残暑，更冀顺时珍重。

## 二

近闻员秘丞言，闻于诚之，韩益州欲令诚之替某。若得请，固所喜幸也。然某尽今年，方及二年，不知朝廷肯令某成资解去否？若必俟三考，则于诚之为太淹缓，安用也？向经由时，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从容接奉，何喜如之。陈丈日日见，甚安。

长安之别，忽然改岁，伏计履兹新春，起居增庆。某明日至府谒见，预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为本府带得接新戎兵士数十人，比谓到京，却中途逢本官行李颇阙事，欲告于贵府，添差防护厢军十余人。昨本有防护二十人，为华州减却十人，但只依元数亦差较也，告早为擘画。某更不住，后日绝早发去也。恃眷契，喋喋喧黩，幸为留念。

## 与王庠三首

轼启。二卒远来，承手书累幅，问劳教诲，忧爱备尽。仍审侍奉多暇，起居万福，感慰深矣，轼罪责至重，上不忍诛，止窜岭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来书开说过当，非亲朋相爱保全之道，惊息！惊息！寄示高文新诗，词气比旧益见奇伟，粲然如珠贝溢目。非独乡闾世不乏人为喜，又幸珍材异产，近出姻戚，数日读不释手。每执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废学久矣，近日尤不近笔砚，见少时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犹欲使议论其间，是顾千里于伏枥也。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汨没至今。南迁以来，便自处置生事，萧然无一物，大略似行

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几百日，缘此断葷血盐酪，日食淡面一斤而已。非独以愈疾，实务自枯槁，以求寂灭之乐耳。初欲独赴贬所，儿女辈涕泣求行，故与幼子过一人来，余分寓许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与之相忘，如本无有也。足下过相爱，乃遣万里相问，无状自取，既为亲友忧及，又使此两人者蒙犯瘴雾，崎岖往来，吾罪大矣。寄遗药物并方，皆此中无有，芎尤奇味，得日食以御瘴也。轼为旧患痔，今颇发作，外无他故，不烦深念。会晤无期，惟万万以时保练。

轼启。前后所寄高文，无不达。日每见增叹，但恨老拙无以少答来贶。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声名于当时。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论，虽欲不显扬，不可得也。程夫子尚困场屋，王贤良屈为州县，皆造物有不可晓者。海隅风土不甚恶，亦有佳山水，而无佳寺院，无士人，无医药，杜门食淡，不饮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书又此信发书极多，不能详尽，察之！察之！

别纸累幅，过当。老病废忘，岂堪英俊如此责望耶？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亦有少节目，文字才尘忝后，便被举主取去，今日皆无有，然亦无用也，实无捷径必得之术。但如君高材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实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

### 与王序一首

某启。乔姻戚之末，未尝修问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存记及之。专人远来，辱笺教累幅，称述过重，慰劳加等，幸甚。即日履兹秋暑，尊体何似。某仕不知止，临老窜逐，罪垢增积，玷污亲友。足下昆仲，曲敦风义，万里遣人问安否，此意何可忘。书词雅健，陈义甚高，但非不肖所当也。蜀、越相望天末，何时会合，临书惘惘，未审授任何地，来岁科诏，仁闻峻擢，以慰愿望。未间，更乞若时自重。人还奉启，少谢万一。不宣。

### 谢吕龙图二首

龙图阁老执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训，长知义方，粗识名教，遂坚晚节。两登进士举，一中茂才科，故当世名公巨卿，亦赏赐其提挚爱怜之意。故欧公引之于其始，韩公荐之于其中，今又阁下举之于其后。自惟未学，辱大贤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某小人之志，终荷恩以归心。但空省循，何由论报。比者止于片言只字谢德于门下，而其诚之所加，意有所不能尽，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见于笔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前以拙讷，上尘听览，方惧获罪于门下，而无以容其诛。又辱笺教，言辞款密，礼遇优隆，而褒扬之句，有加于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惧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受讫，谨藏之于家，以为子孙之美观。鄙屋之陋，复生光彩，陈根之朽，再出英华，乃阁下暖然之春，存以姬育成就之故也。择日斋

沐，再诣阁下。临纸涩讷，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 答宋寺丞一首

轼自假守彭城，即欲为一书以问左右，久苦多事，竟为足下所先，惭愧不可言也。来书称道过当，皆非无状所能仿佛。自少小为学，不过以记诵篆刻追世俗之好，真所谓寡见浅闻者也。年大以来，虽所谓寡浅者，亦复废忘，至于吏道法令民事簿书期会，尤非所长，素又不喜从事于此，以不喜之心，强其所不长，其荒唐缪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汉以来，号为重地，朝廷过采其虚名，不知其实无有也，而轻以界之。自到郡以来，夏旱秋潦，继之以横流之灾，扎瘥之余，百役毛起，公私骚然未已也。计其不治之声，闻于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过，教其所不迫，而更誉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与足下往来相闻，知不徒为好而已，当有以告我者，不胜大愿。适会夫役起，无顷刻闲暇，书不能尽意，惟深察之。

#### 与子安兄四首

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为一笑。为书角大，远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诸亲知书，各为致下恳。巢三见在东坡安下，依旧似虎，风节愈坚。师授某两小儿极严。亲自煮猪头，灌血脐，作姜鼓菜羹，宛有大安滋味。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转此纸呈子明也。近购获先伯父亲写《谢蒋希鲁及第启》一通，躬亲裸背题跋，寄与念二，令寄还二哥。因书问取。

子由亦有司谏之命，想不久到京。东莖芟松，甚烦照管。如更合芟，间告兄与杨五哥略往觑，当分明点数根槎，交付佃户，免致接便偷砍也。不然，与出榜立赏，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胶半斤，真阿井水煮者。青州贡枣五斤，充信而已。京师有干，乞示及。

十九郎兄弟远至，特蒙手诲，恭审比来尊体佳胜，甚慰系望。骨肉久别，乍聚，问讯亲旧，但有感叹。知兄杜门守道，为乡里推爱。弟久客倦游，情怀常不佳。日望归扫坟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时自重。

#### 四

每闻乡人言，四九、五九两侄，为学勤谨，事举业尤有功，审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负荷之重，益自修饬，乃是颜、闵之孝，贤于毁顿远矣。比间五郎、六郎乍失母，毁痛难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贫，遭此，固不易处。某亦为一年两丧，困于医药殓敛，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杨济甫送二千为一奠，余俟少暇也。

#### 与子明兄一首

兄才气何适不可，而数滞留蜀中。此回必免冲替。何似一人来，寄家荆南，单骑入京，因带少物来，遂谋江淮一住计，亦是一策。试思之，他日子孙应举宦游，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坟墓无人照管，又不忍与子由作两处。兄自有三哥一房乡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与三哥作两处也。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如何！如何！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作词。近作得《归去来引》一首，寄呈，请歌之。送长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 与圣用弟第二首

圣用小二秀才弟。别后冗迫，不即奉书，想未讶也。比日体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极。此郎君为学勤至，文词成就，来春必殊等也。前贺无疑。向闻弟当复入来，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见，不用优。未相会间，千万保爱。子由为朝陵去，未及奉书。

十郎司理不及别作书。初官，但事事遵禀小二叔教诲。官事勿苟简，公勤静恕，勿急求举主，曹事办集，上官必不汝遣。刘漕行父，叔与之契旧，因见，但道此意，俟到定州款曲作书也。余惟侍奉外多爱。夜中，目昏不成字，勿讶！勿讶！

#### 与子由弟九首

或为予言，草木之长，常在昧明间。早起伺之，乃见其拔起数寸，竹笋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黄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累累然忽自腾上，若推之者，或缀于茎心，或缀于叶端。稻乃秀实，验之信然。此二事，与子由养生之说契，故以此为寄。

子由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近日忽作禅语，岂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于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死生可以相代，祸福可以相共，惟此一事，对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方？明若可求，即还是翳，固不可于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无明。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学者，但当观心除爱，自粗及细，念念不忘，会作一日，得无所住，弟以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见二偈警策，孔君不觉悚然，更以问之。书至此，墙外有悍妇与夫相殴，晋声飞灰火，如猪嘶狗噪。因念他一点圆明，正在猪嘶狗噪里面。譬如江河鉴物之性，长在飞沙走石之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子，如何！如何！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夜，已封书讫，复以此寄子由。

某近绝少过从，宾客知其衰懒，不能与人为轻重，见顾者渐少，殊可自宰。昨旦偶见子华，叹老弟之远外久之。蒙见嘱，闻过必相告。近者举刘太守一事，体面极生，不免有议论。吾弟大节过人，而小事或不经意，正如作诗高处可以追配古人，而失处或受嗤于拙目。薄俗正好点检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 五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梦与弟同自眉自入京，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答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需，“要好朱砂五门钱。”又擎一小卵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卵塔自开，其中舍利粲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先吞，兄与弟继吞之，各一两掬，细大不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进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更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后胸中噫噫然，微似含物。梦中甚明，故闲报为笑耳。

某为迫行事冗，不及作孙子发书，乞为致意。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执言，本官系合人远人，碍辟举条，及反覆诘之，乃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资后别无遗阙，即不该入远，可以奏辟，某寻有公文申部，乞会问本州，即见得成资已前有无遗阙。凡争数日，乃肯据状会问，请与孙子发言，略说与本州官员，言早与果决分明，回一成资无遗阙文字来，免为猾胥妄生枝节。或更孙宣德与一愿就及本州官员及所填替非有服亲一状，尤佳。京师，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横也。

## 七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煊食之。终日挾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 八

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赍来四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颖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颖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子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叠一两月，方遣迈去注官，迨去般家，过则不离左右也。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

作葬事，千万勿徇俗也，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何，遗恨无穷，哀哉！哀哉！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千万勿相念，保爱！保爱！今托师是致此书。

## 九

程德孺兄出银二百星相借，兄度手下尚未须如此，已辞之矣。德孺兄弟意极佳，感他！感他！数日热甚，舟中挥汗写此，不及作诸侄书，且伸意。夫人晚年，更且慎护，勿令少有疾，副子孙意。五郎妇，更与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往般挈也。八郎续亲极好，但吾济难自言，可托人与说。今师是已除太仆少卿，恐遂北行，兄不能见。又恐其来省母苏州，若见，当令人探其意也。少留真，欲葺房缙，令整齐也，五娘、七娘近皆得书，与孙皆安。胡郎亦有书来，甚安，行见之矣。文九作书写字精好，无劳问讯。伯翁可喜，符亦卓卓，报二姊知。

### 与千乘侄一首

念二秀才。别来又复春深，相念不去心。迈自北还，得手书，及见数诗，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得乡书，想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书略报，大舅书中甚相称，更在勉力副尊长意。家门凋落，逝者不可复，如老叔固已无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头颅，可知正望侄辈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会合，千万自爱。

### 与千之侄二首

必强侄近在泗州，得书，喜知安乐。房眷子孙各无恙。秋试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动心，益务积学而已。人苟知道，无适而不可，初不计得失也。闻侄欲暂还乡，信否？叔舟行几一年，近于阳羨买得少田，意欲老焉。寻奏乞居常，见邸报，已许。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却老奶二姨。子由于奶也。住二十来日，却乘舟还阳羨。侄能来南都一相见否？叔甚欲一往见传正，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故不果尔。甚有欲与侄言者，非面莫尽，想不惮数舍之远也。寒暖不定，惟万万自爱。

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因风寄书。此外勤学自爱。近来史学调废，去岁作试官，问史传中事，无一两人详者，可读史书，为益不少也。

### 付迈一首

古人有言，有若无，实若虚，况汝实无而虚者耶？使人谓汝庸人，实无所能，闻于吾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临别以是告汝。付迈。四月十五日。

### 付过一首

砚细而不退墨，纸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无嗜好，独好佳笔墨。既得罪谪海南，凡养生具十无八九，佳纸墨行且尽，至用此等，将何以自娱，为之慨然。书付子过。

### 与侄孙元老三首

侄孙元老秀才。久不闻问，不识即日体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讯。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循、惠不得书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船绝不至，药物鲑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所要志文，但数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侄孙既是东坡骨肉，人所觑看。住京，凡百加关防，切祝！切祝！今有一书与许下诸子，又恐陈浩秀才不过许，只令付与侄孙，切速为求便寄达。余惟万万自重。不一一。

### 二

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想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海外亦粗有书籍，六郎亦不废学，虽不解对义，然作文极峻壮，有家法。二郎、五郎见说亦长进，曾见他文字否？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有便，寄近文一两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

### 三

元老侄孙秀才。屡得书，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岂推辞！向者犹作宝月志文，况此文，义当作，但以日近忧畏愈深，饮食语默，百虑而后动，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终当作尔。近来须鬓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尔。相见无期，惟望勉力进道，起门户为亲荣，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 与胡道师二首

庞安常为医，不志于利，得法书古画，辄喜不自胜。九江胡道士，颇得其术，与余用药，无以酬之，为作行草数纸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废也。”参寥子病，求医于胡，自度无钱，且不善书画，求余甚急。余戏之曰：“子粲、可、皎、彻之徒，何不与下转语作两首诗乎？”庞胡二君常与吾辈游，不日索我干枯鱼之肆矣。

某启。再过庐阜，俯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态，栖贤、开先之胜，殆亡其半。幻景虚妄，理固当尔。独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虚语。道师又不远数百里负发相从，秉烛相对，恍如梦寐。秋声宿云，了然在吾目前矣。幸甚！幸甚！

### 与陆子厚一首

某启。别来岁月乃尔许也，涉世不已，再罹忧患，但知自晒尔。感君不遗，手书殷勤如此，且审道体安休，喜慰之极。惠州百凡不恶，杜门养痾，所获多矣。念君弃家求道二十余年，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见许今春相访，果能践言，何喜如之。旧过庐山，见蜀道士马希言，似有所知。今为何在，曾与之言否？黄君高人，与世相忘者，如某与舍弟，何足以致之。若得他一见子由，砢错其所未至，则某可以并受赐矣。因足下致恳，可得否？韩朴处士，多从傅同年游。近傅得广东漕幕，遂带得来此否？因见，亦道意。罗浮有邓道士名守安，专静有守，皆世外良友也。世外之道，金丹为上，仪邻次之，服食草木又次之，而胎息三住为本，殆无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仆今除五弦不用外，其他举以中散为师矣。适饮桂酒一杯，醺然径醉，作书奉答，真不勒字数矣。桂酒，乃仙方也，酿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间物也。足下端为此酒一来，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篆不饮尔。道家少饮和神，非破戒也。余惟善爱。不宣。

#### 与邓安道二首

某启。近奉言笑，甚慰怀企。别来道体何如？桥，想益督工，何日讫事？船桥尤不可缓，不知已呼得所船人与商量未？惟早定却为妙。此事不当上烦物外高人，但君以济物为心，必不罪煎迫也。太守再三托致意，不敢不达也。未相会间，万万若时自重。不宣。

某启。一别便数月，思渴不可言。迩来道体何如？痔疾至今未除，亦且放任，不复肥药，但却萃血、薄滋味而已。宝积行，无以为寄，潮州酒一瓶，建茶少许，不罪浼渎。乍凉，万万保练。不知鹤驭何时可以复来郡城，慰此士民渴仰之意？远观久，一喧静，何必拳拳山中也。八月内，且记为多采何首乌，雌雄相等，为妙。

#### 与辩才禅师四首

某有少微愿，须至仰烦，切料慈昭必不见罪。某与舍弟某舍绢一百疋，奉为先君霸州文安县主簿累赠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萨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萨身之大小，如中人形，所费尽以此绢而已。若钱少，即省镂刻之工可也。乞为指挥选匠便造，造成示及，专求便船迎取，欲京师寺中供养也。烦劳神用，愧悚不已。

某启。法孙至，领手教累幅。伏承道体安康，以慰下情。前此所惠书信皆领。无状每荷存记，感作亡已。真赞更烦刻石，甚愧不称。维摩赞近杜介刻，脱却数字，好笑！好笑！唯金山石本乃是也。信口妄语，便蒙印可，罪过！罪过！闻老师益健，更乞借加爱重，且为东南道俗归依也。某衰病，不复有功名意，此去且勉岁月，才得个退缩方便，即归常州住也。更告法师，为祷诸圣，令早得归为幸。此是真切之意，勿令人知将为虚伪。迫行，冗中不宣。

某启。别来思仰日深，比来道体何如？某幸于闹中抽头，得此闲郡，虽未能超然远引，亦退老之渐也。思企吴越诸道友及江山之胜，不去心。或更

送老请会稽一次，老师必能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归安养，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万保重。不宣。

#### 四

近日百事懒废，寝食之外，颓然而已。写此数纸书，一似小儿逃学。来人催迫，日推一日，相知惠书，皆不能答，如相怪，且为道此意，老病不足责也。

#### 与参寥子十三首

某启。别来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遥堂，未尝不怅然也。为书勤勤不忘如此。仍审比来法体康佳，感服兼至。三诗皆清妙，读之不释手，且和一篇为答。所要真赞，尚未作，来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甚愧！知且伴太虚为汤泉之游，甚善！甚善！某开春乞江浙一郡，候见去处，当以书奉约也。要墨，纳两笏，皆佳品也。余惟为法自重。适有数客，远来相看，陪接少暇，奉启不尽意。某启。去岁仓卒离湖，亦以不一别太虚、参寥为恨。留语与僧官，不识能道否？到黄已半年，朋游稀少，思念二公不去心。懒且无便，故不奉书。远承差人致问，殷勤累幅，所以开谕奖勉者至矣。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见寄数诗及近编诗集，详味，洒然如接清颜听软语也。此已焚笔砚，断作诗，故无缘属和，然时复一开以慰孤疾，幸甚！幸甚！笔力愈老健清熟，过于向之所见，此于至道，殊不相妨，何为废之耶？当更磨揉以追配彭泽。未间，自爱。不宣。

聪师相别五六年，不谓便尔长进。诗语笔踪皆可畏，遂为名僧法足，非特巧慧而已。又闻今年剃度，可喜。太虚只在高邮，近舍弟过彼相见，亦有书来。题名绝奇，辩才要书其后，复寄一纸去，然不须入石也。黄州绝无所产，又窘乏殊甚，好便不能寄信物去，只有布一疋作卧单。怀悚！怀悚！

#### 四

某在颖，一味适其自得也。承惠家园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钱，今冬必得。已托王晋卿收附递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辈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恶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颖上人道业必进，托为传语。聪公病懒不写书，不讶！不讶！迈已赴河间，来书续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场闹，皆群小忌其超拔也。今且无事，闲知之。

#### 五

某启，吴子野至，出颖沙弥行草书，萧然有尘外意，决知不日颖脱而出，不可复没矣。可喜！可喜！近递中附吕丞相所奏妙总师号牒去，必已披受讫。即日起居何如？某来日出城赴定州，南北当又睽隔。然请会稽之意，终未已也。更当俟年岁间耳。未会见间，千万善爱。

## 六

又启。吴子野至，辱书，今又遣人示问，并增感佩。畏暑，伏惟法履清胜。惊闻上足素座主奄化，为之出涕。窃惟教育成就，义均天属，割慈忍受，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追念此道人茹苦含辛，崎岖奉事，岂有他哉，求道故也。虽寡文，而守节疾邪，得师之一二，欲更求此，岂易得耶？又干蛊乏人，目前纷纷，便及老师，两日念此，为废饮食，奈何！奈何！达观之人，固有以处此，更望为道宽中自爱。不宣。

## 七

某启。纷纷，久不奉书。窃惟起居住胜。吕丞相为公奏得妙总师号，见托，寄上。此公着意人物，至于山水世外士，亦欲成就，使之显闻。近奏王子直处士之类。公虽无用，不可不领其意。初不相识而能相荐，此又古人之事也。秦少游作史官，亦稍见公议，亦吕公荐也。未由会合，千万自重。

## 八

弥陀像甚圆满，非妙总留意，安能及此，存没感荷也。公欲留施，如何不便留下！今既贲至此，长大，难得人肯附去。辄已带行，欲作一赞题记，舍庐山一大刹尔。

## 九

某垂老再被严谴，皆愚自取，无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坠甑，无可追。计从来奉养陋薄，禀入虽微，亦可供粗粝。及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既不失所外，何复挂心，实翛然此行也。已达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识中有忧我者，以是语之，纱裹肚鞋，各一致区区而已。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饱之外，亦无所须。承问所干，感惧而已。

## 十

海月真赞，许他二十余年矣，因循不作。因来谕，辄为之。不及作慧净书，幸付与此本书。《表忠观记》及辩才塔铭，后来不见入石，必是仆与舍弟得罪，人未敢便刻也。此真赞更请参寥相度，如未可，且与藏公处也。

## 十一

某启。专人远来，辱手书，并示近诗，如获一笑之乐，数日慰喜忘味也。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鬻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病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又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语之，余人不足与道也。未会合间，千万为道自爱。

## 十二

颖沙弥书迹嶮耸可畏，他日真妙总门下龙象也，老夫不复止以诗句字画期之矣。老师年纪不少，尚留情句画间为儿戏事乎？然此回示诗，超然真游戏三昧也。居闲，不免时时弄笔。见索书字要楷法，辄往数篇，终不甚楷也。只一读了，付颖师收，勿示会人也。

雪浪斋诗尤奇伟，感激！感激！转海相访，一段奇事。但闻海舶遇风，如在高山上坠深谷中。非愚无知与至人，皆不可处。胥靡遗生，恐吾辈不可学。若是至人无一事，冒此险做甚么？千万勿萌此意。颖师喜于得预乘桴之游耳。所谓无所取材者，其言不可听，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尽道其实尔。自揣余生，必须相见，公但记此言，非妄语也。轼再拜。

## 十三

慧净琳老及诸僧知，因见致恳。知为默祷于佛，令亟还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屡起，数为世务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尔。少游不优其不了此境，但是他老儿不动怀，则余不足云也。俞承务知为少游展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书与之，告专一人与转达。仍已有书，令儿子辈准备信物，令送去俞处，托求稳当舶主，附与黄州何道士也。见说自有斤重脚钱，数目体例甚熟。

## 与佛印六首

归宗化主来，辱书，方欲裁谢，栖贤迁师处又领手字，眷与益勤，感作无量。数日大热，缅想山间方适清和，法体安稳。云居事迹已领，冠世绝境，大士所庐，已难下笔，而龙居体势，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少宽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为山灵勒回俗驾，今仆蒙犯尘垢，垂三十年，困而后知返，岂敢便点惋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识，而迎许之，何以得此，岂非宿缘也哉。向热，顺时自爱。

收得美石数百枚，戏作《怪石供》一篇，以发一笑。开却此例，山中斋粥今后何忧，想复大笑也。更有野人于墓中得铜盆一枚，买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结缘也。

专人来，复书教并偈，捧读慰喜。且审比日法体安稳，幸甚！幸甚！今闻秀老赴召，为众望，公来长芦，如何！如何！某方议买刘氏田，成否未可知。须更留数日，携家入山，决矣。殇子之戚，亦不复经营，惟感觉老，忧爱之深也。太虚已去，知之。

## 四

经年不闻法音，径术荒涩，无与锄治。忽致手教累幅，稍觉洒然。仍审比来起居佳胜。行役二年，水陆万里，近方弛担，老病不复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于外。吁，可畏也。复欲如去年相对溪上，闻八万四千渴，岂可得哉！南望山门，临书凄断。苦寒，为众珍重。

## 五

阻阔，忽复岁暮。忽在教翰，具审法履佳胜。久不至京，只衰疾倦于游从，无有会晤之日，惟冀良食自爱。烦置台挂，甚愧厚意。赐茶五角，聊以将意。余冀倍万保练。

尘劳袞袞，忽得来书，读之如蓬蒿藜藿之逢而闻警咳之音，可胜慰悦。且审即日法履轻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置词林，进陪经幄，是为儒者之极荣，实出禅师之善祷也。余热，千万自重。

### 与南华辩老八首

某启。窜逐流离，愧见方外人之旧。达观一视，延馆加厚，洗心归休，得见祖师，幸甚！幸甚！人来，辱书，具审法体佳胜，感慰兼集。某到惠已百日，杜门养疴，凡百粗遣，不烦留念。蒙致子由往来书信，异乡隔绝，得开近耗，皆法慈垂恤，幸知！知幸！未由面谢，惟冀千万为众保练。不宣。

筠州书信已领足，兼蒙惠面粉瓜姜汤茶等，物意兼重，感作不已。柳碑、庵铭，并佳贶也，《卓锡泉铭》已写得，并碑样并附去。钟铭，子由莫终当作，待更以书问之。紫菜石发少许，聊为芹献。陋邦乃无一物，愧怍。却有书一角，信篋三枚，竹筒一枚，封全，并寄子由。不免再烦差人送达，惭悚之至。

某顿首。净人来，辱书，且审法体胜常，深慰驰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但行馆僧舍，皆非人久居之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当在冬中也。九月中，儿子般挈南来，当一礼祖师，遂获瞻仰为幸也。伏暑中，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 四

某近苦痔疾，极无聊，看书笔砚之类，殆皆废也。所要写王维、刘禹锡碑，未有意思下笔，又观此二碑格力浅陋，非子厚之比也。张惠蒙到惠，几不救，近却又安矣。不烦留念。寄拄杖，甚荷雅意。此木体用本自足，何用更点缀也。呵呵。适会人客，书不尽所怀，续奉状也。正辅提刑书，告使差人达之，内有子由书也。

## 五

某再启。所要写柳碑，大是。山中阙典，不可不立石。已辍忙，挥汗写出，仍作一小记。成此一事，小生结缘于祖师不浅矣。荒州无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韧而坚，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聪师等书信领足。此自有去人，已发书矣。张惠蒙去岁为看船，不得礼拜祖师及衣钵，甚不足。今因来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讶喧聒。此子多病，来时告令一得力庄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六学佛者张惠蒙，从予南迁。予游南华，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南华禅师使人于惠。惠蒙曰：“去岁不得一礼祖师，参辩公，乃可恨。”欲与是人俱

往，请留十日而还。予嘉其意，许之，且令持此请教诲于辩公，可痛与提耳也。绍圣二年六月十一日。

## 七

近日营一居止，苟完而已，盖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民间又无可僦赁，故须至作此。久忝侍从，囊中薄有余贳，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到此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示谕，恐传者之过，材料工钱，皆分外供给，无毫发干挠官私者。知之，免忧。此言非道友相爱，谁肯出此，感服之至。岁尽，会合何日，临纸怅惘。

## 八

专人远来，获手教累幅，具审法履佳胜，感慰兼集，又蒙远致筠州书信，流落羁寓，每烦净众，愧佩深矣。承惠及罌粟咸鼓等，益荷厚意。银铭模刻甚精。某在此凡百如宜，不烦念及。未由瞻谒，怀想不已。热甚，惟万万为众自爱。

### 与通长老七首

某启。近过苏台，不得一见而别，深为耿耿。专人来，辱书，且喜法履清胜。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养衰拙。然城中无山水，寺宇朴陋，偕皆粗野，复求苏、杭湖山之游，无复仿佛矣。何日会集，慰此牢落。唯万万自重。人还，布谢。

《三瑞堂诗》已作了，纳去，然恶诗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温柑甚奇，此中所未尝识。枣子两<sup>筩</sup>，不足为报，但此中所有止此尔。单君<sup>祝</sup>必常相见，路中屡有书去。久望来书，且请附密州递寄数字，告为速达此意。

某启。别后一向忙冗，有疏奉问，叠辱手字，愧悚良深。仍审履兹初凉，法体增胜，为慰。承开堂未几，学者日增，吾师久安闲独，迫于众意，无乃少劳，然以济物为心，应不计劳逸也。未缘奉谒，千万珍重。人还，布谢。

## 四

人至，辱手书，感佩至意。且审比来法候佳胜。衰病，归兴日深。昨日忽召还禁林，殊异所怀，已辞免乞郡，然须至起发前路听命也。劳生纷纷，未知所归宿。临书慨叹，会合无时，千万为众自爱。迫行纷然，幸恕不谨。

## 五

示谕，石刻，浙中好事者多为之，老人亦尔耶？阿呵。惠茶，感刻，仓卒中未有以报。此方有所须，可示及也。大觉正月一日迁化，必已闻之，同增怅悼，某却与作得《宸奎阁记》，此老亦及见之。事忙，未及录本寄去，想非久必自传到也。

某启，此来浙中逾年，不一展奉，岂胜怅惘。辱书，具审法履佳胜，感慰兼集。衰病日侵，百念灰冷，勉强岁月间，归安林下矣。闻老师住持安稳，遂可送老，甚喜！甚喜！会合无时，临书慨然，惟千万为众自爱。不宣。

## 七

惠茶极为精品，感抃之至。长松近出五台。治风甚效。俗云文殊指示一僧，乃始识之。今纳少许，并人参四两，可以此二物相对入少甘草，不可多。并脑子作汤点，佳。送去御香五两，不讶浼读。

## 与大觉禅师三首

某启。人至，辱书，伏承法候安裕，倾向！倾向！昨奉闻欲舍禅月罗汉，非有他也。先君爱此画，私心以为舍施，莫如舍所甚爱；而先君所与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画颇似灵异，累有所觉于梦寐，不欲尽谈，嫌涉怪尔，以此，亦不欲于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来书乃见疑欲换金水罗汉，开书不觉失笑。近世士风薄恶，动有可疑，不谓世外之人犹复尔也。请勿复谈此。某比乏人可令赍去，兵卒之类，又不足分付，告吾师差一谨干小师赍笊杖来迎取，并古佛一轴，亦同舍也。钱塘景物，乐之忘归。舍弟今在陈州，得替，当授东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诗笔计益老健，或借得数首一观，良幸。到此，亦有拙恶百十首，闲暇当录上。

某启。奉别二十五年，几一世矣，会见无时，此怀可知。到此日欲奉书，因循至今。辱书，具审起居安稳。南方耆旧凋落，惟明有老师，杭有辩才，道俗所共依仰，盖一时盛事。比来，时得从辩才游，老病昏塞，颇有所警发，恨不得一见老师，更与钻磨也。岁暮，山中苦塞，千万为众自重。不宣。轼再拜大觉器之禅师侍者。十二月二十日。

## 三

要作《宸奎阁碑》，谨已撰成。衰朽废学，不知堪上石否？见参寥说，禅师出京日，英庙赐手诏，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却请录示全文，欲添入此一节，切望仔细录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写一本付侍者赍归上石也。惟速为妙。碑上别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额十五字，仍刻二龙夹之。碑身上更不写题，古制如此。最后方写年月撰人衔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衔。此乃近世俗气，极不典也。下为龟趺承之。请令知事僧依此。

## 与宝觉禅老二首

某启。去岁赴官，迫于程限，不能舫舟。一别中流，纵望云山，沓然有不可及之叹。既渡江，遂蒙轻舟见钱，复得笑语一饷之乐。惭荷之怀，殆不可胜言。别来因循，未及奉书。专人至，辱教累幅，慰谕反复，读之爽然，如对妙论。仍审比来法履佳胜。某此粗遣，但未有会见之期。临书惘然，惟

万万自重。《至游堂记》，即当下笔，递中寄去。近有《后杞菊赋》一首，写寄，以当一笑。人还，草草不宣。

明守一书，托为致之。育王大觉禅师，仁庙旧所礼遇。尝见御笔赐偈颂，其略云“伏睹大觉禅师”，其敬之如此。今闻其困于小人之言，几不安其居，可叹！可叹！太守聪明老成，必能安全之。愿因与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犹当以仁庙之故加礼，而况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时乎？此老今年八十三，若不安全，当使何往，恐朝廷闻之，亦未必喜也。某方与撰《宸奎阁记》，旦夕附去，公若见此老，且与致意。千万！千万！

#### 与净慈明老四首

某启。近辱临访，纷冗不遂款接，愧企无量。比日道体何如？法涌赴阙，道俗一意，皆欲公嗣此道场。缘契已定，想便临屈，副此诚仰。余非面莫究。不宣。

#### 二

某启。人还，承书，蒙峻拒，不识道眼有何拣择，深所未谕也。众意甚坚，虽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即见，不复覩缕。

#### 三

众诣漕台敦请，已许为行下。相次新太守过此，当力求之，想亦必劝行，吾师岂能尽违之耶？至时，不免来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请，却非世情也。

#### 四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云，而张尉之请既坚，遂不能违，亦云缘契在彼，非力辞之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则吾师今者亦必无缘辞避。幸便副众心，毋烦再三也。钦企！钦企！

#### 与遵老二首

某启。前日壁间一见新偈，便向泥土上识君，今日复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幸甚！幸甚！然既传之诸祖师，何不自家留使。既已倒持，辄当逆化，呵呵。人还，匆匆，不一一。

某启。前日辱临屈，既已不出，无缘造谢。信宿，想惟法体佳胜。筠州茶少许，谩纳上，并利心肺药方呈。范医昨呼与语，本学之外，又通历算，甚可佳也。谨具手启。不宣。

#### 与径山维琳二首

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两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适睡觉，忽见刺字，惊叹久之。暑毒如此，岂耆年者出山旅次时耶？不

审比来眠食何似？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老师能相对卧谈少顷否？晚凉，更一访，惫甚，不谨。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 与圆通禅师三首

某闻名已久，而得公之详，莫如鲁直，亦如所谕也。自惟潦倒迟暮，年垂五十，终不闻道，区区持其所有，欲以求合于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见者耶？不谓远枉音问，推誉过当，岂非医门多疾，息黥补劓，特有良药乎？未脱罪籍，身非我有，无缘顶谒山门，异日圣恩或许归田，当毕此意也。屏居亦久，亲识断绝，故人不弃，眷予加厚。每辱书问，感愧不可胜言。仆凡百如旧，学道无所得，但觉从前却是错尔。如何！如何！

某启。谪居穷僻，懒且无便，书问旷绝，故人不遗。两辱手教，具审比来法体甚轻安，感慰深至。仆晚闻道，照物不明，陷于吏议，愧我道友。所幸圣恩宽大，不即诛殛，想亦大善知识法力冥助也。自绝禄廩，因而布衣蔬食，于穷苦寂淡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节微福。两书开谕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缘展谒，万万以时自重。因使人还，附启起居。

### 与宝月大师四首

某启。久不奉书，盖冗情相因，必未讶也。史厚秀才及蔡子华处领来书，喜知法体佳胜，此中并安。请补外，蒙恩除杭倅，旦夕出京，且往陈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远乡里，曷胜依黯。累示及瑜、隆紫衣师号，近为于得王洗驸马奏瑜为海慧大师文字，更旬日方出。《圆觉经》云：“法界海慧，照了诸相。”文潞公亦许奏隆紫衣，然须俟来年，遇圣节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附马宅，计会与瑜师文字，才得即入递次，莫更一两月，方得敕出，此事自难得，偶成此二事也。临行草草，不尽所怀，惟千万珍重。

某启。近递中两奉书，必达。新岁，远想法体康胜。无缘会集，怅望可量。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丁宁，又悟清日夜煎督，遂与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废，即请入石。碑额见令悟清持书往安州于滕元发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栏界，只镌书字一味，已有大字额，向下小字，但直写文词，更不须写大藏经碑一行及书撰人写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书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横石，亦佳。黄州无一物可为信。建茶一角子，勿讶尘浼。余惟万万保练。适冗中，清师行，奉启草草。

此间诸事，请问清师详也。清久游外方，练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师，各惟安胜。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自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中杖屦，尚放浪于岷峨间也。知吾兄亦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侣也。余附清师口陈，此不覩缕。

### 四

某有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虽破烂，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养。

如欲得之，请示一书，即为作记，并求的便附去。可装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画与前来菩萨天王无异，但人物小而多尔。

### 与南华明老三首

某启。衰病复过南华，深欲一别祖师，因见仁者。遽辱专使惠手书，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体佳胜。旦夕离英，但江路颇寸进，不即会见，企望之极。惟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某流浪臭浊久矣，道眼多可，倾盖如旧，清游累日，一洗无余，幸甚！幸甚！专使惠手书，具闻别后法体安稳，为慰多矣。久留赣上待水，犹更旬浹。南望山门，驰神杳霭。更希若时为众保练。不宣。

某以促装登舟冗甚，作书极草草。宠示四韵，可谓奇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领，感感。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亲怀归甚矣，道话解之。

### 与东林广惠禅师二首

示谕，臂痛，示与众生同病尔。然俗眼未免悬情，更望倍加保练。《王氏博济方》中有一虎骨散及威灵仙丸，此仙方也。仆屡用治臂病，其效如神，切望合吃。元用虎胫骨，误写作脑骨。千万相信，便合服必效。自余都下有干，望示及。惠及名茗，已捧领，感刻！感刻！东林寺碑，既获结缘三宝，业障稍除，可得托名大士，皆所深愿。但自别后，公私百冗，又无顷刻闲，不敢草草下笔。专在下怀，惟少宽限也。

古人字体，残缺处多，美恶真伪，全在模刻之妙，根寻气脉之通，形势之所宜，然后运笔，亏者补之，余者削之，隐者明之，断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体，遂无可观者。昔王郎文采、梁鹄书、钟繇镌，谓之三绝。要必能书然后刻，况复摹哉！三者常相为利害，则吾文犹有望焉尔。

### 与灵隐知和尚一首

某启。久留钱塘，寝食湖山间，时陪道论，多所开发。至于灵山人，似有前缘。既别经岁，寤寐见之，盖心境已熟，不能遽忘也。及余簿来，并天竺处，得道俗手书近百余通，皆有勤勤相念之意。又皆云杭民亦未见忘。无状何以致此，盖缘业未断故耶？会当求湖、明一郡，留连数月，以尽平生之怀。即日法履何似，尚糜僧职，虽不愜素尚，然勉为法众，何处不可作佛事。某到此粗遣，已百余日，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且不烦念及。未间，慎爰为禱。不宣。

### 与泉老一首

某启，今日忽有老人来访，姓徐名中，须发如雪，云七十六岁矣。示两颂，虽非奇特，亦有可观。子然一身，寄食江湖间，自伤身世，潜然出涕，不知当死谁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为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教，何妨辍丛林一席之地，日与破一分粥饭，养此天穷之士，尽其天

年，使不僵仆道路，岂非教法之本意乎？请相度一报如何？即令人制衣物去。此人虽不审其性行，然决是读书应举之人。垂死穷途之士，百念灰冷，必无为恶之理。幸望慈悯摄受，不罪！不罪！

### 与言上人一首

去岁吴兴仓卒为别，至今耿耿。谴居穷陋，往还断尽。远辱不遗，尺书见及，感作殊深。比日法体佳胜。札翰愈精健，诗必称是，不蒙见示，何也？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也。何时会合一笑，惟万万自爱。

